

卷第一百五十六 列传第九十

三郑高权崔

郑余庆，字居业，郑州荏阳人，三世皆显宦。余庆少善属文，擢进士第。严震帅山南西道，奏置幕府。贞元初，还朝，擢库部郎中，为翰林学士，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选。浮屠法凑以罪为民诉阙下，诏御史中丞宇文邕、刑部侍郎张彧、大理卿郑云达为三司，与功德判官诸葛述参按。述，故史也，余庆劾述猥贱，不宜与三司杂治，时韪其言。

贞元十四年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每奏对，多传经义。素善度支使于，凡所陈，必左右之，坐事贬；又岁旱饥，朝廷议赈禁卫十军，为中书史漏言。叠二忤，故贬郴州司马。

顺宗以尚书左丞召，会宪宗立，即其官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时主书滑涣与宦人刘光琦相倚为奸，每宰相议，为光琦沮变者，令涣往请必得，由是四方赏饷奔委之，弟泳至官刺史。杜佑、郑絪执政，颇姑息，而佑常行辈待，不名也。至余庆议事，涣傲然指画诸宰相前，余庆叱去。未几，罢为太子宾客。后涣以赃败，帝浸闻叱去事，善之。改国子祭酒，累迁吏部尚书。

医工崔环者，自淮南小将除黄州司马，余庆执奏：“诸道散将无功受五品正员，开徼幸路，不可。”权者不悦，改太子少傅，兼判太常卿事。自殊泚乱，都辇数惊，太常肄乐禁用鼓，

余庆以时久平，奏复旧制。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入拜太子少师，请老，不许。

时数赦，官多泛阶；又帝亲郊，陪祠者授三品、五品，不计考；使府宾吏，以军功借赐殊紫率十八；近臣谢、郎官出使，多所赐与；每朝会，殊紫满廷而少衣绿者。品服太滥，人不以为贵，帝亦恶之，始诏余庆条奏惩革。迁尚书左仆射。仆射比非其人，及余庆以宿德进，公论浩然归重。帝患典制不伦，谓余庆淹该前载，乃诏为详定使，俾参裁订正。余庆引韩愈、李程为副，崔郾、陈佩、杨嗣复、庾敬休为判官，凡损增仪矩，号称详衷。

俄拜凤翔尹，节度凤翔。复为太子少师，封荥阳郡公，兼判国子祭酒事。建言：“兵兴以来，学校废，诸生离散。今天下承平，臣愿率文吏月俸百取一，以资完葺。”诏可。穆宗立，加检校司徒。卒，年七十五，赠太保，谥曰贞。帝以其贫，特给一月奉料为赠襚。

余庆少砥砺，行己完洁。仕四朝，其禄悉赙所亲，或济人急，而自奉粗狭。至官府，乃开肆广大，常语人曰：“禄不及亲友而侈仆妾者，吾鄙之。”大抵中外姻嫁，其礼献皆亲阅之。后生内谒，必引见，谆谆教以经义，务成就儒学。自至德后，方镇除拜，必遣内使持幢节就第，至则多馈金帛，且以媚天子，唯恐不厚，故一使者纳至数百万缗。宪宗每命余庆，必诫使曰：“是家贫，不可妄求取。”议者或诋其沽激，余庆不屑也。奏议类用古言，如“仰给县官”、“马万蹄”，有司不晓何等语，人訾其不适时。与从父緡家昭国坊，緡第在南，余庆第在北，世谓“南郑相”、“北郑相”云。子澣。澣本名涵，避文宗故名，改焉。第进士，累迁右补阙。敢言，无所讳，宪宗谓余庆曰：“涵，卿令子而朕直臣也，可更相贺。”迁起居舍人、考功员

外郎。时刺史或迫吏下纪功爱，涵请责观察使以杜其欺。余庆为仆射，避除国子博士、史馆脩撰。

文宗立，入翰林为侍讲学士。帝使稗缀经史为《要录》，爱其博而精，试举诸条槌问之，随即酬析，无留答，因赐金紫服。累进尚书左丞，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始，余庆在兴元创学庐，澣嗣完之，养生徒，风化大行。以户部尚书召，未拜，卒。年六十四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宣。

四子，处诲、从说尤知名。

处诲，字廷美，文辞秀拔。仕历刑部侍郎、浙东观察、宣武节度使，卒。先是，李德裕《次柳氏旧闻》，处诲谓未详，更撰《明皇杂录》，为时盛传。

从说，字正求。及进士第，补校书郎，迁累左补阙。令狐綯、魏扶皆澣门生，数进誉之，迁中书舍人。咸通中，为吏部侍郎，铨次明允。出为河东节度使，徙宣武，以善最闻。改岭南东道节度。先是，林邑蛮内侵，召天下兵进援，会庞勋乱，不复遣，而北兵寡弱。从说募土豪，署其酋右职，为约束，使相捍御，交、广晏然。

僖宗立，召为刑部尚书。久之，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进门下侍郎。沙陀都督李国昌间边多虞，入据振武、云朔等州，南略太谷。河东节度使康传圭遣大将伊钊、张彦球、苏弘轸引兵拒之，战数负，传圭斩轸以徇。彦球所部反，攻传圭，杀之，劫府库为乱。朝廷以为忧，帝欲大臣临制，乃拜从说检校司徒，以宰相秩复为河东节度，兼行营招讨使，诏自择参佐。从说即表长安令王调自副，兵部员外郎刘崇龟、司勋员外郎赵崇为节度观察府判官，前进士刘崇鲁推官，左拾遗李渥掌书记，长安尉崔泽支使，皆一时选。京师士人比太原为小朝廷，言得才多也。时承军乱，剽夺日旁午。从说既视事，奸无庾情，乃推捕

反贼，诛其首恶。以彦球本善意，且才可任，释不问，而付以兵，旷无余猜，故得其死力。渠凶宿狡不敢发，发又辄得，士皆寒毛惕伏。

会黄巢犯京师，帝驻梁、汉，诏从说发部兵属北面招讨副使诸葛爽入讨。从说团士五千，遣将论安从爽。而李克用谓太原可乘，以沙陀兵奄入其地，壁汾东，释言讨贼，须索繁仍。从说以饬醪犒军，克用谕谓曰：“我且引而南，欲与公面约。”从说登城，开勉感概，使立功报天子厚恩，克用辞穷，再拜去。然阴纵其下肆掠，以撼人心。从说追安，使与将王蟾、高弁等踵击，亦会振武契苾通至，与沙陀战，沙陀大败引还。即遣安等屯北百井，安擅还，从说合诸将，命持安出，斩之鞠场。中和二年，朝廷赦沙陀，使击贼自赎，兵不敢道太原，繇岚、石并河而南，独克用从数百骑过辞城下，从说以名马器币归之。明年，贼平，诏克用代领河东。克用使来曰：“方省亲雁门，愿公徐行。”从说即以监军周从寓知兵马留后，掌书记刘崇鲁知观察留后，敕克用至，按籍效之，乃行。

黄头军以粮少劫其货，从说间走绛州，方道梗不通，数月，召拜司空，复秉政，进太傅兼侍中。从帝至兴元，以疾乞骸骨，拜太子太保，还第，卒。谥文忠。

从说进止有礼法，性不矜满，沈毅有谋。在汴时，以处晦歿于镇，讫代，不奏乐牙中。识陆扈于后生，数称誉之，扈后位宰相。张彦球者，拳挚善断，累破虜有功，奏为行军司马，后署金吾将军。初，盗流中原，沙陀强悍，而卒收其用者，盖从说为太原重也。时郑畋以宰相镇凤翔，移檄讨贼，两人以忠义相提衡，贼尤惮之，号“二郑”云。

郑珣瑜，字元伯，郑州荥泽人。少孤，值天宝乱，退耕陆浑山，以养母，不干州里。转运使刘晏奏补宁陵、宋城尉，山

南节度使张献诚表南郑丞，皆谢不应。大历中，以讽谏主文科高第，授大理评事，调阳翟丞，以拔萃为万年尉。崔祐甫为相，擢左补阙，出为泾原帅府判官。入拜侍御史、刑部员外郎，以母丧解。讫丧，迁吏部。贞元初，诏择十省郎治畿、赤，珣瑜检校本官兼奉先令。明年，进饶州刺史。入为谏议大夫，四迁吏部侍郎。

为河南尹。未入境，会德宗生日，尹当献马，吏欲前取印，白珣瑜视事，且内贽。珣瑜徐曰：“未到官而遽事献，礼欤？”“不听。性严重少言，未尝以私托人，而人亦不敢谒以私。既至河南，清静惠下，贱敛贵发以便民。方是时，韩全义将兵伐蔡，河南主馈运，珣瑜密储之阳翟，以给官军，百姓不知徼运劳。凡迎送敕使，皆在常处，吏密识其马，进退不数步差也。全义与监军别檄有所取，非诏约者，珣瑜辄挂壁不酬。至军罢，凡数百封。有谏者曰：“军须期会为急，公可不报？”珣瑜曰：“武士统戎，多恃以取求。苟以为罪，尹宜坐之，终不为万人产谗也。”故下无怨讟。时谓治河南比张延赏，而重厚坚正过之。

复以吏部侍郎召，进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李实为京兆尹，剥下务进奉，珣瑜显诘曰：“留府缙帛入有素，余者应内度支。今进奉乃出何色邪？”具以对。实方幸，依违以免。

顺宗立，即迁吏部尚书。王叔文起州吏为翰林学士、盐铁副使，内交奄人，攘挠政机。韦执谊为宰相，居外奉行。叔文一日至中书见执谊，直吏曰：“方宰相会食，百官无见者。”叔文恚，叱吏，吏走入白，执谊起，就阁与叔文语。珣瑜与杜佑、高郢辍餐以待。顷之，吏白：“二公同饭矣。”珣瑜喟曰：“吾可复居此乎！”命左右取马归，卧家不出七日，罢为吏部尚

书。亦会有疾，数月卒，年六十八，赠尚书左仆射。太常博士徐复谥文献，兵部侍郎李巽言：“文者，经纬天地。用二谥，非《春秋》之正，请更议。”复谓：“二谥，周、汉以来有之。威烈、慎静，周也；文终、文成，汉也。况珣瑜名臣，二谥不嫌。”巽曰：“谥一，正也，尧、舜是也。二谥，非古也，法所不载。”诏从复议。子覃。

覃以父廕补弘文校书郎，擢累谏议大夫。宪宗取五中官为和杂使，覃奏罢之。

穆宗立，不恤国事，数荒昵。吐蕃方强。覃与崔郾等廷对曰：“陛下新即位，宜侧身勤政，而内耽宴嬉，外盘游畋。今吐蕃在边，狙候中国，假令缓急，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，不败事乎？夫金缯所出，固民膏血，可使倡优无功滥被赐与？愿节用之，以所余备边，毋令有司重取百姓，天下之幸也。”帝不恚，顾宰相萧俛曰：“是皆何人？”俛曰：“谏官也。”帝意解，乃曰：“朕之阙，下能尽规，忠也。”因诏覃曰：“阁中殊不款款，后有为我言者，当见卿延英。”时阁中奏久废，至是，士相庆。

王承元徙郑滑节度使，镇人固留不出。承元请以重臣劳安其军，诏覃为宣谕使，起居舍人王璠副之。始，镇人慢甚，及覃传诏，开勸大义，军遂安，承元乃得去。

宝历初，擢京兆尹。文宗召为翰林侍讲学士，进工部侍郎。覃于经术该深，淳笃守正，帝尤重之。李宗闵、牛僧孺知政，以覃与李德裕厚，忌其亲近为助力，阳迁工部尚书，罢侍讲，欲推远之。帝雅向学，颇思覃，复召为侍讲学士。德裕既相，以为御史大夫。帝尝谓殷侑善言经，其为人郑覃比也。宗闵猥曰：“二人诚通经，然其议论不足取。”德裕曰：“覃、侑之言，它人不欲闻，惟陛下宜闻之。”俄德裕罢，宗闵复用，覃

繇户部尚书下除秘书监。宗闵得罪，迁刑部尚书，进尚书右仆射，判国子祭酒。李训诛，帝召覃视诏禁中，遂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荥阳郡公。

不喜文辞，病进士浮夸，建废其科，曰：“南北朝所以不治，文采胜质厚也。士惟用才，何必文辞。”又言：“文人多佻薄。”帝曰：“纯薄似赋性之异，奚特进士耶？且设是科二百年，渠可易？”乃止。帝尝谓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，因指香案炉曰：“此始华好，用久则晦，不治饰，何由复新？”覃曰：“救世之敝，在先责实。比皆不摄职事，至慕王夷甫，以不及为靳。此本于治平，人人无事，安逸致然。”帝曰：“要在谨法度而已。”进门下侍郎、弘文馆大学士。

帝坐延英论诗工否，覃曰：“孔子所删，三百篇是已，其非雅正者，乌足为天子道哉？夫《风》、大小《雅》，皆下刺上之变，非上化下为之。故王者采诗，以考风俗得失。若陈后主、隋炀帝特能诗之章解，而不知王术，故卒归于乱。章什譏譏，愿陛下不取也。”

帝每言：“顺宗事不详实，史臣韩愈岂当时屈人邪？昔汉司马迁《与任安书》，辞多怨怼，故《武帝本纪》多失实。”覃曰：“武帝中年大发兵事边，生人耗瘁，府库殫竭，迁所述非过言。”李石曰：“覃所陈，因武帝以谏，欲陛下终究盛德。”帝曰：“诚然。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覃曰：“陛下乐观书，然要义不过一二，陛下所道是矣。宜寝馈以之。”

覃既名儒，故以宰相领祭酒，请太学《五经》，经置博士，禄廩比王府官。再迁太子太师。开成三年，旱，帝多出宫人，李珣入贺曰：“汉制，八月选人；晋武帝平吴，多采择；仲尼所谓未见好德者。陛下以为无益，放之，盛德也。”覃又推赞曰：“晋以采择之失，举天下为左衽，宜陛下以为殷鉴。”帝

善其将美。以病乞去位，有诏解太子太师，许五日一入中书，商量政事。俄罢为尚书左仆射。武宗初，李德裕复用，欲援覃共政，固辞，乃授司空，致仕，卒。

覃清正退约，与人未尝串狎。位相国，所居第不加饰，内无妾媵。女孙适崔皋，官裁九品卫佐，帝重其不昏权家。覃之侍讲，每以厚风俗、黜朋比再三为天子言，故终为相。然疾恶多所不容，世以为太过，憚之。始，覃以经籍刳繆，博士陋浅不能正，建言：“愿与钜学鸿生共力雠刊，准汉旧事，镂石太学，示万世法。”诏可。覃乃表周墀、崔球、张次宗、孔温业等是正其文，刻于石。子裔綽。

裔綽峭立有父风，以门廕进，为李德裕所知，擢渭南尉。直弘文馆，累迁谏议大夫。宣宗初，刘潼繇郑州刺史授桂管观察使，裔綽固争：“潼被责未久，不宜付廉察。”帝已遣使者颁诏，追罢之。迁给事中。杨汉公为荆南节度使，坐贪沓，贬秘书监，寻拜同州刺史，裔綽与郑公輿封还制书。帝自即位，谏臣规正无不纳。至是，有为汉公地者，遂终不易。会赐宴禁中，天子击球，至门下官，谓二人曰：“近论汉公事，类朋党者。”裔綽曰：“同州，太宗兴王地，陛下为人子孙，当慎所付。且汉公墨没败官，奈何以重地私之？”帝变色。翌日，贬商州刺史。时犹衣绿，因诏赐绯鱼。后繇秘书监迁浙东观察使，终太子少保。覃弟朗。

朗，字有融，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，入迁右拾遗。开成中，擢起居郎。文宗与宰相议政，适见朗执笔螭头下，谓曰：“向所论事，亦记之乎？朕将观之。”朗曰：“臣执笔所书者，史也。故事，天子不观史，昔太宗欲观之，硃子奢曰：‘史不隐善，不讳恶。自中主而下，或饰非护失，见之，则史官无以自免，且不敢直笔。’褚遂良亦称：‘史记天子言动，虽非法必书，

庶几自飭。”帝悦，谓宰相曰：“朗援故事，不畀朕见起居注，可谓善守职者。然人君之为，善恶必记，朕恐平日言之不协治体，为将来羞，庶一见，得以自改。”朗遂上之。

累迁谏议大夫，为侍讲学士。由华州刺史入拜御史中丞、户部侍郎。为鄂岳、浙西观察使，进义武、宣武二节度。历工部尚书判度支、御史大夫，复为工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中人李敬寔排朗驹导驰去，朗以闻。宣宗诘敬寔，自言供奉官不避道，帝曰：“传我命则绝道行可也，而私出，不避宰相邪？”即斥敬寔。右拾遗郑言者，故在幕府，朗以谏臣与辅相争得失，不论则废职，奏徙它官。久之，以疾自陈，罢为太子少师。卒，赠司空。

始，朗举进士，有相者言：“君当贵，然不可以科第进。”俄而有司擢朗第一，既又覆实被放，相者贺曰：“安之。”已而果相。

高郢，字公楚，其先自渤海徙卫州，遂为卫州人。九岁通《春秋》，工属文，著《语默赋》，诸儒称之。父伯祥为好畤尉，安禄山陷京师，将诛之，郢尚幼，解衣请代，贼义，并贷之。

宝应初，及进士第。代宗为太后营章敬寺，郢以白衣上书谏曰：

陛下大孝因心，与天罔极，蒸蒸之思，要无以加。臣谓悉力追孝，诚为有益，妨时斲人，不得无损。舍人就寺，何福之为？昔鲁庄公、丹桓公庙楹而刻其桷，《春秋》书之为非礼，汉孝惠、孝景、孝宣令郡国诸侯立高祖、文、武庙，至元帝，与博士、议郎斟酌古礼，一罢之。夫庙犹不越礼而立，况寺非宗祏所安、神灵所宅乎？殫万人之力，邀一切之报，其为不可亦明矣。

间者昆吾孔炽，荐食生人，百姓懍懍，无日不惕。遣将攘

却，亡尺寸功，隳外壤地，委诸豺狼。太宗敌难之业，传之陛下，一夫不获，尺土见侵，告成之时，犹恐有阙。况用武以来十三年，伤者不救，死者不收，缮卒补乘，于今未已。夫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，计十三年，举百万之众，资粮{尸非}屨，取足于人，劳罢宛转，十不一在。父子兄弟，相视无聊，延颈嗷嗷，以役王命。纵未能出禁财，贍鰥寡，犹当稍息劳敝，以噢休之。奈何戎虏未平，侵地未复，金革未戢，疲人未抚，太仓无终岁之储，大农有榷酤之敝，欲以此时兴力役哉？比八月雨不润下，菽麦失时，黔首狼顾，忧在艰食，若遂不给，将何以救之？无寺犹可，无人其可乎？然土木之勤，功用之费，不虛府库，将焉取之？府库既竭，则又诛求，若人不堪命，盗贼相挺而兴，戎狄乘间，以为风尘，得不为陛下深忧乎？

臣闻圣人受命于天，以人为主，苟功济于天，天人同和，则宗庙受福，子孙蒙庆。《传》曰：“德教加于百姓，刑于四海，天子之孝也。”又曰：“无念尔祖，聿脩厥德，”“既受帝祉，施于孙子。”是知王者之孝，在于承顺天地，严配宗考，恭慎德教，以临兆民。俾四海之内，欢心助祭，延福流祚，永永无穷。未闻崇树梵宫，雕琢金玉之为孝者。夏禹卑宫室，尽力沟洫，人至于今称之。梁武帝穷土木，饰塔庙，人无称焉。陛下若节用爱人，当与夏后齐美，何必劳人动众，踵梁武遗风乎？及制作之初，支费尚浅，人贵量力，不贵必成，事贵相时，不贵必遂。陛下若回思虑，从人心，则圣德孝思，格于天地，千福万禄，先后受之，曾是一寺较功德邪？

书奏，未报。复上言：

王者将有为也，将有行也，必稽于众而顺于人，则自然之福，不求而至，未然之祸，不除而绝。臣闻神人无功者，不为有功之功；圣人无名者，不为有名之名。不为有功之功，故功

莫大；不为有名之名，故名莫厚。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，不费财以求福；脩德以销祸，不劳人以攘祸。陛下之营作，臣窃惑之。若以为功，则天覆地载，阴施阳化，未曾有为也；若以为名，则至德要道，以顺天下，未曾有待也；若以致福，则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不在费财；若以攘祸，则方务厥德，罔有天灾，不在劳人。今兴造趣急，人徒竭作，土木并起，日课万工，不遑食息，撝笞愁痛，盈于道路。以此望福，臣恐不然。陛下戡定多难，励精思治，务行宽仁，以幸天下。今固违群情，徇左右过计，臣窃为陛下惜之。

不纳。

以茂才异行高第，累擢咸阳尉。郭子仪取为朔方掌书记。子仪怒判官张昙，奏抵死，郢引掇甚力，忤子仪意，下徙猗氏丞。李怀光引佐邠宁府。怀光将还河中，郢劝不如西迎乘舆，怀光反方锐，不听。既又欲悉兵鼓而西。时浑瑊提孤军抗贼，群将未集，郢恐为怀光所乘，与李庸_唐固止之。会怀光子瑋候郢，郢因胁说曰：“君视天宝以来称兵者，今尚谁在？且国家固天命，人力不豫焉。今若恃众而动，自绝于天。十室之小，必得忠信，安知三军不有奔溃而助顺者乎？”瑋大惧，流汗不能语。郢因与其将吕鸣岳、张延英谋间道归国，事泄，怀光先斩二将，然后引郢诘诮，郢抗词无所愧隐，观者为泣下。怀光惭，赦之。孔巢父遇害，郢抚尸而哭。怀光已诛，李晟表其忠，马燧奏管书记。召拜主客员外郎，迁中书舍人。久之，进礼部侍郎。时四方士务朋比，更相誉荐，以动有司，徇名亡实。郢疾之，乃谢绝请谒，颛行艺。司贡部凡三岁，甄幽独，抑浮华，流竞之俗为衰。迁太常卿。

贞元末，擢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顺宗立，病不能事，王叔文党根据朝廷，帝始诏皇太子监国，而郢以刑部尚

书罢。明年，为华州刺史，政尚仁静。初，骆元光自华引军戍良原。元光卒，军入神策，而州仍岁饷其粮，民困输入，累刺史憚不敢白，郢奏罢之。复召为太常卿，除御史大夫。数月，改兵部尚书，固乞骸骨，以尚书右仆射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二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曰贞。

郢恭慎不与人交。常掌制造，家无留橐，或劝盍如前人传制集者，答曰：“王言不可藏私家。”生平不治产，有劝营之者，答曰：“禄禀虽薄，在我则有余，田庄何所取乎？”郢之相也，与郑珣瑜同拜。既叔文用事，珣瑜忧甚，争不能得，乃称疾不出，郢未有所建白，俄与珣瑜免，故议者贤珣瑜而咎郢子定。

赞曰：王叔文虽内连妯娌，外倚奸回，以攘天权。然是时太子已长，朝无嫌罅，若珣瑜、郢与杜佑等毅然引东宫监国，执退叔文辈，其力不难。顾循嘿苟安，所谓焉用彼相者矣。珣瑜一忿卧第，与郢、佑固位，二者亦不足相轻重云。

定，辩惠，七岁读《尚书》，至《汤誓》，跪问郢曰：“奈何以臣伐君？”郢曰：“应天顺人，何云伐邪？”对曰：“用命赏于祖，不用命戮于社，是顺人乎？”郢异之。小字董二，世重其早惠，以字显。长通王氏《易》，为图合八出，上圆下方，合则重，转则演，七转而六十四卦，六甲、八节备焉。仕至京兆府参军。

郑綯，字文明，余庆从父行也。幼有奇志，善属文，所交皆天下有名士。擢进士、宏辞高第。张延赏帅剑南，奏署掌书记。入为起居郎、翰林学士，累迁中书舍人。

德宗自兴元还，置六军统军视六尚书，以处功臣，除制用白麻付外。又废宣武军，益左右神策，以监军为中尉。窦文场恃功，阴讽宰相进拟如统军比。綯当作制，奏言：“天子封建，

或用宰相，以白麻署制，付中书、门下。今以命中尉，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？遂著为令也？”帝悟，谓文场曰：“武德、贞观时，中人止内侍，诸卫将军同正赐绯者无几。自鱼朝恩以来，无复旧制。朕今用尔不谓无私，若麻制宣告，天下谓尔胁我为之。”文场叩头谢。更命中书作诏，并罢统军用麻矣。明日，帝见綯曰：“宰相不能拒中人，得卿言乃悟。”

顺宗病，不得语，王叔文与牛美人用事，权震中外，憚广陵王雄睿，欲危之。帝召綯草立太子诏，綯不请辄书曰：“立嫡以长。”跪白之，帝颔乃定。

宪宗即位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迁门下侍郎。始，卢从史阴与王承宗连和，有诏归潞，从史辞潞乏粮，请留军山东。李吉甫密谮綯漏言于从史，帝怒，坐浴堂殿，召学士李绹语其故，且曰：“若何而处？”绹曰：“诚如是，罪当族。然谁以闻陛下者？”曰：“吉甫为我言。”绹曰：“綯任宰相，识名节，不当如犬彘梟獍与奸臣外通。恐吉甫势轧内忌，造为丑辞以怒陛下。”帝良久曰：“几误我！”

先是，杜黄裳方为帝夷削节度，强王室，建议裁可，不关决于綯，綯常默默。居位四年，罢为太子宾客。久乃检校礼部尚书，出为岭南节度使，后累迁河中节度。入为御史大夫，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兼太子少保。文宗太和中，年老乞骸骨，以太子太傅致仕。卒，年七十八，赠司空，谥曰宣。

綯本以儒术进，守道寡欲，所居不为烜赫事，以笃实称。善名理学，世以耆德推之。

孙颢，举进士，以起居郎尚万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有器识。宣宗时，恩宠无比。终检校礼部尚书、河南尹。

权德舆，字载之。父皋，见《卓行传》。德舆七岁居父丧，哭踊如成人。未冠，以文章称诸儒间。韩洄黜陟河南，辟置幕

府。复从江西观察使李兼府为判官。杜佑、裴胄交辟之。德宗闻其材，召为太常博士，改左补阙。

贞元八年，关东、淮南、浙西州县大水，坏庐舍，漂杀人。德輿建言：“江、淮田一善熟，则旁资数道，故天下大计，仰于东南。今霖雨二时，农田不开，逋亡日众。宜择群臣明识通方者，持节劳徠，问人所疾苦，蠲其租入，与连帅守长讲求所宜。赋取于人，不若藏于人之固也。”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抚。裴延龄以巧幸进，判度支，德輿上疏斥言：“延龄以常赋正额用度未尽者为羡利，以夸己功；用官钱售常平杂物，还取其直，号别贮羡钱，因以罔上；边军乏，不禀粮，召祸疆场，其事不细。陛下疑为流言，胡不以新利召延龄，质核本末，择中朝臣按覆边资。如言者不谬，则邦国之务，不宜委非其人。”疏奏，不省。

迁起居舍人。岁中，兼知制诰，进中书舍人。当是时，帝亲揽庶政，重除拜，凡命诸朝，皆手制中下。始，德輿知制诰，而徐岱给事中，高郢为舍人。居数岁，岱卒，郢知礼部，德輿独直两省，数旬一还舍，乃上书言：“左右掖垣，承天子诰命，奉行详覆，各有攸司。旧制，分曹十员，以相防检。大抵事有所壅，则吏得为非。四方闻者，或以朝廷为乏士，要重之司，不宜久废。”帝曰：“非不知卿之劳，但择如卿者未得其人耳。”久之，知礼部贡举，真拜侍郎。凡三岁，甄品详谛，所得士相继为公卿、宰相。取明经初不限员。

十九年，大旱，德輿因是上陈阙政曰：“陛下斋心减膳，闵恻元元，告于宗庙，禱诸天地，一物可祈，必致其礼，一士有请，必听其言，忧人之心可谓至已。臣闻销天灾者脩政术，感人心者流惠泽，和气洽，则祥应至矣。畿甸之内，大率赤地而无所望，转徙之人，毙路道路，虑种麦时，种不得下。宜诏

在所裁留经用，以种贷民。今兹租赋及宿逋远贷，一切蠲除。设不蠲除，亦无可敛之理，不如先事图之，则恩归于上矣。十四年夏旱，吏趣常赋，至县令为民殴辱者，不可不察。”又言：“漕运本济关中，若转东都以西缘道仓廩，悉入京师，督江、淮所输以备常数，然后约太仓一岁计，斥其余者以糴于民，则时价不踊而蓄藏者出矣。”又言：“大历中，一缗直钱四千，今止八百，税入如旧，则出于民者五倍其初。四方锐于上献，为国拊怨，广军实之求，而兵有虚籍，剥取多方，虽有心计巧历，能商功利，其于割股啖口，困人均也。”又言：“比经绌放者，自谓捋拭无期，坐为匪人，以动和气。而冬荐官逾三年未受命，衣食既空，溘然就毙，此亦穷人之一端也。近陛下洗宥绌放者，或起为二千石，其徒更相勉，知牵复可望。惟因而弘之，使人人自效。”帝颇采用之。

宪宗元和初，历兵部侍郎，坐累，徙太子宾客，俄还前官。时泽潞卢从史诈傲，浸不制，其父虔卒京师，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袭，德舆谏，以为：“欲变山东，先择昭义之帅。从史拔自军校，偃蹇不法，今可因其丧，选守臣代之。成德习俗既久，当制以渐，许成德之请则可，许昭义则不可。”帝不听。及王承宗叛，从史乃诡计以挠王师，兵老无功。德舆复请赦承宗，徙从史。后皆略如所料。

会裴垍病，德舆自太常卿拜礼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王锬繇河中入朝，求兼宰相，李藩以为不可，德舆亦奏：“平章事非序进宜得，比方镇带宰相，必有大忠若勋，否则强不制者，不得已与之。今锬无功，又非姑息时，一假此名，以开后人，不可。”帝乃止。

董溪、于皋谟以运粮使盗军兴，流岭南，帝悔其轻，诏中使半道杀之。德舆谏：“溪等方山东用兵，乾没库财，死不偿

责。陛下以流斥太轻，当责臣等缪误，审正其罪，明下诏书，与众同弃，则人人惧法。臣知已事不谏，然异时或有此比，要须有司论报，罚一劝百，孰不甘心。”帝深然之。尝问政之宽猛孰先，对曰：“唐家承隋苛虐，以仁厚为先。太宗皇帝见《明堂图》，始禁鞭背，列圣所循，皆尚德教。故天宝大盗窃发，俄而夷灭，盖本朝之化，感人心之深也。”帝曰：“诚如公言。”

德舆善辩论，开陈古今本末，以觉悟人主。为辅相，宽和不为察察名。李吉甫再秉政，帝又自用李絳参赞大机。是时，帝切于治，事钜细悉责宰相。吉甫、絳议论不能无持异，至帝前遽言亟辩，德舆从容不敢有所轻重，坐是罢为本官。以检校吏部尚书留守东都，进扶风郡公。于頔以子杀人，自囚，亲戚莫敢过门，朝廷无为请者。德舆将行，言于帝曰：“頔之罪既贷不竟，宜因赐宽诏。”帝曰：“然，卿为吾过谕之。”复拜太常卿，徙刑部尚书。

先是，诏许孟容、蒋乂刊汇格敕，既成，上之，留禁中；德舆请出其书，与侍郎刘伯刍参复研考，定三十篇奏上。复检校吏部尚书，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后二年，以病乞还，卒于道。年六十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文。

德舆生三岁，知变四声，四岁能赋诗，积思经术，无不贯综。自始学至老，未曾一日去书不观。尝著论，辨汉所以亡，西京以张禹，东京以胡广，大指有补于世。其文雅正贍缛，当时公卿侯王功德卓异者，皆所铭纪，十常七八。虽动止无外饰，其酝藉风流，自然可慕。贞元、元和间，为搢绅羽仪云。

子璩，字大圭，元和初，擢进士。历监察御史，有美称。宰相李宗闵乃父门生，故荐为中书舍人。时李训挟宠，以《周易》博士在翰林，璩与舍人高元裕、给事中郑肃、韩偓等连章劾训倾覆阴巧，且乱国，不宜出入禁中。不听。及宗闵贬，璩

屡表辨解，贬阆州刺史。文宗怜其母病，徙郑州。训诛，时人多矚明祸福大体，能世其家。

崔群，字敦诗，贝州武城人。未冠，举进士，陆贽主贡举，梁肃荐其有公辅才，擢甲科，举贤良方正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。累迁右补阙、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。数陈说言，宪宗嘉纳，因诏学士：“凡奏议，待群署乃得上。”群以“禁密之言，人人当自陈，一为故事，后或有恶直丑正，则它学士不得上书矣”，固让，见听。惠昭太子薨，是时，遂王嫡，而澧王长，多内助。帝将建东宫，诏群为澧王作让。群奏：“大凡已当得则让，不当得之，乌用让？今遂王嫡，宜为太子。”帝从其议。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缗助营开业佛祠，群以为无名之献，不当受。有诏却之。进户部侍郎。

元和十二年，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李师道既诛，师古等妻子没入掖廷，帝疑，以问群，群请释之，并还其奴婢资产。盐铁院官权长孺坐罪抵死，其母耄，丐子以养。帝爽然欲赦之，以问宰相，群对：“陛下幸怜其老，宜即遣使谕旨，若须出敕，无及矣。”于是免死。群凡启奏，平恕如此。帝尝语宰相：“听受之际，不亦难乎！比诏学士集前世事，为《辨谤略》，以自儆鉴。其要云何？”群对：“无情，曲直辨之至易；有情，则欺为难审也。故孔子有众好众恶、浸润肤受之说，以其难辨也。若陛下择贤而任，待之以诚，纠之以法，则人自归正，而不敢以欺。”帝韪其言。

处州刺史苗积进羡钱七百万，群以受之失信天下，请还赐其州，以纾下户之赋。是时，皇甫镈言利幸于帝，阴藉左右求宰相，群数言其佞邪不可用。既入对，及开元、天宝事，群因推言其极曰：“安危在出令，存亡系所任。昔玄宗少历屯险，更民间疾苦，故初得姚崇、宋璟、卢怀慎辅以德，苏颋、李

元纁孜孜守正，则开元为治。其后安于逸乐，远正士，昵小人，故宇文融以言利进，李林甫、杨国忠怙宠朋邪，则天宝为乱。愿陛下以开元为法，以天宝为戒，社稷之福也。”又言：“世谓禄山反，为治乱分明。臣谓罢张九龄，相林甫，则治乱固已分矣。”左右为感动。群以是讽帝，故铸衔之。帝卒自相铸。会群臣上帝号，铸欲兼用“孝德”为号，群独以为有“睿圣”，则“孝德”并见。帝闻不乐。会度支禀赐边士不时，物多弊恶，李光颜忧甚，至欲引佩刀自决，中外皆恐。铸奏：“边鄙无事，乃群鼓动，欲以买直，归怨天子。”于是罢为湖南观察使。

穆宗立，以吏部侍郎召之，劳曰：“我为太子，卿力也。”群曰：“此先帝意，臣何力焉？且陛下向为淮西节度使，臣起制草，其言有‘能辨南阳之牒，允符东海之贵’，先帝然之，则传付久矣。”俄拜御史大夫。未几，检校兵部尚书，充武宁节度使。群以其副王智兴得士心，不若假以节度，不报。智兴讨幽、镇还，藉兵逐群，群失守，左迁秘书监，分司东都。改华州刺史，历宣歙池观察使，进兵部尚书，出为荆南节度使，召拜吏部尚书。卒，年六十一，赠司空。

赞曰：圣人不畏多难，畏无难。何哉？多难之世，人人长虑而深谋，日惕于中，犹以为未也，曰：“吾覆亡不暇，又何以安？”故能举天下付之兴，畏之也。祸难已平，上恬下嬉，施施自如曰：“贤难得，虽无贤，尚可治也；佞可去，虽存佞，不遽乱也。”视漏弗填，忽倾弗支，偃然自慰曰：“我曷以丧？”故能举天下付之亡，不畏也。常人所畏，圣人易之；所不畏，圣人难之。观孝明皇帝，本中主，遭变可与谋始，持成不可与共终。崔群以为相李林甫则治乱已分，其言信哉！是扁鹊所以诮桓侯也。

卷第一百五十七 列传第九十一

贾杜令狐

贾耽，字敦诗，沧州南皮人。天宝中，举明经，补临清尉。上书论事，徙太平。河东节度使王思礼署为度支判官。累进汾州刺史，治凡七年，政有异绩。召授鸿胪卿，兼左右威远营使。俄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梁崇义反东道，耽进屯谷城，取均州。建中三年，徙东道。德宗在梁，耽使司马樊泽奏事。泽还，耽大置酒会诸将。俄有急诏至，以泽代耽，召为工部尚书。耽纳诏于怀，饮如故。既罢，召泽曰：“诏以公见代，吾且治行。”敕将吏谒泽。大将张献甫曰：“天子播越，而行军以公命问行在，乃规旄钺，利公土地，可谓事人不忠矣。军中不平，请为公杀之。”耽曰：“是何谓邪？朝廷有命，即为帅矣。吾今趋觐，得以君俱。”乃行，军中遂安。

俄为东都留守。故事，居守不出城，以耽善射，优诏许猎近郊。迁义成节度使。淄青李纳虽削伪号，而阴蓄奸谋，冀有以逞。其兵数千自行营还，道出滑，或谓馆于外。耽曰：“与我邻道，奈何疑之，使暴于野？”命馆城中，宴庑下，纳士皆心服。耽每畋，从数百骑，往往入纳境。纳大喜，然畏其德，不敢谋。

贞元九年，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俄封魏国公。常以方镇帅缺，当自天子命之，若谋之军中，则下有背向，人固不安。帝然之，不用也。顺宗立，进检校司空、左仆射。时

王叔文等干政，耽病之，屡移疾乞骸骨，不许。卒，年七十六，赠太傅，谥曰元靖。

耽嗜观书，老益勤，尤悉地理。四方之人与使夷狄者见之，必从询索风俗，故天下地土区产、山川夷岨，必究知之。方吐蕃盛强，盗有陇西，异时州县远近，有司不复传。耽乃绘布陇右、山南九州，且载河所经受为图，又以洮湟甘凉屯镇额籍、道里广狭、山险水原为《别录》六篇、《河西戎之录》四篇，上之。诏赐币马珍器。又图《海内华夷》，广三丈，从三丈三尺，以寸为百里。并撰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》，其中国本之《禹贡》，外夷本班固《汉书》，古郡国题以墨，今州县以硃，刊落疏舛，多所厘正。帝善之，赐予加等。或指图问其邦人，咸得其真。又著《贞元十道录》，以贞观分天下隶十道，在景云为按察，开元为采访，废置升降备焉。至阴阳杂数罔不通。

其器恢然，盖长者也，不喜臧否人物。为相十三年，虽安危大事亡所发明，而检身厉行，自其所长。每归第，对宾客无少倦，家人近习，不见其喜愠。世谓淳德有常者。

杜佑，字君卿，京兆万年人。父希望，重然诺，所交游皆一时俊杰。为安陵令，都督宋庆礼表其异政。坐小累去官。开元中，交河公主嫁突骑施，诏希望为和亲判官。信安郡王漪表署灵州别驾、关内道度支判官。自代州都督召还京师，对边事，玄宗才之。属吐蕃攻勃律，勃律乞归，右相李林甫方领陇西节度，故拜希望鄯州都督，知留后。驰传度陇，破乌莽众，斩千余级，进拔新城，振旅而还。擢鸿胪卿。于是置镇西军，希望引师部分塞下，吐蕃惧，遗书求和。希望报曰：“受和非臣下所得专。”虜悉众争坛泉，希望大小战数十，俘其大酋，至莫门，焚积蓄，卒城而还。授二子官。时军屡兴，府库虚寡，希望居数岁，刍粟金帛丰余。宦者牛仙童行边，或劝希望结其驩，

答曰：“以货藩身，吾不忍。”仙童还奏希望不职，下迁恒州刺史，徙西河。而仙童受诸将金事泄，抵死，畀金者皆得罪。希望爱重文学，门下所引如崔颢等皆名重当时。

佑以廕补济南参军事、剡县丞。尝过润州刺史韦元甫，元甫以故人子待之，不加礼。它日，元甫有疑狱不能决，试讯佑，佑为辨处，契要无不尽。元甫奇之，署司法参军，府徙浙西、淮南，表置幕府。入为工部郎中，充江淮青苗使，再迁容管经略使。杨炎辅政，历金部郎中，为水陆转运使，改度支兼和籴使。于是军兴馈漕，佑得剴决。以户部侍郎判度支。建中初，河朔兵拏战，民困，赋无所出。佑以为救敝莫若省用，省用则省官，乃上议曰：

汉光武建武中废县四百，吏率十署一；魏太和时分遣使者省吏员，正始时并郡县；晋太元省官七百；隋开皇废郡五百；贞观初省内官六百员。设官之本，以治众庶，故古者计人置吏，不肯虚设。自汉至唐，因征战艰难以省吏员，诚救弊之切也。

昔咎繇作士，今刑部尚书、大理卿，则二咎繇也。垂作共工，今工部尚书、将作监，则二垂也。契作司徒，今司徒、户部尚书，则二契也。伯夷为秩宗，今礼部尚书、礼仪使，则二伯夷也。伯益为虞，今虞部郎中、都水使司，则二伯益也。伯冏为太仆，今太仆卿、驾部郎中、尚辇奉御、闲廐使，则四伯冏也。古天子有六军，汉前后左右将军四人，今十二卫、神策八军，凡将军六十员。旧名不废，新资日加。且汉置别驾，随刺史巡察，犹今观察使之有副也。参军者，参其府军事，犹今节度判官也。官名职务，直迁易不同尔，讵有事实哉？诚宜斟酌繁省。欲致治者先正名。神龙中，官纪荡然，有司大集选者，既无阙员，则置员外官二千人，自是以为常。当开元、天宝中，四方无虞，编户九百余万，帑藏丰溢，虽有浮费，不足为忧。

今黎苗凋瘵，天下户百三十万，陛下诏使者按比，才得三百万，比天宝三分之一，就中浮寄又五之二，出赋者已耗，而食之者如旧，安可不革？

议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，一省官吏，被罢者皆往托焉。此常情之说，类非至论。且才者荐用，不才者何患其亡，又况顾姻戚家产哉！建武时公孙述、隗嚣未灭，太和、正始、太元时吴、蜀鼎立，开皇时陈尚割据，皆罗取俊乂，犹不虑失人以资敌。今田悦辈繁刑暴赋，惟军是恤，遇士人如奴，固无范雎业秦、贾季强狄之患。若以习久不可以遽改，且应权省别驾、参军、司马，州县额内官，约户置尉。当罢者，有行义，在所闻；不如状，举者当坐；不为人举者，任参常调。亦何患哉？如魏置柱国，当时宿德盛业者居之，贵宠第一；周、隋间授受已多，国家以为勋级，才得地三十顷耳。又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大夫，亦官名，以其太多，回作阶级。随时立制，遇弊则变，何必因循惮改作耶？

议入，不省。

卢杞当国，恶之，出为苏州刺史。前刺史母丧解，佑母在，辞不行，改饶州。俄迁岭南节度使。佑为开大衢，疏析廛闹，以息火灾。殊厓黎民三世保险不宾，佑讨平之。召拜尚书右丞。俄出为淮南节度使，以母丧解，诏不许。

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卒，军乱，立其子愔，请于朝，帝不许，乃诏佑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节度徐泗讨定之。佑具舳舻，遣属将孟准度淮击徐，不克，引还。佑于出师应变非所长，因固境不敢进，乃招授愔徐州节度使，析濠、泗二州隶淮南。初，佑决雷陂以广灌溉，斥海濒弃地为田，积米至五十万斛，列营三十区，士马整饬，四邻畏之；然宽假僚佐，故南宫傅、李亚、郑元均至争权乱政，帝为佑斥去之。

十九年，拜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德宗崩，诏摄冢宰。进检校司徒，兼度支盐铁使。于是王叔文为副，佑既以宰相不亲事，叔文遂专权。后叔文以母丧还第，佑有所按决，郎中陈谏请须叔文，佑曰：“使不可专耶？”乃出谏为河中少尹。叔文欲摇东宫，冀佑为助，佑不应，乃谋逐之，未决而败。佑更荐李巽以自副。宪宗在谅暗，复摄冢宰，尽让度支盐铁于巽。始，度支音，用度多，署吏权摄百司，繁而不纲；佑以营缮还将作，木炭归司农，漉染还少府，职务简修。明年，拜司徒，封岐国公。

党项阴导吐蕃为乱，诸将邀功，请讨之。佑以为无良边臣，有为而叛，即上疏曰：

昔周宣中兴，狁狁为害，追之太原，及境而止，不欲弊中国，怒远夷也。秦恃兵力，北拒匈奴，西逐诸羌，结怨阶乱，实生谪戍。盖圣王之治天下，惟欲绥静生人，西至于流沙，东渐于海，在北与南，止存声教，岂疲内而事外耶？昔冯奉世矫诏斩莎车王，传首京师，威震西域，宣帝议加爵土，萧望之独谓矫制违命，虽有功不可为法，恐后奉使者为国家生事夷狄。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国，开元初，郝灵佺捕斩之，自谓功莫与二，宋璟虑边臣由此邀功，但授郎将而已，繇是讫开元之盛，不复议边，中国遂安。此成败鉴戒之不远也。

党项小蕃，与中国杂处，间者边将侵刻，利其善马子女，敛求繇役，遂致叛亡，与北狄西戎相诱盗边。《传》曰：“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”管仲有言：“国家无使勇猛者为边境。”此诚圣哲识微知著之略也。今戎丑方强，边备未实，诚宜慎择良将，使之完辑，禁绝诛求，示以信诚，来则惩御，去则谨备。彼当怀柔，革其奸谋。何必亟兴师役，坐取劳费哉？

帝嘉纳之。

岁余，乞致仕，不听，诏三五日一入中书，平章政事。佑每进见，天子尊礼之，官而不名。后数年，固乞骸骨，帝不得已，许之。仍拜光禄大夫、守太保致仕，俸朝朔望，遣中人锡予备厚。元和七年卒，年七十八，册赠太傅，谥曰安简。

佑资嗜学，虽贵犹夜分读书。先是，刘秩摭百家，侔周六官法，为《政典》三十五篇，房琯称才过刘向。佑以为未尽，因广其阙，参益新礼，为二百篇，自号《通典》，奏之，优诏嘉美，儒者服其书约而详。

为人平易逊顺，与物不违忤，人皆爱重之，方汉胡广，然练达文采不及也。殊坡樊川，颇治亭观林菴，凿山股泉，与宾客置酒为乐。子弟皆奉朝请，贵盛为一时冠。天性精于吏职，为治不皁察，数斡计赋，相民利病而上下之，议者称佑治行无缺。惟晚年以妾为夫人，有所蔽云。

子式方，字考元，以廕授扬州参军事。再迁太常寺主簿，考定音律，卿高郢称之。佑既相，出为昭应令，迁太仆卿。子惊，尚公主。式方以右戚，辄病不视事。穆宗立，授桂管观察使。弟从郁痼疾，躬为营方药羞膳，及死，期而泣，世称其笃行。卒，赠礼部尚书。

从郁，元和初为左补阙，崔群等以宰相子为嫌，再徙秘书丞。终驾部员外郎。子牧。

惊，字永裕，以门廕三迁太子司议郎。权德舆为相，其婿翰林学士独孤郁以嫌自白。宪宗见郁文雅，叹曰：“德舆有婿乃尔！”时岐阳公主，帝爱女。旧制，选多戚里将家，帝始诏宰相李吉甫择大臣子，皆辞疾，唯惊以选召见麟德殿。礼成，授殿中少监、驸马都尉。太和初，由澧州刺史召为京兆尹，迁凤翔忠武节度使。入为工部尚书，判度支。会公主薨，惊久不谢，文宗怪之。户部侍郎李珣曰：“比驸马都尉皆为公主服斩

衰三年，故惊不得谢。”帝矍然，始诏杖而期，著于令。

会昌初，为淮南节度使。武宗诏扬州监军取倡家女十七人进禁中，监军请惊同选，又欲阅良家有姿相者，惊曰：“吾不奉诏而辄与，罪也。”监军怒，表于帝。帝以惊有大臣体，乃诏罢所进伎，有意倚惊为相矣。逾年，召拜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判度支。刘稹平，进左仆射、兼门下侍郎。未几，以本官罢，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，徙西川，复镇淮南。时方旱，道路流亡藉藉，民至漉漕渠遗米自给，呼为“圣米”，取陂泽茭蒲实皆尽，惊更表以为祥。狱囚积数百千人，而荒洒宴适不能事。罢，兼太子太傅，分司东都。逾岁，起为留守，复节度剑南西川。召为右仆射，判度支，进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

始，宣宗世，夔王以下五王处大明宫内院，而郗王居十六宅。帝大渐，枢密使王归长、马公儒等以遗诏立夔王，而左军中尉王宗实等入殿中，以为归长等矫诏，乃迎郗王立之，是为懿宗。久之，遣枢密使杨庆诣中书，独揖惊，它宰相毕诚、杜审权、蒋伸不敢进，乃授惊中人请帝监国奏，因谕惊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。惊遽封授使者复命，谓庆曰：“上践祚未久，君等秉权，以爱憎杀大臣，公属祸无日矣。”庆色沮去，帝怒亦释，大臣遂安。未几，册拜司空，封邠国公，以检校司徒为凤翔、荆南节度使，加兼太傅。会黔南观察使秦匡谋讨蛮，兵败，奔于惊，惊囚之，劾不能伏节，有诏斩之。惊不意其死，骇愕得疾卒，年八十，赠太师。葬日，诏宰相百官临奠。

惊于大议论往往有所合，然才不周用。虽出入将相，而厚自奉养，未尝荐进幽隐，佑之素风衰焉，故时号“秃角犀”。

子裔休，懿宗时历翰林学士、给事中，坐事贬端州司马。弟孺休，字休之。累擢给事中。大顺初，钱镠遣弟鉁率兵击徐

约于苏州，破之，以海昌都将沈粲行刺史事，而昭宗更命孺休为之，以粲为制置指挥使。缪不悦，密遣粲害焉。始，孺休见攻也，曰：“勿杀我，当与尔金。”粲曰：“杀尔，金焉往？”与兄述休同死。

惊弟恹。恹，咸通中为泗州刺史。会庞勋反，围城，处士辛诜自广陵来见恹，劝出家属，独以身守。恹曰：“吾出百口求生，众心摇矣，不如与将士生死共之。”众闻皆泣下。恹之闻难，完濬城隍，阅器械无不具。

贼将李圆易恹，驰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库，恹为好言厚礼迎劳，贼不虞，伺之谋也。明日，伏甲士三百，宴球场，贼皆歼焉。圆怒，傅城战，恹杀数百人，圆退壁城西。勋闻，益其兵，而以书射城中促降。会夜，恹击鼓乘城大呼，圆气夺，奔还徐州。未几，贼焚淮口，昼夜战不息，诜乃请救于戍将郭厚本，贼解去。浙西节度使杜审权遣将以兵千人来援，反为圆军所包，一军尽没。恹使人间道走京师，诏戴可师以沙陀、吐浑兵二万招讨。淮南节度使令狐綯遣牙将李湘屯淮口，与郭厚本合，为圆所败，湘等并没，于是援绝。贼乃以铁锁绝淮流，梯冲乘城。粮尽，为薄饘以给。懿宗遣使加恹检校右散骑常侍，勉以坚守。勋遣圆入城见恹约降，恹怒杀之。勋复遗之书，答书言安禄山、朱泚等终底覆灭者，以阴携其党。勋累攻不得志，会招讨使马举率兵至，遂解去。围凡十月，恹拊循士，皆殊死奋，而辛诜冒围出入，纠辑援师，卒完一州，时称为难。贼平，恹迁义成军节度使，检校兵部尚书，卒。

牧，字牧之，善属文。第进士，复举贤良方正。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府巡官，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府掌书记。擢监察御史，移疾分司东都，以弟顓病弃官。复为宣州团练判官，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。

是时，刘从谏守泽潞，何进滔据魏博，颇骄蹇不循法度。牧追咎长庆以来朝廷措置亡术，复失山东，钜封剧镇，所以系天下轻重，不得承袭轻授，皆国家大事，嫌不当位而言，实有罪，故作《罪言》。其辞曰：

生人常病兵，兵祖于山东，羨于天下。不得山东，兵不可去。山东之地，禹画九土曰冀州；舜以其分太大，离为幽州，为并州。程其水土，与河南等，常重十三，故其人沈鸷多材力，重许可，能辛苦。魏晋以下，工机纤杂，意态百出，俗益卑弊，人益脆弱，唯山东敦五种，本兵矢，他不能荡而自若也。产健马，下者日驰二百里，所以兵常当天下。冀州，以其恃强不循理，冀其必破弱；虽已破，冀其复强大也。并州，力足以并吞也。幽州，幽阴惨杀也。圣人因以为名。

黄帝时，蚩尤为兵阶，自后帝王多居其地。周劣齐霸，不一世，晋大，常佣役诸侯。至秦萃锐三晋，经六世乃能得韩，遂折天下脊；复得赵，因拾取诸国。韩信联齐有之，故蒯通知汉、楚轻重在信。光武始于上谷，成于鄴。魏武举官渡，三分天下有其二。晋乱胡作，至宋武号英雄，得蜀，得关中，尽有河南地，十分天下之八，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窥胡。至高齐荒荡，宇文取之，隋文因以灭陈，五百年间，天下乃一家。隋文非宋武敌也，是宋不得山东，隋得山东，故隋为王，宋为霸。由此言之，山东，王者不得不为王，霸者不得不为霸，猾贼得之，足以致天下不安。

天宝末，燕盗起，出入成皋、函、潼间，若涉无人地。郭、李辈兵五十万，不能过鄴。自尔百余城，天下力尽，不得尺寸，人望之若回鹘、吐蕃，义无敢窥者。国家因之畦河修障戍，塞其街蹊。齐、鲁、梁、蔡被其风流，因以为寇。以里拓表，以表撑里，混漚回转，颠倒横邪，未常五年间不战。生人日顿委，

四夷日日炽，天子因之幸陕，幸汉中，焦焦然七十余年。运遭孝武，漣衣一肉，不斂不乐，自卑冗中拔取将相，凡十三年，乃能尽得河南、山西地，洗削更革，罔不能适。唯山东不服，亦再攻之，皆不利。岂天使生人未至于怙泰邪？岂人谋未至邪？何其艰哉！

今日天子圣明，超出古昔，志于平治。若欲悉使生人无事，其要先去兵。不得山东，兵不可去。今者，上策莫如自治。何者？当贞元时，山东有燕、赵、魏叛，河南有齐、蔡叛，梁、徐、陈、汝、白马津、盟津、襄、邓、安、黄、寿春皆戍厚兵十余所，才足自护治所，实不辍一人以他使，遂使我力解势弛，熟视不轨者无可奈何。阶此，蜀亦叛，吴亦叛，其他未叛者，迎时上下，不可保信。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，得蜀，得吴，得蔡，得齐，收郡县二百余城，所未能得，唯山东百城耳。土地人户，财物甲兵，较之往年，岂不绰绰乎？亦足自以为治也。法令制度，品式条章，果自治乎？贤才奸恶，搜选置舍，果自治乎？障戍镇守，干戈车马，果自治乎？井闾阡陌，仓廩财赋，果自治乎？如不果自治，是助虏为虏。环土三千里，植根七十年，复有天下阴为之助，则安可以取？故曰：上策莫如自治。中策莫如取魏。魏于山东最重，于河南亦最重。魏在山东，以其能遮赵也。既不可越魏以取赵，固不可越赵以取燕。是燕、赵常取重于魏，魏常操燕、赵之命。故魏在山东最重。黎阳距白马津三十里，新乡距盟津一百五十里，陴垒相望，朝驾暮战，是二津，虏能溃一，则驰入成皋，不数日间。故魏于河南亦最重。元和中，举天下兵诛蔡，诛齐，顿之五年，无山东忧者，以能得魏也。昨日诛沧，顿之三年，无山东忧，亦以能得魏也。长庆初诛赵，一日五诸侯兵四出溃解，以失魏也。昨日诛赵，罢如长庆时，亦以失魏也。故河南、山东之轻重在魏。非魏强

大，地形使然也。故曰：取魏为中策。最下策为浪战，不计地势，不审攻守是也。兵多粟多，驱人使战者，便于守；兵少粟少，人不驱自战者，便于战。故我常失于战，虏常困于守。山东叛且三五世，后生所见言语举止，无非叛也，以为事理正当如此，沉酣入骨髓，无以为非者，至有围急食尽，啖尸以战。以此为俗，岂可与决一胜一负哉？自十余年凡三收赵，食尽且下。郗士美败，赵复振；杜叔良败，赵复振；李昕败，赵复振。故曰：不计地势，不审攻守，为浪战，最下策也。

累迁左补阙、史馆修撰，改膳部员外郎。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。会昌中，黠戛斯破回鹘，回鹘种落溃入漠南，牧说德裕不如遂取之，以为：“两汉伐虏，常以秋冬，当匈奴劲弓折胶，重马免乳，与之相校，故败多胜少。今若以仲夏发幽、并突骑及酒泉兵，出其意外，一举无类矣。”德裕善之。会刘稹拒命，诏诸镇兵讨之，牧复移书于德裕，以“河阳西北去天井关强百里，用万人为垒，窒其口，深壁勿与战。成德军世与昭义为敌，王元达思一雪以自奋，然不能长驱径捣上党，其必取者在西面。今若以忠武、武宁两军益青州精甲五千、宣润弩手二千，道绛而入，不数月必覆贼巢。昭义之食，尽仰山东，常日节度使率留食邢州，山西兵单少，可乘虚袭取。故兵闻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”。俄而泽潞平，略如牧策。历黄、池、睦三州刺史，入为司勋员外郎，常兼史职。改吏部，复乞为湖州刺史。逾年，以考功郎中知制诰，迁中书舍人。

牧刚直有奇节，不为龌龊小谨，敢论列大事，指陈病利尤切至。少与李甘、李中敏、宋祁善，其通古今，善处成败，甘等不及也。牧亦以疏直，时无右援者。从兄惊更历将相，而牧困蹶不自振，颇怏怏不平。卒，年五十。初，牧梦人告曰：“尔应名毕。”复梦书“皎皎白驹”字，或曰“过隙也”。俄而炊

甑裂，牧曰：“不祥也。”乃自为墓志，悉取所为文章焚之。

牧于诗，情致豪迈，人号为“小杜”，以别杜甫云。

顗，字胜之，幼病目，母禁其为学。举进士，礼部侍郎贾餗语人曰：“得杜顗足敌数百人。”授秘书省正字。李德裕奏为浙西府宾佐。德裕贵盛，宾客无敢忤，惟顗数谏正之。及谪袁州，叹曰：“门下爱我皆如顗，吾无今日。”太和末，召为咸阳尉，直史馆。常语人曰：“李训、郑注必败。”行未及都，闻难作，疏辞疾归。顗亦善属文，与牧相上下。竟以丧明卒。

令狐楚，字壳士，德棻之裔也。生五岁，能为辞章。逮冠，贡进士，京兆尹将荐为第一，时许正伦轻薄士，有名长安间，能作蜚语，楚嫌其争，让而下之。既及第，桂管观察使王拱爱其材，将辟楚，惧不至，乃先奏而后聘。虽在拱所，以父官并州不得奉养，未尝豫宴乐。满岁谢归。李说、严绶、郑儋继领太原，高其行，引在幕府，由掌书记至判官。德宗喜文，每省太原奏，必能辨楚所为，数称之。儋暴死，不及占后事，军大喧，将为乱。夜十数骑挺刃邀取楚，使草遗奏，诸将圜视，楚色不变，秉笔辄就，以遍示，士皆感泣，一军乃安。由是名益重。以亲丧解，既除，召授右拾遗。

宪宗时，累擢职方员外郎，知制诰。其为文，于笺奏制令尤善，每一篇成，人皆传讽。皇甫镈以言利幸，与楚、萧俛皆厚善，故荐于帝。帝亦自闻其名，召为翰林学士，进中书舍人。方伐蔡，久未下，议者多欲罢兵，帝独与裴度不肯赦。元和十二年，度以宰相领彰义节度使，楚草制，其辞有所不合，度得其情。时宰相李逢吉与楚善，皆不助度，故帝罢逢吉，停楚学士，但为中书舍人。俄出为华州刺史。后它学士比比宣事不切旨，帝抵其草，思楚之才。

镈既相，擢楚河阳怀节度使，代乌重胤。始，重胤徙沧州，

以河阳士三千从，士不乐，半道溃归，保北城，将转掠旁州。楚至中，单，以数骑自往劳之。众甲而出，见楚不疑，乃皆降。楚斩其首恶，众遂定。度出太原，铸荐楚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穆宗即位，进门下侍郎。铸得罪，时谓楚缘铸以进，且尝逐裴度，天下所共疾，会萧俛辅政，乃不敢言。方营景陵，诏楚为使，而亲吏韦正牧、奉天令于翬等不偿佣钱十五万缗，楚献以为羡余，怨诉系路。诏捕翬等下狱诛，出楚为宣歙观察使。俄贬衡州刺史，再徙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长庆二年，擢陕虢观察使，谏官论执不置，楚至陕一日，复罢，还东都。

会逢吉复相，力起楚，以李绅在翰林沮之，不克。敬宗立，逐出绅，即拜楚为河南尹。迁宣武节度使。汴军以骄故，而韩弘弟兄务以峻法绳治，士偷于安，无革心。楚至，解去酷烈，以仁惠镌谕，人人悦喜，遂为善俗。入为户部尚书，俄拜东都留守，徙天平节度使。始，汴、郢帅每至，以州钱二百万入私藏，楚独辞不取。又毁李师古园槛僭制者。久之，徙节河东。召为吏部尚书，检校尚书右仆射。故事，检校官重，则从其班；楚以吏部自有品，固辞，有诏嘉允。俄兼太常卿，进拜左仆射、彭阳郡公。

会李训乱，将相皆系神策军。文宗夜召楚与郑覃入禁中，楚建言：“外有三司御史，不则大臣杂治，内仗非宰相系所也。”帝颔之。既草诏，以王涯、贾弼束冤，指其罪不切，仇士良等怨之。始，帝许相楚，乃不果，更用李石，而以楚为盐铁转运使。先是，郑注奏建榷茶使，王涯又议官自治园植茶，人不便，楚请废使，如旧法，从之。元和中，出禁兵界左右街使卫宰相入朝，至建福门。及是乱，乃罢。楚即奏：“镇帅初拜，必戎服属仗诣省谒辞，本于郑注，实为乱兆，故王璠、郭行余

驱将吏蹀血京师，所宜停止。”诏可。开成元年上巳，赐群臣宴曲江。楚以新诛大臣，暴骸未收，怨疹感结，称疾不出，乃请给衣衾櫬槨，以敛刑骨，顺阳气。是时，政在宦竖，数上疏辞位，拜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卒，年七十二，赠司空，谥曰文。

楚外严重不可犯，而中宽厚，待士有礼。客以星步鬼神进者，一不接。为政善抚御，治有绩，人人得所宜。疾甚，诸子进药，不肯御，曰：“士固有命，何事此物邪？”自力为奏谢天子，召门人李商隐曰：“吾气魄且尽，可助我成之。”其大要以甘露事诛谴者众，请霁威，普见昭洗。辞致曲尽，无所谬脱。书已，敕诸子曰：“吾生无益于时，无请谥，勿求鼓吹，以布车一乘葬，铭志无择高位。”是夕，有大星陨寝上，其光烛廷。坐与家人诀，乃终。有诏停鹵簿以申其志。

子绪、綯，显于时。

绪以廕仕，历隋、寿、汝三州刺史，有佳政。汝人请刻石颂德，绪以綯当国，固让。宣宗嘉其意，乃止。

綯，字子直，举进士，擢累左补阙、右司郎中。出为湖州刺史。

大中初，宣宗谓宰相白敏中曰：“宪宗葬，道遇风雨，六宫百官皆避，独见颀而髯者奉梓宫不去，果谁耶？”敏中言：“山陵使令狐楚。”帝曰：“有子乎？”对曰：“绪少风痹，不胜用。綯今守湖州。”因曰：“其为人，宰相器也。”即召为考功郎中，知制诰。入翰林为学士。它夜，召与论人间疾苦，帝出《金镜》书曰：“太宗所著也，卿为我举其要。”綯撚语曰：“至治未尝任不肖，至乱未尝任贤。任贤，享天下之福；任不肖，罹天下之祸。”帝曰：“善，朕读此尝三复乃已。”綯再拜曰：“陛下必欲兴王业，舍此孰先？《诗》曰：‘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’”进中书舍人，袭彭阳男。迁御史中丞，再迁

兵部侍郎。还为翰林承旨。夜对禁中，烛尽，帝以乘舆、金莲华炬送还，院吏望见，以为天子来。及絢至，皆惊。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辅政十年。懿宗嗣位，由尚书左仆射、门下侍郎再拜司空。未几，检校司徒平章事，为河中节度使。徙宣武，又徙淮南副大使。安南平，以馈运劳，封凉国公。

庞勋自桂州还，道浙西白沙入浊河，剽舟而上。絢闻，遣使慰抚，且馈之。裨将李湘曰：“徐兵擅还，果反矣。虽未有诏，一切制乱，我得专之。今其兵不二千，而广盘舰，张旗帜，示侈于人，其畏我甚。高邮匡峭水狭，若使荻曹火其前，劲兵乘其后，一举可覆。不然，使得绝淮泗，合徐之不逞，祸乱滋矣。”絢懦缓不能用，又自以不奉诏，因曰：“彼不为暴，听其度淮，何豫我哉？”勋还，果盗徐州，其众六七万。徐乏食，分兵攻滁、和、楚、寿，陷之，粮尽，啖人以饱。诏絢为徐州南面招讨使。贼方攻泗州，杜愔坚守，絢命湘率兵五千救之。勋谩辞谢絢曰：“数蒙赦，所以未即降者，一二将为异耳，愿图去之，以身听命。”絢喜，即请假勋节，而敕湘曰：“贼已降，第谨戍淮口，无庸战。”湘乃彻警释械，日与勋众欢言。后贼乘间直袭湘垒，悉俘而食之，醢湘及监军郗厚本。时浙西杜审权使票将翟行约率千兵与湘会，未至而湘覆，贼伪建淮南旗帜诱之，亦皆陷。

絢既师败，乃以左卫大将军马举代之。以絢为太子太保，分司东都。僖宗初，拜凤翔节度使。顷之，就加同平章事，徙封赵。卒，年七十八，赠太尉。

子瀹、涣、汾瀹避嫌不举进士。絢辅政，而瀹与郑颢为姻家，怙势骄偃，通宾客，招权，以射取四方货财，皆侧目无敢言。懿宗嗣位，数为人白发其事，故絢去宰相。因丐瀹与群进士试有司，诏可，是岁及第。谏议大夫崔瑄劾奏絢以十二月去

位，而有司解牒尽十月，屈朝廷取士法为瀹家事，请委御史按实其罪。不听。瀹乃以长安尉为集贤校理。稍迁右拾遗、史馆修撰。诏下，左拾遗刘蛻、起居郎张云交疏指其恶，且言：“絢用李琢为安南都护，首乱南方，赃虐流著，使天下兵戈调敛不给。琢本进赂于瀹，瀹为人子，陷絢于恶，顾可为谏臣乎？”又劾：“絢，大臣，当调护国本，而大中时，乃引谏议大夫豆卢籍、刑部侍郎李鄴为夔王等侍读，乱长幼序，使先帝贻厥之谋几不及陛下。且高居当时，谓之‘白衣宰相’。瀹未尝举进士，而妄言已解，使天下谓无解及第，不已罔乎？”瀹亦惧，求换它官，改詹事府司直。絢方守淮南，上奏自治，帝为贬云为兴元少尹，蛻华阴令。瀹亦湮厄不振死。

涣、沔皆举进士，涣终中书舍人。

定，字履常，楚弟。及进士第。太和末，以驾部郎中为弘文馆直学士。李训乱，王遐休方以是日就职，定往贺，为神策军并收，欲杀者屡矣，已而免。终桂管观察使。

赞曰：耽、佑、楚皆惇儒，大衣高冠，雍容庙堂，道古今，处成务，可也；以大节责之，盖昏中而玉表欤！惊、絢世当国，亦无足讥。牧论天下兵曰：“上策莫如自治。”贤矣哉！

卷第一百五十八 列传第九十二

白裴崔韦二李皇甫王

白志贞者，本名琇珪，故太原史也。事节度使李光弼，硖硖自力，有智数。光弼善之，使与帐下议。代宗素闻，及光弼卒，擢累司农卿。在官十年，德宗以为敏，遂倚腹心，进授神策军使，赐今名。有所建白，善窥亿帝指，故言无不从。从狩奉天，以为行在都知兵马使。惧李怀光暴其恶，乃与赵赞、卢杞等抑怀光不使朝。怀光反，论斥其奸，贬恩州司马，赞播州司马。稍徙阆州别驾。贞元二年，起为果州刺史，宰相李勉固谏，不许。明年，拜浙西观察使，死于官。

裴延龄，河中河东人。乾元末，为汜水尉，贼陷东都，去客江夏。华州刺史董晋表署判官，稍迁太常博士。卢杞秉政，引为膳部员外郎、集贤院直学士。崔造表知东都度支院。召为祠部郎中，不待命，辄还集贤院，宰相张延赏疾其易，出为昭应令。与尉交诉所赋，京兆尹郑叔则佑尉，而御史中丞窦参善延龄，卒逐尹。德宗用参辅政，即擢延龄司农少卿。

会班宏卒，假领度支。延龄素不善财计，乃广钩距，取宿奸老吏与谋，以固帝幸。因建言：“左藏，天下岁入不貲，耗登不可校。请列别舍，以检盈虚。”于是以天下宿负八百万缗析为负库，抽贯三百万缗为贖库，样物三十万缗为季库，帛以素出、以色入者为月库。帝皆可之。然天下负皆穷人，偿入无

期，抽贯与给皆尽；样物与帛固有籍，延龄但多其薄最吏员以诡帝，于财用无所加也。俄以户部侍郎为真。又请以京兆苗钱市草千万，俾民输诸苑。宰相陆贽等以为非是，不从。京右偏故有闕苇地数顷，延龄妄言：“长安、咸阳间，得陂茆数百顷，愿以为内廩牧地，水甘草荐与苑廩等。”帝信之，以问宰相，皆曰：“当无有。”帝遣使按覆，果诈。延龄大惭，帝不责也。

京兆积岁和市不得直，尹李充请之官，延龄诬其妄，反令还输，号曰“底折钱”。尝请敛财以实府，帝曰：“安得而实之？”延龄曰：“开元、天宝间，户口繁息，百司务殷，官且有缺者。比兵兴，户不半在，今一官治数司足矣。请后官阙不即补，收其禀以实帑簿。”

它日，帝谓延龄曰：“朕所居浴堂殿，一栋将压，念易之，未能也。”延龄曰：“宗庙至重，殿栋微矣。且陛下本分钱，用之亡穷，何所难哉？”帝惊曰：“本分钱奈何？”对曰：“此在经谊，愚儒不能知，臣能言之。按礼，天下赋三之：一以充乾豆，一以事宾客，一君之庖厨。陛下奉宗庙，能竭天下赋三之一乎？鸿胪礼宾，劳予四夷，用十一为有赢。陛下所御饗飧简俭，以所余为百官禀料殍钱，未尽也，则所不尽者为本分钱。以治殿数十尚不乏，况一栋哉！”帝颔曰：“人未尝为朕言之。”又造神龙佛祠，须材五十尺者。延龄妄奏：“同州得大谷，木数十章，度皆八十尺，”帝曰：“吾闻开元时，近山无巨木，求之岚、胜间，今何地之近、材之良邪？”延龄曰：“异材瑰产，处处有之，待圣主乃出。今生近辅，岂开元所当得也！”帝悦。

是时，陆贽为宰相，帝素所信重，极论其谄妄不可任，帝以为排媚，愈益厚延龄。贽上疏列其状，具言：“延龄尝奏句获乾隐二千万缗，请舍别库为羨余，供天子私费，故上之兴作广，宣索多矣。延龄欲实其言，乃大搜市廛，夺所入献，逮捕

匠徒，迫胁就功，号曰‘敕索’，弗仇其直，名曰‘和雇’，弗与之庸。又度支出纳，与太府交相关制，出物旬计，见物月计，符按覆核，有御史以监董之，则财用不得回隐。延龄乃言培粪土得银十三万两，它货且百万，已弃而获，皆羨余也，悉移舍以供别敕。太府卿韦少华劾其妄，陛下纵之不为治，此乃侵削兆民，为天子取怨于下。”又引建中横敛多积致播迁者，其言甚深切。帝得奏不悦。会盐铁使张滂、京兆尹李充、司农卿李钊皆指延龄专以险伪罔上，帝怒，乃罢贄宰相，左除滂等官。

时大旱，人情愁惓。延龄言：“贄等失权怨望，显言岁饥民流、度支粮刍乏以激怒众士。”它日，帝畋苑中，而神策军诉度支不赋廩刍者，天子惑延龄言，乃下诏斥逐贄等，朝廷震恐。延龄又捕充所善吏张忠榜掠之，诬充“没官钱五十万缗，以饵结权幸，令妻以犍车载金饷贄。”忠具狱，其母投诉光顺门匭，有诏御史审劾，一夕得状，乃释忠。延龄不得逞，复奏充妄用京兆钱谷，愿下有司比句，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释憾于贄也。赖刑部侍郎奚陟辨治，充等得不冤。

延龄资苛刻，又劫于利，专剥下附上，肆骋譎怪。其进对，皆他人莫敢言，而延龄言之不疑，亦人之所未闻者。帝颇知其诈，但以其不隐，欲闻外事，故断用不疑。延龄恃得君，谓必辅政，少所降下，至嫚骂迕臣，时人侧目。属疾卧第，载度支官物输之家，无敢言。帝念之，使者日三辈往。死，年六十九。人语以相安，唯帝悼不已。册赠太子太傅、上柱国。永贞初，度支建言：“延龄曩列别库，分藏正物，无实益而有吏文之烦。”乃诏复以还左藏。元和中，有司谥曰缪。

崔损，字至无，系本博陵。大历间，中进士、博学宏辞，补校书郎、咸阳尉。避亲，改大理评事。累劳至右谏议大夫。于时，宰相赵憬卒，卢迈属疾，裴延龄素善损，荐之德宗。贞

元十二年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始，中书虚位十日，议者谓选有德，及用损，中外怅失。而损性龌龊能自将，延英进见，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。逾年，进门下侍郎。尝以疾卧家久，赐绢三百为医药费。

损无卓卓称于人者，而历二省华要至宰相。母殡而不葬，亦不展殡；女兄为尼，没不临丧。建中后，宰相无久任者，损以便柔逊愿中帝意，乃留八年。帝亦知公议病其持禄，然怜遇弥渥。卒，赠太子太傅，谥曰靖。

韦渠牟，京兆万年人，工部侍郎述从子也。少警悟，工为诗，李白异之，授以古乐府。去为道士，不终，更为浮屠，已而复冠。浙西韩滉表试校书郎，进至四门博士。

贞元十二年，德宗诞日，诏给事中徐岱、兵部郎中赵需、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佛老二师并对麟德殿，质问大趣。渠牟有口辩，虽于三家未究解，然答问锋生，帝听之意动。迁秘书郎，进诗七百言。未浹旬，擢右补阙内供奉。始，同列易之，后数遣中人专召渠牟，由是皆属目。岁中，至谏议大夫。大抵延英对，虽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，渠牟每奏事，辄五六刻乃罢，天子欢甚。渠牟为人佻躁，志向浮浅，不根于道德仁义，特用儉巧中帝意，非有嘉谟正辞感悟得君也。

自陆贄免，帝躬揽庶政，不复委权于下。宰相取充位、行文书而已，至守宰、御史，皆自推简。然处深宫，所倚而信者裴延龄、李齐运、王绍、李实、韦执谊与渠牟等，其权侔人主。延龄、实皆奸虐，绍无所建明。渠牟后出，望最轻，张恩势以动天下，召崔芋于茅山，超郑随布衣至补阙，引醴泉令冯伉为给事中、太子侍读。帝既偏于任听，士之浮竞甘进者争出其门，赫然势焰可炙。再擢太常卿。卒，年五十三，赠刑部尚书，谥曰忠。所论著甚多，传于时。

李齐运者，蒋王恽孙。始补宁王府东阁祭酒，擢累监察御史，复辟江淮都统李峘府。由工部郎中为长安令，政颇修办。宗正少卿李瀚从子有所讼，齐运于瀚为卑行，而不礼讼者。瀚怒，辱诸朝，齐运以闻，代宗贬瀚。由是稍擢京兆少尹。出为河中尹、晋绛慈隰观察使。

德宗出狩，李怀光还兵奔难，昼夜驰，及河中，士罢困，乃休三日。齐运悉所赋劳军，牛酒丰甘，人人喜悦。及怀光反，还守河中，齐运弃城走。诏拜京兆尹。时李晟壁渭桥，齐运发民筑城保，督刍粟以饷晟。贼平，颇有助。万年丞源邃不事，齐运怒，粹辱之，死于廷。邃家告冤，御史大夫崔纵请穷治，帝不许。御史联章深劾，齐运诉于帝，言为朋党所挤。天子使宰相谕谏官御史，后母得群署章以劾，然卒不直邃冤。

久之，大蝗旱，齐运不能政，乃以韩洄代之，改宗正卿、闲廐宫苑使。进至礼部尚书。宰相内殿对已，齐运常次进，帝与参决大事。既无学，暗于大体，第以甘言阿匱而已。尝荐李锜为浙西，受贿数十万，又荐李词为湖州刺史，人告其赃，帝置不问。齐运卧疾，满岁不能谒，每除吏，往往遣使即家咨逮。晚以妾为妻，具冕服行礼，士人蚩之。卒，年七十二，赠尚书左仆射。

李实，道王元庆四世孙。以廕仕，嗣曹王皋辟署江西府判官，迁蕲州刺史。皋节度山南东道，复从之。皋卒，实知后务，刻薄军费，士怨怒，欲杀之，夜缢亡归京师。

累进司农卿，擢拜京兆尹，封嗣道王。怙宠而愎，不循法度。贞元二十年旱，关辅饥，实方务聚敛以结恩，民诉府上，一不问。德宗访外疾苦，实诡曰：“岁虽旱，不害有秋。”乃峻责租调，人穷无告，至撤舍鬻苗输于官。优人成辅端为俳语讽帝，实怒，奏贱工谤国，帝为杀之。或言：“古者，瞽诵箴谏，虽恢谐托谕，何诛焉？”帝悔，然不罪实。

故事，京兆避台官。实尝与御史王播遇，而驹唱争道。播钩责从者，实怒，奏播为三原令，廷辱之。恶万年令李众，诬逐虔州司马，以所善虞部员外郎房启代之。其怙权作威若此。公卿为谗短迁斥者甚众，专情警色见颜间。权德舆为礼部，而实私荐士二十人，迫语曰：“应用此第，不尔，君且外迁！”德舆虽拒之，然常憚其诬。吏部每奏科目颇严密，以杜请托，实公诣曹劫请赵宗儒，无所畏。

诏书蠲人逋租，实格诏固敛，畿民大困，官吏皆被榜罚，掊取二十万缗。吏乞贷豪厘，辄死。按之无罪者，猥曰“死亦非枉”，复杀之。专以残忍为政。顺宗在谅暗，不逾月，实杀数十人于府。贬通州长史。市人争怀瓦石邀劫之，实惧，夜遁去，长安中相贺。以赦令内移，死虢州。

皇甫铸，泾州临泾人。贞元初，第进士，又擢制科，为监察御史。居丧游处不度，下除詹事府司直。久之，迁吏部员外郎，典南曹，钤制吏奸，稍知名。进郎中，迁累司农卿，判度支，改户部侍郎。宪宗方伐蔡，急于用度，铸衰会严亟，以办济师，帝悦，进兼御史大夫。蔡平之明年，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犹领度支。

铸以吏道进，既由聚敛句剥为宰相，至虽市道皆嗤之。崔群、裴度以闻，帝怒，不听。度乃表罢政事，极论铸奸邪苛刻，天下怨之，将食其肉。且言：“天下安否系朝廷，朝廷轻重在辅相。今承宗削地，程权赴阙，韩弘与疾讨贼，非力能制之，顾朝廷处置能服其心也。若相铸，则四方解矣。请授以浙西观察使。”其辞切至。帝以天下略平，亦欲崇台沼宫观自娱乐，铸与程异知帝意，故数贡羨财，阴佐所欲，又赂吐突承璀为奥援。故帝排众论，决任之，反以度为朋党，不内其言。

铸乃益以巧媚自固，建损内外官禀佐国用，给事中崔植上

还诏书，乃止。帝斥内帑所余，诏度支评直，铸贵售之以给边兵，故繒陈彩，触手辄坏，士怨怒，聚焚之。裴度以其事闻，铸指所著靴曰：“此内府所出，牢韧可服，彼言不可用，诈也。”帝信之。铸衔度，乃与李逢吉、令狐楚合挤之，出度太原。又以崔群有天下重望，劲正敢言，后议帝号，铸乃谮群抑损徽称。帝怒，逐群湖南。

铸罢度支，进门下侍郎平章事。尝与金吾将军李道古共荐方士柳泌、浮屠大通为长年药，帝惑之。穆宗在东宫，闻其奸妄，始听政，集群臣于月华门，贬铸崖州司户参军，死其所。

泌者，本杨仁昼也，习方伎。道古荐于铸，召入禁中，自云能致药为不死者，因言：“天台山灵仙所舍，多异草，愿官天台，求采之。”起徒步拜台州刺史，赐金紫。谏臣固争，以为列圣亦有宠方士，未尝使牧民，帝曰：“烦一州而致长年于君父，何爱哉？”后不敢言。泌驱吏民采药山谷间，鞭笞苛急，岁余无所获。惧诈穷，举族遁去，浙东观察使捕得。铸与道古营解，乃复待诏翰林。帝饵泌药，浸躁怒不常，宦侍惧，以弑崩。大通自言百五十岁，铸败，与泌皆诛。初，吏责泌妄，答曰：“皆道古教我。”解衣即刑，卒无它异。

铸之贬，前坊州刺史班肃以尝僚，独饯于野，朝廷义之，擢为司封员外郎。

铸弟鏞，字穌卿，第进士。铸为相时，任河南少尹，见权宠太盛，每极言之，铸不悦，乃求分司为太子右庶子。铸败，朝廷贤之，授国子祭酒。开成初，以太子少保卒。鏞能属文，工诗。为人寡言正色，衣冠甚伟，不屑世务，所交皆知名士。著书数十篇。

王播，字明易父，其先太原人。父恕为扬州仓曹参军，遂家焉。播，贞元中与弟炎、起皆有名，并擢进士，而播、起举

贤良方正异等。补盩厔尉。以善治狱，御史中丞李汶荐为监察御史。云阳丞源咸季坐贼免，赂有司复得调，播劾解其官。历侍御史。李实为京兆尹，与播遇诸衢。故事，尹当避道揖，实不肯。播移文诋之。实大怒，表播为三原令，将折之，播受命，趋府谢如礼。邑中豪强犯法，未尝辄贷，岁终课最。实重其才，更荐之，德宗将擢以要近，会母丧解。还，除驾部员外郎。长安令于頔奴客与民盗马，吏系民而纵奴，播捕取，均其罚。迁工部郎中，知御史杂事。刺举不阿，有能称。关中饥，诸镇或闭籩，播以为言，三辅不乏。历虢州刺史。

李巽领盐铁，奏以副己。擢御史中丞，岁终，改京兆尹。时禁屯列畿内者，出入属鞬佩剑，奸人冒之以剽劫，又勋将家驰猎近郊，播请一切呵止，盗贼不能隐，皆走出境。宪宗以为能，进刑部侍郎，领诸道盐铁转运使。是时，天下多故，大理议谏，科条丛繁，播悉置格律坐隅，商处重轻，剖决如流，吏不能窜其私。帝讨淮西也，切于馈饷，播引程异自副，异尤通万货盈虚，使驰传江淮，裒财用以给军兴，兵得无乏。帝嘉其功，超拜礼部尚书。稍以货贿结宦要，中外以为言。

播荐皇甫铸，及铸用事，更忌播，而以异代使，播罢守本官。久之，检校户部尚书，为剑南西川节度使。穆宗立，逐铸，播求还。长庆初，召为刑部尚书，复领盐铁，进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时权幸竞进，播赖其力至宰相，专务将迎，居位无所裨益，复失河北，众望不厌，乃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出为淮南节度使，仍领使职，不肯易印，诏听自随。是时，南方旱歉，人相食，播掊敛不少衰，民皆怨之。然浚七里港以便漕引，后赖其利。

敬宗即位，即拜检校司空，以王涯代使。播失职，见王守澄方得君，厚以金谢，守澄乘间荐之，天子有意复用播。于是

谏议大夫独孤朗、张仲方、起居郎孔敏行、柳公权、宋申锡、补阙韦仁实、刘敦儒、拾遗李景让、薛廷老等见延英，言播倾邪关通帝左右状，帝冲暗，不内其言，遂复领使，天下公议益不与。

文宗立，就进检校司徒。太和元年，入朝，拜左仆射，复辅政，累封太原郡公。时韦处厚当国，以献替自任，天子向之。播专以钱谷进，不甚与事。居位四年，卒，年七十二，赠太尉，谥曰敬。

播少孤贫，自刻苦，至成立，居官以强济称。天性勤吏职，每视簿领纷积于前，人所不堪者，播反用为乐。所署吏，苟无大罪，以岁劳增秩而已，卒不易所职。雅善占奏，虽数十事，未尝书于笏。再领盐铁，嗜权利，不复初操。重赋取，以正额月进为羡余，岁百万缗。自淮南还，献玉带十有三、银碗数千、綾四十万，遂再得相云。

起，字举之，释褐校书郎，补蓝田尉。李吉甫辟为淮南掌书记，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贤殿直学士。元和末，累迁中书舍人。数上疏谏穆宗畋游事，岁中考第一。钱徽坐贡举失实贬，诏起覆核，起建言：“以所试送宰相阅可否，然后付有司。”诏可。议者谓起为失职。

拜礼部侍郎。李勣叛，与播俱上疏请诏王智兴讨之，卒定其乱。赐金紫，拜河南尹，进吏部侍郎。方播以仆射居相，避选曹，改兵部，为集贤殿学士。拜陕虢观察使。时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诛贼抵罪，起言：“繁父有功，而二千石不宜偿贼死。”不报。

入拜尚书左丞，以户部尚书判度支。灵武、邠、宁多旷土，奏为营田，以省馈饩。历河中节度使。方蝗旱，粟价腾踊，起下令家得储三十斛，斥其余以市，否者死。神策士怙势不从，

寘于法。由是瘡积咸出，民赖以生。召授兵部尚书。以检校尚书右仆射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滨汉塘堰联属，吏弗完治，起至部，先修复，与民约为水令，遂无凶年。

李训为宰相，起门生也，欲引与共政，即加银青光禄大夫，复以兵部尚书召判户部。训败，起素长厚，人不以训诿之，止罢其判。俄加皇太子侍读。文宗上文，好古学，是时，郑覃以经术进，起以敦博显，帝数访逮时政。因积雨，愿宽逐臣过恶，又短鲍叔终身不忘人过，以解帝锢人意。俄兼太常卿、礼仪使。帝题诗太子笏以赐，诏画像便殿，号“当世仲尼”，其宠遇如此。又使广《五位图》，俾太子知古今治乱。开成三年，入翰林，为侍讲学士，改太子少师。

起治生无检，所得禄赐为僮婢盗有，贫不能自存。帝知之，诏月益仙韶院钱三十万。议者谓与玩臣分给，可耻也。起赖其入，不克让。

武宗立，为章陵鹵簿使、东都留守。召为吏部尚书，判太常卿。帝患选士不得才，特命起典贡举。进尚书左仆射，封魏郡公。凡四举士，皆知名者，人伏其鉴。擢山南西道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以夙儒兼宰相秩，前世所罕。入辞，帝劳曰：“宰相无内外。公，国耆老，朕有阙，当以闻。”宴赐备厚。宣宗初，检校司空，以疾愿代，不许。卒，年八十八，赠太尉，谥曰文懿。丧还，命使者吊其家，葬及祥亦如之。

起性友悌，播丧，哀戚加于人。嗜学，非寝食不辄废。天下之书无不读，一经目，弗忘也。庄恪太子薨，诏为哀册，词情凄惋，当世称之。帝尝以疑事令使者口质，起具榜子附使者上，凡成十篇，号曰《写宣》。它撰集亦多。

炎终太常博士。子鐸、鐸自有传。

起子龟、式。

龟，字大年，性高简，博知书传，无贵胄气。常以光福第宾客多，更住永达里，林木穷僻，构半隐亭以自适。侍父至河中，庐中条山，朔望一归省，州人号“郎君谷”，未始以人事自婴。武宗雅知之，以左拾遗召。入谢，自陈病不任职，诏许。终父丧，召为右补阙。再擢屯田员外郎，称疾去。崔珣观察宣歙，表为副，龟乐宛陵山水，故从之。入为祠部郎中、史馆修撰。咸通中，知制诰。鐸为相，改太常少卿、同州刺史。牙将白约素暴横，尝晬言月稟薄，以动士心为乱，龟捕杀之，人皆震栗。徙浙东观察使。初，式临州有惠政，人闻其至，欢迎之。卒，赠工部尚书。

子莒，力学，有文辞，以鐸当国，不贡进士。终右司员外郎。

式以廕为太子正字，擢贤良方正科，累迁殿中侍御史。少节俭，巧于宦，因郑注以交王守澄，中丞归融劾之，出为江陵少尹。

大中中，为晋州刺史，饰邮传，器用毕给。会河曲大歉，民流徙，佗州不纳，独式劳恤之，活数千人。时特峨胡亦饥，将入寇汾、浍，闻式严备，不敢道境，报其种落曰：“晋州刺史当避之！”以善最称。

徙安南都护。故都护田早作木栅，岁率缗钱，既不时完，而所责益急。式取一年赋市芍木，竖周十二里，罢岁赋外率以纾齐人。浚壕缭栅，外植刺竹，寇不可冒。后蛮兵入掠锦田步，式使译者开谕，一昔去，谢曰：“我自缚叛獠，非为寇也。”忠武戍卒服短后褐，以黄冒首，南方号“黄头军”，天下锐卒也。初，交趾数有变，惧式威，不自安，晬曰：“黄头军将度海袭我矣！”相率夜围城，合噪：“请都护北归，我当抗黄头军。”式徐被甲，引家僮乘城责让，矢■交发，叛者走。翌日，

尽捕斩之。初，容管灾歉，不岁贡，式始上输，大犒宴军中。归质外蕃，而占城、真腊慕义，悉入献，亦还所掠王民。

宁国剧贼仇甫乱，明越观察使郑祗德不能讨，宰相选式往代，诏可，因至京师。懿宗问方略，对曰：“第假臣兵，寇不足平也。”左右宦要皆曰：“兵众则馈多，当惜天下费。”式奏：“盗若猖狂，天诛不亟决，东南征赋阙矣，宁得以亿万计之乎？兵多则功速费寡。二者孰利？”帝顾左右曰：“宜与兵。”于是诏益许、滑、淮南兵。式发自光福里第，麾帜皆东靡，猎猎有声，喜曰：“是谓得天时矣！”闻贼用骑兵，乃阅所部，得吐蕃、回鹘迁隶数百，发龙陂监牧马起用之，集土团诸儿为向导，擒甫斩之。加检校右散骑常侍。余姚民徐泽专鱼盐之利，慈溪民陈城冒名仕至县令，皆豪纵，州不能制。式曰：“甫窃发，不足畏；若泽、城，乃巨猾也。”穷治其奸，皆榜死。

咸通三年，徐州银刀军乱，以式检校工部尚书，徙武宁节度使，诏许、滑兵自随。视事三日，悉以计诛乱兵。会诏降武宁为团练，罢归。终左金吾大将军。

赞曰：裴延龄引经谊惑其主，以不忠为忠。德宗倚延龄、韦渠牟等商天下成败，自谓明而卒陷不明。君臣回沈，可不戒哉！宪宗锐于立功，而皇甫镈以聚敛取宰相。夫宰相者，乃天下选，彼暂劳一功，乌足胜任哉？中兴之不终，有为而然。

卷第一百五十九 列传第九十三

韦王陆刘柳程

韦执谊，京兆旧族也。幼有才。及进士第，对策异等，授右拾遗。年逾冠，入翰林为学士，便敏侧媚，得幸于德宗。使豫诗歌属和，被诏称旨。与裴延龄、韦渠牟等宠相埒，出入备顾问。帝诞日，皇太子献画浮屠象，帝使执谊赞之，太子赐以帛，诏执谊到东宫谢。太子卒见无所藉言者，乃曰：“君知王叔文乎？美才也。”执谊繇是与叔文善。以母丧解。终丧，为吏部郎中，数召至禁中。补阙张正一以上书召见，所善王仲舒、韦成季、刘伯刍、裴愬、常仲孺、吕洞往贺之，或谓执谊曰：“彼将论君与叔文钩党事。”执谊即白成季等朋比，有所窥望。帝诏金吾伺，得相过食饮状，悉逐出之。

顺宗立，以疾不亲政，叔文用事，乃擢执谊为尚书左丞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叔文与王叔文居中窃命，欲执谊据以奉行，因用迷夺朝权。执谊既为所引，然外迫公议，欲示天下非党与者，乃时时异论相可否，而密谢叔文曰：“不敢负约，欲共济国家事尔。”叔文数为所梗，遂诟怒，反成仇怨。及宪宗受内禅，流叔文、伾，分北支党，贬执谊为崖州司户参军。帝以宰相杜黄裳之婿，故最后贬。

执谊已失形势，知祸且及，虽尚在位，而临事奄奄无气，闻人足声辄悸动，至于败。始未显时，不喜人言岭南州县。既

为郎，尝诣职方观图，至岭南辄瞑目，命左右彻去。及为相，所坐堂有图，不就省。既易旬，试观之，崖州图也，以为不祥，恶之。果贬死。

王叔文，越州山阴人。以棋待诏。颇读书，班班言治道。德宗诏直东宫，太子引以侍读，因论政及宫市之弊。太子曰：“寡人见上，将极言之。”坐皆趣赞，叔文独嘿然。既罢，太子曰：“向君无言，何哉？”叔文曰：“太子之事上，非视膳问安无与也。且陛下在位久，有如小人间之，谓殿下收厌群情，则安解乎？”太子谢曰：“非先生不闻此言！”繇是重之，宫中事咸与参订。

叔文浅中浮表，遂肆言不疑，曰：“某可为相，某可为将，它日幸用之。”阴结天下有名士，而士之欲速进者，率谐附之，若韦执谊、陆质、吕温、李景俭、韩晔、韩泰、陈谏、柳宗元、刘禹锡为死友，而凌准、程异又因其党进，出入诡秘，外莫得其端。强藩剧帅，或阴相赂遗以自结。

顺宗立，不能听政，深居施幄坐，以牛昭容、宦人李忠言侍侧，群臣奏事，从幄中可其奏。王伾密语诸黄门：“陛下素厚叔文。”即繇苏州司功参军拜起居郎、翰林学士。大抵叔文因伾，伾因忠言，忠言因昭容，更相依仗。伾主传受，叔文主裁可，乃授之中书，执谊作诏文施行焉。时景俭居亲丧，温使吐蕃，惟质、泰、谏、准、毕、宗元、禹锡等倡誉之，以为伊、周、管、葛复出，乍间然谓天下无人。叔文每言：“钱谷者，国大本，操其柄，可因以市士。”乃白用杜佑领度支、盐铁使，己副之，实专其政。不淹时，迁户部侍郎。

宦人俱文珍忌其权，罢叔文学士。诏出，骇帐曰：“吾当数至此议事。不然，无繇入禁中。”伾复力请，乃听三五日一至翰林，然不得旧职矣。在省不事所职，日引其党谋取神策兵，

制天下之命。乃以宿将范希朝为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，泰为司马副之。于是诸将移书中尉，告且去，宦人始悟夺其权，大怒曰：“吾属必死其手！”乃谕诸镇，慎毋以兵属人。希朝、泰到奉天，诸将不至，乃还。

叔文母死，匿不发，置酒翰林，忠言、文珍等皆在，裒金以饷，因扬言曰：“天子适射兔苑中，跨鞍若飞，敢异议者斩。”又自陈：“亲疾病，以身任国大事，朝夕不得侍，今当请急，宜听。然向之悉心戮力，难易亡所避，报天子异知尔。今一去此，则百谤至，孰为吾助者？”又言：“羊士谔毁短我，我将杖杀之，而执谊懦不果。刘辟来为韦皋求三川，吾生平不识辟，便欲前执吾手，非凶人邪？扫木场将斩之，而执谊持不可。每念失此二贼，令人怅恨。”又陈领度支所以兴利去害者为己劳。文珍随语诘折，叔文不得对。左右窃语曰：“母死已腐，方留此，将何为邪？”明日，乃发丧。执谊益不用其语，乃谋起复，斩执谊与不附己者，闻者恟惧。

广陵王为太子，群臣皆喜，独叔文有忧色，诵杜甫诸葛祠诗以自况，歔歔泣下。太子已监国，贬渝州司户参军。明年，诛死。

王伾者，杭州人。始以书待诏翰林，入太子宫侍书。顺宗立，迁左散骑常侍、待诏。伾本鬪茸，貌■陋，楚语，无它大志，帝褻宠之，不如叔文任气好言事，为帝所礼。至出处，又不及伾之无间也，叔文入止翰林，而伾至柿林院，见牛昭容等。当其党盛，门皆若沸羹，而伾尤通天下贿赂，日月不阙。为巨横，裁窃以受珍，使不可出，则寝其上。

叔文既居丧，伾日请中人及杜佑起叔文为宰相，且总北军，不许；又请以威远军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复不可。乃一日三表，皆不报。忧悸，行且卧。至夕，大呼曰：“吾疾作。”舆归第。贬开州司马，死其所。支党皆逐，惟质以前死免。

晔者，混族子，有俊才。以司封郎中贬饶州司马。终永州刺史。

谏警敏，尝览染署岁簿，悉能言其尺寸。所治，一阅籍，终身不忘。自河中少尹贬台州司马，终循州刺史。

准，字宗一，有史学。自翰林学士贬连州司马，死于贬。

泰，字安平，有筹画，伾、叔文所倚重，能决大事。以户部郎中、神策行营节度司马贬虔州司马。终湖州刺史。

陆质，字伯冲。七代祖澄，仕梁为名儒。世居吴。明《春秋》，师事赵匡，匡师啖助，质尽传二家学。陈少游镇淮南，表在幕府，荐之朝，授左拾遗。累迁左司郎中，历信、台二州刺史。

质素善韦执谊，方执谊附叔文窃威柄，用其力召为给事中。宪宗为太子，诏侍读。质本名淳，避太子名，故改。时执谊惧太子怒己专，故以质侍东宫，阴伺意解释左右之。质伺间有所言，太子辄怒曰：“陛下命先生为寡人讲学，何可及它？”质惶惧出。

执谊未败时，质病甚，太子已即位，为临问加礼。卒，门人以质能文圣人书，通于后世，私共谥曰文通先生。所著书甚多，行于世。

刘禹锡，字梦得，自言系出中山。世为儒。擢进士第，登博学宏辞科，工文章。淮南杜佑表管书记，入为监察御史。素善韦执谊。时王叔文得幸太子，禹锡以名重一时，与之交，叔文每称有宰相器。太子即位，朝廷大议秘策多出叔文，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，所言必从。擢屯田员外郎，判度支、盐铁案，颇冯藉其势，多中伤士。若武元衡不为柳宗元所喜，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；御史窦群劾禹锡挟邪乱政，群即日罢；韩皋素贵，不肯亲叔文等，斥为湖南观察使。凡所进退，视爱

怒重轻，人不敢指其名，号“二王、刘、柳”。

宪宗立，叔文等败，禹锡贬连州刺史，未至，斥朗州司马。州接夜郎诸夷，风俗陋甚，家喜巫鬼，每祠，歌《竹枝》，鼓吹裴回，其声伧伧。禹锡谓屈原居沅、湘间作《九歌》，使楚人以迎送神，乃倚其声，作《竹枝辞》十余篇。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。

始，坐叔文贬者八人，宪宗欲终斥不复，乃诏虽后更赦令不得原。然宰相哀其才且困，将澡濯用之，会程异复起领运务，乃诏禹锡等悉补远州刺史。而元衡方执政，谏官颇言不可用，遂罢。

禹锡久落魄，郁郁不自聊，其吐辞多讽托幽远，作《问大钧》、《谪九年》等赋数篇。又叙：“张九龄为宰相，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，悉徙五溪不毛处。然九龄自内职出始安，有瘴疠之叹；罢政事守荆州，有拘囚之思。身出遐陬，一失意不能堪，矧华人士族必致丑地，然后快意哉！议者以为开元良臣，而卒无嗣，岂枝心失恕，阴责最大，虽它美莫赎邪！”欲感讽权近，而憾不释。久之，召还。宰相欲任南省郎，而禹锡作《玄都观看花君子》诗，语讥忿，当路者不喜，出为播州刺史。诏下，御史中丞裴度为言：“播极远，猿狖所宅，禹锡母八十余，不能往，当与其子死诀，恐伤陛下孝治，请稍内迁。”帝曰：“为人子者宜慎事，不贻亲忧。若禹锡望它人，尤不可赦。”度不敢对，帝改容曰：“朕所言，责人子事，终不欲伤其亲。”乃易连州，又徙夔州刺史。

禹锡尝叹天下学校废，乃奏记宰相曰：

言者谓天下少士，而不知养材之道，郁堙不扬，非天不生材也。是不耕而叹廩庾之无余，可乎？贞观时，学舍千二百区，生徒三千余，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国。今室庐圯废，生徒衰少，

非学官不振，病无赀以给也。

凡学官，春秋释奠于先师，斯止辟雍、宫，非及天下。今州县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庙，其礼不应古，甚非孔子意。汉初群臣起屠贩，故孝惠、高后间置原庙于郡国，逮元帝时，韦玄成遂议罢之。夫子孙尚不敢违礼飨其祖，况后学师先圣道而欲违之。《传》曰：“祭不欲数。”又曰：“祭神如神在。”与其烦于荐飨，孰若行其教？今教颓靡，而以非礼之祀媚之，儒者所宜疾。窃观历代无有是事。

武德初，诏国学立周公、孔子庙，四时祭。贞观中，诏修孔子庙兖州。后许敬宗等奏天下州县置三献官，其他如立社。玄宗与儒臣议，罢释奠牲牢，荐酒脯。时王孙林甫为宰相，不涉学，使御史中丞王敬从以明衣牲牢著为令，遂无有非之者。今夔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，举天下州县岁凡费四千万，适资三献官饰衣裳，饴妻子，于学无补也。

请下礼官博士议，罢天下州县牲牢衣币，春秋祭如开元时，籍其资半畀所隶州，使增学校，举半归太学，犹不下万计，可以营学室，具器用，丰饌食，增掌故，以备使令，儒官各加稍食，州县进士皆立程督，则贞观之风，粲然可复。

当时不用其言。

由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，复作《游玄都》诗，且言：“始谪十年，还京师，道士植桃，其盛若霞。又十四年过之，无复一存，唯兔葵、燕麦动摇春风耳。”以诋权近，闻者益薄其行。俄分司东都。宰相裴度兼集贤殿大学士，雅知禹锡，荐为礼部郎中、集贤直学士。度罢，出为苏州刺史。以政最，赐金紫服。徙汝、同二州。迁太子宾客，复分司。

禹锡恃才而废，褊心不能无怨望，年益晏，偃蹇寡所合，乃以文章自适。素善诗，晚节尤精，与白居易酬复颇多。居易

以诗自名者，尝推为“诗豪”，又言：“其诗在处，应有神物护持。”

会昌时，加检校礼部尚书。卒，年七十二，赠户部尚书。始疾病，自为《子刘子传》，称：“汉景帝子胜，封中山，子孙为中山人。七代祖亮，元魏冀州刺史，迁洛阳，为北部都昌人，坟墓在洛北山，后其地狭不可依，乃葬茱阳檀山原。德宗弃天下，太子立，时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，因间言事，积久，众未知。至起苏州掾，超拜起居舍人、翰林学士，阴荐丞相杜佑为度支、盐铁使。翌日，自为副，贵震一时。叔文，北海人，自言猛之后，有远祖风，东平吕温、陇西李景俭、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。三子者皆予厚善，日夕过，言其能。叔文实工言治道，能以口辩移人，既得用，所施为人不以为当。太上久疾，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对，宫掖事秘，建桓立顺，功归贵臣，由是及贬。”其自辩解大略如此。

柳宗元，字子厚，其先盖河东人。从曾祖爽为中书令，得罪武后，死高宗时。父镇，天宝末遇乱，奉母隐王屋山，常间行求养，后徙于吴。肃宗平贼，镇上书言事，擢左卫率府兵曹参军。佐郭子仪朔方府，三迁殿中侍御史。以事触窦参，贬夔州司马。还，终侍御史。

宗元少精敏绝伦，为文章卓伟精致，一时辈行推仰。第进士、博学宏辞科，授校书郎，调蓝田尉。贞元十九年，为监察御史里行。善王叔文、韦执谊，二人者奇其才。及得政，引内禁近，与计事，擢礼部员外郎，欲大进用。

俄而叔文败，贬邵州刺史，不半道，贬永州司马。既窜斥，地又荒疠，因自放山泽间，其堙厄感郁，一寓诸文，仿《离骚》数十篇，读者咸悲恻。雅善箫，免，诒书言情曰：

仆向者进当艱危不安之势，平居闭门，口舌无数，又久兴

游者，岌岌而操其间。其求进而退者，皆聚为仇怨，造作粉饰，蔓延益肆。非的然昭晰、自断于内，孰能了仆于冥冥间哉？仆当时年三十三，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，超取显美，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媚疾，可得乎？与罪人交十年，官以是进，辱在附会。圣朝宽大，贬黜甚薄，不塞众人之怒，谤语转侈，嚣嚣嗷嗷，渐成怪人。饰智求仕者，更誉仆以悦仇人之心，日为新奇，务相悦可，自以速援引之路。仆辈坐益困辱，万罪横生，不知其端，悲夫！人生少六七十者，今三十七矣，长来觉日月益促，岁岁更甚，大都不过数十寒暑，无此身矣。是非荣辱，又何足道！云云不已，祇益为罪。

居蛮夷中久，惯习炎毒，昏眊重腿，意以为常。忽遇北风晨起，薄寒中体，则肌革惨慄，毛发萧条，瞿然注视，怵惕以为异候，意绪殆非中国人也。楚、越间声音特异，鵠舌啁噪，今听之恬然不怪，已与为类矣。家生小童，皆自然哢哢，昼夜满耳；闻北人言，则啼呼走匿，虽病夫亦怛然骇之。出门见适州闾市井者，其十八九杖而后兴。自料居此，尚复几何，岂可更不知止，言说长短，重为一世非笑哉？读《易·困卦》至“有言不信，尚口乃穷”，往复益喜，曰：“嗟乎！余虽家置一喙以自称道，诟益甚耳。”用是更乐喑默，与木石为徒，不复致意。

今天子兴教化，定邪正，海内皆欣欣怡愉，而仆与四五子者，沦陷如此，岂非命欤？命乃天也，非云云者所制，又何恨？然居治平之世，终身为顽人之类，犹有少耻，未能尽忘。傥因贼平庆赏之际，得以见白，使受天泽余润，虽朽枿败腐不能生植，犹足蒸出芝菌，以为瑞物。一释废锢，移数县之地，则世必曰罪稍解矣。然后收召魂魄，买土一廛为耕氓，朝夕歌谣，使成文章，庶木鐸者采取，献之法宫，增圣唐大雅之什，虽不

得位，亦不虚为太平人矣。

又诒京兆尹许孟容曰：

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，始奇其能，谓可以共立仁义，裨教化。过不自料，勤勤勉励，唯以忠正信义为志，兴尧、舜、孔子道，利安元元为务，不知愚陋不可以强，其素意如此也。末路厄塞艱阨，事既壅隔，很忤贵近，狂疏繆戾，蹈不测之辜。今党与幸获宽贷，各得善地，无公事，坐食奉禄，德至渥也。尚何敢更俟除弃废痼，希望外之泽哉？年少气锐，不识几微，不知当否，但欲一心直遂，果陷刑法，皆自所求取，又何怪也？

宗元于众党人中，罪状最甚，神理降罚，又不能即死，犹对人语言，饮食自活，迷不知耻，日复一日。然亦有大故。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，代为冢嗣，今抱非常之罪，居夷獠之乡，卑湿昏雾，恐一日填委沟壑，旷坠先绪，以是怛然痛恨，心骨沸热。茕茕孤立，未有子息，荒陬中少士人女子，无与为婚，世亦不肯与罪人亲昵，以是嗣续之重，不绝如缕。每春秋时飧，子立捧奠，顾眄无后继者，懔懔然歔歔惴惴，恐此事便已，摧心伤骨，若受锋刃。此诚丈人所共闵惜也。先墓在城南，无异子弟为主，独托村邻。自谴逐来，消息存亡不一至，乡间主守固以益怠。昼夜哀愤，惧便毁伤松柏，刍牧不禁，以成大戾。近世礼重拜扫，今阙者四年矣。每遇寒食，则北向长号，以首顿地。想田野道路，士女遍满，阜隶庸丐，皆得上父母丘墓；马医、夏畦之鬼，无不受子孙追养者。然此已息望，又何以云哉？城西有数顷田，树果数百株，多先人手自封植，今已荒秽，恐便斩伐，无复爱惜。家有赐书三千卷，尚在善和里旧宅，宅今三易主，书存亡不可知。皆付受所重，常系心腑，然无可为者。立身一败，万事瓦裂，身残家破，为世大僇。是以当食不知辛咸节适，洗沐盥漱，动逾岁时，一搔皮肤，尘垢满爪，诚

忧恐悲伤，无所告诉，以至此也。

自古贤人才士，秉志遵分，被谤议不能自明者，以百数。故有无兄盗嫂，娶孤女挝妇翁者。然赖当世豪杰分明辨列，卒光史册。管仲遇盗，升为功臣；匡章被不孝名，孟子礼之。今已无古人之实为而有诟，欲望世人之明己，不可得也。直不疑买金以偿同舍；刘宽下车，归牛乡人。此诚知疑似之不可辩，非口舌所能胜也。郑詹束缚于晋，终以无死；钟仪南音，卒获返国；叔向囚虏，自期必免；范痤骑危，以生易死；蒯通据鼎耳，为齐上客；张苍、韩信伏斧钺，终取将相；邹阳狱中，以书自治；贾生斥逐，复召宣室；儿宽摈厄，后至御史大夫；董仲舒、刘向入狱当诛，为汉儒宗。此皆瑰伟博辩奇壮之士，能自解脱。今以恇怯湮没，下才末伎，又婴痼病，虽欲慷慨攘臂，自同昔人，愈疏阔矣。

贤者不得志于今，必取贵于后，古之著书者皆是也。宗元近欲务此，然力薄志劣，无异能解，欲秉笔颀颀，神志荒耗，前后遗忘，终不能成章。往时读书，自以不至抵滞，今皆顽然无复省录。读古人一传，数纸后，则再三伸卷，复观姓氏，旋又废失。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，复为士列，亦不堪当世用矣！

伏惟兴哀于无用之地，垂德于不报之所，以通家宗祀为念，有可动心者操之勿失。虽不敢望归扫茔域，退托先人之庐，以尽余齿，姑遂少北，益轻瘴疠，就婚娶，求胄嗣，有可付托，即冥然长辞，如得甘寝，无复恨矣！

然众畏其才高，惩刘复进，故无用力者。

宗元久汨振，其为文，思益深。尝著书一篇，号《贞符》，曰：

臣所贬州流人吴武陵为臣言：“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，诚然？非邪？”臣曰：“非也。何独仲舒尔，司马相如、刘向、

扬雄、班彪、彪子固皆沿袭嗤嗤，推古瑞物以配受命，其言类淫巫瞽史，诳乱后代，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，显至德，扬大功，甚失厥趣。臣为尚书郎时，尝著《贞符》，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、累积厚久宜享无极之义，本末闳阔。会贬逐中辍，不克备究。”武陵即叩头邀臣：“此大事，不宜以辱故休缺，使圣王之典不立，无以抑诡类、拔正道、表核万代。”臣不胜奋激，即具为书。念终泯没蛮夷，不闻于时，独不为也。苟一明大道，施于人世，死无所憾，用是自决。臣宗元稽首拜手以闻曰：

孰称古初，朴蒙空洞而无争，厥流以讹，越乃奋夺，斗怒振动，专肆为淫威？曰：是不知道。惟人之初，总总而生，林林而群。雪霜风雨雷雹暴其外，于是乃知架巢空穴，挽草木，取皮革；饥渴牝牡之欲驱其内，于是乃噬禽兽，咀果谷。合偶而居，交焉而争，睽焉而斗，力大者搏，齿利者啮，爪刚者决，群众者轧，兵良者杀，披披藉藉，草野涂血。在后强有力者出而治之，往往为曹于险阴，用号令起，而君臣什伍之法立。德绍者嗣，道怠者夺。于是有圣人焉，曰黄帝，游其兵车，交贯乎其内，一统类，齐制量，然犹大公之道不克建。于是有圣人焉，曰尧，置州牧四岳，持而纲之，立有德有功有能者，参而维之，运臂率指，屈伸把握，莫不统率；年老，举圣人而禅焉，大公乃克建。由是观之，厥初罔匪极乱，而后稍可为也。而非德不树，故仲尼叙《书》，于尧曰“克明俊德”，于舜曰“濬哲文明”，于禹曰“文命祗承于帝”，于汤曰“克宽克仁，章信兆民”，于武王曰“有道曾孙”。稽揆典誓，贞哉惟兹德，实受命之符，以奠永祀。后之祓淫器昏好怪之徒，乃始陈大电、大虹、玄鸟、巨迹、白狼、白鱼、流火之乌以为符，斯皆诡譎闳诞，其可羞也，莫知本于厥贞。

汉用大度，克怀于有氓，登能庸贤，濯痍煦寒，以瘳以熙，兹其为符也。而其妄臣，乃下取虺蛇，上引天光，推类号休，用夸诬于无知氓，增以驹虞、神鼎，胁驱纵踊，俾东之泰山、石闾，作大号谓之“封禅”，皆《尚书》所无有。莽、述承效，卒奋螫逆。其后有贤帝曰光武，克绥天下，复承旧物，犹崇《赤伏》，以玷厥德。魏、晋而下，彪乱钩裂，厥符不贞，邦用不靖，亦罔克久，驳乎无以议为也。

积大乱至于隋氏，环四海以为鼎，跨九垓以为炉，爨以毒燎，煽以虐焰，其人沸涌灼烂，号呼腾蹈，莫有救止。于是大圣乃起，丕降霖雨，濬涤荡沃，蒸为清氛，疏为冷风，人乃溍然休然，相睇以生，相持以成，相弥以宁。琢斲屠剔膏流节离之祸不作，而人乃克完平舒愉，尸其肌肤，以达于夷途。焚圻抵掎奔走转死之害不起，而人乃克鸠类集族，歌舞悦怿，用抵于元德。徒奋袒呼，犒迎义旅，欢动六合，至于麾下。大盗豪据，阻命遏德，义威殄戮，咸坠厥绪。无刘于虐，人乃并受休嘉，去隋氏，克归于唐，踟躅讴歌，灏灏和宁。帝庸威栗，惟人之为。敬奠厥赋，积藏于下，是谓丰国。乡为义廩，敛发谨饬，岁丁大侵，人以有年。简于厥刑，不残而惩，是谓严威。小属而支，大生而孳，恺悌祗敬，用底于治。凡其所欲，不謁而获；凡其所恶，不祈而息。四夷稽服，不作兵革，不竭货力。丕扬于后嗣，用垂于帝式，十圣济厥治，孝仁平宽，惟祖之则。泽久而逾深，仁增而益高，人之戴唐，永永无穷。

是故受命不于天，于其人；休符不于祥，于其仁。惟人之仁，匪祥于天。匪祥于天，兹惟贞符哉！未有丧仁而久者也，未有恃祥而寿者也。商之王以桑谷昌，以雉鸣大，宋之君以法星寿，郑以龙衰，鲁以麟弱，白雉亡汉，黄犀死莽，恶在其为符也？不胜唐德之代，光绍明濬，深鸿彪大，保人斯无疆，宜

荐于郊庙，文之雅诗，祇告于德之休。帝曰谌哉！乃黜休祥之奏，究贞符之奥，思德之所未大，求仁之所未备，以极于邦治，以敬于人事。其诗曰：

于穆敬德，黎人皇之。惟贞厥符，浩浩将之。仁函于肤，刃莫毕屠。泽 于鬯，灏炎以澣。勃厥凶德，乃驱乃夷。懿其休风，是煦是吹。父子熙熙，相宁以嬉。赋彻而藏，厚我糗粳。刑轻以清，我完靡伤。贻我子孙，百代是康。十圣嗣于治，仁后之子。子思孝父，易患于己。拱之戴之，神其尔宜。载扬于雅，承天之嘏。天之诚神，宜鉴于仁。神之曷依？宜仁之归。濮钅公于北，祝栗于南，幅员西东，祇一乃心。祝唐之纪，后天罔坠；祝皇之寿，与地咸久。曷徒祝之，心诚笃之。神协人同，道以告之。俾弥亿万年，不震不危。我代之延，永永毘之。仁增以崇，曷不尔思？有号于天，僉曰呜呼，咨尔皇灵，无替厥符！

宗元不得召，内闵悼，悔念往吝，作赋自傲曰：

惩咎愆以本始兮，孰非余心之所求？处卑污以闵世兮，固前志之为尤。始余学而观古兮，怪今昔之异谋。惟聪明为可考兮，追骏步而遐游。絜诚之既信直兮，仁友藹而萃之。日施陈以系縻兮，邀尧舜禹之为。上睢盱而混茫兮，下驳诡而怀私。旁罗列以交贯兮，求大中之所宜。

曰道有象兮，而无其形。推变乘时兮，与志相迎。不及则殆兮，过则失贞。谨守而中兮，与时偕行。万类芸芸兮，率由以宁。刚柔弛张兮，出入纶经。登能抑枉兮，白黑浊清。蹈乎大方兮，物莫能婴。

奉訏谟以植内兮，欣余志之有获。再明信乎策书兮，谓耿然而不惑。愚者果于自用兮，惟惧夫诚之不一。不顾虑以周图兮，专兹道以为服。谗妒构而不戒兮，犹断断于所执。哀吾党

之不淑兮，遭任遇之卒迫。势危疑而多诈兮，逢天地之否隔。欲图退而保己兮，悼乖期乎曩昔。欲操术以致忠兮，众呀然而互吓。进与退吾无归兮，甘脂润兮鼎鑊。幸皇鉴之明宥兮，累郡印而南适。惟罪大而宠厚兮，宜夫重仍乎祸谪。既明惧乎天讨兮，又幽忤栗乎鬼责。惶惶乎夜寤而昼骇兮，类鹿濯柜之不息。

凌洞庭之洋洋兮，溯湘流之沄沄。飘风击以扬波兮，舟摧抑而回遘。日霾噎以昧幽兮，黝云涌而上屯。暮屑宰以淫雨兮，听嗷嗷之哀猿。众鸟萃而嗽号兮，沸洲渚以连山。漂遥逐其讎止兮，逝莫属余之形魂。攒峦奔以纡委兮，束汹涌之崩湍。畔尺进而寻退兮，荡洄汨乎沦涟。际穷冬而止居兮，羈累桎以萦缠。

哀吾生之孔艰兮，循《凯风》之悲诗。罪通天而降酷兮，不亟死而生为！逾再岁之寒暑兮，犹贸贸而自持。将沈渊而陨命兮，讎蔽罪以塞祸？惟灭身而无后兮，顾前志犹未可。进路呀以划绝兮，退伏匿又不果。为孤囚以终世兮，长拘挛而轆轳。

曩余志之脩蹇兮，今何为此戾也？岂贪食而盗名兮，不混同于世也。将显身以直遂兮，众之所宜蔽也。不择言以危肆兮，固群祸之际也。

御长轡之无挠兮，行九折之峨峨。却惊棹以横江兮，溯凌天之腾波。幸余死之已缓兮，完形躯之既多。苟余齿之有惩兮，蹈前烈而不颇。死蛮夷固吾所兮，虽显宠其焉加？配大中以为偶兮，谅天命之谓何！

元和十年，徙柳州刺史。时刘禹锡得播州，宗元曰：“播非人所居，而禹锡亲在堂，吾不忍其穷，无辞以白其大人，如不往，便为母子永决。”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锡而自往播。会大臣亦为禹锡请，因改连州。

柳人以男女质钱，过期不赎，子本均，则没为奴婢。宗元设方计，悉赎归之。尤贫者，令书庸，视直足相当，还其质。已没者，出己钱助赎。南方为进士者，走数千里从宗元游，经指授者，为文辞皆有法。世号“柳柳州”。十四年卒，年四十七。

宗元少时嗜进，谓功业可就。既坐废，遂不振。然其才实高，名盖一时。韩愈评其文曰：“雄深雅健，似司马子长，崔、蔡不足多也。”既没，柳人怀之，托言降于州之堂，人有慢者辄死。庙于罗池，愈因碑以实之云。

程异，字师举，京兆长安人。居乡以孝称。第明经，再补郑尉。精吏治，为叔文所引，由监察御史为盐铁扬子院留后。叔文败，贬郴州司马。

李巽领盐铁，荐异心计可任，请拔擢用之，乃授侍御史，复为扬子留后。稍迁淮南等道两税使。异起退废，能厉己竭节，悉矫革征利旧弊。入迁累卫尉卿、盐铁转运副使。方讨蔡，异使江表调财用，因行谕诸帅府，以羨赢贡。故异所至，不剥下，不加敛，经用以饶。遂兼御史大夫为盐铁使。元和十三年，以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犹领盐铁。异以钱谷奋而至宰相，自以非人望，久不敢当印秉笔。明年，西北军政不治，议置巡边使，宪宗问孰可者，乃自请行。会卒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恭。身歿官第，无留貲，世重其廉云。

赞曰：叔文沾沾小人，窃天下柄，与阳虎取大弓《春秋》书为盗无以异。宗元等桡节从之，徼幸一时，贪帝病昏，抑太子之明，规权遂私。故贤者疾，不肖者媚，一僨而不复，宜哉！彼若不傅匪人，自励材猷，不失为明卿才大夫，惜哉！

卷第一百六十 列传第九十四

杜裴李韦

杜黄裳，字遵素，京兆万年人。擢进士第，又中宏辞。郭子仪辟佐朔方府，子仪入朝，使主留事。李怀光与监军阴谋矫诏诛大将等，以动众心，欲代子仪。黄裳得诏，判其非，以质怀光，怀光流汗服罪。于是诸将狼骄难制者，黄裳皆以子仪令易置，众不敢乱。

入为侍御史，为裴延龄所恶，十期不迁。贞元末，拜太子宾客，居韦曲。时中人欲请其地赐公主，德宗曰：“城南杜氏乡里，不可易。”迁太常卿。时王叔文用事，黄裳未尝过其门。婿韦执谊辅政，黄裳劝请太子监国，执谊曰：“公始得一官，遽开口议禁中事！”黄裳怒曰：“吾受恩三朝，岂以一官见卖！”即拂衣出。

皇太子总军国事，擢黄裳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于是，夏绥银节度使韩全义儉佞无功，因其来朝，白罢之。俄而刘辟叛，议者以辟恃险，讨之或生事，唯黄裳固劝不赦，因奏罢中人监军，而专委高崇文。凡兵进退，黄裳自中指授，无不切于机。崇文素憚刘潼，黄裳使人谓曰：“公不奋命者，当以潼代。”崇文惧，一死力缚贼以献。蜀平，群臣贺，宪宗目黄裳曰：“时卿之功。”

始，德宗创艾多难，务姑息藩镇，每帅臣死，遣中人伺其军，观众所欲立者，故大将私金币结左右，以求节制，晏年尤

甚，方镇选不出朝廷。黄裳每从容具言：“陛下宜鉴贞元之弊，整法度，峻损诸侯，则天下治。”帝尝问前古王者所以治乱云云，黄裳知帝锐于治，恐不得其要，因推言：“王者之道，在修己任贤而已。操执纲领，要得其大者，至簿书狱讼，百吏能否，本非人主所自任。昔秦始皇帝亲程决事，见嗤前世；魏明帝欲按尚书事，陈矫不从；隋文帝日昃听政，卫士传餐，太宗笑之。故王者择人任而责成，见功必赏，有罪信罚，孰敢不力？孔子之称帝舜恭己南面，以其能举十六相，去四凶，而至无为。岂必剗神疲体，劳耳目之察，然后为治哉？”帝以黄裳言忠，嘉纳之。由是平夏、翦齐、灭蔡、复两河，以机秉还宰相，纪律设张，赫然号中兴，自黄裳后之。

元和二年，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为河中、晋绛节度使，俄封邠国公。明年卒，年七十，赠司徒，谥曰宣献。

黄裳达权变，有王佐大略。性雅澹，未始忤物。初不为执谊所礼，及败，悉力营救；既死，表还其柩葬焉。尝被疾，医者误进药，疾遂甚，终不怒谴。然除吏不甚别流品，通馈谢，无洁白名。当大政未久，不究其才，及处外，天下常所属意。卒后数年，御史劾奏黄裳纳邠宁节度使高崇文钱四万五千缗，按故吏吴凭及黄裳子载，辞服。帝念旧功，但流凭昭州，原载不问。载终太仆少卿。

载弟胜，字斌卿，宝历初擢进士第。杨嗣复数荐材堪谏官，不为郑覃所佑。宣宗感章武旧事，元和时大臣子若孙在者，多振拔之。帝尝问胜，胜具道黄裳首建宪宗监国议，帝嘉叹，拜给事中，迁户部侍郎判度支，欲倚为宰相。及萧鄴罢，为中人沮毁，而更用蒋伸，以胜检校礼部尚书，出为天平节度使，不得意，卒。

裴垍，字弘中，绛州闻喜人。擢进士第，以贤良方正对策

第一补美原尉。藩府交辟，不就。四迁考功员外郎。吏部侍郎郑珣瑜委珣校辞判，研核精密，皆值才实。宪宗元和初，召入翰林为学士，再迁中书舍人。李吉甫始执政，以情谓珣曰：“吾落魄远裔，更十年，始相天子，比日人物，吾懵不及知；且宰相职当进贤任能，君精鉴，为我言之。”珣即崖略疏三十许人，吉甫籍以荐于朝，天下翕然称得人。坐覆视皇甫湜、牛僧孺等对策非是，罢学士，为户部侍郎。帝器珣方直，以为任公卿，薄其过，眷信弥厚。吉甫罢，乃拜珣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加集贤殿大学士，监修国史。

珣始承旨翰林，天子新翦蜀乱，厉精致治，中外机筭，珣多所参与，以小心慎默称帝意。既当国，请绳不轨，课吏治，分明淑慝，帝降意顺纳。吐突承璀自东宫得侍，恩顾亲渥，承间欲有关说，帝憚珣，诫使勿言。帝在殿中，常呼珣官而不名。岭南节度使杨于陵为监军许遂振所诬，诏授冗官。珣曰：“以一中人罪藩臣，陛下之法安在？”更授美官。严绶守太原，政一出监军李辅光，珣劾其懦，以李庸_卅代之。

王承宗擅袭节度，方帝屡削叛族，意必取之，又吐突承璀每欲挠珣权，因探帝意，自请往。于时泽潞卢从史诡献征讨计，珣固争，以为：“从史苞逆节，内连承宗，外请兴师，以图身利。且武俊有功于国，陛下前以地授李师道，而今欲夺承宗地有之，赏罚不一，沮劝废矣。”帝猗违不能决。久之，卒用承璀谋。会兵讨承宗，从史果反覆，兵久暴无功，王师告病。既而从史遣部将王翊元奏事，珣从容以语动之，翊元因言从史恶稔可图状，珣比遣往，得其大将乌重胤等要领。珣乃为帝陈：“从史暴戾不君，视承璀若小儿，往来神策军不甚戒，可因其机致之，后无兴师之劳。”帝初瞿然，徐乃许之。珣请秘其计，帝曰：“惟李绹、梁守谦知之。”俄而承璀缚从史献于朝，因

班师。垧奏：“承璀首谋无功，陛下虽拙法，人心不厌，请流斥以谢天下。”乃罢所领兵。

先是，天下赋法有三：曰上供，曰送使，曰留州。建中初，厘定常赋，而物重钱轻。其后轻重相反，民输率一倍其初，而所在以留州、送使之入，舍公估，更实私直以自润，故赋益苛，齐民重困。垧奏禁之，一以公估准物，观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调，至不足，乃取支郡以贍，故送使之财悉为上供。自是起淮、江而南，民少息矣。

垧器局峻整，持法度，虽宿贵前望造詣，不敢干以私。谏官言得失，大抵执政多忌之，惟垧奖励使尽言。初，拾遗独孤郁、李正辞、严休复三人皆迁，及过谢垧，垧独让休复曰：“君异夫二人孜孜献纳者，前日进拟，上固为疑。”休复大惭。垧为学士时，引李绹、崔群与同列。及相，又擢韦贯之、裴度知制诰，李夷简御史中丞，皆踵躐为辅相，号名臣。自它选任，罔不精明，人无异言。士大夫不以垧年少柄用为嫌，故元和之治，百度修举，称朝无幸人。

五年，暴风痺，帝怅惜，遣使致问，药膳进退辄疏闻。居三月，益痼，乃罢为兵部尚书。垧之进，李吉甫荐颇力，及居中，多变更吉甫时约束，吉甫复用，衔之。会垧与史官蒋武等上《德宗实录》，吉甫以垧引疾解史任，不宜冒奏，乃徙垧太子宾客，罢武等史官。会卒，不加赠，给事中刘伯刍表其忠，帝乃赠太子太傅。

垧始相，建言：“集贤院官，登朝自五品上为学士，下为直学士，余皆校理，史馆以登朝者为修撰，否者直史馆，以准《六典》。”遂著于令。

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还，得德、棣二州，已而地不入。或言：“武还，先见垧，明日乃朝。”帝怒，召学士李绹议斥

武，绛言：“埒身备宰相，明练时事，势不容先见武。”帝悟，释之。议者谓帝知埒明，倚任方笃，尚不免疑嫌，以信处位之难云。

李藩，字叔翰，其先赵州人。父承仕，为湖南观察使，有名于时。藩少沈靖有检局，姿制闲美，敏于学。居父丧，家本饶财，姻属来吊，有持去者，未尝问，益务施与，居数年略尽。年四十余，困广陵间，不自振，妻子追咎，藩晏如也。杜亚居守东都，表致府中。亚尝疑牙将令狐运为盗，掠服之，藩争不从，辄去。后果获真盗，稍知名。

徐州张建封辟节度府，未尝察苛细。建封卒，濠州刺史杜兼疾驱至，阴有顓望，藩泣谓曰：“公今丧，君宜谨守土，何弃而来？宜速还，否则以法劾君！”兼错忤去，恨之，因诬奏“建封死，藩撼其军，有非望”。德宗怒，密诏徐泗节度使杜佑杀之。佑雅器藩，得诏，十日不发，召见藩曰：“世谓生死报应，验乎？”藩曰：“殆然。”曰：“审若此，君宜遇事无恐。”因出诏示藩，藩色不变，曰：“信乎，杜兼之报也！”佑曰：“慎毋畏，吾以阖门保君矣。”帝未之信，亟追藩。既入，帝望其状貌，曰：“是岂作乱人邪？”释之，拜秘书郎。

时王绍得君，邀藩与相见，当即用，终不诣。王仲舒与同舍郎韦成季、吕洞日置酒邀宾客相乐，慕藩名，强致之。仲舒等为俳说庾语相狎昵，藩一见，谢不往，曰：“吾与终日，不晓所语何哉！”后仲舒等果坐斥废。宪宗为皇太子，王绍避太子讳，始改名，时议以为谄。藩曰：“自古故事，由不识体之人败之，不可复正，虽绍何诛？”累擢吏部郎中。坐小累，左授著作郎，再迁给事中。制有不便，就敕尾批却之，吏惊，请联它纸，藩曰：“联纸是牒，岂曰敕邪？”裴埒白宪宗，谓藩有宰相器。会郑絪罢，因拜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藩忠谨，好丑必言，帝以为无隐。尝问前世所以家给或国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数，藩具对：“俭则足用，敦本则百姓富，反是则匱。”又言：“孔子病，止子路之禱。汉文帝每祭，敕有司敬而不祈。使神无知，则不能降福；有知，固不可私己求媚而悦之也。且义于人者和于神，人乃神之主，人安而福至。”帝悦曰：“当与公等上下相勸，以保此言。”后复问神仙长年事，藩知帝且有所惑，极陈荒妄谩诞不可信。后入柳泌等语，果为累云。

河东节度使王鐔赂权近求兼宰相，密诏中书门下曰：“鐔可兼宰相。”藩遽取笔灭“宰相”字，署其左曰：“不可。”还奏之。宰相权德輿失色曰：“有不可，应别为奏，可以笔涂诏邪？”藩曰：“势迫矣，出今日便不可止。”既而事得寝。

李吉甫复相，藩颇沮止。会吴少阳袭淮西节度，吉甫已见帝，潜欲中藩，即奏曰：“道逢中人假印节与吴少阳，臣为陛下恨之。”帝变色不平。翌日，罢藩为太子詹事。后数月，帝复思藩，召对殿中，事浸释。明年，为华州刺史。未行，卒，年五十八，赠户部尚书，谥曰贞简。

藩材能不及韦贯之、裴垕，然人物清整，是其流亚云。

韦贯之，名纯，避宪宗讳，以字行。后周柱国复八世孙。父肇，大历中为中书舍人，累上疏言得失，为元载所恶，左迁京兆少尹。久之，改秘书少监。载曰：“肇若过我，当择善地处之。”终不肯诣。载诛，除吏部侍郎。代宗欲相之，会卒，谥曰贞。

贯之及进士第，为校书郎，擢贤良方正异等，补伊阙、渭南尉。河中郑元、泽潞郗士美以厚币召，皆不应。居贫，啖豆糜自给。再迁长安丞。或荐之京兆尹李实，实举笏示所记曰：“此其姓名也，与我同里，素闻其贤，愿识之而进于上。”或

者喜，以告曰：“子今日诣实，而明日贺者至矣！”贯之唯唯，不往，官亦不迁。

永贞时，始为监察御史，举其弟纁自代。及为右补阙，纁代为御史，议者不谓之私。宰相杜佑子从郁为补阙，贯之与崔群持不可，换左拾遗，复奏：“拾遗、补阙为谏官等，宰相政有得失，使从郁议，是子而议父，殆不可训。”卒改它官。迁礼部员外郎。新罗人金忠义以工巧幸，擢少府监，廕子补斋郎，贯之不与，曰：“是将奉郊庙祠祭，阶为守宰者，安可以贱工子为之？”又劾忠义不宜污朝籍，忠义竟罢。于是权幸侧目。

进吏部员外郎，坐考贤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独署奏，出为果州刺史，半道贬巴州。久之，召为都官郎中，知制诰，进中书舍人。宰相裴垪尝三奏事，宪宗不从。贯之曰：“公亦以进退决请乎？”垪曰：“奉教。”事果见听。垪因曰：“君异时当位于此。”改礼部侍郎。所取士，抑浮华，先行实，于时流竞为息。尝从容奏曰：“礼部侍郎重于宰相。”帝曰：“侍郎是宰相除，安得重？”曰：“然为陛下柬宰相者，得无重乎？”帝美其言。改尚书右丞，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迁中书侍郎。

讨吴元济也，贯之请释镇州，专力淮西，且言：“陛下岂不知建中事乎？始于蔡急而魏应也，齐、赵同起，德宗引天下兵诛之，物力殫屈，故殊泚乘以为乱。此非它，速于扑灭也。今陛下独不能少忍，俟蔡平而诛镇邪？”时帝业已讨镇，不从。终之，蔡平，镇乃服。初，讨蔡，以宣武韩弘为都统，又诏河阳乌重胤、忠武李光颜合兵以进。贯之谏诸将战方力，今若置都统，又令二帅连营，则各持重养威，未可岁月下也。亦不从。后四年乃克蔡，皆如贯之策云。

帝以段文昌、张仲素为翰林学士。贯之谓学士所以备顾问，不宜专取辞艺，奏罢之。皇甫镈、张宿皆以幸进。宿使淄青，

裴度欲为请银绯，贯之曰：“宿奸佞，吾等纵不能斥，奈何欲假以宠乎？”由是宿等怨，阴构之，又与度论兵帝前，议颇驳，故罢为吏部侍郎。于是翰林学士、左拾遗郭求上疏申理，诏免求学士，出贯之为湖南观察使。不三日，韦顗、李正辞、薛公干、李宣、韦处厚、崔韶坐与贯之厚善，悉贬为州刺史。顗、正辞、处厚皆清正，以钩党去，由是中外始大恶宿。

时国用不足，遣盐铁副使程异督诸道赋租，异讽州县厚敛以献。贯之不忍横赋，而所献不中异意，因取属内六州留钱继之。左迁太子詹事，分司东都。穆宗立，即拜河南尹，以工部尚书召。未行，卒，年六十二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贞，后更谥曰文。

贯之沈厚寡言，与人交，终岁无款曲，不为伪辞以悦人。为右丞时，内僧造门曰：“君且相。”贯之命左右引出，曰：“此妄人也。”居辅相，严身律下，以正议裁物，室居无所改易。裴均子持万缗请撰先铭，答曰：“吾宁饿死，岂能为是哉！”生平未尝通馈遗，故家无羡财。

子澳，字子裴，第进士，复擢宏辞。方静寡欲，十年不肯调。御史中丞高元裕与其兄温善，欲荐用之，讽澳谒己。温归以告，澳不答。温曰：“元裕端士，若轻之邪？”澳曰：“然恐无呈身御史。”

周墀节度郑滑，表署幕府。会墀入相，私谓曰：“何以教我？”澳曰：“愿公无权。”墀愕眙，澳曰：“爵赏刑罚，人主之柄，公无以喜怒行之，俾庶官各举其职，则公敛衽庙堂上，天下治矣。乌用权？”墀叹曰：“吾先居此，得无愧乎！”

擢考功员外郎、史馆修撰。岁中知制诰，召为翰林学士。累迁兵部侍郎，进学士承旨。与萧寘皆为宣宗礼遇，每两人直，必偕召问政得失。尝夜被旨草诏书，事有不安者，即迁延须见

帝，开陈可否，未尝不顺纳。一日召入，屏左右问曰：“朕于敕使何如？”澳陈帝威制前世无比。帝摇首曰：“未也。策安出？”澳仓卒答曰：“若谋之外廷，则太和事可用追鉴，不若就择可任者与计事。”帝曰：“朕固行之矣。自黄至绿，自绿至绯，犹可，衣紫即合为一矣。”澳愧汗不能对，乃罢。改京兆尹。

帝舅郑光主墅吏豪肆，积年不输官赋，澳逮系之。它日延英，帝问其故。澳具道奸状，且言必寘以法。帝曰：“可贷否？”答曰：“陛下自内署擢臣尹京邑，安可使画一法独行于贫下乎？”帝入白太后曰：“是不可犯。”后为输租，乃免。由是豪右敛迹。

会户部阙判使，帝以问澳，澳三不对。帝曰：“任卿可乎？”曰：“臣老矣，力疲气耗，烦剧非所任者。”帝默不乐。出谓其甥柳玘曰：“吾本不为宰相知，上便委以使务，脱谓吾他岐而得，卒无以自白。今时事浸恶，皆吾辈贪爵位致然。”未几，授河阳节度使。入辞，帝曰：“卿自便而远我，非我去卿。”

懿宗立，徙平卢军，入为吏部侍郎，复出为邠宁节度使。宰相杜审权素不悦澳，坐吏部时史盗簿书为奸，贬秘书监，分司东都。就迁河南尹，辞疾不拜，丐归樊川。逾年，以吏部侍郎召，不起。卒，赠户部尚书，谥曰贞。

澳在河阳累年，宣宗遣使至魏博，道出澳所，帝以簿纸手作诏赐澳曰：“密饬装，秋当见卿。”盖将以为相也。因问辅养术，澳具言金石非可御，方士怪妄，宜斥远之。其八月，帝崩，不果相。为学士时，帝尝曰：“朕每遣方镇刺史，欲各悉州郡风俗者，卿为朕撰一书。”澳乃取十道四方志，手加绌次，题为《处分语》。后邓州刺史薛弘宗中谢，帝敕戒州事，人人惊服。

绶，贯之兄。举孝廉，又贡进士，礼部侍郎潘炎将以为举

首，绶以其友杨凝亲老，故让之，不对策辄去，凝遂及第。后擢明经，辟东都幕府。

德宗时，以左补阙为翰林学士，密政多所参逮。帝尝幸其院，韦妃从，会绶方寝，学士郑絪欲驰告之，帝不许，时大寒，以妃蜀襦裼袍覆而去，其待遇若此。每入直，逾月不得休。以母老，屡丐解职，每请，帝辄不悦。出入八年，而性谨畏甚。晚乃感心疾，罢还第，不极于用。九月九日，帝为《黄菊歌》，顾左右曰：“安可不示韦绶！”即遣使持往，绶遽奉和，附使进。帝曰：“为文不已，岂颐养邪？”敕自今勿复尔。终左散骑常侍。

弟纁，有精识，为士林器许，兄弟皆名重当时。

绶子温。温，字弘育。方七岁，日诵书数千言。十一，举两经及第，以拔萃高等补咸阳尉。父愕然，疑假权谒进，召而试诸廷，文就无留意，喜曰：“儿无愧矣！”入为监察御史，以台制苛严，不可以省养，不拜。换著作郎，既谢，辄解归。侍亲疾，调适汤剂，弥二十年，衣不弛带。既居丧，毁瘠不支。服除，李逢吉辟置宣武府。频迁右补阙。宰相宋申锡被构，罪不测，温倡曰：“丞相操履有初，不宜反，乃奸人陷之。吾等岂避雷霆，使上蒙雾咎邪！”率同舍伏阁切争，由是益知名。

太和五年，太庙室漏罅，诏宗正、将作营治，不时毕，文宗怒，责卿李锐、监王堪，夺其稟，自敕中人葺之。温谏：“吏举其职，国以治；事归于正，法以修。夫设制度，立官司，度经费，则宗庙最重也。比诏下阅月，有司弛墮不力，正可黜慢官，惩不恪，择可任者缮完之，则吏举职，事归正矣。今慢吏夺稟，而易以中人，是许百司公废职，以宗庙之重，为陛下所私，臣窃惜之。请还将作，则官修业矣。”帝乃罢宦人。会群臣请上尊号，温固谏：“今河南水，江淮旱歉，京师雪积五尺，

老稚冻仆，此非崇饰虚名时。”帝顺纳，乃谢群臣。改侍御史。

李德裕入辅，擢礼部员外郎。或言雅为牛僧孺厚，德裕曰：“是子坚正，可以私废乎？”郑注节度凤翔，表为副，温曰：“拒则远黜，从之祸不测，吾焉能为注起邪？”注诛，由考功员外郎拜谏议大夫。未几，为翰林学士。先是，绶在禁廷，积忧畏病废，故诫温不得任近职，至是固辞。帝怒曰：“宁绶治命邪？”礼部侍郎崔蠡曰：“温用乱命，益所以为孝。”帝意释，换知制诰。引疾徙太常少卿。宰相李固言荐温给事中，帝曰：“温素避事，肯为我论驳乎？须太子长，以为宾客。”久之，卒为给事中。

初，兼庄恪太子侍读，晨诣宫，日中见太子，谏曰：“殿下盛年，宜鸡鸣蚤作，问安天子，如文王故事。”太子不悦。辞侍读，见听。王晏平罢灵武节度使，以马及铠仗自随，贬康州司户参军，厚赂贵近，浹日，改抚州司马，乐工尉迟璋授光州长史，温悉封上诏书。太子得罪，诏谕群臣，温曰：“陛下训之不早，非独太子罪。”时颇直其言。迁尚书右丞。盐铁推官姚勔按大狱，帝以为能，擢职方员外郎，将趋省，温使户止，即上言：“郎官清选，不可赏能吏。”帝命中人谕送，温执议不移，诏改勔检校礼部郎中。帝问故于杨嗣复，对曰：“勔，名臣后，治行无疵。若吏材干而不入清选，佗日孰肯当剧事者？此衰晋风，不可以法。”帝素重温，出为陕虢观察使。民当输租而麦未熟，吏白督之，温曰：“使民货田中穗以供赋，可乎？”为缓期而赋办。

武宗立，擢吏部侍郎。李德裕欲引同辅政，温苦言李汉可释，德裕怅然，出宣歙观察使。池民讼刺史，劾无状，榜杀之，威行部中。既疾，召亲属，赋绶诗“在室愧屋漏”，因泣下曰：“今知没身不负斯诚矣！”卒，年五十八，赠工部尚书，谥曰

孝。

温性刚峻，人望见无敢戏慢者。与杨嗣复、李珣善，尝劝与李德裕平故憾，二人不从，及皆谪，温叹曰：“用吾言，孰至是邪！”一女，归薛蒙。女工属文，续曹大家《女训》，行于世。温少合，所善惟萧祐。

祐者，字祐之，夷澹君子也。少贫窶，隐居，以孝养闻。司农卿李实督官租，祐居丧，未及输，召至，将责之。会有赐与，倩祐为奏，实称善，即荐于朝。终制，以处士拜左拾遗。累迁谏议大夫，终桂州观察使，赠右散骑常侍。精画及书，自钟、王、萧、张以来，皆能识其真。警然不以尘事自蒙，故温号“山林友”云。

赞曰：杜黄裳善谋，裴垍能持法，李藩鲠挺，韦贯之忠实，皆足穆天綽，经国体，拨衰奋王，菑攘四方。宪宗中兴，宁不谓得人而致然邪？昔子贡孔堂高第而货殖，韩安国汉名宰而资贪，黄裳亦以受饷见疵，至于忠烈峣然，则不可掩已。

卷第一百六十一 列传第九十五

二高伊殊二刘范二王孟赵李任张

高崇文，字崇文。其先自渤海徙幽州，七世不异居，开元中，再表其闾。崇文性朴重寡言，少籍平卢军。贞元中，从韩全义镇长武城，治军有声。累官金吾将军。吐蕃三万寇宁州，崇文率兵三千往救，战佛堂原，大破之，封渤海郡王。全义入朝，留知行营节度后务，迁长武城都知兵马使。

刘辟反，宰相杜黄裳荐其才，诏检校工部尚书、左神策行营节度使，俾统左右神策、麟游奉天诸屯兵讨辟。时显功宿将，人人自谓当选，及诏出，皆大惊。始，崇文选兵五千，常若寇至。至是，卯漏受命，辰已出师，器良械完，无一不具。过兴元，士有折逆旅匕箸者，即斩以徇。乃西自阆中出，却剑门兵，解梓潼之围，贼将邢泚退守梓州。诏拜崇文东川节度使。初，辟陷东川，执节度使李康不杀也；至是，归康以丐雪，崇文数康失守罪，斩之。鹿头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，扼二川之要，辟城之，旁连八屯，以拒东兵。崇文始破贼二万于城下，会雨，不克攻。明日，战万胜堆，堆直鹿头左，使骁将高霞寓鼓之，士扳缘上，矢石如雨，募死士夺而有之，尽杀戍者，焚其栅，下瞰鹿头城，人可头数。凡八战皆捷，贼心始摇。大将阿跌光颜与崇文约，后期，惧罪，请深入自赎，乃军鹿头西，断贼粮道。贼大震，其将李文悦以兵三千自归，仇良辅举鹿头城二万

众降，执辟子方叔、媚苏强。遂趣成都，余兵皆面缚送款。辟走，追禽之，槛送京师。

入成都也，师屯大达，市井不移，珍货如山，无秋毫之犯。邢泚已降而贰，斩于军，衣冠胁污者诣牙请命，崇文为条上全活之。进检校司空、西川节度副大使，南平郡王，实封三百户，刻石纪功于鹿头山。

崇文不通书，厌案牍谘判以为繁，且蜀优富无所事，请扞边自力，乃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邠宁庆节度使，为京西诸军都统。崇文恃功而侈，举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随，又不晓朝廷仪，惮于觐谒，有诏听便道之屯。居邠三年，戎备整修。卒，年六十四，赠司徒，谥曰威武。会昌六年，诏配享宪宗庙。

子承简，少事忠武军，后更隶神策。以崇文平蜀功，除嘉王傅。裴度征蔡，奏署牙将。蔡平，诏析上蔡、郾城、遂平、西平四县为洲殷州，拜承简刺史，治郾城。始开屯田，列防庸，濒澱绵地二百里无复水败，皆为腴田。先是，贼筑武宫以夸战劳，承简夷其丘，庀家财以葬。葺儒宫，备俎豆，岁时行礼。野有菽实，民得以食。将吏立石颂功。迁邢州刺史，观察府责赋尤急，承简代下户数百输租。

迁宋州。会宣武将李勣反，遣使责财于宋，承简囚之，前后数辈辄系狱，一日并出斩于牙门，威震部中。勣悉兵攻之。宋有三城，南城陷，承简保北两城，数与贼确。会徐州救至，勣为李质所执，兵遂溃。拜兖海沂密节度使。迁义成军，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入拜右金吾卫大将军，复节度邠宁。先是，虏多以盛秋犯边，承简请屯宁州以制其侵。属疾还朝，道卒，赠司空，谥曰敬。

崇文孙骈，自有传。

伊慎，字寡悔，兖州人。通《春秋》、《战国策》、天官、五行书，用善射为折冲都尉。丧母，将合葬而不知父墓，昼夜哭，

梦若有导者；既发之，旧志可按也，乃得葬。

江西路嗣恭讨哥舒晃，以慎为先锋。疾战破贼，斩首三千级，下韶州。战把江口，水湍驶，乃为桴，寘薪焉，乘风纵火，贼焚且溺不可计，与诸将追斩晃泔溪。授连州长史，知团练副使。三迁江州别驾。

讨梁崇义也，慎以江西牙兵属李希烈，希烈署汉南北兵马使，不受，独率所部破崇义于蛮水，效俘三万。襄、汉平，功多。希烈爱其材，数馈遗，欲縻止之，卒以计免。明年，希烈果反。嗣曹王皋至钟陵，得而壮之，拔为大将。希烈恐为皋所任，遗以七属甲，诈为慎书，行反间。帝遣使即军中斩之，皋表列其诬，未报。贼溯江徇地，皋授慎兵，劳而遣，与贼大战，破之，收黄梅，次长平，杀贼将，斩级千余，拔蔡山尤力。遂下蕲州，即拜刺史，封南充郡王。

天子在梁州，包佶转东南财粮次蕲口，贼遣骁将杜少诚以兵万人遏江道，不得西。慎选士七千，列三屯相望，偃旗以待。少诚分围之，未合，慎自中屯鼓之，诸屯悉出奋击，贼乱，少诚走，斩别将许少华，封其尸为京冢，漕无留艰。进围安州，希烈之甥刘戒虚以兵八千来援，慎逆击于应山，禽之，示城下，州开门降。以功为安州刺史，实封百户。改隋州。战厉乡，斩首五千级，喻降李惠登，即荐惠登为刺史。拜慎安、黄州节度使。

吴少诚反，诏领步骑五千兼统荆南、湖南、江西兵，当一面，遇贼于三州港，营义阳，战于申，斩首数千，加检校刑部尚书。贞元末，诏安、黄为奉义军，即为奉义节度。

宪宗即位，以兵付其子宥，身入朝，拜尚书右仆射，改金吾卫大将军。以钱三千万赂宦人求帅河中，事暴，帝没其半赃，贬右卫将军。明年，念旧劳，复检校右仆射兼右卫上将军。卒，

赠太子太保，谥曰壮缪。乾符中，盗发其墓，赐绢二百修瘞云。

硃忠亮，字仁辅，汴州浚仪人。举明经不中，往事昭义节度使薛嵩为裨将，屯普润，开田峙粮，以功擢太子宾客。

硃泚乱，率麾下四十骑至奉天，封东阳郡王，为“定难功臣”。扈狩梁州，为贼钞获，系长安狱。贼平，李晟释之，奏隶本军，累迁定平军使。宪宗立，加御史大夫。泾州将杨琦谋拒诏为乱，方集诸校计事，屋坏，琦压死，乃授忠亮泾原四镇节度使。本名士明，至是赐今名。

隐核军籍，得窜名者三千人，岁收乾没十万缗。吏白毫卒不任战者可罢，答曰：“古于老马不弃，况战士乎？”闻者莫不感奋。泾俗旧多卖子，忠亮以财赎免者前后数百。筑潘原城有劳，改封丹阳。卒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灵。

刘昌裔，字光后，太原阳曲人。幼重迟不好戏，常若有所思度。及壮，策说边将不售，去入蜀。杨惠琳乱，昌裔说之。惠琳顺命，拜泸州刺史，署昌裔州佐。惠琳死，客河朔间。曲环方攻濮州，表为判官。为环檄李纳，削晓大谊，环上其稿，德宗异之。环领陈许军，又从府迁。累进营田副使。

环卒，上官浚知后务，吴少诚引兵薄城，浚欲遁去，昌裔止曰：“受诏而守，死其职也。况士马完备，足支贼。若坚壁不战七日，贼气必衰，我以全制之可也。”浚许诺。贼攻堞坏，不得修。昌裔密造飞棚联栅，即募突将千人凿城以出，击贼走之。比还，栅已立，守陴遂安。兵马使安国宁谋应贼，昌裔以计斩之；召其麾下千人为飧，人赏二缗，乃伏兵于道，令“持缣者斩”，一不能脱，贼闻解去。以功擢浚陈许节度使，昌裔陈州刺史。

韩全义败于澠水，引军走陈，求入保，昌裔登陴揖曰：“天子命君讨蔡，何为来陈？且贼不敢至我城下，君其舍外无恐。

“明日，从十余骑持牛酒抵全义营劳军，全义不自意，迎拜叹服。改陈许行军司马。浼卒，军中推昌裔，有诏检校工部尚书，代节度。命境上吏不得犯蔡人，少诚吏有来犯者，捕得缚送，使自治之。少诚惭其军，亦禁境上暴掠者。封彭城郡公。

元和八年，大水坏庐舍，溺居人，以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左龙武统军召还京师。始，宪宗恶昌裔自立，欲召之而重生变，宰相李吉甫曰：“陛下乘人心愁苦可召也。”遂以韩皋代之。至长乐驿，知帝意，因称风眩卧第。岁中卒，赠潞州大都督，谥曰威。

范希朝，字致君，河中虞乡人。初从邠宁军为别将，事节度使韩游瓌。德宗在奉天，以战守功累兼御史中丞。治军整毅，游瓌畏其才，将伺隙杀之，希朝惧，奔凤翔。帝闻，召真左神策军。贞元四年，以游瓌政无状，使代之。希朝曰：“始偪而来，终代其任，非所以防觊觎、安反仄也。”固让左金吾卫将军张献甫。军中惮献甫严，以兵胁监军使请于帝，必得希朝乃止。诏拜宁州刺史、邠宁节度副使，俾佐献甫。

俄迁振武节度使。部有党项、室韦杂居，暴掠放肆，日入慝作，谓之“刮城门”。希朝度要害置屯保，斥逻严密，鄙民以安。至小窃取亦杀无赦，虏人惮伏，相谓曰：“是必张光晟给姓名来也！”边州每长帅至，必效橐它骏马，虽甚廉者犹受之，以结其欢。希朝一不纳。积十四年，虏保塞不敢横。初，单于城池不树，希朝命蒔柳，数岁成林。

贞元末，请朝。时诸镇不以事自述职者，希朝而已。帝悦，拜右金吾卫大将军。王叔文用事，谓其易制，用为右神策统军，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，屯奉天，以韩泰为副，因欲使泰代之。会不能得神策军而罢。宪宗立，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复为右金吾卫大将军。俄检校司空，出为朔方灵盐节度使。迁

河东，率师讨王承宗，败之木刀沟，然老病，不能有大功。还朝，改左龙武统军，以太子太保致仕。卒，赠太子太师，谥忠武，改曰宣武。

希朝号当世善将，或比之赵充国。在朔方时，招突厥别部沙陀千落众万余有之，其后用沙陀战者，所至有功。

王锬，字昆吾，自言太原人。始隶湖南团练府为裨将。杨炎道潭，与语，异其才。嗣曹王皋为团练使，俾锬诱降武冈叛将王国良，以功擢邵州刺史。

皋之节度江西也，李希烈南侵，皋与锬兵三千，使屯浔阳，而皋全军临九江，袭蕲州，遂以众济。表锬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，充都虞候。锬小心，善刺军中情伪，事无细大，皋悉知之。因推以腹心，虽家人燕居或预焉。皋攻安州，使伊慎盛兵围之，而遣锬入城中约降，使杀不从者。翌日城开，慎以贼降乃己功，不下锬，锬称疾避之。

皋为荆南节度使，欲署府少尹，而上佐鄙其人，乃复檄都虞候。从皋朝京师，皋奏锬文用虽不足，而它可试。德宗擢为鸿胪少卿。先是，天宝末，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、北庭校吏岁集京师者数千人，陇右既陷，不得归，皆仰禀鸿胪礼宾，月四万缗，凡四十年，名田养子孙如编民。至是，锬悉籍名王以下无虑四千人，畜马二千，奏皆停给。宰相李泌尽以隶左右神策军，以酋长署牙将，岁省五十万缗。帝嘉其公，擢容管经略使。凡八年，溪落安之。

迁岭南节度使。广人与蛮杂处，地征薄，多牟利于市，锬租其廛，榷所入与常赋埒，以为时进，裒其余悉自入。诸蕃舶至，尽有其税，于是财蓄不貲，日十余艘载皆犀象珠琲，与商贾杂出于境。数年，京师权家无不富锬之财。召为刑部尚书。淮南节度使杜佑数请代，乃以锬检校兵部尚书为佑副，厚事佑

以悦之，坐必就司马听事，不数日，遂代佑。久之，入拜尚书左仆射，又检校司徒，为河中节度使。

进兼太子太傅，徙河东。河东自范希朝讨镇无功，兵才三万，骑六百，府库残耗。锬能补完嗇费，未几，兵至五万，骑五千，财用丰余。会回鹘并摩尼师入朝，锬欲示威武倾骇之，乃悉军迎，廷列五十里，旗帜光鲜，戈铠犀密。回鹘恐，不敢仰视，锬偃然受其礼。帝闻嘉之，即除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锬自见居财多，且惧谤，纳钱二千万。李绹奏言：“锬虽有劳，然企望不属，恐天下议以为宰相可市而取。”帝曰：“锬当太原残破后，成雄富之治。官爵所以待功，功之不图，何以为劝？王播所献数万，亦可以平章政事乎？”不听。卒，赠太尉，谥曰魏。

锬初附太原王翊为从子，以婚阀自高。翊子弟亦藉锬多得官。又常读《春秋》，自称儒者，士颇笑之。善任数持下，在淮南时，尝得无名书，内靴中，俄取它书焚之，人信其无名者，异日因小罪，并以所告穷验，示众以神明。性纤嗇，有所程作，虽琐碎无所遗。官曹帘坏，吏将易之，锬取坏者付船坊以针箒。每燕飧，辄录其余，卖之以收利。故锬家钱遍天下。

子稷，历鸿胪少卿。锬在藩，稷常留京师，视势高下轻重以纳货焉。尝请籍坊以广第舍，作复垣洞穴，实金钱其中。锬卒，奴告稷更遗占，没所献，裴度为言，乃论杀奴。长庆二年，用稷为德州刺史，悉金宝、媵侍以行。节度使李全略利其货，因军乱杀稷，纳其女为媵。

开成中，沧州节度使刘约奏稷子叔泰生五岁，值全略乱，为郡人匿养，得不死。送叔泰京师，文宗悯焉，诏授九品官，使奉锬祀。

孟元阳，史失其何所人。起陈许军中，以严整称。曲环领

节度使，时已为大将，使董作西华屯。盛夏，屣而立于涂，役休乃就舍，故田辄岁稔，而军食常足。环卒，吴少诚来寇，元阳婴城守，围甚急，然终不能傅城。韩全义败五楼，列将多私去，独元阳与神策将苏元策、宣州将王幹以所部屯激水，破贼二千，诏拜陈州刺史。宪宗立，迁河阳节度使。五年，卢从史败，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徙帅昭义军。入为右羽林统军，封赵国公。改右金吾大将军，复拜统军。卒，赠扬州大都督。

王栖霞，濮州濮阳人。安禄山反，尚衡袁义兵讨贼，署牙将，徇兖、郓诸县下之，进牙前总管。贼将邢超然守曹州，乘城指顾，栖霞曰：“彼可取也。”一矢殒之，遂拔曹州。累授试金吾卫将军。

袁晁乱浙东，御史中丞袁傒讨之，表为偏将。与贼战，日十余遇，生禽晁，收州县十六。授常州别驾、浙西都知兵马使。时江介未定，诏内常侍马日新以汴滑军五千镇之。中人暴横，贼萧廷兰乘众怨逐日新，劫其众。栖霞方游奔近郊，贼胁取之，与围苏州。栖霞乘贼怠，挺身登城，率城中兵出战，贼众大败，迁试金吾大将军。

李灵曜反汴州，浙西观察使李涵使提兵四千为河南掎角，有功。李希烈陷汴州也，乘胜东略，次宁陵，将袭宋州。浙西节度使韩滉使栖霞以强弩三千涉水，夜入宁陵，希烈不之知。晨朝，矢集帐前，惊曰：“江淮弩士入矣！”遂不敢东。

贞元初，拜左龙武大将军，出为鄜坊节度使。十九年，卒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成。

栖霞性谨厚，善骑射。始将兵时，涉寇境，遇游骑环合，乃规百步，立表而射，每射破的，虏相顾惧，引去。

子茂元，少好学。德宗时上书自荐，擢试校书郎，改太子赞善大夫。吕元膺留守东都，署防御判官。淄青留邸卒谋乱，

元膺率兵围之，士无敢先者，茂元取一人斩之，众乃进，贼遂出奔。累迁岭南节度使，蛮落安之。

家积财，交煽权贵。郑注用事，迁泾原节度使。注败，悉出家货饷两军，得不诛，封濮阳郡侯。召为将作监，领陈许节度使，又徙河阳。讨刘 真也，李德裕以茂元兵寡，诏王宰领陈许合义成兵援之，以河阴所贮兵械、内库甲弓矢陌刀赐之。会病，以宰兼河阳行营攻讨使。卒，赠司徒，谥曰威。

刘昌，字公明，汴州开封人。善骑射。天宝末，从河南防御使张介然讨安禄山，授易州遂城府左果毅。史朝义兵围宋州，城中食尽且降。昌说刺史李岑曰：“李光弼在河阳，江淮足兵，势必来援。今廩麴尚多，若屑以食，可支二十日，则救至。”岑听之。昌乃被铠登城，以忠义谕贼，贼畏不敢攻。俄而光弼援兵至，贼夜溃。光弼闻其谋，召置军中，将用之。会光弼卒，还为宋州牙门将。

李灵曜以汴州反，刺史李僧惠欲应之，昌请见，陈逆顺计，且泣。僧惠悟，即驰奏请自将讨贼。故灵曜失助，不得逞。汴州平，李忠臣疾僧惠，攻杀之，昌遁去。

刘玄佐领宣武节度使，擢昌左厢兵马使。李纳反，以偏师收考城，充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候。玄佐攻濮州，以昌摄刺史。李希烈取汴，玄佐别将高翼提精卒守襄邑，城陷，翼赴水死，江淮大震。昌以兵三千守宁陵，希烈众五万攻之，昌掘堑以遏地道，相拒凡四十余日，贼数败，乃解围去。更攻陈州，昌从玄佐以浙西兵三万救之。西去陈五十里，昌薄其军，大战破之，禽贼将翟曜，希烈奔还蔡州。加检校工部尚书，累实封二百户。

贞元三年入朝，诏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。士卒有逗留沮事者，斩三百人乃行，举军不习伏。寻授京西行营节度使。岁余，改四镇、北庭行营兼泾原节度。七年，城平凉，开地二百

里，扼弹箠峡。又西筑保定，扞青石岭，凡七城二堡，旬日就。以功检校尚书右仆射，累封南川郡王。十四年，归化堡军乱，逐大将张国诚，诏昌经略。昌入堡，诛数百人，复使国诚统之。昌在边凡十五年，身率士垦田，三年而军有美食，兵械锐新，边障妥宁。及感疾，诏赴京师。未行，卒，年六十五，赠司空。

初城平凉，当劫盟后，将士骸骨不藏，昌始命瘞之。夕梦若诣昌厚谢者，昌具以闻。德宗下诏哀痛，出衣数百称，官为赛具，敛以棺槨，分建二冢，大将曰旌义冢，士曰怀忠冢，葬浅水原，诏翰林学士为铭识其所。昌盛陈兵卫，具牢醴，率诸将素服临之，边兵莫不感泣。

子士泾，尚云安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累迁少卿。家积财，内结权近。善胡琴，故得幸于贵人。后迁太仆卿，给事中韦弘景等封还制书，以士泾交通近幸，不当居九卿。宪宗曰：“昌有功于边，士泾又尚主，官少卿已十余年，制书宜下。”弘景等乃奉诏。

赞曰：唐杜牧称：“宁陵之围解，刘玄佐召昌问曰：‘君以孤城，用一当十，何以能守？’昌泣曰：‘始昌令：守陴内顾者斩。昌孤甥张俊守西北，未尝内顾，摔下斩之。士有死志，故能守。’因伏地流涕，玄佐亦泣曰：‘国家将富贵汝。’”史臣谓不然，且勒兵乘城与贼抗，所赖赏罚耳。今无罪而斩其甥，士心且离，不祥莫大焉。宁好事者传此以益其美？非昌志也。牧以为张巡、许远陷睢阳，其名传，昌全宁陵而事不得暴于世，宁牧未之思邪？

赵昌，字洪祚，天水人。始为昭义李承昭节度府属，累迁虔州刺史。安南酋獠杜英翰叛，都护高正平以忧死，拜昌安南都护，夷落向化毋敢桀。居十年，足疾，请还朝，以兵部郎中裴泰代之，入为国子祭酒。未几，州将逐泰，德宗召昌问状，

时年逾七十，占对精明，帝奇之，复拜安南都护。诏书至，人相贺，叛兵即定。

宪宗初立，检校户部尚书，迁岭南节度使。降辑陬荒，以劳徙节荆南。召入，再迁工部尚书、兼大理卿。出为华州刺史。对麟德殿，趋拜强馭，帝访其所以颐养。迁太子少保。卒，年八十五，赠扬州大都督，谥曰成。

李景略，幽州良乡人。父承悦，檀州刺史、密云军使。景略以廕补幽州府功曹参军。大历末，客河中，阖门读书。

李怀光为朔方节度使，署巡官。五原将张光杀其妻，以货市狱，前后不能决，景略核实，论杀之。既而有若女厉者进谢廷中，如光妻云。迁大理司直。怀光屯咸阳，将袭东渭桥，召幕府计议。景略曰：“杀殊泚，还军诸道，杖策诣行在，此转祸为福也。”不听。既出军门，恸哭曰：“岂意此军乃陷不义乎！”遂遁归。

灵武节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，累转侍御史、丰州刺史。丰州当回纥通道，前刺史软柔，每虏使至，与抗礼。时梅录将军入朝，景略欲折之，因郊劳，前遣人谓曰：“可汗新没，欲吊使者。”乃坐高垆待之。梅录俯俛前哭，景略即抚之曰：“可汗弃代，助尔号慕。”于是虏容气沮索，不敢抗，以父行呼景略。自此回纥使至者，皆拜于廷，威名显闻。希全忌之，诬奏，贬袁州司马。

希全死，迁左羽林将军，对德宗延英殿，论奏衍衍，有大臣风。会河东节度使李说病，以景略为太原少尹、行军司马。时方镇既重，故少召还者，惟不幸则司马代之。自说有疾，人心固属景略矣。会梅录复入朝，说大会，虏人争坐，说不敢遏，景略叱之，梅录识其声，惊拜曰：“非李丰州邪？”遂就坐。将吏相顾严惮，说愈不平，赂中尉窦文场谋毁去之。

岁余，塞下传言回纥将南寇，文场方侍帝傍，即言丰州当得良将，且举景略，乃拜丰州刺史、天德军西受降城都防御使。穷塞苦寒，地脊卤，边户劳悴。景略至，节用约己，与士同甘蓼，凿咸应、永清二渠，溉田数百顷，储禀器械毕具，威令肃然，声雄北疆，回纥畏之。卒于屯，年五十五。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未尽。赠工部尚书。

任迪简，京兆万年人。擢进士第。天德李景略表佐其军，尝宴客，而行酒者误进醢，景略用法严，迪简不忍其死，饮为酌，徐以它辞请易之，归略血，不以闻，军中悦其长者。景略卒，举军请为帅，监军使拘迪简，不听，众大呼，破户出之。德宗遣使者察变，具得所以然，乃授丰州刺史、天德军使。由殿中侍御史授兼大夫、散骑常侍。入为太常少卿、太子左庶子。

张茂昭以易定归，擢迪简行军司马代之。大将杨伯玉据牙不纳，众杀之；别将张佐元复叛，迪简斩以徇，乃入，以检校工部尚书为节度使。承茂昭奢纵后，公私屈匄，欲飧士，无所给，至与下同粝食，身居戟户。逾月，军中感其公，请安卧内，迪简乃许。三年，上下完充。以疾入，除工部侍郎。不能朝，改太子宾客。卒，赠刑部尚书，谥曰襄。

张万福，魏州元城人。三世明经，止县令、州佐。万福以儒业不显，乃学骑射，从王斛斯以别校征辽东，有功。

李峘伐刘展，署为部将，效首万级。累摄寿州刺史、舒庐寿都团练使。州送租赋诣都，至颍，为盗所夺。万福领轻兵尾袭，贼仓卒不得战，悉禽之，尽得所亡，并先掠人妻女、财畜万计，还其家，不能自致者，给船车以遣。真拜刺史，兼淮南节度副使。而节度崔圆忌之，失刺史，改鸿胪卿，使将千人镇寿州，不以为恨。时许杲以平卢行军司马将卒三千驻濠州，阴窥淮南。圆使万福摄濠州刺史。杲闻，即移戍当涂。贼陈庄陷

舒州，圆又令摄舒州刺史，督淮南盗贼，穷破株党。

大历三年，召见。代宗曰：“欲一识卿面，且将以许杲累卿。”万福辞谢，因前曰：“陛下以一许杲召臣，如河北诸将叛，欲属何人？”帝笑曰：“姑为我了杲事，且当大用。”乃拜和州刺史兼行营防御使，督盗淮南。万福至州，杲惧，徙屯上元，过楚州，大掠，节度使韦元甫使万福追讨。未至，杲为其将康自劝所逐，自劝循淮钞而东，万福倍道追杀之，免者十三，尽还所剽于民。元甫将厚赏士，万福曰：“官健坐仰衣食，无所事，今一小烦之，不足过赏，请用三之一。”帝下诏褒美，赐具衣、宫锦十双。

久之，诏以本镇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。万福诣扬州还所领兵。会元甫死，诸将愿得万福为帅，监军使邀请之，对曰：“我非幸人，勿以此待我。”遂去。以利州刺史镇咸阳，且留宿卫。

李正己反，屯兵埇桥，江淮漕船积千余不敢逾涡口。德宗乃以万福为濠州刺史，召谓曰：“先帝改尔名正者，所以褒也。朕谓江淮草木亦知尔威名，若从所改，恐贼不晓是卿也。”复赐旧名。万福因驰至涡口，驻马于岸，悉发漕船相衔进，贼兵倚岸熟视不敢动。改泗州刺史。魏州饥，父子相卖，万福曰：“魏州吾乡里，安忍其困？”令兄子将米百车饷之，赎魏人自卖者，给资遣之。

为杜亚所忌，召拜右金吾将军。及见，帝惊曰：“亚乃言尔昏耄，何邪？”诏图形凌烟阁，数赐与，并敕度支籍口畜给其费。阳城等诣延英门论裴延龄事，伏阁不去，帝震怒，左右惧不测。万福大言曰：“国有直臣，天下无虑矣。吾年八十，与见盛事。”遍揖城等劳之，天下益重其名。以工部尚书致仕，卒，年九十。

万福自始终禄食七十年，未尝一日言病。莅凡九州，皆有

惠爱。初，在泗州，遇李希烈反，陈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质扬州，万福独不遣。谓使者：“为我白公，妻老且丑，不足慰公意。”卒不行，人称其直。

高固，不知何许人，或言四世祖侃，永徽中为北庭安抚使，禽车鼻可汗，以功为安东都护。

固生微贱，为家所卖，转为浑瑊童奴，字黄芩。性敏惠，有旅力，善骑射，能读《左氏春秋》。瑊爱养之，以齐有高固，因以名，以乳媪女女固。从瑊屯朔方。德宗在奉天，固仍从瑊，贼突入东墜门，固引锐士长刀杀贼数十人，曳车塞闔，贼不能入。封渤海郡王。

李怀光反，使邠宁留后张昕将兵万人先趣河中，固在行，乃伺间入帐下，斩昕首以徇，拜检校右散骑常侍、前军兵马使。贞元十七年，邠宁节度使杨朝晟卒，诏将并邠宁、朔方为一军，议以李朝采为节度，刘南金副之，以询邠军，咸曰：“如诏。”数日复劫固为帅，固曰：“然能听吾言。乃可。”众唯唯。固徇曰：“毋杀人，毋肆掠！”三军皆顺悦。帝亦念固功，乃拜邠宁节度使。固本宿将，且宽厚，人皆安之。然久在散位，数为侪类轻笑。及受命，众多惧，固一释不问。

宪宗时，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入为右羽林统军。卒，赠陕州大都督。

郝玼，不记其乡里。贞元中为临泾镇将，尝从数百骑出野，还，说节度使马璘曰：“临泾扼洛口，其川饶衍，利畜牧。其西走戎道，旷数百里皆流沙，无水草。愿城之，为休养便地。”玼出，或谓璘曰：“玼言信然。虽然，公所以蒙恩大幸，以边防未固也。上心日夜念此，故厚于公。今若用玼言，则边已安，尚何事为？”璘遂不听。

及段佑代节度，玼又说曰：“天宝时，天下以兵为防，独

西戎耳。而塞至京师且万里。自禄山反，西陲尽亡，寰内为边郡。每虏入寇，驱井闾父子与马牛，焚积聚，残室庐，边人耗尽。今若筑临泾以折虏势，便甚。”佑唯许，请于朝。卒诏城临泾，为行原州，以玘为刺史，戍之。自是虏不敢过临泾。

玘在边积三十年，每讨贼，不持糗粮，取之于敌。获虏必剝剔而归其尸，虏大畏，道其名以怖啼儿。迁检校左散骑常侍、泾原行营节度使，封保定郡王。赞普常等故身铸金象，令于国曰：“得生玘者，以金玘偿之。”朝廷畏失名将，徙为庆州刺史，卒。

佑，本郭子仪牙将，从征伐有功。贞元末，为泾原节度使，虏畏惮之。终右神策大将军。

史敬奉者，灵州人。事朔方军为牙将。元和中，吐蕃数犯塞，十四年，敬奉白节度使杜叔良，请兵三千，赍一月粮，深入虏地，分贼势。叔良以二千兵予之，行十余日，不闻问，皆谓已歿。敬奉乃由间道绕出虏后，部落奔骇，因大破之，驱其余众于瓠芦河，获马牛杂畜迨万数。赐实封五十户。

敬奉谨陋，类不胜衣，其走逐奔马，挟鞍勒以上，而后羁带之，矛矢在手，前无强敌。甥侄部曲二百人，每出辄分其队为四五，随水草，数日不相知，及相遇，已皆有获。与凤翔将野诗良辅及郝玘皆以名雄边。

良辅者，后为陇州刺史。朝廷遣使至吐蕃，虏辄言：“唐家称和好岂妄邪！不尔，安得任良辅为陇州刺史？”

卷第一百六十二 列传第九十六

李乌王杨曹高刘石

李光进，其先河曲诸部，姓阿跌氏。贞观中内属，以其地为鸡田州，世袭刺史，隶朔方军。

光进与弟光颜少依舍利葛旃，葛旃妻，其女兄也。初，葛旃杀仆固瑒，归河东辛云京，遂与光进俱家太原。以沈果称。从马燧救临洺，战洹水有功。历前后军牙门将、兼御史大夫、代州刺史。元和四年，王承宗、范希朝引师救易定，表光进为都将。时光颜亦至大夫，故军中呼“大小大夫”。俄检校工部尚书，为振武节度使，赐姓以光宠之；别诏光颜拜洺州刺史。弟兄荣冠当时。光进徙灵武，卒，年六十五，赠尚书左仆射。

有至性，居母丧，三年不归寝。光颜先娶，而母委以家事。及光进娶，母已亡，弟妇籍货贮、纳管钥于姒，光进命反之，曰：“妇逮事姑，且尝命主家事，不可改。”因相持泣，乃如初。

光颜，字光远。葛旃少教以骑射，每叹其天资票健，己所不逮。长从河东军为裨将，节度使马燧谓曰：“若有奇相，终必光大。”解所佩剑赠之。讨李怀光、杨惠琳，战有功。从高崇文平剑南，数搴旗蹈军，出入若神，益知名。进兼御史大夫，历代、洺二州刺史。

元和九年讨蔡，以陈州刺史充忠武军都知兵马使。始逾月，擢本军节度使，诏以其军当一面。光颜乃壁激水。明年，大破

贼时曲。初，贼晨压其营以阵，众不得出，光颜毁其栅，将数骑突入贼中，反往一再，众识光颜，矢集其身如蝟。子揽马鞅谏无深入，光颜挺刃叱之，于是士争奋，贼乃溃北。当此时，诸镇兵环蔡十余屯，相顾不肯前，独光颜先败贼。始，裴度宣慰诸军还，为宪宗言：“光颜勇而义，必立功。”

俄又与乌重胤破贼小浞河。初，都统韩弘约诸军攻贼，贼先薄重胤垒，重胤中矛创甚，请救于光颜。光颜策贼既出，则小浞河之堡可乘，且重胤不可破。遣大将田颖、宋朝隐袭其城，夷之，贼失聚。弘怒不救重胤，违节度，取颖等将戮之，举军惜其材，光颜不敢拒。会中人景忠信至，知其然，即矫诏械系在所，驰以闻，有诏释之。弘及光颜更以表言，帝谓弘使曰：“违都统令当死，但以功可赎，赦之以为后图。”弘不悦。自是与弘有隙。

十一年，屡困贼，遂拔凌云栅。捷奏入，帝大悦，厚赉其使。进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十二年四月，败贼于郾城，死者什三，数其甲凡三万，悉画雷公符、斗星，署曰：“破城北军。”郾守将邓怀金大恐，其令董昌龄因是劝怀金降，且来请曰：“城中兵父母妻子皆质贼，有如不战而屈，且赤族。请公攻城，我举火求援，援至，公迎破之，我以城下。”光颜许之。贼已北，昌龄奉伪印，怀金率诸将素服开门待。光颜入之，城自坏者五十版。

弘素蹇纵，阴挟贼自重，且恶光颜忠力，思有以挠之。饬名姝，教歌舞、六博，襦袴属珠琲，举止光丽，费百钜万，遣使以遗光颜，曰：“公以君暴露于外，恭进侍者，慰君征行之勤。”光颜约旦日纳焉。乃大合将校置酒，引使者以侍姝至，秀曼都雅，一军惊视。光颜徐曰：“我去室家久，以为公忧，诚无以报德。然战士皆弃妻子，蹈白刃，奈何独以女色为乐？”

为我谢公：天子于光颜恩厚，誓不与贼同生！”指心曰：“虽死不贰。”因呜咽泣下，将卒数万皆感激流涕，乃厚赂使者还之，于是士气益励。

裴度筑赫连城于洹口，率轻骑观之。贼以奇兵自五沟至，大呼薄战，城为震坏，度危甚，光颜力战却之。先是，光颜策贼必至，密遣田布伏精骑沟下，扼其归。贼败，弃骑去，颠死沟中者千余。由是贼悉锐士当光颜，而李愬得乘虚入蔡矣。董重质弃洹曲军降愬，光颜跃马入贼营大呼，众万余人投甲请命。贼平，加检校司空。入朝，召对麟德殿，赐与蕃渥，命宴其第，归刍米二十车。

帝讨李师道，徙义成节度使，许以忠武兵自随。不三旬，再败贼濮阳，拔斗门，斩数千级。上言许、郑兵合不可用，遂复镇忠武。吐蕃入寇，徙邠宁军。时虜毁盐州城，使光颜复城之，亦以忠武兵从。初，田缙镇夏州，以叨沓开边隙，故党项引吐蕃围泾州，郝玼力战破之。光颜闻贼至，料兵以赴，邠人慢言恟恟，腾噪不肯行。光颜为陈说大义，感慨流涕，闻者亦泣下，遽即路，虜走出塞。

穆宗立，召还，赐开化里第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还军，赆况不貲，以宠示群臣。俄徙凤翔。帝将伐镇州，复还忠武，又兼深冀行营节度使。宰相百官班饯，帝御通化门临送，赐珍器、良马、玉带。光颜提军深入，而馈运不至，有诏以沧、景、德、棣州益之。光颜以宰相处置失宜，辞兼领，亦会赦王廷凑，复所治。李骧乱汴州，诏总军出讨，朝受命，暮即戎。翌日，拔尉氏。与汴人战琵琶沟，未阵，薄之，贼走。骧平，进兼侍中。敬宗初，真拜司徒、河东节度。宝历二年卒，年六十六，赠太尉，谥曰忠，赙赐良厚。及葬，文宗以其功高，复赐帛二千匹。

光颜性忠义，善抚士，其下乐为用。许师劲悍，常为诸军锋，故数立勋。王仙芝、黄巢反，诸道告急，多请以助守。大校曹师罕以千五百人隶招讨使宋威，张贯以四千人隶副使曾元裕。僖宗倚许军以屏蔽东都，有请以为援，率不报。大将张自勉讨云南、党项；庞勋乱，解围寿州，战淮口，以功累擢右威卫上将军。至是表请讨贼，诏乘传赴军，解宋州围。威忌自勉成功，请以隶麾下，且欲杀之。宰相得其谋，不听，以自勉代元裕。

乌重胤，字保君，河东将承玘子也。少为潞牙将，兼左司马。节度使卢从史奉诏讨王承宗，阴与贼连。吐突承璀将图之，以告重胤，乃缚从史。帐下士持兵合讎，重胤叱曰：“天子有命，从者赏，违者斩！”士敛手还部无敢动。宪宗嘉其功，擢河阳节度使，封张掖郡公。

帝讨淮蔡，诏重胤以兵压贼境，割汝州隶其军，与李光颜相犄角。大小百余战，凡三年，贼平，再迁检校司空，进邠国公。徙横海军，建言：“河朔能拒朝命者，盖刺史失权，镇将领军能作威福也。使刺史得职，大帅虽有禄山、思明之奸，能据一州为叛哉？臣所管三州，辄还刺史职，各主其兵。”因请废景州。法制脩立，时以为宜。

讨王廷凑也，出屯深州，方朝廷号令乖迕，贼浸不制，重胤久不敢进。穆宗以为观望，诏杜叔良代之，以重胤为太子太保。长庆末，以检校司徒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召至京师，改节天平军。文宗初，真拜司徒。李同捷请袭父位，帝方务静安，授同捷兖海，以重胤耆将，兼节度沧景，以齐州隶军。未几卒，年六十七，赠太尉，谥懿穆。

重胤出行伍，善抚士，与下同甘苦。蔡将李端降重胤，蔡人执其妻杀之，妻呼曰：“善事乌仆射！”得士心大抵如此。

待官属有礼，当时有名士如温造、石洪皆在幕府。既歿，士二十余人刳股以祭。

子汉弘嗣爵。居母丧，夺为左领军卫将军，固辞。帝嘉许之。

石洪者，字浚川，其先姓乌石兰，后独以石为氏。有至行，举明经，为黄州录事参军，罢归东都，十余年隐居不出。公卿数荐，皆不答。重胤镇河阳，求贤者以自重，或荐洪，重胤曰：“彼无求于人，其肯为我来邪？”乃具书币邀辟，洪亦谓重胤知己，故欣然戒行。重胤喜其至，礼之。后诏书召为昭应尉、集贤校理。

又有李珣者，世儒家，珣独尚材武，有崖岸。尝至泽潞见李抱真，欲署牙将，闻其使酒，不用。都将王虔休曰：“珣奇士，不能用，即杀之，无为它人得也。”抱真不纳。虔休代节度，引为将。重胤禽从史，珣将救之，既闻谋出朝廷，乃止。重胤爱其才，讨淮西也，表为行营都将。终右武卫上将军。

王沛，许州许昌人。少勇决，为节度使上官说所器，妻以女，署牙门将。说卒，它婿田偁胁说子袭领其军，谋杀监军。沛知其计，密告之，支党悉禽。德宗嘉美，即拜行军司马。而刘昌裔领节度，奏沛为监察御史，有诏护说丧还京师。帝召见叹息，以为功异等，嫌昌裔所请薄，谓沛曰：“吾意殊未厌，尔归矣，方使别奏。”沛未至许，拜兼御史中丞。

李光颜讨吴元济，奇沛风概，署行营兵马使，使将劲兵别屯，数破贼有功。时诏书趣战，诸将观望，不敢度漉以壁。沛引兵五千夜济合流，扼贼冲，遂城以居。于是河阳、宣武、太原、魏博等军继度，围郾城。沛先结垒与贼对，蔡将邓怀金遂降。蔡平，加兼大夫。复从光颜定淄青。及光彦镇邠，诏分许兵往戍，沛又为都将，救盐州，败吐蕃，以功擢宁州刺史。徙

陈州。

李驤之乱，以忠武节度副使率师讨驤，加检校右散骑常侍，进拜兖海沂密节度使。是时新建府，俗犷鹜，沛明示法制，搜阅以时，军政大治。以检校工部尚书徙忠武。太和元年卒，赠尚书右仆射。

子逢，从父征伐，累功署忠武都知兵马使。太和中，入为诸卫将军。从刘沔、石雄破回鹘于天德，有士二千人未尝战，欲冒赏赐，逢不与。或为请之，答曰：“士奋死取赏，若无功而赏，何哉？”武宗以逢用法严，使宰相李德裕让之，逢曰：“战者，前踏白刃，不以法，人孰用命？”讨刘稹也，为太原道行营将，领陈许兵七千屯翼城。稹平，加检校右散骑常侍。后亦至忠武节度使云。

杨元卿，史失其何所人。少孤，慷慨有术略。客江海上，时时高论，人谓狂生。吴少诚跋扈蔡州，元卿以褐衣见，署剧县，俄召入幕府。又事少阳。每奏事至京师，颇为宰相李吉甫慰纳。元卿还，与少阳言君臣大义以动其心，贼党恶而共构之，判官苏肇保救，乃免。然元卿阴挠少阳事，而输款朝廷。及元济擅袭节度，元卿欲困其财使不振，谬说曰：“先公吝于财，诸将至寒馁。府之有亡，我具知之。君若大赐将士以自固，又卑辞厚礼邀事诸镇，则诸将悦，庶几助我。吾为君持表见天子，安有不从者？”元济许之。既至，则具条贼虚实，请敕诸道执元济诛之。元济觉，乃杀其妻并四子，圉为一棚射之，肇亦被害。

宪宗拜元卿岳王府司马，与李愬议侨置蔡州，以元卿为刺史，优纳降附，坏贼党与。元卿入见，愿假度支钱及它奏请，不合旨；又裴度以诸将讨蔡三年，功且成，若又以州与元卿，恐觖望生事，议格。更授光禄少卿。蔡平，超拜左金吾卫将军。

建言：“淮西多怪珍宝带，往取必得。”帝曰：“我讨贼，为人除害。贼平，我求得矣，焉用宝！止勿复言。”出为汾州刺史，复入为金吾。

长庆初，镇、魏易帅，元卿具道所以成败事，穆宗久乃悟，赐白玉带，擢泾原渭节度使。元卿垦发屯田五千顷，屯筑高垣，牢键闭，寇至，耕者保垣以守。居六年，泾人德之。徙节河阳。何进滔乱魏博，元卿请自赍三月粮举军出讨，文宗嘉美，加检校司空。献粟二十万石，助天子经费。进光禄大夫。徙宣武军。太和七年，以疾归东都，授太子太保。卒，赠司徒。然性儉巧，所至聚敛，谐结权近，故累更方任云。

子延宗，开成中为磁州刺史，与河阳兵谋逐帅自立。事败，诏以元卿尝毁家归忠，全其宗，杖死延宗于京兆府，赐还田产。

曹华，宋州楚丘人。始从宣武军。缚乱将李乃送阙下，节度使董晋署为牙将。后避仇奔东都，会吴少诚叛，留守王翊署华襄城戍将。华浚隍埤堞，日与贼搏，数禽馘，贼惮之。宪宗初，累拜检校右散骑常侍，召至京师，赐矛甲缁锦，还屯。拜宁州刺史，未行，属吴元济不受命，诏河阳怀汝节度使乌重胤讨之，重胤请华自副。战青陵城，贼大奔，拔凌云栅，以功封陈留郡王。

蔡平，进棣州刺史。州与郢比，时贼略定滴河，华遽逐贼，斩二千级，复其县。又募群盗可用者，贷死，补屯卒，使据孔道。贼至，辄击却之，不敢北。擢横海节度副使。时朝廷拔郢为三镇。其明年，亮海军乱，杀观察使王遂，诏华往代。视事三日，合军大飨，幕甲士于庑，酒中，令曰：“天子以郢人参别而戍，有转徙劳，欲厚赏之。请郢人右，州兵左。”既而出州兵，乃阖门大言曰：“天子有命，诛杀帅者！”甲起于幕，环之。凡斩千二百人，血流殷渠，赤氛冒门高丈余。海、沂之

人，重足屏息。

华恶沂地褊，请治亮，许之。自李正己盗，齐、鲁俗益污鹜，华下令曰：“邹、鲁礼义乡，不可忘本。”乃身见儒士，春秋祀孔子祠，立学官讲诵，斥家货佐贍给，人乃知教，成就诸生，仕诸朝。镇人害田弘正，华亟请以本军进讨，不从。进华检校工部尚书，就充节度使。

李驍叛，以兵取宋州。华不待命，以兵逆击，破之。驍平，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徙镇义成军。盗杀商贾，吏捕得，乃华嬖人。华怒，断其颈以祭死者。卒，年六十九，赠左仆射。

华虽出戎伍，而动必由礼，爱重士大夫，不以贵倨人，至厮竖必待以诚信，人以为难。

高瑀，冀州蓨人。少沈邃，喜言兵。释褐右金吾曹参军，累迁陈、蔡二州刺史，入为太仆卿。忠武节度使王沛死，卫军诸将多自谓得之。宰相裴度、韦处厚以瑀治陈、蔡素有状，习军中情伪，欲任之。会其军表丐瑀，乃检校左散骑常侍，领忠武节度使。自大历后，择帅悉出宦人中尉，所输货至钜万，贫者假贷富人，既得所欲，则椎膏血，倍以酬息，十常六七。及瑀有命，士相告曰：“韦、裴作相，天下无债帅。”州比水旱无年，瑀相地宜，筑堤庸百八十里，时其钟泄，民赖不饥。再加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六年，徙节武宁军。以刑部尚书召，辞疾，拜太子少傅。不阅月，复诏节度忠武，卒于镇，赠司空。

瑀宽和，居官无赫然誉，所至称治，士人怀之。

刘沔，字子汪，徐州彭城人。父廷珍，以羽林军扈德宗奉天，以战功官左骁卫大将军、东阳郡王。沔少孤，客振武，节度使范希朝署牙将。军中大会，沔捉刀立堂下，希朝奇之，召谓曰：“后日必处吾坐。”希朝卒，入为神策将。太和末，迁累大将军，擢泾原节度使，徙振武。开成三年，突厥劫营田，

沔发吐浑、契苾、沙陀部万人击之，贼一讐无返者，悉颁所获马羊于战卒，筑都护府西北四垒。进检校户部尚书。

武宗立，迁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回鹘寇天德，诏以兵据云伽关，虜引去。会昌二年，又掠太原、振武，天子使兵部郎中李拭调兵食，因视诸将能否，拭独称沔，乃拜河东节度兼招抚回鹘使，进屯雁门关。虜寇云州，沔击之，斩七裨将，败其众。以还太和公主功，加检校司空。议者恨其薄，又进金紫光禄大夫，赐一子官。虜残众走，诏沔追北，仍录李靖赐之。军还，次代州，归义军降虜三千，使隶食诸道，不受诏，据滹沱河叛，沔悉禽诛之。

刘稹阻命，诏沔南讨，屯榆社。沔素与张仲武不协，时方追幽州兵，故徙义成。会王宰逗留，宰相李德裕表沔镇河阳，以滑兵二千壁万善，居宰肘腋下，激之俾出军。稹平，进检校司徒，徙忠武节度使。以病改太子少保，不任谒，拜太子太傅致仕。卒，年六十五，赠司徒。

石雄，徐州人，系寒，不知其先所来。少为牙校，敢毅善战，气盖军中。王智兴讨李同捷，收棣州，使雄先驱度河，鼓行无前。初，徐军恶智兴苛酷，谋逐之而立雄。智兴惧变，因立功奏除州刺史，诏以为壁州刺史。智兴由是杀雄素所善百余人，诬雄阴结士摇乱，请以军法论。文宗素知其能，不杀，流白州。徙为陈州长史。党项扰河西，召雄隶振武刘沔军，破羌有劳，帝难智兴，久不擢。

会昌初，回鹘入寇，连年掠云、朔，牙五原塞下。诏雄为天德防御副使，兼朔州刺史，佐刘沔屯云州。沔召雄谋曰：“虜离散，当扫除久矣。国家以公主故，不欲亟攻。我若径趋其牙，彼不及备，必弃公主走，我当迎主归。有如不捷，吾则死之。”雄曰：“诺。”即选沙陀李国昌及契苾、拓拔杂虜三千骑，夜

发马邑，旦登振武城望之，见羸车十余乘，从者殊碧衣，谍者曰：“公主帐也。”雄潜使喻之曰：“天子取公主，兵合，第无动。”雄穴城夜出，纵牛马鼓噪，直捣乌介帐。可汗大骇，单骑走，追至杀胡山，斩首万级，获马牛羊不赀，迎公主还。进丰州防御使。

武宁李彦佐讨刘稹逗留，以雄为晋絳行营诸军副使，助彦佐。是时，王宰屯万善，刘沔屯石会关，顾望莫先进。雄受命，即勒兵越乌岭，破贼五壁，斩获千计，贼大震。雄临财廉，每朝廷赐与，辄置军门，自取一匹缣，余悉分士伍，由是众感发，无不奋。武宗喜曰：“今将帅义而勇罕雄比者。”就拜行营节度使，代彦佐。徙河中。稹危蹙，其大将郭谊密献款，请斩稹首自归。众疑其诈，雄大言曰：“稹之叛，谊为谋主。今欲杀稹，乃谊自谋，又何疑？”雄以七千人径薄潞，受谊降。进检校兵部尚书，徙河阳。初，雄讨稹，水次见白鹭，谓众曰：“使吾射中其目，当成功。”一发如言。帝闻，下诏褒美。

宣宗立，徙镇凤翔。雄素为李德裕识拔。王宰者，智兴子，于雄故有隙。潞之役，雄功最多，宰恶之，数欲沮陷。会德裕罢宰相，因代归。白敏中猥曰：“黑山、天井功，所酬已厌。”拜神武统军。失势怏怏卒。

赞曰：世皆谓李愬提孤旅入蔡缚贼为奇功，殊未知光颜于平蔡为多也。是时，贼战日窘，尽取锐卒护光颜，凭空堞以居，故愬能乘一切势，出贼不意。然则无光颜之胜，愬乌能奋哉？

卷第一百六十三 列传第九十七

于王二杜范

于頔，字允元，后周太师谨七世孙。廕补千牛，调华阴尉，累劳迁侍御史。为吐蕃计会使，有专对材。擢长安令、驾部郎中。

出为湖州刺史。部有湖陂，异时溉田三千顷，久废，頔行县，命脩复堤阨，岁获粳稻蒲鱼无虑万计。州地庠薄，葬者不掩枢，頔为坎，瘞枯骨千余，人赖以安。

未几，改苏州。罢淫祠，浚沟洫，端路衢，为政有绩。然暴横少恩，杖前部尉以逞憾，观察使王纬以闻，德宗不省。俄迁大理卿，为陕虢观察使，慢言谢纬曰：“始足下劾我，三进官矣！”益自肆。峻罚苛惩，官吏惶恐，皆重足一迹。参军事姚岷不胜虐，自沉于河。

贞元十四年，拜山南东道节度使。是时，吴少诚叛，頔率兵自唐州战吴房朗山，取之，禽其将李璨，又胜之濯神沟。于是请升襄州为大都督府，广募战士，储良械，其间然有专汉南意，所悟者类治军法。帝晚务姑息，頔所奏建，无不开允。公敛私输，持下益急，而慢于奉上。诬劾邓州刺史元洪，朝廷重违，为流端州，命中人护送至枣阳。頔遣兵劫洪还，拘之，表责洪太重，改吉州长史，遣使厚谕乃已。尝怒判官薛正伦，奏贬陕州长史，比诏下，頔中悔，奏复署旧职。正伦死，以兵围其居，强使孽子与婚。昵吏高洪，纵使剥下，别将陈仪不胜忿，

刺杀洪，一府惊溃。累迁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燕国公。俄擅以兵取邓州，天子未始谁何。初，襄有髹器，天下以为法。至頔骄蹇，故方帅不法者号“襄样节度”。

宪宗立，权纲自出，頔稍惧，愿以子尚主，帝许之。遂入朝，拜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请准杜佑，月三奉朝，诏可。

时宦者梁守谦幸于帝，颇用事。有梁正言者，与頔子敏善，敏因正言厚赂守谦，求頔出镇。久不报，敏怒其给，责所馈，诱正言家奴支解之，弃溷中。家童上变，诏捕頔吏沈壁及它奴送御史狱，命中丞薛存诚、刑部侍郎王播、大理卿武少仪杂问之。頔与诸子素服待罪建福门，门史不内，屏营负墙立，更遣人上章，有司拒不闻。翌日复往，宰相谕使还第。贬为恩王傅，子敏窜雷州，至商山，赐死。次子季友夺二官，正及方免官。流壁封州，正言诛死。

久之，拜户部尚书。帝讨蔡，頔献家财以助国，帝却之。又坐季友居丧荒宴，削金紫光禄大夫。帝初欲頔告老，宰相李逢吉谓得谢乃优礼，非所以示责。明年，乃致仕。宰司将以太子少保官之，帝改署宾客。郁郁不得意卒，赠太保，太常谥曰厉。

頔尝制《顺圣乐舞》献诸朝。又教女伎为八佾，声态雄侈，号《孙吴顺圣乐》云。

季友尚宪宗永昌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从穆宗猎苑中，求改頔谥，会徐泗节度使李愬亦为请，更赐谥曰思。尚书右丞张正甫封还诏书，右补阙高鉉、博士王彦威持不可，谓：“頔文吏，倔强犯命，擅军襄、邓，欲胁制朝廷；杀不辜，留制囚，遮使者，僭正乐。势迫而朝，非其宿心，得全腰领而歿，犹以为幸，不宜更谥。”帝不从。

方，长庆时以勋家子通豪侠，欲事河朔，以策干宰相元稹。

而李逢吉党谋倾执政，乃告穰结客刺裴度，事下有司，验无状，方坐诛。

王智兴，字匡谏，怀州温人。少骁锐，为徐州牙兵，事刺史李洧。洧弃李纳，挹州自归。纳怒，急攻洧。智兴能骑步，奉表，不数日至京师告急，德宗出朔方军五千击纳，解去，自是为徐特将。

讨吴元济也。李师道谋挠王师，数侵徐救蔡。节度使李愿遣智兴率步骑拒贼。其将王朝晏方攻沛，智兴逆击，败之，朝晏脱身保沂州。进破姚海兵五万于丰北，获美妾三人，智兴曰：“军中有女子，安得不败？”即斩以徇。朝晏自沂以轻兵袭沛，夜战狄丘，复破之。累迁侍御史。

元和十三年，伐师道，智兴以步骑八千次胡陵，与忠武军会，以骑畀其子晏平、晏宰为先锋，自率军继之。坏河桥，收黄队，攻金乡，拔鱼台，俘斩万计。贼平，进御史中丞。明年，召还，为沂州刺史。

长庆初，河朔用兵，加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充武宁军副使、河北行营诸军都知兵马使，帅兵三千度河。属朝廷用崔群为武宁节度使，群畏智兴难制，密请追还京师，未报。会赦王廷凑，诸节度班师。智兴还，群遣寮属迎之，令士季甲而入。智兴心不悦，因勒兵斩关入，杀异己者十余辈，然后谒群谢曰：“此军情也！”群乃治装去，智兴以兵卫送还朝；至埽桥，掠盐铁院及贡物，劫商旅，逐濠州刺史侯弘度。朝廷甫罢兵，不能讨，即诏检校工部尚书，充本军节度使。智兴由是拏索财赂，交权幸以贾虚名，用度不足，始税泗口以佐军须。

李骧攻宋州，智兴悉锐师出宋西鄙，破之漳口。骧平，加检校尚书左仆射。李同捷以沧德叛，智兴请悉师三万赍五月粮讨贼，诏拜检校司徒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沧德行营招抚使。

既战，降其将十辈、锐士三千，遂拔棣州。诸将闻，战愈力，遂有功。入朝，燕麟德殿，赐预备厚。册拜太傅，封雁门郡王，进兼侍中。改忠武、河中、宣武三节度。卒，年七十九，赠太尉。

子九人，晏平、宰知名。

晏平幼从父军，以讨同捷功，检校右散骑常侍、朔方灵盐节度使。父丧，擅取马四百、兵械七千自卫归洛阳。御史劾之，有诏流康州，不即行，阴求援于河北三镇。三镇表其困，改抚州司马。给事中韦温、薛廷老、卢弘宣等还诏不敢下，改永州司户参军。温固执，文宗谕而止。

晏宰，后去“晏”，独名宰。少拳果，长隶神策军。甘露之变，以功兼御史大夫，为光州刺史。有美政，观察使段文昌荐之朝，除盐州刺史。持法严，人不甚便。累擢邠宁庆节度使。回鹘平，徙忠武军。

讨刘稹也，诏宰以兵出魏博，趋磁州。当是时，何弘敬阴首鼠，闻宰至，大惧，即引军济漳水。宰相李德裕建言：“河阳兵寡，以忠武为援，既以捍洛，则并制魏博。”遂诏宰以兵五千椎锋，兼统河阳行营。进取天井关，贼党离沮。德裕以宰乘破竹势不遂取泽州，以其子晏实守磁，为顾望计，帝有诏切责。宰惧，急攻陵川，破贼石会关，进攻泽州。其将郭谊杀稹降。宰传稹首京师，遂节度太原。

宣宗初，入朝，厚结权幸求宰相，周墀劾之，乃还军。吐蕃引党项、回鹘寇河西，诏统代北诸军进击。以疾不任事，徙河阳。罢为太子少保，分司东都。进少傅，卒。

晏幼机警，智兴自养之，故名与诸父齿。稹平，擢淄州刺史，终天雄节度使。

杜兼，字处弘，中书令正伦五世孙。初，正伦无子，故以

兄子志静为后。父廩，为郑州录事参事军事。安禄山乱，逃去，贼索之急，宋州刺史李岑以兵迎之，为追骑所害。兼尚幼，逃入终南山。伯父存介为贼执，临刑，兼号呼愿为奴以赎，遂皆免。

建中初，进士高第，徐泗节度使张建封表置其府。积劳为濠州刺史。性浮险，尚豪侈。德宗既厌兵，大抵刺史重代易，至历年不徙。兼探帝意，谋自固，即脩武备，募占劲兵三千。帝以为才，遂横恣。僚官韦赏、陆楚皆闻家子，有美誉，论事忤兼，诬劾以罪。帝遣中人至，兼廷劳毕，出诏执赏等杀之，二人无罪死，众莫不冤。又妄系令狐运而陷李藩，欲杀之，不克。

元和初，入为刑部郎中，改苏州刺史。比行，上书言李锜必反，留为吏部郎中。寻擢河南尹。杜佑素善兼，终始倚为助力。所至大杀戮，裒蓺财货，极奢侈。适幸其时，未尝败。卒，年七十。家聚书至万卷，署其末，以坠鬻为不孝，戒子孙云。

从弟羔，贞元初及进士第，有至性。父死河北，母更兵乱，不知所之，羔忧号终日。及兼为泽潞判官，鞠狱，有媪辨对不凡，乃羔母，因得奉养。而不知父墓区处，昼夜哀恸；它日舍佛祠，观柱间有文字，乃其父临死记墓所在。羔奔往，亦有耆老识其垆，因是乃得葬。元和中，为万年令，时许季同为长安令，京兆尹元义方责租赋不时，系二县吏，将罪之。羔等辩列尤苦，尹不为纵。羔乃谒宰相，请移散官。宪宗遣中使问状，具对府政苛细，力不堪奉。诏皆免官，夺尹三月俸。议者以羔为直。未几，授户部郎中，后历振武节度使，以工部尚书致仕。卒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敬。

子中立，字无为，以门廕历太子通事舍人。开成初，文宗欲以真源、临真二公主降士族，谓宰相曰：“民间脩婚姻，不

计官品而上阀阅。我家二百年天子，顾不及崔、卢耶？”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。中立及校书郎卫洙得召见禁中，拜著作郎。月中，迁光禄少卿、驸马都尉，尚真源长公主。

中立数求自试，愤愤不乐，因言：“朝廷法令备具，吾若不任事，何赖贵戚挠天下法耶？”帝闻异之，转太仆、卫尉二少卿，历左右金吾大将军。京师恶少优戏道中，具驹唱呵卫，自谓“卢言京兆”，驱放自如。中立部从吏捕系，立箠死。迁司农卿。绳吏急，反为中伤，左徙庆王傅。

久之，复拜司农卿，入谢，帝曰：“卿用法深，信乎？”答曰：“穀下百司养名不肯事，如司农尤丛剧。陛下无遽信流言，假臣数月，事可济。”帝许之。初，度支度六官餧钱移司农，司农季一出付吏，大吏尽举所给于人，权其子钱以给之，既不以时，黄门来督责慢骂。中立取钱纳帑舍，率五日一出，吏不得为奸，后遂以为法。加检校右散骑常侍。

京兆尹缺，宣宗将用之，宰相以年少，欲历试其能，更出为义武节度使。旧徭车三千乘，岁輓盐海濒，民苦之。中立置“飞雪将”数百人，具舟以载，自是民不劳，军食足矣。大中十二年，大水泛徐、兖、青、郛，而沧地积卑，中立自按行，引御水入之毛河，东注海，州无水灾。卒，年四十八，赠工部尚书。

中立居官精明，吏下寒栗畏伏。中虽坐累免，及复用，亦不为宽假，其天资所长云。

杜亚，字次公，自云本京兆人。肃宗在灵武，上书论当世事，擢校书郎。杜鸿渐节度河西，奏署幕府。入朝，历史部员外郎。鸿渐为山南、剑南副元帅，亚与杨炎并为判官。再迁谏议大夫。

亚自以当衡柄，悒悒不悦。李栖筠风望高，时谓当宰相，

故亚厚结纳。元载得罪，亚与刘晏等劾治。载死，迁给事中。常衮恶之，出为江西观察使。德宗立，召还。亚意必任台宰，倍道进。与人语，皆天下大政。或以事析谒，辄相然可。帝知，不悦也。既又建奏疏阔，不称旨，罢为陕虢观察兼转运使。徙河中。刘晏抵罪，贬睦州刺史。

兴元初，入迁刑部侍郎，又拜淮西节度使。至则治漕渠，引湖陂，筑防庸，入之渠中，以通大舟，夹堤高印，田因得溉灌。疏启道衢，彻壅通埭，人皆悦赖。然承陈少游后，衮率烦重，用度无艺，人冀有所矫革，而亚雅意丞弼，厌外官，往往不亲事，日夜召宾客言噓流连。方春，南民为竞度戏，亚欲轻驶，乃髹船底，使篙人衣油彩衣，没水不濡，观沼华遂，费皆千万。陇西李衡在坐，曰：“使桀、纣为之，不是过也！”既泛九曲池，曳绣为帆，谄曰：“要当称是林沼。”衡曰：“未有锦缆，云何？”亚大惭。自是府财耗竭。

贞元中，罢归。宰相窦参憚其宿望，以检校吏部尚书留守东都。病风痺且废，犹欲固宠，奏垦苑中为营田，可减度支岁禀。诏许之。先是，苑地可耕者，皆留司中人及屯士占假。亚计窘，更举军帑钱与甸人，至秋取菽粟偿息输军中，贫不能偿者发囷窖略尽，流亡过半。又赂中人求兼河南尹。帝审其妄，使礼部尚书董晋代之，赐亚还。病不能谒。卒，年七十四，赠太子少傅，谥曰肃。

范传正，字西老，邓州顺阳人。父綸，为户部员外郎，与赵郡李华善，有当世名。传正举进士、宏辞，皆高第，授集贤殿校书郎。历歙、湖、苏三州刺史，有殊政，进拜宣歙观察使。代还，坐治第过制，宪宗薄不用，改光禄卿。以风痺卒，赠左散骑常侍。

传正好古，性精悍，初自整饬。宦益达，用度益奢侈，倾

货货市权贵欢，私公府如家帑，亦幸素有名，得不败云。

卷第一百六十四 列传第九十八

裴度

裴度，字中立，河东闻喜人。贞元初，擢进士第，以宏辞补校书郎。举贤良方正异等，调河阴尉。迁监察御史，论权嬖梗切，出为河南功曹参军。武元衡帅西川，表掌节度府书记。召为起居舍人。

元和六年，以司封员外郎知制造。田弘正效魏、博六州于朝，宪宗遣度宣谕，弘正知度为帝高选，故郊迎趋跽受命，且请遍至属州，布扬天子德泽，魏人由是欢服。还，拜中书舍人。久之，进御史中丞。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阅鹰狗，所过挠官司，厚得饷谢乃去。下邳令裴寰，才吏也，不为礼，因构寰出丑言，送诏狱，当大不恭。宰相武元衡婉辞诤，帝怒未置。度见延英，言寰无辜，帝恚曰：“寰诚无罪，杖小使；小使无罪，且杖寰。”度曰：“责若此固宜，第寰为令，惜陛下百姓，安可罪？”帝色霁，乃释寰。

王师讨蔡，以度视行营诸军，还，奏攻取策，与帝意合。且问诸将才否，度对：“李光颜义而勇，当有成功。”不三日，光颜破时曲兵，帝叹度知言。进兼刑部侍郎。

王承宗、李师道谋缓蔡兵，乃伏盗京师，刺用事大臣，已害宰相元衡，又击度，刃三进，断靴，刺背裂中单，又伤首，度冒氈，得不死。哄导骇伏，独驸王义持贼大呼，贼断义手。

度坠沟，贼意已死，因亡去。议者欲罢度，安二镇反侧，帝怒曰：“度得全，天也！若罢之，是贼计适行。吾倚度，足破三贼矣！”度亦以权纪未张，王室陵迟，常愤愧无死所。自行营归，知贼曲折，帝益信杖。及病创一再旬，分卫兵护第，存候踵路。疾愈，诏母须宣政衙，即对延英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时方连诸道兵，环挈不解，内外大恐，人累息。及度当国，外内始安。由是讨贼益急。

始，德宗时尚何伺，中朝士相过，金吾辄飞后，宰相至阖门谢宾客。度以时多故，宜延天下髦英咨筹策，乃建请还第与士大夫相见，诏可。会庄宪太后崩，为礼仪使。帝不听政，议置冢宰，度曰：“冢宰，商、周六官首，秉统百僚，王者谅暗，有权听之制。历世官废，故国朝置否不常，不宜徇空名，稽枢务。”乃诏百司权听中书门下处可。

王锬死，家奴告锬子稷易父奏末，冒遗献。帝留奴仗内，遣使者如东都按责其赀。度谏曰：“自锬死，数有献。今因告讐而检省其私，臣恐天下将帅闻之，有以家为计者。”帝悟，杀二奴，还使者。

于时，讨蔡数不利，群臣争请罢兵，钱徽、萧俛尤确苦。度奏：“病在腹心，不时去，且为大患。不然，两河亦将视此为逆顺。”会唐邓节度使高霞寓战却，它相揣帝厌兵，欲赦贼，钩上指。帝曰：“一胜一负，兵家常势。若师常利，则古何惮用兵耶？虽累圣亦不应留贼付朕。今但论帅臣勇怯、兵强弱、处置何如耳，渠一败便沮成计乎？”于是左右不能容其间。十二年，宰相逢吉、涯建言：“饷亿烦匱，宜休师。”唯度请身督战，帝独目度留，曰：“果为朕行乎？”度俯伏流涕曰：“臣誓不与贼偕存。”即拜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彰义军节度、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。

度以韩弘领都统，乃上还招讨以避弘，然实行都统事。又制诏有异辞，欲激贼怒弘者，意弘怏怏则度无与共功。度请易其辞，窒疑问之嫌。于是表马总为宣慰副使，韩愈行军司马，李正封、冯宿、李宗闵备两使幕府。入对延英，曰：“主忧臣辱，义在必死。贼未授首，臣无还期。”帝壮之，为流涕。及行，御通化门临遣，赐通天御带，发神策骑三百为卫。初，逢吉忌度，帝恶居中挠沮，出之外。

度屯郾城，劳诸军，宣朝廷厚意，士奋于勇。是时，诸道兵悉中官统监，自处进退。度奏罢之，使将得颢制，号令一，战气倍。未几，李愬夜入悬瓠城，缚吴元济以报。度遣马总先入蔡，明日，统洄曲降卒万人持节徐进，抚定其人。初，元济禁偶语于道，夜不然烛，酒食相馈遗者以军法论。度视事，下令唯盗贼、斗死抵法，余一蠲除，往来不限昼夜，民始知有生之乐。度以蔡牙卒侍帐下，或谓：“反侧未安，不可去备。”度笑曰：“吾为彰义节度，元恶已擒，人皆吾人也！”众感泣。既而申、光平定，以马总为留后。

度入朝，会帝以二剑付监军梁守谦，使悉诛贼将。度遇诸郾城，复与入蔡，商罪议诛。守谦请如诏，度固不然，腾奏申解，全宥者甚众。策勋进金紫光禄大夫、弘文馆大学士、上柱国、晋国公，户三千，复知政事。

程异、皇甫铸以言财赋幸，俄得宰相。度三上书极论不可，帝不纳。自上印，又不听。纤人始得乘罇。

初，蔡平，王承宗惧，度遣辩士柏耆胁说，乃献德、棣二州，纳质子。又谕程权入覲。始判沧、景、德、棣为一镇，朝廷命帅，而承宗势乃离。

李师道怙强，度密劝帝诛之。乃诏宣武、义成、武宁、横海四节度会田弘正致讨。弘正请自黎阳济，合诸节度兵，宰相

皆谓宜。度曰：“魏博军度黎阳，即叩贼境，封畛比联，易生顾望，是自战其地。弘正、光颜素少断，士心盘桓，果不可用。不如养威河北，须霜降水落，绝阳刘，深抵郢，以营阳穀，则人人殊死，贼势穷矣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诏弘正如度言。弘正奉诏，师道果禽。

大贾张陟负五坊息钱，上命坊使杨朝汶收其家簿，阅贷钱虽已偿，悉钩止，根引数十百人，列箠挺胁不承。又获卢大夫逋券，捕卢坦家客责偿，久乃悟卢群券。坦子上诉，朝汶谏语：“钱入禁中，何可得？”御史中丞萧俛及谏官列陈中人横恣，度亦极言之。时方讨郢，帝曰：“姑议东军，此细事，我自处办。”度曰：“兵事不理，止山东；中人横暴，将乱都下。”帝不悦，徐乃悟，让朝汶曰：“以尔，使我羞见宰相！”命杀之，而原系者。繇是京师澄肃。

帝尝语：“臣事君，当励善底公，朕恶夫树党者。”度曰：“君子小人以类而聚，未有无徒者。君子之徒同德，小人之徒同恶，外甚类，中实远，在陛下观所行则辨。”帝曰：“言者大抵若此，朕岂易辨之？”度退，喜曰：“上以为难辨则易，以为易辨则难，君子小人行判矣。”已而卒为异、铸所构，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为河东节度使。

穆宗即位，进检校司空。硃克融、王廷凑乱河朔，加度镇州行营招讨使。时帝以李光颜、乌重胤爪牙将，倚以击贼，兵十余万，有所畏，无尺寸功。度既受命，入贼境，数斩将以闻。俄兼押北山诸蕃使。时元稹显结宦官魏弘简求执政，惮度复当国，因经制军事，数居中持梗，不使有功。度恐乱作，即上书痛暴稹过恶。帝不得已，罢弘简、稹近职。俄擢稹宰相，以度守司空、平章事、东都留守。谏官叩延英，言不可罢度兵，摇众心。帝不召。于是交章极论，未之省。

会中人使幽、镇还，言：“军中谓度在朝，而两河诸侯忠者怀，强者畏。今居东，人人失望。”帝悟，诏度由太原朝京师。及陛见，始陈二贼畔换，受命无功，并陈所以入觐意，感慨流涕。伏未起，谒者欲宣旨，帝遽曰：“朕当延英待卿！”始，议者谓度无奥援，且久外，为奸儉报抑，虑帝未能明其忠。及进见，辞切气怡，卓然当天子意。在位闻者皆竦，毅将贵臣至赍咨出涕。旧仪，阁中群臣未退，宰相不奏事，称贺则谒者答。帝以度勋德，故待以殊礼。度之行，移克融、廷凑书，开说淳沓，傅以大谊，二人不敢桀，皆愿罢兵。帝方忧深州围，欲必出牛元翼，更使度腾书布旨。或曰：“贼知度失兵柄，必背约顾望。”帝释然，乃拜度守司徒，领淮南节度使。

会昭义监军刘承偕慢刘悟，举军哗怒，执承偕，悟拘以闻。帝怒，问度：“何施而可？”度顿首谢：“藩臣不与政。”辞不对。帝强之，度曰：“臣素知承偕怙宠，悟不能堪，尝以书诉臣。是时，中人赵弘亮在行营知状，欲持悟书以奏，陛下亦知之邪？”帝曰：“我不及知。顾悟诚恶之，胡不自闻，何哉？”度曰：“虽悟得闻，恐陛下不必听。且臣视天颜不咫尺，比尚未能决，千里单言，可悟圣听哉？”帝亟曰：“前语姑置，直谓今日奈何？”度曰：“必欲收忠义心，使帅臣死节，独斩承偕，则四方群盗隐然破胆矣。”帝曰：“顾太后养为子，且我何爱？更言其次。”度曰：“投诸荒裔可乎？”帝曰：“可”。悟果出承偕，昭义遂安。

是时，徐州王智兴逐崔群，诸军盘互河北，进退未一。议者交口请相度，乃以本官兼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权倖侧目，谓李逢吉险贼善谋，可以构度，共讽帝自襄阳召逢吉还，拜兵部尚书。度居位再阅月，果为逢吉所间，罢为左仆射。帝暴风眩，中外不闻问者凡三日。度数请到内殿，求立太子，翼日乃见帝，

遂立景王为嗣。逢吉既代相，思有以牙孽之，引所厚李仲言、张又新、李续、张权舆等，内结宦官，种支党，丑沮日闻，乃出度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夺平章事。

长庆四年，王廷凑屠元翼之家，敬宗嗟惋，叹宰辅非其人，使凶贼炽肆。学士韦处厚上疏曰：“臣闻汲黯在朝，淮南寝谋；干木处魏，诸侯息兵。王霸之理，以一士止百万之师，一贤制千里之难。裴度元勋巨德，文武兼备，若位岩庙，委参决，必使戎虏畏威，幽、镇自臣。管仲曰：‘人离而听之则愚，合而听之则圣。’治乱之本，非有他术。陛下当馈而叹，恨无萧、曹，今一裴度摈弃于外，所以冯唐知汉文帝有颇、牧不能用也。帝感悟，谓处厚曰：“度累为宰相，而官无平章事，谓何？”处厚具道其由，帝于是复度兼平章事。帝虽孺蒙，然注意度，中人至度所，必丁宁尉安，且示召期。宝历二年，度请入朝，逢吉党大惧，权舆作伪谣云：“非衣小儿坦其腹，天上有口被驱逐。”以度平元济也。都城东西冈六，民间以为乾数，而度第平乐里，直第五冈。权舆乃言：“度名应图讖，第据冈原，不召而来，其意可见。”欲以倾度。天子独能明其诬，诏复使辅政。

先是，帝将幸东都，大臣切谏，不纳。帝恚曰：“朕意决矣！虽从官宫人自挟糗，无扰百姓。”趣有司检料行宫，中外莫敢言。度从容奏：“国家建别都，本备巡幸。自艰难以来，宫阙、署屯、百司之区，荒圯弗治，假岁月完新，然后可行。仓卒无备，有司且得罪。”帝悦曰：“群臣谏朕不及此。如卿言，诚有未便，安用往邪？”因止行。

汴宋观察使令狐楚言亳州圣水出，饮者疾辄愈。度判曰：“妖由人兴，水不自作。”命在所禁塞。

硃克融执赐衣使者杨文端，诡言慢己，并诉所赐滥恶，又丐假度支帑三十万匹，不者，军必有变；且请遣工五千助治东

都，须天子东巡。帝怒，患之，欲遣重臣临慰。度曰：“克融无患而悖，是将亡。譬猛虎自哮跃山林，凭窟穴则然，势不得离其处，人亦不为惧。陛下无庸遣重使，第以诏书言：‘中人倨骄，须还，我自责谴。春服不谨，方诘有司。所上工宜即遣，已诏在所供拟。’此则贼谋穷矣。陛下若未能然，则答：‘宫室营缮既有序，毋遣工为重劳。朝廷缘召发，乃有赐与，朕无所爱，独与范阳，体不可尔。’”帝曰：“善。”用度次策。克融听命，归文端。未几，军乱，杀克融。

帝纵弛，日晏坐朝。度谏曰：“此陛下月率六七临朝，天下人知勤政，河朔贼臣皆耸畏。近开延英益稀，恐万机奏稟，有所壅阏。夫颐养之道，常顺适时候，则六气平和，万寿可保。道家法：‘春夏蚤起，取鸡鸣时，秋冬晏起，取日出时。盖在阳，胜之以阴；在阴，胜之以阳。今方居盛夏，谓宜诘旦数坐，广加延问；漏及巳午，则炎赫可畏，圣躬劳矣。”帝嘉纳，为数视朝。

未几，判度支。帝崩，定策诛刘克明等，迎立江王，是为文宗。加门下侍郎。李全略死，子同捷求袭沧景军。度奏讨平之，即陈：“调兵食非宰相事，请罢度支归有司。”奏可。进阶开府仪同三司，赐实封户三百。度恳让不得可，乃受实封。

太和四年，数引疾不任机重，愿上政事。帝择上医护治，中人日劳问相蹑，乃诏进司徒、平章军国重事，须疾已，三日若五日一至中书。度让免册礼。度自见功高位极，不能无虑，稍诡迹避祸。于是牛僧孺、李宗闵同辅政，媚度勋业久居上，欲有所逞，乃共訾其迹损短之，因度辞位，即白帝进兼侍中，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白罢元和所置临汉监，数千马纳之校，以善田四百顷还襄人。顷之，固请老，不许。

八年，徙东都留守，俄加中书令。李训之祸，宦官肆威以

逞，凡训、注宗姬宾客悉收逮，讯报苛惨。度上疏申理，全活数十姓。武德县主藏史盗钱亡命，捕不得。河阳节度使温造狱其令王赏责负，系三年，母死弗许丧。度为帝言之，赏得释。

时阉竖擅威，天子拥虚器，搢绅道丧，度不复有经济意，乃治第东都集贤里，沼石林丛，岑繚幽胜。午桥作别墅，具燠馆凉台，号“绿野堂”，激波其下。度野服萧散，与白居易、刘禹锡为文章、把酒，穷昼夜相欢，不问人间事。而帝知度年虽及，神明不衰，每大臣自洛来，必问度安否。

开成二年，复以本官节度河东。度牢辞老疾，帝命吏部郎中卢弘宣谕意曰：“为朕卧护北门可也。”趣上道，度乃之镇。易定节度使张璠卒，军中将立其子元益，度乃遣使晓譬祸福，元益惧，束身归朝。

三年，以病丐还东都。真拜中书令，卧家未克谢，有诏先给俸料。上巳宴群臣曲江，度不赴，帝赐诗曰：“注想待元老，识君恨不早。我家柱石衰，忧来学丘祷。”别诏曰：“方春慎疾为难，勉医药自持。朕集中欲见公诗，故示此，异日可进。”

“使者及门而度薨，年七十六。帝闻震悼，以诗置灵几。册赠太傅，谥文忠，赠礼优缛，命京兆尹郑复护丧。度临终，自为铭志。帝怪无遗奏，敕家人索之，得半藁，以储贰为请，无私言。会昌元年，加赠太师。大中初，诏配享宪宗庙庭。

度退然，才中人，而神观迈爽，操守坚正，善占对。既有功，名震四夷。使外国者，其君长必问度年今几、状貌孰似、天子用否。其威誉德业比郭汾阳，而用不用常为天下重轻。事四朝，以全德始终。及歿，天下莫不思其风烈。葬管城，逮今庙食。

五子，识、谔知名。

识，字通理，性敏悟，凡经目未始忘。推廕补京兆参军，

擢累大理少卿。王师讨刘稹，为供军使。稹平，改司农卿，进湖南观察使。入拜大理卿，袭晋国公半封。为泾原节度使。

时蕃酋尚恐热上三州七关，列屯分守。宣宗择名臣，以识帅泾原，毕诚帅邠宁，李福帅夏州，帝亲临遣。识至，治堡障，整戎器，开屯田。初，将士守边，或积岁不得还。识与立戍限，满者代；亲七十，近戍。由是人感悦。加检校刑部尚书，徙凤翔、忠武、天平、邠宁、灵武等军。进检校尚书右仆射。灵武地斥卤无井，识誓神而凿之，果得泉。历六节度，所莅皆有可述。卒，赠司空，谥曰昭。

谥有文，籍廕累官考功员外郎。宣宗访元和宰相子，思度勋望，故待谥有加。为翰林学士，累迁工部侍郎，诏加承旨。适会帝幸其院，谥即称谢。帝曰：“可归与妻子相庆。”取御奩果以赐，谥举衣跽受。帝顾宫人取巾裹赐之。后为太子少师，封河东郡公。黄巢盗国，迫以伪官，不从，遇害。

赞曰：宪宗讨蔡，出入四年。元济外连奸臣，刺宰相及用事者，沮骇朝谋。惟天子赫然排群议，任度政事，倚以讨贼。身督战，遂平淮西。非度破贼之难，任度之为难也。韩愈颂其功曰：“凡此蔡功，惟断乃成。”其知言哉！穆宗不君，憊人腐夫乘衅镌诋，而度遂无显功。非前智后愚，用不用，势当然矣。前史称度晚节颇浮沉为自安计，是不然。《大雅》曰：“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”度何訛云。

卷第一百六十五 列传第九十九

二李元牛杨

李逢吉，字虚舟，系出陇西。父颜，有锢疾，逢吉自料医剂，遂通方书。举明经，又擢进士第。范希朝表为振武掌书记，荐之德宗，拜左拾遗。元和时，迁给事中、皇太子侍读。改中书舍人，知礼部贡举。未已事，拜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诏礼部尚书王播署榜。

逢吉性忌刻，险谲多端。及得位，务偿好恶。裴度讨淮西，逢吉虑成功，密图沮止，趣和议者请罢诸道兵。宪宗知而恶之，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。

穆宗即位，徙山南东道。缘讲侍恩，阴结近幸。长庆二年，召入为兵部尚书。时度与元稹知政，度尝条稹愆佞，逢吉以为其隙易乘，遂并中之，遣人上变，言：“和王傅于方结客，欲为稹刺度。”帝命尚书左仆射韩皋、给事中郑覃与逢吉参鞠方，无状，稹、度坐是皆罢，逢吉代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。因以恩爵动谗薄者，更相挺以诋伤度，于是李绅、韦处厚等诵言度为逢吉排连，度初得留。时已失河朔，王智兴以徐叛，李驤以汴叛，国威不振，天下延颈俟相度，而中外交章言之，帝讫不省，度遂外迁。驤平，进尚书右仆射。

帝暴疾，中外阻遏，逢吉因中人梁守谦、刘弘规、王守澄议，请立景王为皇太子，帝不能言，颔之而已。明日下诏，皇

太子遂定。郑注得幸于王守澄，逢吉遣从子训赂注，结守澄为奥援，自是肆志无所惮。其党有张又新、李续、张权舆、刘栖楚、李虞、程昔范、姜洽及训八人，而傅会者又八人，皆任要剧，故号“八关十六子”。有所求请，先赂关子，后达于逢吉，无不得所欲。未几，封凉国公。

敬宗新立，度求入覲，逢吉不自安，张权舆为作讖言以沮度，而韦处厚亟为帝言之，计卒不行。有武昭者，陈留人，果敢而辩。度之讨蔡，遣说吴元济，元济临以兵，辞不挠，厚礼遣还，度署以军职，从镇太原，除石州刺史。罢归不得用，怨望，与太学博士李涉、金吾兵曹参军茅汇居长安中，以气侠相许。逢吉与李程同执政，不叶。程族人仍叔谓昭曰：“丞相欲用君，顾逢吉持不可。”昭愈愤，酒所，语其友刘审，欲刺逢吉。审窃语权舆，逢吉因汇召见昭，厚相结纳，忿隙得解。逢吉素厚待汇，尝与书曰：“足下当以‘自求’字仆，吾当以‘利见’字君。”辞颇猥昵。及度将还，复命人发昭事。由是昭、汇皆下狱，命御史中丞王播按之。训讽汇使诬昭与李程同谋，不然且死。汇不可，曰：“诬人以自免，不为也！”狱成，昭榜死，汇流崖州，涉康州，仍叔贬道州司马，训流象州。擢审长寿主簿。而逢吉谋益露。昭死，人皆冤之。

初，逢吉兴昭狱以止度入而不果，天子知度忠，卒相之。逢吉于是浸疏，以检校司空、平章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表李续自副，张又新行军司马。顷之，检校司徒。初，门下史田伾倚逢吉亲信，顾财利，进婢，嬖之。伾坐事匿逢吉家，名捕弗获。及出镇，表随军，满岁不敢集，使人伪过门下省，调房州司马。为有司所发，即襄州捕之，诡谲不遣。御史劾奏，诏夺一季俸，因是贬续为涪州刺史，又新汀州刺史。久乃徙宣武，以太子太师为东都留守。及训用事，召拜尚书左仆射，足病不

能朝，以司徒致仕。卒，年七十八，赠太尉，谥曰成。无子，以从弟子植嗣。

元稹，字微之，河南河南人。六代祖岩，为隋兵部尚书。稹幼孤，母郑贤而文，亲授书传。九岁工属文，十五擢明经，判入等，补校书郎。元和元年举制科，对策第一，拜左拾遗。性明锐，遇事辄举。

始，王叔文、王伾蒙幸太子宫而挠国政，稹谓宜选正人辅导，因献书曰：

伏见陛下降明诏，脩废学，增胄子，然而事有先于此，臣敢昧死言之。

贾谊有言：“三代之君仁且久者，教之然也。”周成王本中才，近管、蔡则谗入，任周、召则善闻。岂天聪明哉？而克终于道者，教也。始为太子也，太公为师，周公为傅，召公为保，伯禽、唐叔与游，目不阅淫艳，耳不闻优笑，居不近庸邪，玩不备珍异。及为君也，血气既定，游习既成，虽有放心，不能夺已成之性。则彼道德之言，固吾所习闻，陈之者易谕焉；回佞庸违，固吾所积惧，谄之者易辩焉。人之情莫不耀所能，党所近，苟得志，必快其所蕴。物性亦然，故鱼得水而游，鸟乘风而翔，火得薪而炽。夫成王所蕴，道德也；所近，圣贤也。快其蕴，则兴礼乐，朝诸侯，措刑罚，教之至也。

秦则不然，灭先王之学，黜师保之位。胡亥之生也，《诗》、《书》不得闻，圣贤不得近。彼赵高，刑余之人，傅之以残忍戕贼之术，日恣睢，天下之人未尽愚，而亥不能分马鹿矣；高之威慑天下，而亥自幽深宫矣。若秦亡，则有以致之也。

太宗为太子，选知道德者十八人与之游；即位后，虽间宴饮食，十八人者皆在。上之失无不言，下之情无不达，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，斯游习之致也。贞观以来，保、傅皆宰相兼领，

余官亦时重选，故马周恨位高不为司议郎，其验也。

母后临朝，剪弃王室，中、睿为太子，虽有骨鲠敢言之士，不得在调护保安职，及谗言中伤，惟乐工剖腹为证，岂不哀哉！比来兹弊尤甚，师资保傅，不疾废耗目贵，即休戎罢帅者处之。又以僻滞华首之儒备侍直、侍读，越月逾时不得召。夫以匹士之爱其子，犹求明哲慈惠之师，岂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？

臣以为高祖至陛下十一圣，生而神明，长而仁圣，以是为屑屑者，故不之省。设万世之后，有周成中才，生于深宫，无保助之教，则将不能知喜怒哀乐所自，况稼穡艰难乎！愿令皇太子洎诸王齿胄讲业，行严师问道之礼，辍禽色之娱，资游习之善，岂不美哉！

又自以职谏诤，不得数召见，上疏曰：

臣闻治乱之始，各有萌象。容直言，广视听，躬勤庶务，委信大臣，使左右近习不得蔽疏远之人，此治象也。大臣不亲，直言不进，抵忌讳者杀，犯左右者刑，与一二近习决事深宫中，群臣莫得与，此乱萌也。人君始即位，萌象未见，必有狂直敢言者。上或激而进之，则天下君子望风曰：“彼狂而容于上，其欲来天下士乎？吾之道可以行矣！”其小人则竦利曰：“彼之直，得幸于上，吾将直言以徼利乎！”由是天下贤不肖各以所忠贡于上，上下之志，霈然而通。合天下之智，治万物之心，人人乐得其所，戴其上如赤子之亲慈母也，虽欲诱之为乱，可得乎？及夫进计者入，而直言者戮，则天下君子内谋曰：“与其言不用而身为戮，吾宁危行言逊以保其终乎！”其小人则择利曰：“吾君所恶者拂心逆耳，吾将苟顺是非以事之。”由是进见者革而不内，言事者寝而不闻，若此则十步之事不得见，况天下四方之远乎！故曰：聋瞽之君非无耳目，左右后者屏蔽之，不使视听，欲不乱，可得哉？

太宗初即位，天下莫有言者，孙伏伽以小事持谏，厚赐以勉之。自是论事者唯惧言不直、谏不极、不能激上之盛意，曾不以忌讳为虞。于是房、杜、王、魏议可否于前，四方言得失于外，不数年大治。岂文皇独运聪明于上哉？盖下尽其言，以宣扬发畅之也。夫乐全安，恶戮辱，古今情一也，岂独贞观之人轻犯忌讳而好戮辱哉？盖激而进之也。喜顺从，怒謇犯，亦古今情一也，岂独文皇甘逆耳、怒从心哉？盖以顺从之利轻，而危亡之祸大，思为子孙建永安计也。为后嗣者，其可顺一朝意，而蔑文皇之天下乎？

陛下即位已一岁，百辟卿士、天下四方之人，曾未有献一计进一言而受赏者；左右前后拾遗补阙，亦未有奏封执谏而蒙劝者。设谏鼓，置匭函，曾未闻雪冤决事、明察幽之意者。以陛下睿博洪深，励精求治，岂言而不用哉？盖下不能有所发明耳！承顾问者，独一二执政，对不及顷而罢，岂暇陈治安、议教化哉？它有司或时召见，仅能奉簿书计钱谷登降耳。以陛下之政，视贞观何如哉？贞观时，尚有房、杜、王、魏辅翊之智，日有献可替否者。今陛下当致治之初，而言事进计者岁无一人，岂非群下因循窃位之罪乎？辄昧死条上十事：一、教太子，正邦本；二、封诸王，固磐石；三、出宫人；四、嫁宗女；五、时召宰相讲庶政；六、次对群臣，广聪明；七、复正衙奏事；八、许方幅纠弹；九、禁非时贡献；十、省出入游畋。

于时论修、高弘本、豆卢靖等出为刺史，阅旬，追还诏书。稹谏：“诏令数易，不能信天下。”又陈西北边事。宪宗悦，召问得失。当路者恶之，出为河南尉，以母丧解。服除，拜监察御史。按狱东川，因劾奏节度使严砺违诏过赋数百万，没入涂山甫等八十余家田产奴婢。时砺已死，七刺史皆夺俸，砺党怒。俄分司东都。

时浙西观察使韩皋杖安吉令孙泚，数日死；武宁王绍护送监军孟升丧乘驿，内丧邮中，吏不敢止；内园擅系人逾年，台不及知；河南尹诬杀诸生尹太阶；飞龙使诱亡命奴为养子；田季安盗取洛阳衣冠女；汴州没入死贾钱千万。凡十余事，悉论奏。会河南尹房式坐罪，稹举劾，按故事追摄，移书停务。诏薄式罪，召稹还。次敷水驿，中人仇士良夜至，稹不让，中人怒，击稹败面。宰相以稹年少轻树威，失宪臣体，贬江陵士曹参军，而李绹、崔群、白居易皆论其枉。久乃徙通州司马，改虢州长史。元和末，召拜膳部员外郎。

稹尤长于诗，与居易名相埒，天下传讽，号“元和体”，往往播乐府。穆宗在东宫，妃嫔近习皆诵之，宫中呼元才子。稹之谪江陵，善临军崔潭峻。长庆初，潭峻方亲幸，以稹歌词数十百篇奏御，帝大悦，问：“稹今安在？”曰：“为南宫散郎。”即擢祠部郎中，知制诰。变诏书体，务纯厚明切，盛传一时。然其进非公议，为士类訾薄。稹内不平，因《诫风俗诏》历诋群有司，以逞其憾。

俄迁中书舍人、翰林承旨学士。数召入，礼遇益厚，自谓得言天下事。中人争与稹交，魏弘简在枢密，尤相善。裴度出屯镇州，有所论奏，共沮却之。度三上疏劾弘简、稹倾乱国政：“陛下欲平贼，当先清朝廷乃可。”帝迫群议，乃罢弘简，而出稹为工部侍郎。然眷倚不衰。未几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朝野杂然轻笑，稹思立奇节报天子以厌人心。时王廷凑方围牛元翼于深州，稹所善于方言：“王昭、于友明皆豪士，雅游燕赵间，能得贼要领，可使反间而出元翼。愿以家赀办行，得兵部虚告二十，以便宜募士。”稹然之。李逢吉知其谋，阴令李赏誅裴度曰：“于方为稹结客，将刺公。”度隐不发。神策军中尉以闻，诏韩皋、郑覃及逢吉杂治，无刺度状，而方计暴闻，

遂与度偕罢宰相，出为同州刺史。谏官争言度不当免，而黜稹轻。帝独怜稹，但削长春宫使。初，狱未具，京兆刘遵古遣吏罗禁稹第，稹诉之，帝怒，责京兆，免捕贼尉，使使者慰稹。再期，徙浙东观察使。明州岁贡蚶，役卹子万人，不胜其疲，稹奏罢之。

太和三年，召为尚书左丞，务振纲纪，出郎官尤无状者七人。然稹素无检，望轻，不为公议所右。王播卒，谋复辅政甚力，讫不遂。俄拜武昌节度使。卒，年五十三，赠尚书右仆射。

所论著甚多，行于世。在越时，辟窦巩。巩，天下工为诗，与之酬和，故镜湖秦望之奇益传，时号“兰亭绝唱”。稹始言事峭直，欲以立名，中见斥废十年，信道不坚，乃丧所守。附宦贵得宰相，居位才三月罢。晚节弥沮丧，加廉节不饰云。

牛僧孺，字思黯，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。幼孤，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，依以为生。工属文，第进士。元和初，以贤良方正对策，与李宗闵、皇甫湜俱第一，条指失政，其言鲠讦，不避宰相。宰相怒，故杨于陵、郑敬、韦贯之、李益等坐考非其宜，皆调去。僧孺调伊阙尉，改河南，迁监察御史，进累考工员外郎、集贤殿直学士。

穆宗初，以库部郎中知制诰。徙御史中丞，按治不法，内外澄肃。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赇当死，赂宦侍为助，具狱上。帝曰：“直臣有才，朕欲贷而用之。”僧孺曰：“彼不才者，持禄取容耳。天子制法，所以束缚有才者。禄山、诛泚以才过人，故乱天下。”帝异其言，乃止。赐金紫服，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始，韩弘入朝，其子公武用财赂权贵，杜塞言者。俄而弘、公武卒，孙弱不能事，帝遣使者至其家，悉收贤簿，校计出入。所以饷中朝臣者皆在，至僧孺，独注其左曰：“某月日，送钱千万，不纳。”帝善之，谓左右曰：“吾不谬知人。”繇是遂

以相。寻迁中书侍郎。

敬宗立，进封奇章郡公。是时政出近幸，僧孺数表去位，帝为于鄂州置武昌军，授武昌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鄂城土恶亟圯，岁增筑，赋蓂茅于民，吏倚为扰。僧孺陶甃以城，五年毕，鄂人无复岁费。又废沔州以省冗官。

文宗立，李宗闵当国，屡称僧孺贤，不宜弃外。复以兵部尚书平章事。幽州乱，杨志诚逐李载义，帝不时召宰相问计，僧孺曰：“是不足为朝廷忧。夫范阳自安、史后，国家无所系休戚，前日刘总挈境归国，荒财耗力且百万，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入天府，俄复失之。今志诚繇向载义也，第付以节使扞奚、契丹，彼且自力，不足以逆顺治也。”帝曰：“吾初不计此，公言是也。”因遣使慰抚之。进门下侍郎、弘文馆大学士。

是时，吐蕃请和，约弛兵，而大酋悉怛谋举维州入之剑南，于是李德裕上言：“韦皋经略西山，至死恨不能致，今以生羌二千人烧十三桥，捣虏之虚，可以得志。”帝使君臣大议，请如德裕策。僧孺持不可，曰：“吐蕃绵地万里，失一维州，无害其强。今脩好使者尚未至，遽反其言。且中国御戎，守信为上，应敌次之。彼来责曰：‘何故失信？’赞普牧马蔚茹川，若东袭陇坂，以骑缀回中，不三日抵咸阳桥，则京师戒严，虽得百维州何益！”帝然之，遂诏返降者。时皆谓僧孺挟素怨，横议沮解之，帝亦以为不直。

会中人王守澄引纤人窃议朝政，它日延英召见宰相曰：“公等有意于太平乎？何道以致之？”僧孺曰：“臣待罪宰相，不能康济，然太平亦无象。今四夷不内扰，百姓安生业，私室无强家，上不壅蔽，下不怨讟，虽未及至盛，亦足为治矣。而更求太平，非臣所及。”退谓它宰相曰：“上责成如是，吾可久处此耶？”固请罢，乃检校尚书左仆射平章事，为淮南节度副

大使。天子既急于治，故李训等投隙得售其妄，几至亡国。

开成初，表解剧镇，以检校司空为东都留守。僧孺治第洛之归仁里，多致嘉石美木，与宾客相娱乐。三年，召为尚书左仆射。僧孺入朝，会庄恪太子薨，既见，陈父子君臣人伦大经，以悟帝意，帝泫然流涕。以足疾不任谒，检校司空、平章事，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赐彝樽、龙勺，诏曰：“精金古器以比况君子，卿宜少留。”僧孺固请，乃行。

会昌元年，汉水溢，坏城郭，坐不谨防，下迁太子少保。进少师。明年，以太子太傅留守东都。刘稹诛，而石雄军吏得从谏与僧孺、李宗闵交结状。又河南少尹吕述言：“僧孺闻稹诛，恨叹之。”武宗怒，黜为太子少保，分司东都，累贬循州长史。宣宗立，徙衡、汝二州，还为太子少师。卒，赠太尉，年六十九。谥曰文简。

诸子蔚、丛最显。

蔚，字大章，少擢两经，又第进士，繇监察御史为右补阙。大中初，屡条切政，宣宗喜曰：“牛氏果有子，差尉人意。”出金州刺史，迁累吏部郎中。失权幸意，贬国子博士，分司东都。复以吏部召，兼史馆修撰。

咸通中，进至户部侍郎，袭奇章侯。坐累免，未一岁，复官。久之，检校兵部尚书、山南西道节度使。治梁三年，徐州盗起，神策两中尉讽诸藩悉财助军，蔚索府帛三万以献，中人嫌其吝，用吴行鲁代之。黄巢入京师，遁山南，故吏民喜蔚至，争迎候。因请老，以尚书右仆射致仕，卒。子徽。

徽举进士，累擢吏部员外郎。乾符中选滥，吏多奸，岁调四千员，徽治以刚明，梏杜干请，法度复振。

蔚避地于梁，道病，徽与子扶篮舆，历阁路，盗击其首，血流面，持舆不息。盗迫之，徽拜曰：“人皆有父，今亲老而

疾，幸无骇惊。”盗感之，乃止。及前谷，又逢盗，辄相语曰：“此孝子也！”共举輿舍之家，进帛裹创，以饘饮奉蔚，留信宿去。抵梁，徽趋蜀谒行在，丐归侍亲疾。会拜谏议大夫，固辞，见宰相杜让能曰：“上迁幸当从，亲有疾当侍，而徽兄在朝廷，身乞还营医药。”时兄循已位给事中，许之。父丧，客梁、汉。终丧，以中书舍人召，辞疾，改给事中，留陈仓。

张濬伐太原，引为判官，敕在所敦遣。徽太息曰：“王室方复，廕藏殫耗，当协和诸侯以为藩屏，而又济以兵，诸侯离心，必有后忧。”不肯起。濬果败。复召为给事中。

杨复恭叛山南，李茂贞请假招讨节伐之，未报，而与王行瑜辄出兵。昭宗怒，持奏不下。茂贞亟请，帝召群臣议，无敢言。徽曰：“王室多难，茂贞诚有功。今复恭阻兵而讨之，罪在不俟命尔。臣闻两镇兵多杀伤，不早有所制，则梁、汉之人尽矣。请假以节，明约束，则军有所畏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乃以招讨使授茂贞，果有功，然益偃蹇，帝使宰相杜让能将兵诛讨，徽谏曰：“岐，国西门。茂贞凭其众而暴，若令万分一不利，屈威重奈何？愿徐制之。”不听。师出，帝复召徽曰：“今伐茂贞，彼众乌合，取必万全，卿计何日有捷？”对曰：“臣职谏争，所言者军国大体，如索贼平之期，愿陛下考蓍龟，责将帅，非臣职也。”既而师果败，遂杀大臣，王室益弱。

俄由中书舍人为刑部侍郎，袭奇章男。崔胤忌徽之正，换左散常侍，徙太子宾客，以刑部尚书致仕，归樊川。卒，赠吏部尚书。

丛，字表龄，第进士，由藩帅幕府任补阙，数言事。会宰相请广谏员，宣宗曰：“谏臣惟能举职为可，奚用众耶？今张符、赵璘、牛丛使朕闻所未闻，三人足矣。”以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，帝劳曰：“卿非得怨宰相乎？”对曰：“陛下比诏，

不由刺史县令，不任近臣，宰相以是擢臣，非嫌也。”即赐金紫，谢曰：“臣今衣刺史所假绯，即赐紫，为越等。”乃赐银绯。

咸通末，拜剑南西川节度使。时蛮犯边，抵大渡，进略黎、雅、叩邛崃关，谩书求入朝，且曰假道。丛囚其使四十人，释二人还之，蛮惧，即引去。

僖宗幸蜀，授太常卿。以病求为巴州刺史，不许。还京，为吏部尚书。嗣襄王乱，丛客死太原。

李宗闵，字损之，郑王元懿四世孙。擢进士，调华州参军事。举贤良方正，与牛僧孺诋切时政，触宰相，李吉甫恶之，补洛阳尉。久流落不偶，去从藩府辟署。入授监察御史、礼部员外郎。裴度伐蔡，引为彰义观察判官。蔡平，迁驾部郎中，知制造。穆宗即位，进中书舍人。时为华州刺史，父子同拜，世以为宠。

长庆初，钱徽典贡举，宗闵托所亲于徽，而李德裕、李绅、元稹在翰林，有宠于帝，共白徽纳干丐，取士不以实，宗闵坐贬剑州刺史。由是嫌忌显结，树党相磨轧，凡四十年，搢绅之祸不能解。俄复为中书舍人，典贡举，所取多知名士，若唐冲、薛庠、袁都等，世谓之“玉笋”。宝历初，累进兵部侍郎，父丧解。太和中，以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时德裕自浙西召，欲以相，而宗闵中助多，先得进，即引僧孺同秉政，相唱和，去异己者，德裕所善皆逐之。迁中书侍郎。

久之，德裕为相，与宗闵共当国。德裕入谢，文宗曰：“而知朝廷有朋党乎？”德裕曰：“今中朝半为党人，虽后来者，趋利而靡，往往陷之。陛下能用中立无私者，党与破矣。”帝曰：“众以杨虞卿、张元夫、萧澣为党魁。”德裕因请皆出为刺史，帝然之。即以虞卿为常州，元夫为汝州，萧澣为郑州。

宗闵曰：“虞卿位给事中，州不容在元夫下。德裕居外久，其知党人不如臣之详。虞卿日见宾客于第，世号行中书，故臣未尝与美官。”德裕质之曰：“给事中非美官云何？”宗闵大沮，不得对。俄以同平章事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

李训、郑注始用事，疾德裕，共訾短之。乃罢德裕，复召宗闵知政事，进封襄武县侯，恣肆附托。会虞卿以京兆尹得罪，极言营解，帝怒叱曰：“尔尝以郑覃为妖气，今自为妖耶？”即出为明州刺史，贬处州长史。训、注乃劾：“宗闵异时阴结驸马都尉沈、内人宋若宪、宦者韦元素、王践言等求宰相，且言顷上有疾，密问术家吕华，迎考命历，曰：‘恶十二月。’而践言监军剑南，受德裕赍，复与宗闵家私。”乃贬宗闵潮州司户参军事，逐柳州，元素等悉流岭南，亲信并斥。时训、注欲以权市天下，凡不附己者，皆指以二人党，逐去之。人人骇栗，连月雾晦。帝乃诏宗闵、德裕姻家门生故吏，自今一切不问，所以慰安中外。尝叹曰：“去河北贼易，去此朋党难！”

开成初，幽州刺史元忠、河阳李载义累表论洗，乃徙为衢州司马。杨嗣复辅政，与宗闵善，欲复用，而畏郑覃，乃托宦人讽帝。帝因紫宸对覃曰：“朕念宗闵久斥，应授一官。”覃曰：“陛下徙令少近则可，若再用，臣请前免。”陈夷行曰：“宗闵之罪，不即死为幸。宝历时，李续、张又新等号‘八关十六子’，朋比险妄，朝廷几危。”李珣曰：“此李逢吉罪。今续丧阍，不可不任以官。”夷行曰：“不然，舜逐四凶天下治，朝廷何惜数儉人，使乱纪纲？”嗣复曰：“事当适宜，不可以憎爱夺。”帝曰：“州刺史可乎？”覃请授洪州别驾。夷行曰：“宗闵始庇郑注，阶其祸，几覆国。”嗣复曰：“陛下向欲官郑注，而宗闵不奉诏，尚当记之。”覃质曰：“嗣复党宗闵者，彼其恶似李林甫。”嗣复曰：“覃言过矣。林甫石

贤忌功，夷灭十余族，宗闵固无之。始，宗闵与德裕俱得罪，德裕再徙镇，而宗闵故在贬地。夫惩劝宜一，不可谓党。”因折覃曰：“比殷侑为韩益求官，臣以其昔坐赃，不许。覃托臣勿论，是岂不为党乎？”遂擢宗闵杭州刺史。迁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

既而覃、夷行去位，嗣复谋引宗闵复辅政，未及而文宗崩。会昌中，刘稹以泽潞叛，德裕建言宗闵素厚从谏，今上党近东都，乃拜宗闵湖州刺史。稹败，得交通状，贬漳州长史，流封州。宣宗即位，徙柳州司马，卒。

宗闵性机警，始有当世令名，既浸贵，喜权势。初为裴度引拔，后度荐德裕可为相，宗闵遂与为怨。韩愈为作《南山》、《猛虎行》规之。而宗闵崇私党，薰灼中外，卒以是败。

子琨、瓚，皆擢进士。令狐綯作相，而瓚以知制诰历翰林学士。綯罢，亦为桂管观察使。不善御军，为士卒所逐，贬死。

宗闵弟宗冉，其子汤，累官京兆尹，黄巢陷长安，杀之。

杨嗣复，字继之。父于陵，始见识于浙西观察使韩滉，妻以其女。归谓妻曰：“吾阅人多矣，后贵且寿无若生者，有子必位宰相。”既而生嗣复，滉抚其顶曰：“名与位皆逾其父，杨氏之庆也。”因字曰庆门。八岁知属文，后擢进士、博学宏辞，与裴度、柳公绰皆为武元衡所知，表署剑南幕府。进右拾遗，直史馆。尤善礼家学，改太常博士，再迁礼部员外郎。时于陵为户部侍郎，嗣复避同省，换他官，有诏：“同司，亲大功以上，非联判勾检官长，皆勿避。官同职异，虽父子兄弟无嫌。”迁累中书舍人。

嗣复与牛僧孺、李宗闵雅相善，二人辅政，引之，然不欲越父当国，故权知礼部侍郎。凡二期，得士六十八人，多显官。文宗嗣位，进户部侍郎。于陵老，求侍不许。丧除，擢尚书左

丞。太和中，宗闵罢，嗣复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宗闵复相，徙西川。

开成初，以户部侍郎召，领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俄与李珣并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弘农县伯，仍领盐铁。后紫宸奏事，嗣复为帝言：“陆洿屏居民间，而上书论兵，可劝以官。”珣趣和曰：“土多趋竞，能奖洿，贪夫廉矣。比窦洵直以论事见赏，天下释然，况官洿耶！”帝曰：“朕赏洵直，褒其心尔。”郑覃不平曰：“彼苞藏固未易知。”嗣复曰：“洵直无邪，臣知之。”覃曰：“陛下当察朋党。”嗣复曰：“覃疑臣党，臣应免。”即再拜祈罢。珣见言切，繆曰：“朋党固少弭。”覃曰：“附离复生。”帝曰：“向所谓党与，不已尽乎？”覃曰：“杨汉公、张又新、李续故在。”珣乃陈边事，欲绝其语。覃曰：“论边事安危，臣不如珣；嫉朋比，珣不如臣。”嗣复曰：“臣闻左右佩剑，彼此相笑，未知覃果谓谁为朋党邪？”因当香案顿首曰：“臣位宰相，不能进贤退不肖，以朋党获讥，非所以重朝廷。”固乞罢，帝方委以政，故尉安之。

它日，帝问：“符谶可信乎？何从而生？”嗣复曰：“汉光武以谶决事，隋文帝亦喜之，故其书蔓天下。班彪《王命论》有所引述，特以止贼乱，非重之也。”珣曰：“治乱宜直推人事耳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又问：“天后时有起布衣为宰相者，果可用乎？”嗣复曰：“天后重用刑，轻用官，自为之计耳。必责能否，要待历试乃可。”

是时延英访对，史官不及知。嗣复建言：“故事，正衙，起居注在前；便坐，无所纪录。姚、赵憬皆请置时政记，不能行。臣请延英对宰相语关道德刑政者，委中书门下直日纪录，月付史官。”它宰相议不同，止。久之，帝又问：“延英政事，孰当记之？”珣监修国史，对曰：“臣之职也。”陈夷行曰：

“宰相所录，恐掩蔽圣德，自盗美名。臣向言不欲威权在下者，此也。”珏曰：“夷行疑宰相卖威权，货刑赏。不然，何自居位而为此言邪？臣得罢为幸。”覃曰：“陛下开成初政甚善，三年后，日不逮前。”嗣复曰：“开成初，覃、夷行当国，三年后，臣与李珏同进。臣不能悉心奉职，使政事日不逮前，臣之罪也。纵陛下不忍加诛，当自殄灭。”即叩头请从此辞，不敢更至中书，乃趋出。帝使使者召还，曰：“覃言失，何及此邪？”覃起谢曰：“臣愚不知忌讳，近事虽善，犹未尽公。臣非专斥嗣复，而遽求去，乃不使臣言耳。”嗣复曰：“陛下月费俸稟数十万，时新异赐必先及，将责臣辅圣功，求至治也。使不及初，岂臣当死，累陛下之德，奈何？惟陛下别求贤以自辅。”帝曰：“覃偶及之，奚执咎？”嗣复阖门不肯起，帝乃免覃、夷行相，而嗣复专天下事。

进门下侍郎。建言：“使府官属多，宜省。”帝曰：“无反滞才乎？”对曰：“才者自异，汰去秕滓者，菁华乃出。”帝曰：“昔萧复乘政，难言者必言，卿其志之！”

未几，帝崩，中尉仇士良废遗诏，立武宗。帝之立，非宰相意，故内薄执政臣，不加礼，自用李德裕而罢嗣复为吏部尚书，出为湖南观察使。会诛薛季棱、刘弘逸，中人多言尝附嗣复、珏，不利于陛下。帝刚急，即诏中使分道诛嗣复等，德裕与崔郾、崔珙等诣延英言：“故事，大臣非恶状明白，未有诛死者。昔太宗、玄宗、德宗三帝，皆尝用重刑，后无不悔，愿徐思其宜，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，不欲人以为冤。”帝曰：“朕纘嗣之际，宰相何尝比数！且珏等各有附会，若珏、季棱属陈王，犹是先帝意。如嗣复、弘逸属安王，乃内为杨妃谋。且其所给书曰：‘姑何不戮天后？’”德裕曰：“飞语难辨。”帝曰：

“妃昔有疾，先帝许其弟入侍，得通其谋。禁中证左尤具，我不欲暴于外。使安王立，肯容我耶？”言毕戚然，乃曰：“为卿赦之！”因追使者还，贬嗣复潮州刺史。

宣宗立，起为江州刺史。以吏部尚书召，道岳州卒，年六十六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曰孝穆。

嗣复领贡举时，于陵自洛入朝，乃率门生出迎，置酒第中，于陵坐堂上，嗣复与诸生坐两序。始于陵在考功，擢浙东观察使李师稷及第，时亦在焉。人谓杨氏上下门生，世以为美。

嗣复五子，其显者：授、损。

授，字得符，于昆弟最贤。由进士第迁累户部侍郎，以母病求为秘书监。后以刑部尚书从昭宗幸华，徙太子少保，卒，赠尚书左仆射。

子熒，字公隐，累擢左拾遗。昭宗初立，数游宴，上疏极谏。历户部员外郎。崔胤招诛全忠入京师，熒挈族客湖南。终谏议大夫。

损，字子默，繇廕补蓝田尉，至殿中侍御史。家新昌里，与路岩第接。岩方为相，欲易其廐以广第。损族仕者十余人，议曰：“家世盛衰，系权者喜怒，不可拒。”损曰：“今尺寸土皆先人旧贄，非吾等所有，安可奉权臣邪？穷达，命也！”卒不与。岩不悦，使损按狱黔中，逾年还。三迁绛州刺史。岩罢去，召为给事，迁京兆尹。与宰相卢携雅不叶，复除给事中。陕虢军乱，逐观察使崔莒，命损代之，至则尽诛有罪者。拜平卢节度使，徙天平，未赴复留，卒官下。

赞曰：夫口道先王语，行如市人，其名曰“盗儒”。僧孺、宗闵以方正敢言进，既当国，反奋私昵党，排击所憎，是时权震天下，人指曰“牛李”，非盗谓何？逢吉险邪，稹浮躁，嗣复辩给，固无足言。幸主孱昏，不底于戮，治世之罪人欤！

卷第一百六十六 列传第一百

窦刘二张杨熊柏

窦群，字丹列，京兆金城人。父叔向，以诗自名，代宗时，位左拾遗。群兄弟皆擢进士第，独群以处士客隐毘陵。母卒，啮一指置棺中，庐墓次，终丧。从卢庇传啖助《春秋》学，著书数十篇。苏州刺史韦夏卿荐之朝，并表其书，报闻，不召。后夏卿入为京兆尹，复言之德宗，擢为左拾遗。时张荐持节使吐蕃，乃迁群侍御史，为荐判官，入见帝曰：“陛下即位二十年，始自草茅擢臣为拾遗，何其难也？以二十年难进之臣为和蕃判官，一何易？”帝壮其言，不遣。

王叔文党盛，雅不喜群，群亦幸不肯附。欲逐之，韦执谊不可，乃止。群往见叔文曰：“事有不可知者。”叔文曰：“奈何？”曰：“去年李实伐恩恃权，震撼中外，君此时逡巡路傍，江南一吏耳。今君又处实之势，岂不思路傍复有如君者乎？”叔文悚然，亦卒不用。

宪宗立，转膳部员外郎，兼侍御史知杂事。出为唐州刺史。节度使于頔闻其名，与语，奇之，表以自副。武元衡、李吉甫皆所厚善，故召拜吏部郎中。元衡辅政，荐群代为中丞。群引吕温、羊士谔为御史，吉甫以二人躁险，持不下。群忤狠，反怨吉甫。吉甫节度淮南，群谓失恩，因挤之。陈登者，善术，夜过吉甫家，群即捕登掠考，上言吉甫阴事。宪宗面覆登，得

其情，大怒，将诛群，吉甫为救解，乃免，出为湖南观察使。改黔中。会水坏城郭，调溪洞群蛮筑作，因是群蛮乱，贬开州刺史。稍迁容管经略使。召还，卒于行，年五十五，赠左散骑常侍。

群狠自用，果于复怨。始召，将大任之，众皆惧，及闻其死，乃安。

兄常、牟，弟庠、巩，皆为郎，工词章，为《联珠集》行于时，义取昆弟若五星然。

常，字中行，大历中及进士第，不肯调，客广陵，多所论著，隐居二十年。镇州王武俊闻其才，奏辟不应。杜佑镇淮南，署为参谋。历朗夔江抚四州刺史、国子祭酒，致仕。卒，赠越州都督。

牟，字贻周，累佐节度府。晚从昭义卢从史，从史浸骄，牟度不可谏，即移疾归东都。从史败，不以觉微避去自贤。位国子司业。

庠，字胄卿，终婺州刺史。

巩，字友封，雅裕，有名于时。平居与人言若不出口，世号“啜菽翁”。元稹节度武昌，奏巩自副，卒。

刘栖楚，其出寒鄙。为镇州小吏，王承宗奇之，荐于李逢吉，繇邓州司仓参军擢右拾遗。逢吉之罢裴度、逐李绅，皆嗾而为奸者。敬宗立，视朝常晏，数游畋失德。栖楚谏曰：“惟前世王者初嗣位，皆亲庶政，坐以待旦。陛下新即位，安卧寝内，日晏乃作。大行殡宫密迹，鼓吹之声日闻诸朝。且宪宗及先帝皆长君，朝夕恪勤，四方犹有叛者。陛下以少主，践祚未几，恶德流布，恐福祚之不长也。臣以谏为官，使陛下负天下讥，请碎首以谢。”遂额叩龙墀，血被面。李逢吉传诏：“毋叩头，待诏旨。”栖楚捧首立，帝动容，扬袂使去。栖楚曰：“不听臣言，臣请死于此。”有诏尉谕，乃出。迁起居郎，辞

疾归洛。后谏官对延英，帝问：“向廷争者在邪？”以谏议大夫召。未几，宣授刑部侍郎。故事，侍郎无宣授者，逢吉喜助己，故不次任之。

数月，改京兆尹，峻诛罚，不避权豪。先是，诸恶少窜名北军，凌藉衣冠，有罪则逃军中，无敢捕。栖楚一切穷治，不阅旬，宿奸老蠹为敛迹。一日，军士乘醉有所凌突，诸少年从旁噪曰：“痴男子，不记头上尹邪？”

然其性诡激，敢为怪行，乘险抵戏，若无顾藉，内实恃权怙宠以干进。诣宰相，厉色慢辞，韦处厚恶之，出为桂管观察使。卒，赠左散骑常侍。

张又新，字孔昭，工部侍郎荐之子。元和中，及进士高第，历左右补阙。性倾邪。李逢吉用事，恶李绅，冀得其罪，求中朝凶果敢言者厚之，以危中绅。又新与拾遗李续、刘栖楚等为逢吉搏吠所憎，故有“八关十六子”之目。

敬宗立，绅贬端州司马，朝臣过宰相贺，阍者曰：“止，宰相方与补阙语，姑伺之。”及又新出，流汗揖百官曰：“端溪之事，窃不敢让。”人皆辟易畏之。寻转祠部员外郎。尝买婢迁约，为牙佞搜索陵突，御史劾举，逢吉庇之，事不穷治。及逢吉罢，领山南东道节度，表又新为行军司马。坐田亵事，贬汀州刺史。李训有宠，又新复见用，迁刑部郎中，为申州刺史。训死，复坐贬。终左司郎中。又新善文辞，再以谄附败，丧其家声云。

杨虞卿，字师皋，虢州弘农人。父宁，有高操，谈辩可喜。擢明经，调临涣主簿，弃官还夏，与阳城为莫逆交。德宗以谏议大夫召城，城未拜，诏宁即谕，与俱来。陕虢观察使李齐运表置幕府。齐运入为京兆尹，表奉先主簿，拜监察御史，坐累免。顺宗初，召为殿中侍御史，终国子祭酒。

虞卿第进士、博学宏辞，为校书郎。抵淮南，委婚币焉，会陈商葬其先，贫不振，虞卿未尝与游，悉所赉助之。擢累监察御史。

穆宗初立，逸游荒恣，虞卿上疏曰：“乌鸢遭害仁鸟逝，诽谤不诛良臣进。臣敢冒诛献瞽言。臣闻尧、舜以天下为忧，不以位为乐。况今北虏方便，西戎弗靖，两河有疮痍之虞，五岭罹氛厉之役。人之疾苦积下，朝之制度莫脩。边亡见储，国用浸屈，固未可以高枕而息也。陛下初临万几，宜有忧天下心。当日见辅臣公卿百执事，垂意以问，使四方内外灼有所闻。而听政六十日，入对延英，独三数大臣承圣问而已，它内朝臣偕入齐出，无所咨询。谏臣盈廷，忠言不闻，臣实羞之。盖主恩疏而正路塞也。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见，则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。今宰臣四五人，或顷刻侍坐，鞠躬陨越，随旨上下，无能往来，此繇君太尊、臣太卑故也。公卿列位，虽陟降清地，曾未奉优眷、承下问。虽陛下神圣如五帝，犹宜周爰顾逮，惠以气色，使支体相成，君臣昭明。陛下求治于宰相，宰相求治于臣等，进忠若趋利，论政若诉冤，此而不治，无有也。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，而居安虑危之心则异，故不得皆为圣明也。”时又有衡山布衣赵知微，亦上书指言帝倡优在侧，驰骋无度，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辞颇危切，帝诏宰相尉谢。宰相因是贺天子纳谏，然不能用也。俄诏行劳西北边。还，迁侍御史，改礼部员外郎、史馆脩撰。进吏部。会曹史李實等鬻伪告，调官六十五员，赃千六百万以上，虞卿发其奸，實等系御史府。而虞卿亲吏尝受二百万，亡命，私奴受三十万，虞卿缚奴送狱。三司严休复、高鉞、韦景休杂推，實等皆诛死。虞卿坐不检下免官。

李宗闵、牛僧孺辅政，引为右司郎中、弘文馆学士。再迁

给事中。虞卿佞柔，善谄丽权幸，倚为奸利。岁举选者，皆走门下，署第注员，无不得所欲，升沈在牙颊间。当时有苏景胤、张元夫，而虞卿兄弟汝士、汉公为人所奔向，故语曰：“欲趋举场，问苏、张；苏、张犹可，三杨杀我。”宗闵待之尤厚，就党中为最能唱和者，以口语轩轻事机，故时号“党魁”。

德裕之相，出为常州刺史。宗闵复入，以工部侍郎召，迁京兆尹。太和九年，京师讹言郑注为帝治丹，剔小儿肝心用之。民相惊，扃护儿曹。帝不悦，注亦内不安，而雅与虞卿有怨，即约李训奏言：“语出虞卿家，因京兆驸伍布都下。”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周比，因傅左端倪。帝大怒，下虞卿诏狱。于是诸子弟自囚阙下称冤，虞卿得释，贬虔州司户参军，死。

子知退、知权、擅、堪、汉公，皆擢进士第，汉公最显。

汉公，字用义。始辟兴元李绛幕府，绛死，不与其祸。迁累户部郎中、史馆修撰，转司封郎中。坐虞卿，下除舒州刺史，徙湖、亳、苏三州。擢桂管、浙东观察使。繇户部侍郎拜荆南节度使，召为工部尚书。或劾汉公治荆南有贪赃，降秘书监。稍迁国子祭酒。

宣宗擢为同州刺史。于是，给事中郑裔绰、郑公舆共奏汉公冒猥无廉概，不可处近辅，三还制书。帝它日凡门下论执驳正未尝却。汉公素结左右，有奥助。至是，帝惑不从，制卒行。会寒食宴近臣，帝自击球为乐，巡劳从臣，见裔绰等曰：“省中议无不从，唯汉公事为有党。”裔绰独对：“同州，太宗兴王地。陛下为人子孙当精择守长付之，汉公既以墨败，陛下容可举剧部私贪人？”帝恚见颜间。翌日，斥裔绰为商州刺史。汉公自同州更宣武、天平两节度使，卒。子筹、范，仕亦显。

汝士，字慕巢。中进士第，又擢宏辞。牛李待之善，引为中书舍人。开成初，繇兵部侍郎为东川节度使。时嗣复镇西川，

乃族昆弟，对拥旄节，世荣其门。终刑部尚书。

子知温、知至，悉以进士第入官。知温终荆南节使。知至为宰相刘瞻所善，以比部郎中知制诰。瞻得罪，亦贬琼州司马，擢累户部侍郎。

杨氏自汝士后，贵赫为冠族。所居静恭里，兄弟并列门戟。咸通后，在台省方镇率十余人。

张宿者，本寒人，自名诸生。宪宗为广陵王时，因张茂宗荐尉，得出入邸中，诞谲敢言。及监抚，自布衣授左拾遗，交通权幸，四方赂遗满门。数召对，不能慎密，坐漏禁中语，贬郴丞十余年。

累迁比部员外郎。宰相李逢吉数言其狡谲不可信，白为濠州刺史，宿上疏自言，留不遣。帝欲以为谏议大夫，逢吉曰：“谏议职要重，当待贤者。宿细人，不可使污是官。陛下必用之，请先去臣乃可。”帝不悦。后逢吉罢，诏权知谏议大夫，宰相崔群、王涯同请曰：“谏议大夫，前世或自山林、擢行伍任之者，然皆道义卓异于时。今宿望轻，若待以不次，未足以宠，适以累之也。”请授他官，不听，使中人宣授焉。宿怨执政不与己，乃日肆谗甚，与皇甫镈相附离，多中伤正人君子。元和末，持节至淄青，李师道愿割地遣子入侍。既而悔，复遣宿往，暴卒于道，赠秘书监。

熊望者，字原师，擢进士第。性险躁，以辩说游公卿间。刘栖楚为京兆尹，树权势，望日出入门下，为刺取事机，阴佐计画。敬宗喜为歌诗，议置东头学士，以备燕狎。栖楚荐望，未及用，帝崩。文宗立，韦处厚秉政，诏望因缘险薄，营密职，图褻幸，訾霍沸众议，贬漳州司户参军。

柏耆者，有纵横学。父良器，为时威名将。耆志健而望高，急于立名。是时，王承宗以常山叛，朝廷厌兵，耆杖策诣淮西

行营谒裴度，且言愿得天子一节驰入镇，可掉舌下之。度为言，乃以左拾遗往。既至，以大谊动承宗，至泣下。乃请献二州，以二子入质。真擢耆左拾遗，由是声震一时。迁起居舍人。王承元徙义成军，遣谏议大夫郑覃往慰成德军，费缗钱百万。费未至，举军哗议，穆宗遣耆谕天子意，众乃信悦。转兵部郎中、谏议大夫。太和初，李同捷反，诏两河诸镇出兵，久无功。乃授耆德州行营诸军计会使，与判官沈亚之谕旨。会横海节度使李祐平德州，同捷穷，请降，祐使大将万洪代守沧州，同捷未出也，耆以三百骑驰入沧，以事诛洪，与同捷朝京师。既行，谍言王廷凑欲以奇兵劫同捷，耆遂斩其首以献。诸将嫉耆功，比奏撙诋，文宗不获已，贬耆循州司户参军、亚之南康尉。宦人马国亮谮耆受同捷先所得王稷女及奴婢珍货。初，祐闻耆杀洪，大惊，疾遂剧。帝曰：“祐若死，是耆杀之。”至是，积前怒，诏长流爱州，赐死。

赞曰：诗人斥谮人最甚，投之豺虎、有北，不置也。如群、栖楚辈则然，肆讦以示公，构党以植私，其言纒纒若可听，卒而入于败乱也。孔子所谓“顺非而泽”者欤，“利口覆邦家”者欤？耆掩众取功，自速其死，哀哉！

卷第一百六十六 列传第一百一

韩愈

韩愈，字退之，邓州南阳人。七世祖茂，有功于后魏，封安定王。父仲卿，为武昌令，有美政，既去，县人刻石颂德。终秘书郎。愈生三岁而孤，随伯兄会贬官岭表。会卒，嫂郑鞠之。愈自知读书，日记数千百言，比长，尽能通《六经》、百家学。擢进士第。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，表署观察推官。晋卒，愈从丧出，不四日，汴军乱，乃去。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，建封辟府推官。操行坚正，鲠言无所忌。调四门博士，迁监察御史。上疏极论宫市，德宗怒，贬阳山令。有爱在民，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。改江陵法曹参军。元和初，权知国子博士，分司东都，三岁为真。改都官员外郎，即拜河南令。迁职方员外郎。

华阴令柳涧有罪，前刺史劾奏之，未报而刺史罢。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，后刺史恶之，按其狱，贬涧房州司马。愈过华，以为刺史阴相党，上疏治之。既御史覆问，得涧赃，再贬封溪尉。愈坐是复为博士。既才高数黜，官又下迁，乃作《进学解》以自谕曰：

国子先生晨入太学，召诸生立馆下，诲之曰：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；行成于思，毁于随。方今圣贤相逢，治具毕张，拔去凶邪，登崇峻良。占小善者率以录，名一艺者无不庸。爬罗剔抉，刮垢磨光。盖有幸而获选，孰云多而不扬？诸生业患不能

精，无患有司之不明；行患不能成，无患有司之不公。”

言未既，有笑于列者曰：“先生欺予哉！弟子事先生，于兹有年矣。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。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。贪多务得，细大不捐。烧膏油以继晷，常矻矻以穷年。先生之业，可谓勤矣。牴排异端，攘斥佛老。补苴罅漏，张皇幽眇。寻坠绪之芒芒，独旁搜而远绍。停百川而东之，回狂澜于既倒。先生之于儒，可谓有劳矣。沈浸浓郁，含英咀华。作为文章，其书满家。上规姚姒，浑浑亡涯。周《诰》商《盘》，佶屈聱牙。《春秋》谨严，《左氏》浮夸。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诗》正而葩。下迨《庄》《骚》，太史所录，子云相如，同工异曲。先生之于文，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。少始知学，勇于敢为。长通于方，左右具宜。先生之于为人，可谓成矣。然而公不见信于人，私不见助于友。跋前踖后，动辄得咎。暂为御史，遂窜南夷。三年博士，冗不见治。命与仇谋，取败几时？冬暖而儿号寒，年丰而妻啼饥。头童齿豁，竟死何裨？不知虑此，而反教人为？”

先生曰：“吁！子来前。夫大木为杗，细木为桷，欂栌侏儒，椳闳礩楔，各得其所，施以成室者，匠氏之工也。玉札丹砂，赤箭青芝，牛溲马勃，败鼓之皮，俱收并蓄，待用无遗者，医师之良也。登明选公，杂进巧拙，纡余为妍，卓犖为杰，校短量长，唯器是适者，宰相之方也。昔者孟轲好辩，孔道以明；辙环天下，卒老于行。荀卿宗王，大伦以兴；逃谗于楚，废死兰陵。是二儒者，吐词为经，举足为法，绝类离伦，优入圣域，其遇于世何如也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由其统，言虽多而不要其中；文虽奇而不济于用，行虽修而不显于众。犹且月费俸钱，岁靡稟粟，子不知耕，妇不知织；乘马从徒，安坐而食；踵常途之促促，窥陈编以盗窃。然而圣主不加诛，宰臣不见斥。兹

非其幸欤？动而得谤，名亦随之。投闲置散，乃分之宜。若夫商财贿之有无，计班资之崇庳，忘量己之所称，指前人之瑕疵，是所谓诤匠氏之不以杙为榼，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，欲进其豨苓也。”

执政览之，奇其才，改比部郎中、史馆修撰。转考功，知制造，进中书舍人。

初，宪宗将平蔡，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。及还，且言贼可灭，与宰相议不合。愈亦奏言：

淮西连年脩器械防守，金帛粮畜耗于给赏，执兵之卒四向侵掠，农夫织妇饷于其后，得不偿费。比闻畜马皆上槽枥，此譬有十夫之力，自朝抵夕，跳跃叫呼，势不支久，必自委顿。当其已衰，三尺童子可制其命。况以三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全力，其败可立而待也，然未可知者，在陛下断与不断耳。夫兵不多不足以取胜，必胜之师利在速战，兵多而战不速则所费必广。疆场之上，日相攻劫，近贼州县，赋役百端，小遇水旱，百姓愁苦。方此时，人人异议以惑陛下，陛下持之不坚，半途而罢，伤威损费，为弊必深。所要先决于心，详度本末，事至不惑，乃可图功。

又言：“诸道兵羁旅单弱不足用，而界贼州县，百姓习战斗，知贼深浅，若募以内军，教不三月，一切可用。”又欲“四道置兵，道率三万，畜力伺利，一旦俱纵，则蔡首尾不救，可以责功”。执政不喜。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，均子锷素无状，愈为文章，字命锷谤语器暴，由是改太子右庶子。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，宣慰淮西，奏愈行军司马。愈请乘遽先入汴，说韩弘使叶力。元济平，迁刑部侍郎。

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，三日，乃送佛祠。王公士人奔走膜呗，至为夷法，灼体肤，委珍宝，腾沓系路。愈闻恶之，乃上表曰：

佛者，夷狄之一法耳。自后汉时始入中国，上古未尝有也。昔黄帝在位百年，年百一十岁；少昊在位八十年，年百岁；颡顼在位七十九年，年九十岁；帝喾在位七十年，年百五岁；尧在位九十八年，年百一十八岁；帝舜在位及禹年皆百岁。此时天下太平，百姓安乐寿考，然而中国未有佛也。其后，汤亦年百岁，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，武丁在位五十年，书史不言其寿，推其年数，盖不减百岁。周文王年九十七岁，武王年九十三岁，穆王在位百年。此时佛法亦未至中国，非因事佛而致然也。汉明帝时始有佛法，明帝在位才十八年。其后乱亡相继，运祚不长。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元魏以下，事佛渐谨，年代尤促。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，前后三舍身施佛，宗庙祭不用牲牢，昼日一食，止于菜果，后为侯景所逼，饿死台城，国亦寻灭。事佛求福，乃更得祸。由此观之，佛不足信，亦可知矣。

高祖始受隋禅，则议除之。当时君臣识见不远，不能深究先王之道、古今之宜，推阐圣明，以救斯弊，其事遂止。臣常恨焉！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，神圣英武，数千百年以来，未有伦比。即位之初，即不许度人为僧尼、道士，又不许别立寺观。臣当时以为高祖之志，必行于陛下。今纵未能即行，岂可恣之令盛也！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，御楼以观，舁入大内，又令诸寺递加供养。臣虽至愚，必知陛下不惑于佛，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。直以丰年之乐，徇人之心，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、戏玩之具耳。安有圣明若此，而肯信此等事哉？然百姓愚冥，易惑难晓，苟见陛下如此，将谓真心信佛，皆云：“天子大圣，犹一心信向；百姓微贱，于佛岂合更惜身命？”以至灼顶燔指，十百为群，解衣散钱，自朝至暮，转相仿效，唯恐后时，老幼奔波，弃其生业。若不即加禁遏，更历诸寺，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。伤风败俗，传笑四方，非细事也。

佛本夷狄之人，与中国言语不通，衣服殊制；口不道先王之法言，身不服先王之法服，不知君臣之义、父子之情。假如其身尚在，奉其国命来朝京师，陛下容而接之，不过宣政一见，礼宾一设，赐衣一袭，卫而出之于境，不令贰于众也。况其身死已久，枯朽之骨，凶秽之余，岂宜以入宫禁？孔子曰：“敬鬼神而远之。”古之诸侯吊于其国，必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，然后进吊。今无故取朽秽之物，亲临观之，巫祝不先，桃茢不用，君臣不言其非，御史不举其失，臣实耻之。乞以此骨付之水火，永绝根本，断天下之疑，绝前代之惑，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，出于寻常万万也。佛如有灵，能作祸祟，凡有殃咎，宜加臣身。上天鉴临，臣不怨悔。

表入，帝大怒，持示宰相，将抵以死。裴度、崔群曰：“愈言讦诤，罪之诚宜。然非内怀至忠，安能及此？愿少宽假，以来谏争。”帝曰：“愈言我奉佛太过，犹可容；至谓东汉奉佛以后，天子感天促，言何乖刺邪？愈，人臣，狂妄敢尔，固不可赦！”于是中外骇惧，虽戚里诸贵，亦为愈言，乃贬潮州刺史。

既至潮，以表哀谢曰：

臣以狂妄戇愚，不识礼度，陈佛骨事，言涉不恭，正名定罪，万死莫塞。陛下哀臣愚忠，恕臣狂直，谓言虽可罪，心亦无他，特屈刑章，以臣为潮州刺史。既免刑诛，又获禄食，圣恩宽大，天地莫量，破脑剖心，岂足为谢！

臣所领州，在广府极东，过海口，下恶水，涛泷壮猛，难计期程，飓风鳄鱼，患祸不测。州南近界，涨海连天，毒雾瘴氛，日夕发作。臣少多病，年才五十，发白齿落，理不久长。加以罪犯至重，所处远恶，忧惶惭悸，死亡无日。单立一身，朝无亲党，居蛮夷之地，与魑魅同群，苟非陛下哀而念之，谁肯为臣言者？

臣受性愚陋，人事多所不通，惟酷好学问文章，未尝一日暂废，实为时辈所见推许。臣于当时之文，亦未有过人者。至于论述陛下功德，与《诗》、《书》相表里，作为歌诗，荐之郊庙，纪太山之封，镂白玉之牒，铺张对天之宏休，扬厉无前之伟绩，编于《诗》、《书》之策而无愧，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，虽使古人复生，臣未肯让。

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，四海之内，莫不臣妾，南北东西，地各万里。自天宝以后，政治少懈，文致未优，武克不刚，孽臣奸隶，蠹居棋处，摇毒自防，外顺内悖，父死子代，以祖以孙，如古诸侯，自擅其地，不朝不贡，六七十年。四圣传序，以至陛下。陛下即位以来，躬亲听断，旋乾转坤，关机阖开，雷厉风飞，日月清照，天戈所麾，无不从顺。宜定乐章，以告神明，东巡泰山，奏功皇天，具著显庸，明示得意，使永永年服我成烈。当此之际，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，而臣负罪婴衅，自拘海岛，戚戚嗟嗟，日与死迫，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、隶御之间，穷思毕精，以赎前过。怀痛穷天，死不闭目，伏惟陛下天地父母，哀而怜之。

帝得表，颇感悔，欲复用之，持示宰相曰：“愈前所论是大爱朕，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。”皇甫铸素忌愈直，即奏言：“愈终狂疏，可且内移。”乃改袁州刺史。初，愈至潮州，问民疾苦，皆曰：“恶溪有鳄鱼，食民畜产且尽，民以是穷。”数日，愈自往视之，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：

昔先王既有天下，列山泽，罔绳擗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物害者，驱而出之四海之外。及德薄，不能远有，则江、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，况湖、岭之间去京师万里哉？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，亦固其所。

今天子嗣唐位，神圣慈武，四海之外，六合之内，皆抚而有之，况禹迹所掩，扬州之近地，刺史县令之所治，出贡赋以供天地、宗庙、百神之祀之壤者哉？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。刺史受天子命，守此土，治此民，而鳄鱼吁然不安溪潭据处，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，以种其子孙，与刺史拒争为长雄。刺史虽弩弱，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，伛々眊斯，为吏民羞，以偷活于此也？承天子命以来为吏，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。鳄鱼有知，其听刺史。

潮之州，大海在其南，鲸鹏之大，虾蟹之细，无不容归，以生以食，鳄鱼朝发而夕至也。今与鳄鱼约：“尽三日，其率丑类南徙于海，以避天子之命吏。三日不能，至五日；五日不能，至七日，七日不能，是终不肯徙也，是不有刺史、听从其言也。不然，则是鳄鱼冥顽不灵，刺史虽有言，不闻不知也。夫傲天子之命吏，不听其言，不徙以避之，与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，皆可杀。刺史则选材技民，操强弓毒矢，以与鳄鱼从事，必尽杀乃止，其无悔！”

祝之夕，暴风震电起溪中，数日水尽涸，西徙六十里。自是潮无鳄鱼患。袁人以男女为隶，过期不赎，则没入之。愈至，悉计庸得赎所没，归之父母七百余人。因与约，禁其为隶。召拜国子祭酒，转兵部侍郎。

镇州乱，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，诏愈宣抚。既行，众皆危之。元稹言：“韩愈可惜。”穆宗亦悔，诏愈度事从宜，无必入。愈至，廷凑严兵迓之，甲士陈廷。既坐，廷凑曰：“所以纷纷者，乃此士卒也。”愈大声曰：“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，故赐以节，岂意同贼反邪？”语未终，士前奋曰：“先太师为国击殊滔，血衣犹在，此军何负，乃以为贼乎？”愈曰：“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，若犹记之，固善。天宝以来，安禄山、史

思明、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？亦有居官者乎？”众曰：“无。”愈曰：“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，官中书令，父子受旗节；刘悟、李祐皆大镇。此尔军所其闻也。”众曰：“弘正刻，故此军不安。”愈曰：“然尔曹亦害田公，又残其家矣，复何道？”众曰：“善。”廷凑虑众变，疾麾使去。因曰：“今欲廷凑何所为？”愈曰：“神策六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，但朝廷顾大体，不可弃之。公久围之，何也？”廷凑曰：“即出之。”愈曰：“若尔，则无事矣。”会元翼亦溃围出，延凑不追。愈归奏其语，帝大悦。转吏部侍郎。

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，欲逐之，遂以愈为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，特诏不台参，而除绅中丞。绅果劾奏愈，愈以诏自解。其后文刺纷然，宰相以台、府不协，遂罢愈为兵部侍郎，而出绅江西观察使。绅见帝，得留，愈亦复为吏部侍郎。长庆四年卒，年五十七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文。

愈性明锐，不谄随。与人交，始终不少变。成就后进士，往往知名。经愈指授，皆称“韩门弟子”；愈官显，稍谢遣。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，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。嫂郑丧，为服期以报。

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、太史公、刘向、扬雄后，作者不世出，故愈深探本元，卓然树立，成一家言。其《原道》、《原性》、《师说》等数十篇，皆奥衍闳深，与孟轲、扬雄相表里而佐佑《六经》云？至它文，造端置辞，要为不袭蹈前人者。然惟愈为之，沛然若有余，至其徒李翱、李汉、皇甫湜从而效之，遽不及远甚。从愈游者，若孟郊、张籍，亦皆自名于时。

孟郊者，字东野，湖州武康人。少隐嵩山，性介，少谐合。愈一见为忘形交。年五十，得进士第，调溧阳尉。县有投金濑、平陵城，林薄蒙翳，下有积水。郊闲往坐水旁，裴回赋诗，而

曹务多废。令白府，以假尉代之，分其半奉。郑余庆为东都留守，署水陆转运判官。余庆镇兴元，奏为参谋。卒，年六十四。张籍谥曰贞曜先生。

郊为诗有理致，最为愈所称，然思苦奇涩。李观亦论其诗曰：“高处在古无上，平处下顾二谢”云。

张籍者，字文昌，和州乌江人。第进士，为太常寺太祝。久次，迁秘书郎。愈荐为国子博士。历水部员外郎、主客郎中。当时有名士皆与游，而愈贤重之。籍性狷直，尝责愈喜博褻及为驳杂之说，论议好胜人，其排释老不能著书若孟轲、扬雄以垂世者。愈最后答书曰：

吾子不以愈无似，意欲推之纳诸圣贤之域，拂其邪心，增其所未高。谓愈之质有可以至于道者，浚其源，道其所归，溉其根，将食其实。此盛德之所辞让，况于愈者哉？抑其中有宜复者，故不可遂已。昔者圣人之作《春秋》也，既深其文辞矣，然犹不敢公传道之，口授弟子，至于后世，其书出焉。其所以虑患之道，微也。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，下及公卿辅相，吾岂敢昌言排之哉？择其可语者诲之，犹时与吾悖，其声哓哓。若遂成其书，则见而怒之者必多矣，必且以我为狂为惑。其身之不能恤，书于何有？夫子，圣人也，而曰：“自吾得子路，而恶声不入于耳。”其余辅而相者周天下，犹且绝粮于陈，畏于匡，毁于叔孙，奔走于齐、鲁、宋、卫之郊。其道虽尊，其穷亦至矣。赖其徒相与守之，卒有立于天下。向使独言之而独书之，其存也可冀乎？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，盖六百年有余矣。其植根固，其流波漫，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也。自文王没，武王、周公、成、康相与守之，礼乐皆在，及乎夫子未久也，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，自孟子而至乎扬雄亦未久也。然犹其勤若此，其困若此，而后能有所立，吾岂可易而为之哉？其为也易，

则其传也不远，故余所以不敢也。然观古人，得其时，行其道，则无所为书。为书者，皆所为不行乎今，而行乎后世者也。今吾之得吾志、失吾志未可知，则俟五十、六十为之，未失也。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，则吾之命不可期；如使兹人有知乎，非我其谁哉！其行道，其为书，其化今，其传后，必有在矣。吾子其何遽戚戚于吾所为哉？

前书谓吾与人论不能下气，若好胜者。虽诚有之，抑非好己胜也，好己之道胜也。非好己之道胜也，己之道乃夫子、孟轲、扬雄之道。传者若不胜，则无所为道，吾岂敢避是名哉！夫子之言曰：“吾与回言，终日不违。”如愚则其与众人辩也有矣。驳杂之讥，前书尽之，吾子其复之。昔者夫子犹有所戏，《诗》不云乎：“善戏谑兮，不为虐兮。”《记》曰：“张而不弛，文武不为也。”恶害于道哉？吾子其未之思乎？

籍为诗，长于乐府，多警句。仕终国子司业。

皇甫湜，字持正，睦州新安人。擢进士第，为陆浑尉，仕至工部郎中，辨急使酒，数忤同省，求分司东都。留守裴度辟为判官。度脩福先寺，将立碑，求文于白居易。湜怒曰：“近舍湜而远取居易，请从此辞。”度谢之。湜即请斗酒，饮酣，援笔立就。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，湜大怒曰：“自吾为《顾况集序》，未常许人。今碑字三千，字三缣，何遇我薄邪？”度笑曰：“不羁之才也。”从而酬之。

湜尝为蜂螫指，购小儿敛蜂，捣取其液。一日命其子录诗，一字误，诟跃呼杖，杖未至，啮其臂血流。

卢仝居东都，愈为河南令，爱其诗，厚礼之。仝自号玉川子，尝为《月蚀诗》以讥切元和逆党，愈称其工。

时又有贾岛、刘义，皆韩门弟子。

岛，字浪仙，范阳人。初为浮屠，名无本。来东都，时洛

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，岛为诗自伤。愈怜之，因教其为文，遂去浮屠，举进士。当其苦吟，虽逢值公卿贵人，皆不之觉也。一日见京兆尹，跨驴不避，诘之，久乃得释。累举，不中第。文宗时，坐飞谤，贬长江主簿。会昌初，以普州司仓参军迁司户，未受命卒，年六十五。

刘义者，亦一节士。少放肆为侠行，因酒杀人亡命。会赦，出，更折节读书，能为歌诗。然恃故时所负，不能俯仰贵人，常穿屣、破衣。闻愈接天下士，步归之，作《冰柱》《雪车》二诗，出卢仝、孟郊右。樊宗师见，为独拜。能面道人短长，其服义则又弥缝若亲属然。后以争语不能下宾客，因持愈金数斤去，曰：“此谀墓中人得耳，不若与刘君为寿。”愈不能止，归齐、鲁，不知所终。

赞曰：唐兴，承五代剖分，王政不纲，文弊质穷，崿俚混并。天下已定，治荒剔蠹，讨究儒术，以兴典宪，薰■涵浸，殆百余年，其后文章稍稍可述。至贞元、元和间，愈遂以《六经》之文为诸儒倡，障堤末流，反剏以朴，划伪以真。然愈之才，自视司马迁、扬雄，至班固以下不论也。当其所得，粹然一出于正，刊落陈言，横骛别驱，汪洋大肆，要之无牴牾圣人者。其道盖自比孟轲，以荀况、扬雄为未淳，宁不信然？至进谏陈谋，排难恤孤，矫拂媮末，皇皇于仁义，可谓笃道君子矣。自晋汔隋，老佛显行，圣道不断如带。诸儒倚天下正议，助为怪神。愈独喟然引圣，争四海之惑，虽蒙讪笑，且合而复奋，始若未之信，卒大显于时。昔孟轲拒杨、墨，去孔子才二百年。愈排二家，乃去千余岁，拨衰反正，功与齐而力倍之，所以过况、雄为不少矣。自愈没，其言大行，学者仰之如泰山、北斗云。

卷第一百六十八 列传一百二

钱崔二韦二高冯三李卢封郑敬

钱徽，字蔚章。父起，附见《卢纶传》。徽中进士第，居谷城。谷城令王郢善接侨士游客，以财贷馈，坐是得罪。观察使樊泽视其簿，独徽无有，乃表署掌书记。蔡贼方炽，泽多募武士于军。泽卒，士颇希赏，周澈主留事，重擅发军廩，不敢给。时大雨雪，士寒冻，徽先冬颁衣絮，士乃大悦。又辟宣歙崔衍府。王师讨蔡，徽遣采石兵会战，戍还，颇骄蹇。会衍病亟，徽请召池州刺史李逊署副使，逊至而衍死，一军赖以安。

入拜左补阙，以祠部员外郎为翰林学士，三迁中书舍人，加承旨。宪宗尝独召徽，从容言它学士皆高选，宜预闻机密，广参决，帝称其长者。是时，内积财，图复河湟，然禁无名贡献，而至者不甚却。徽恳谏罢之。帝密戒后有献毋入右银台门，以避学士。梁守谦为院使，见徽批监军表语简约，叹曰：“一字不可益邪！”衔之。以论淮西事忤旨，罢职，徙太子右庶子，出虢州刺史。

入拜礼部侍郎。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杨浑之、学士李绅以周汉宾并谗徽求致第籍。浑之者凭子也，多纳古帖秘画于文昌，皆世所宝。徽不能如二人请，自取杨殷士、苏巢。巢者李宗闵婿，殷士者汝士之弟，皆与徽厚。文昌怒，方帅剑南西川，入辞，即奏徽取士以私。访绅及元稹，时稹与宗闵有隙，因是共挤其非。有诏王起、白居易覆试，而黜者过半，遂贬江州刺史。

汝士等劝徽出文昌、绅私书自直，徽曰：“苟无愧于心，安事辨证邪？”敕子弟焚书。

初，州有盗劫贡船，捕吏取滨江恶少年二百人系讯，徽按其枉，悉纵去。数日，舒州得真盗。州有牛田钱百万，刺史以给宴饮赠饷者，徽曰：“此农耕之备，可他用哉！”命代贫民租入。转湖州。时宣、歙旱，左丞孔戣请徙徽领宣歙，宰相以其本文辞进，不用。戣曰：“相君宜知天下事，徽江、虢之治不及知，况其它邪？”还，迁工部侍郎，出为华州刺史。

文宗立，召拜尚书左丞。会宣墨麻，群臣在廷，方大寒，稍稍引避，徽素恭谨，不去位，久而仆。因上疏告老，不许。太和初，复为华州。俄以吏部尚书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五，赠尚书右仆射。

徽与薛正伦、魏弘简善，二人前死，徽抚其孤至婚嫁成立。任庶子时，韩公武以赂结公卿，遗徽钱二十万，不纳。或言非当路可无让，徽曰：“取之在义不在官。”时称有公望。

子可复、方义。可复死郑注时。方义终太子宾客。子珣，字瑞文，善文辞，宰相王抻荐知制诰，进中书舍人。抻得罪，珣贬抚州司马。

崔咸，字重易，博州博平人。元和初，擢进士第，又中宏辞。郑余庆、李夷简皆表在幕府，与均礼。入朝为侍御史，处正特立，风采动一时。敬宗将幸东都，裴度在兴元忧之，自表求觐，与章偕来。于是李逢吉当国，畏度复相，使京兆尹刘栖楚等十余人悉力诋却之，虽度门下宾客，皆有去就意。它日，度置酒延客，栖楚曲意自解，附耳语。咸嫉其矫，举酒让度曰：“丞相乃许所由官嚅嚅耳语，愿上罚爵。”度笑受而饮。栖楚不自安，趋出，坐上莫不壮之。累迁陕虢观察使，日与宾客僚属痛饮，未尝醒；夜分辄决事，裁剖精明，无一毫差，吏称为

神。入拜右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。太和八年卒。

咸素有高世志，造詣崭远。间游终南山，乘月吟啸，至感慨泣下。诸文中歌诗最善。

韦表微，字子明，隋郿城公元礼七世孙。羈昇能属文。母训逾稍厉，辄不敢食，以是未尝让责。

韦皋镇西川，王纬、司空曙、独孤良弼、裴说居幕府，皆厚相推挹。说尝谓表微似卫玠，自以不能及也。擢进士第，数辟诸使府。久之，入授监察御史里行，不乐，曰：“爵禄譬滋味也，人皆欲之。吾年五十，拭镜中翳白，冒游少年间，取一班一级，不见其味也。将为松菊主人，不愧陶渊明”云。俄为翰林学士。是时，李绅忤宰相，贬端州，庞严、蒋防皆谪去，学士缺，人人争荐丞相所善者，表微独荐韦处厚，人服其公。进知制造。后与处厚议增选学士，复荐路隋。处厚以诸父事表微，因曰：“隋位崇，入且翁右，奈何？”答曰：“选德进贤，初不计私也。”久之，迁中书舍人。敬宗尝语左右，欲相二韦，会崩。文宗立，独相处厚，进表微户部侍郎。元和中，李听率师讨之，次河上。天子忧无成功，表微曰：“以听军势，不十五日必破贼。”及捷书上，止浹日。志沼残兵六千奔昭义，宰相请推处首恶者诛之，归胁从者于魏。表微上言：“逆子降，又杀之，非好生也。请以听代史宪诚于魏，志沼之徒，可使招纳。”不听。以病痼罢学士。卒，年六十，赠礼部尚书。

始，被病，医药不能具，所居堂寝隘陋，既没，吊客咨嗟。笃故旧，虽庸下，与携手语笑无间然。尤好《春秋》，病诸儒执一概，是非纷然，著《三传总例》，完会经趣。又以学者薄师道，不如声乐贱工能尊其师，著《九经师授谱》诋其违。

高鉉，字翹之，史失其何所人。与弟铢、锴俱擢进士第。累迁右补阙、史馆脩撰。元和末，以中人为和柔使，鉉继疏论

执。转起居郎，数陈政得失，穆宗嘉之，面赐绯、鱼，召入翰林，为学士。张韶变兴仓卒，钺从敬宗夜驻左军。翌日，进知制造，拜中书舍人。入见帝，因劝躬听揽示忧勤，帝纳其言，赐锦彩。俄罢学士。累进吏部侍郎，人善其振职。出为同州刺史。卒，赠兵部尚书，遗命薄葬。

钺少孤寡，介然无党援，以致宦达。诸弟皆检愿友爱，为搢绅景重。

子湜，字澄之，第进士，累官右谏议大夫。咸通末，为礼部侍郎。时士多繇权要干请，湜不能裁，既而抵帽于地曰：“吾决以至公取之，得谴固吾分！”乃取公乘亿、许棠、聂夷中等。以兵部侍郎判度支为昭义节度使，为下所逐，贬连州司马。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，卒。亿字寿仙，棠字文化，夷中字坦之，皆有名当时。

铢，字权仲，既擢第，署太原张弘靖幕府，入迁监察御史。太和时，擢累给事中。文宗得李训，骤拜侍讲学士，铢率谏官伏阁言训素行儉邪，不可任，必乱天下。帝遣使者谕曰：“朕留训时时讲绎，前命不可改。”当是时，已旱而水，彗变未息，郑注权震赫，人情危骇，既铢等弗见省，群臣失色。明年，训当国，出铢为浙东观察使，历义成节度使。大中初，迁礼部尚书判户部，徙太常卿。尝罚礼生，博士李恣愠见曰：“故事，礼院不关白太常，故卿莅职，博士不参集。不宜罚小史，隳旧典。”铢叹曰：“吾老不能退，乃为小儿所辱！”卒。

锴，字弱金，连中进士、宏辞科，辟河东府参谋，历史部员外郎，迁中书舍人。

开成元年，权知贡举。文宗自以题畀有司，锴以籍上，帝语侍臣曰：“比年文章卑弱，今所上差胜于前。”郑覃曰：“陛下矫革近制，以正颓俗，而锴乃能为陛下得人。”帝曰：“诸

镇表奏太浮华，宜责掌书记，以诫流宕。”李石曰：“古人因事为文，今人以文害事，惩弊抑末，诚如圣训。”即以锴为礼部侍郎。阅三岁，颇得才实。始，岁取四十人，才益少，诏减十人，犹不能满。迁吏部侍郎，出为鄂岳观察使。卒，赠礼部尚书。

子湘，字濬之，擢进士第，历长安令、右谏议大夫。从兄湜与路岩亲善，而湘厚刘瞻，岩既逐瞻，贬湘高州司马。僖宗初，召为太子右庶子，终江西观察使。

冯宿，字拱之，婺州东阳人。父子华，庐亲墓，有灵芝、白兔，号“孝冯家”。

宿贞元中与弟定、从弟审、宽并擢进士第，徐州张建封表掌书记。建封卒，子愔为军中胁主留事。李师古将乘丧复故地，愔大惧。于是，王武俊拥兵观衅，宿以书说曰：“张公与公为兄弟，欲共力驱两河归天子，天下莫不知。今张公不幸，幼儿为乱兵所胁，内则诚款隔绝，外则强寇侵逼，公安得坐视哉？诚能奏天子不忘旧勋，赦愔罪，使束身自归，则公有靖乱之功、继绝之德矣。”武俊悦，即以表闻，遂授愔留后。宿不乐佐愔，更从浙东贾全观察府。愔憾其去，奏贬泉州司户参军。

召为太常博士。王士真死，子承宗阻命，不得谥，宿谓世劳不可遗，乃上佳谥，示不忘忠。再迁都官员外郎。裴度节度彰义军，表为判官。淮西平，除比部郎中。长庆时，进知制诰。牛元翼徙节山南东道，为王廷凑所围，以宿总留事。还，进中书舍人，出华州刺史，避讳不拜，徙左散骑常侍、兼集贤殿学士。拜河南尹。洛苑使姚文寿纵部曲夺民田，匿于军，吏不敢捕。府大集，部曲辄与文寿偕来，宿掩取榜杀之。历工部、刑部二侍郎。脩《格后敕》三十篇，行于时。累封长乐县公。

擢东川节度使，完城郭，增兵械十余万，诏分余甲赐黔巫

道。涪水数坏民庐舍，宿脩利防庸，一方便赖。疾革，将断重刑，家人请宥之，宿曰：“命脩短，天也。挠法以求祐，吾不敢。”卒，年七十，赠吏部尚书，谥曰懿。治命薄葬，悉以平生书纳墓中。

子图，字昌之，连中进士、宏辞科。大中时，终户部侍郎、判度支。宽为起居郎。

定，字介夫，伟仪观，与宿齐名，人方汉二冯。于頔素善之。頔在襄阳，定徒步上谒，吏不肯白，乃亟去。頔闻，斥吏，归钱五十万，及诸境，定返其遗，以书让頔不下士，頔大惭。

第进士异等，辟浙西薛平府，以鄆尉为集贤校理。始，定居丧，号毁甚，故数移疾，大学士疑其简怠，夺职。三迁祠部员外郎，出为郢州刺史。吏告定略民妻，乾没库钱，御史鞠治无状。坐游宴不节免官。起为国子司业，再迁太常少卿。文宗尝诏开元《霓裳羽衣舞》参以《云韶》，肄于庭。定部诸工立县间，端凝若植。帝异之，问学士李珣，珣以定对。帝喜曰：“岂非能古章句者邪？”亲诵定《送客西江》诗，召升殿，赐禁中瑞锦，诏悉所著以上。迁谏议大夫。

是岁，训、注败，多诛公卿，中外危惴。及改元，天子御前殿，仇士良请以神策仗卫殿门，定力争罢之。又请许左右史从宰相至延英记所言，执政不悦，改太子詹事。郑覃兼太子太师，上日欲会尚书省，定据礼当集詹事府，诏可。论者多其正。换卫尉卿，以散骑常侍致仕。卒，赠工部尚书，谥曰节。

初，源寂使新罗，其国人传定《黑水碑》、《画鹤记》；韦休符使西蕃，所馆写定《商山记》于屏。其名播戎夷如此。

审，字退思。开成中，为谏议大夫，拜桂管观察使，历国子祭酒。监有孔子碑，武后所立，睿宗署额。审请琢“周”著“唐”。终秘书监。

子臧，字宗之。乾符初，历京兆、河南尹。

李虞仲，字见之。父端，附见《文艺传》。虞仲第进士、宏辞，累迁太常博士。建言：“谥者，所以表德惩恶，《春秋》褒贬法也。茆土爵禄，僇辱流放，皆缘一时，非以明示百代，然而后之所以知其行者，惟谥是观。古者将葬请谥，今近或二三年，远乃数十年，然后请谥。人歿已久，风绩湮歇，采诸传闻，不可考信，谏状虽在，言与事浮。臣请凡得谥者，前葬一月，请考功刺太常定义，其不请与请而过时者，听御史劾举。居京师不得过半期，居外一期。若善恶著而不请，许考功察行谥之。节行卓异，虽无官及官卑者，在所以闻。”诏可。

宝历初，以兵部郎中知制诰，进中书舍人，出为华州刺史，历吏部侍郎。简俭寡欲，时望归重。卒，年六十五，赠吏部尚书。

李翱，字习之，后魏尚书左仆射冲十世孙。中进士第，始调校书郎，累迁。元和初，为国子博士、史馆脩撰。常谓史官纪事不得实，乃建言：“大抵人之行，非大善大恶暴于世者，皆访于人。人不周知，故取行状谥牒。然其为状者，皆故吏门生，苟言虚美，溺于文而忘其理。臣请指事载功，则贤不肖易见。如言魏徵，但记其谏争语，足以为直言；段秀实，但记倒用司农印追逆兵，笏击硃泚，足以为忠烈。不者，愿敕考功、太常、史馆勿受。如此可以传信后世矣。”诏可。又条兴复太平大略曰：

陛下即位以来，怀不廷臣，诛畔贼，刷五圣愤耻，自古中兴之盛无以加。臣见圣德所不可及者，若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，为贼逼胁，质其父母妻子而驱之战，陛下俘之，赦不诛，诏田弘正随材授职，欲归者纵之。澄等得生归，转以相谓，贼众莫不怀盛德，无肯拒战。刘悟所以能一昔斩师道者，以三

军皆苦贼而暱就陛下，故不淹日成大功。一也。今岁关中麦不收，陛下哀民之穷，下明诏蠲赋十万石，群臣动色，百姓歌乐遍吠晦。二也。昔齐遗鲁以女乐，季桓子受之，君臣共观，三日不朝，孔子行。今韩弘献女乐，陛下不受，遂以归之。三也。又出李宗爽妻女于掖廷，以田宅赐沈遵师，圣明宽恕，亿兆欣感。臣愚不能尽识。若它诏令一皆类此，武德、贞观不难及，太平可覆掌而致。

臣闻定祸乱者，武功也；复制度、兴太平者，文德也。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，若遂革弊事，复高祖、太宗旧制：用忠正而不疑；屏邪佞而不迕；改税法，不督钱而纳布帛；绝进献，宽百姓租赋；厚边兵，以制蕃戎侵盗；数引见待制官，问以时事，通壅蔽之路。此六者，政之根本，太平所以兴。陛下既已能行其难，若何而不为其易者乎？

以陛下资上圣，如不惑近习容悦之辞，任骨鲠正直，与之脩复故事，以兴大化，可不劳而成也。若一日不事，臣恐大功之后，逸乐易生，进言者必曰：“天下既平矣，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。”如是，则高祖、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复；制度不复，则太平未可以至。臣窃惜陛下当可兴之时，而谦让未为也。

再迁考功员外郎。初，谏议大夫李景俭表翱自代。景俭斥，翱下除朗州刺史。久之，召为礼部郎中。翱性峭鲠，论议无所屈，仕不得显官，怫郁无所发，见宰相李逢吉，面斥其过失，逢吉诡不校，翱恚惧，即移病。满百日，有司白免官，逢吉更表为庐州刺史。时州旱，遂疫，逋捐系路，亡籍口四万，权豪贱市田屋牟厚利，而窳户仍输赋。翱下教使以田占租，无得隐，收豪室税万二千缗，贫弱以安。

入为谏议大夫，知制诰，改中书舍人。柏耆使沧州，翱盛言其才。耆得罪，由是左迁少府少监。后历迁桂管湖南观察使、

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卒。翱始从昌黎韩愈为文章，辞致浑厚，见推当时，故有司亦谥曰文。

卢简辞，字子策。父纶，别传。与兄简能、弟弘止、简求皆有文，并第进士。历佐帅府，入迁侍御史，习知法令及台阁旧事。宝历中，黎干子熠诣台请复叶县故田，有司莫能知，简辞独诘曰：“按干坐党鱼朝恩诛，赏田皆没，大历后数十年，比有赦令，无原洗之言，熠安得冒论？”不为治。福建盐铁院官卢昂坐赃，简辞穷按，乃得金床、瑟瑟枕大如斗。敬宗曰：“禁中无此，昂为吏可知矣。”李程镇太原，表为节度判官。入授考功员外郎，累擢湖南、浙西观察使，以检校工部尚书为忠武节度使。徙山南东道。坐事贬衢州刺史，卒。

简能，见《郑注传》。其子知猷，字子谟，中进士第，登宏辞，补秘书省正字。萧鄴镇荆南、剑南，再辟掌书记。入迁右补阙，出为饶州刺史，以政最闻。累进中书舍人。硃玫乱，避难不出。僖宗还京，召拜工部侍郎、史馆脩撰。历太常卿、户部尚书，至太子太师。昭宗为刘季述所幽，感愤卒，赠太尉。知猷器量浑厚，世推为长者。善书，有楷法。文辞赡丽。子文度，亦贵显。

弘止，字子强，佐刘悟府，累擢监察御史。沈传师表为江西团练副使。入拜侍御史。华州刺史宇文鼎、户部员外卢允中坐赃，诏弘止按讯。文宗将杀鼎，弘止执据罪由允中，鼎乃连坐，不应死，帝释之。累迁给事中。

会昌中，诏河北三节度讨刘稹。何弘敬、王元逵先取邢、洺、磁三州，宰相李德裕畏诸帅有请地者，乃以弘止为三州团练观察留后。制未下，稹平，即诏为三州及河北两镇宣慰使。还，拜工部侍郎，以户部领度支。初，两池盐法弊，得费不相偿，弘止使判官司农检钩厘正，条上新法，即表與两池使，

自是课入岁倍，用度赖之。逾年，出为武宁节度使。徐自王智兴后，吏卒骄沓，银刀军尤不法，弘止戮其尤无状者，终弘止治，不敢哗。优诏褒劳。弘止羸病，丐身还东都，不许。徙宣武，卒于镇，赠尚书右仆射。子虔灌，有美才，终秘书监。

简求，字子臧，始从江西王仲舒幕府，两为裴度、元稹所辟，又佐牛僧孺镇襄阳，入迁户部员外郎。会昌中，讨刘稹，以忠武节度使李彦佐为招讨使，各选简求副之，俾知后务。历苏、寿二州刺史。

大中九年，党项扰边，拜泾原渭武节度使。徙义武、凤翔、河东三镇。简求为政长权变，文不害，居边善绥御，人皆安之。太原统退浑、契苾、沙陀三部，难驯制，它帅或与诅盟，质子弟，然寇掠不为止。简求归所质，开示至诚，虏憚其恩信，不敢乱。久之，辞疾，以太子少师致仕，还东都，治园沼林芳，与宾客置酒自娱。卒，年七十六，赠尚书左仆射。

子嗣业、汝弼，皆中进士第。汝弼以祠部员外郎知制诰，从昭宗迁洛。方柳璨丧王室，汝弼惧，移疾去，客上党。后依李克用，克用表为节度副使。太原府子亭，简求所署多在，每宴亭中，未尝居宾位，西向俯首，人美其有礼。

嗣业子文纪，后贵显。

高元裕，字景圭，其先盖渤海人。第进士，累辟节度府。以右补阙召，道商州，会方士赵归真擅乘驿马，元裕诋曰：“天子置驿，尔敢疾驱邪？”命左右夺之，还，具以闻。敬宗视朝不时，稍稍决事禁中，宦竖恣放，大臣不得进见。元裕谏曰：“今西头势乃重南衙，枢密之权过宰相。”帝颇寤而不能有所检制，人皆危之。俄换侍御史内供奉，士始相贺。

李宗闵高其节，擢谏议大夫，进中书舍人。郑注入翰林，元裕当书命，乃言“以医术侍”，注愧憾。及宗闵得罪，元裕

坐出钱，贬阆州刺史。注死，复授谏议大夫、翰林侍讲学士。

庄恪太子立，择可辅导者，乃兼宾客。进御史中丞。即建言：“纪纲地官属须选，有不称职者，请罢之。”于是监察御史杜宣猷、柳瑰、崔郢、侍御史魏中庸、高弘简并夺职。故事，三司监院官带御史者，号“外台”，得察风俗，举不法。元和中，李夷简因请按察本道州县。后益不职。元裕请监院御史隶本台，得专督察。诏可。累擢尚书左丞，领吏部选。出为宣歙观察使，入授吏部尚书。拜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封渤海郡公，奏蠲逋赋甚众。在镇五年，复以吏部尚书召，卒于道，年七十六，赠尚书右仆射。

元裕性勤约，通经术，敏于为吏，岩岩有风采，推重于时。自侍讲为中丞，文宗难其代，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，因以命之，世荣其迁。

少逸，长庆末为侍御史，坐失举劾，贬赞善大夫，累迁谏议大夫，乃代元裕。稍进给事中，出为陕虢观察使。中人责峡石驿吏供饼恶，鞭之，少逸封饼以闻。宣宗怒，召使者责曰：“山谷间是饼岂易具邪？”谪隶恭陵，中人皆敛手。以兵部尚书致仕，卒。

元裕始名允中，太和中改今名。

元裕子璩，字莹之。第进士，累佐使府。以左拾遗为翰林学士，擢谏议大夫。近世学士超省郎进官者，惟郑颢以尚主，而璩以宠升云。懿宗时，拜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召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阅月卒，赠司空，太常博士曹鄴建言：“璩，宰相，交游丑杂，取多蹊径，谥法‘不思妄爱曰刺’，请谥为刺。”从之。

封敖，字硕夫，其先盖冀州蓀人。元和中，署进士第，江西裴堪辟置其府，转右拾遗，雅为宰相李德裕所器。会昌初，

以左司员外郎召为翰林学士，三迁工部侍郎。敖属辞赡敏，不为奇涩，语切而理胜。武宗使作诏书慰边将伤夷者，曰：“伤居尔体，痛在朕躬。”帝善其如意出，赐以宫锦。刘稹平，德裕以定策功进太尉，时敖草其制曰：“谋皆予同，言不它惑。”德裕以能明专任己以成功，谓敖曰：“陆生恨文不迨意，如君此等语，岂易得邪？”解所赐玉带赠之。未几，拜御史中丞，与宰相卢商虑囚，误纵死罪，复为工部侍郎。

大中中，历平卢、兴元节度使。初，郑涯开新路，水坏其栈，敖更治斜谷道，行者告便。蓬、果贼依鸡山，寇三川，敖遣副使王贄捕平之。加检校吏部尚书。还为太常卿。卿始视事，延设九部乐，敖宴私第，为御史所劾，徙国子祭酒。复拜太常，进尚书右仆射。然少行检，士但高其才，故不至宰相，卒。

子彦卿、望卿，从子特卿，皆第进士。

郑薰，字子溥，亡乡里世系。擢进士第。历考功郎中、翰林学士。出为宣歙观察使。前人不治，薰颇以清力自将。牙将素骄，共谋逐出之，薰奔扬州。贬棣王府长史，分司东都。

懿宗立，召为太常少卿，擢累吏部侍郎。时数大赦，阶正议光禄大夫者，得廕一子，门施戟。于是宦人用阶请廕子，薰却之不肯叙。宰相杜惊才其人，拟判度支，辞；又拟刑部兼御史中丞，固辞，乃免。久之，进左丞。性爱友，纠族百口，稟不充，求外迁。拟华州刺史，辄留中，为幸侍酬沮。后以太子少师致仕。

薰端劲，再知礼部，举引寒俊，士类多之。既老，号所居为“隐岩”，蒔松于庭，号“七松处士”云。

敬晦，字日彰，河中河东人。祖括，字叔弓，进士及第，迁殿中侍御史。杨国忠恶不谐己，外除果州刺史，进累兵部侍郎。志简淡，在职不求名。周智光已诛，议者健括才，选为同

州刺史，拜御史大夫。隐然持重，弗以私害公。大历中卒。

晦进士及第，辟山南东道节度府，与马曙联舍。于是，帅不政，法制陵颓，曙引大吏廷责之。吏负兼军职，不引咎，走诉诸府。牙将且十辈，方杂语以申吏枉，晦让诸将曰：“吏冒军名，公等不能诘，反引与为伍，奈何？”众愧谢，阖府咨美。擢累谏议大夫。武宗时，赵归真以诈营罔天子，御史平吴湘狱，得罪宰相。晦上疏极道非是，不少回纵。

大中中，历御史中丞、刑部侍郎、诸道盐铁转运使、浙西观察使。时南方连瑾，有诏弛榷酒茗，官用告罄，晦处身俭勤，赀力遂充。徙兖州节度使，以太子宾客分司。卒，赠兵部尚书，谥曰肃。

晦兄昕、暉，弟昉、煦，俱第进士籍。昕为河阳节度使，暉右散骑常侍，世宠其家。

韦博，字大业，京兆万年人。祖黄裳，浙西节度观察使。博取进士第，浸迁殿中侍御史。开成中，萧本诈穷得罪，诏与中人籍其财，中人利宝玉，欲窃取去，博夺还，簿无遗贄。

回鹘入寇，以符澈为河东节度使，拜博为判官。久之，进主客郎中。时诏毁佛祠，悉浮屠隶主客。博言令太暴，宜近中，宰相李德裕恶之。会羌、浑叛，以何清朝为灵武节度使，诏博副之，擢右谏议大夫，召对，赐金紫。因行西北边，商虜强弱，还奏有旨，进左大夫，为京兆尹。与御史中丞器竞不平，皆得罪，下除博卫尉卿。出为平卢节度使、检校礼部尚书，徙昭义。卒，年六十二，赠兵部尚书。

李景让，字后己，赠太尉愷孙也。性方毅有守。宝历初，迁右拾遗。淮南节度使王播以钱十万市朝廷欢，求领盐铁，景让诣延英亟论不可，遂知名。沈传师观察江西，表以自副。历中书舍人、礼部侍郎、商华虢三州刺史。

母郑，治家严，身训勒诸子。始，贫乏时，治墙得积钱，僮婢奔告，母曰：“士不勤而禄，犹菑其身，况无妄而得，我何取？”亟使闭坎。景让自右散骑常侍出为浙西观察使，母问行日，景让率然对：“有日。”郑曰：“如是，吾方有事，未及行。”盖怒其不尝告也。且曰：“已贵，何庸母行？”景让重请罪，乃赦。故虽老犹加箠敕，已起，欣欣如初。尝怒牙将，杖杀之，军且谋变，母欲息众讠藿，召景让廷责曰：“尔填抚方面而轻用刑，一夫不宁，岂特上负天子，亦使百岁母衔羞泉下！何面目见先大夫乎？”将鞭其背，吏大将再拜请，不许，皆泣谢，乃罢，一军遂定。景让家行脩治，闺门唯谨。

入为尚书左丞，拜天平节度使，徙山南东道，封酒泉县男。大中中，进御史大夫，甫视事，劾免侍御史孙玉汝、监察御史卢栢，威肃当朝。为大夫三月，蒋伸辅政，景让名素出伸右，而宣宗择宰相，尽书群臣当选者，以名内器中，祷宪宗神御前射取之，而景让名不得。世谓除大夫百日，有他官相者，谓之“辱台”。景让愧艱不能平，见宰相，自陈考深当代，即拜西川节度使。以病丐致仕，或谏：“公廉洁亡素储，不为诸子谋邪？”景让笑曰：“儿曹詎饿死乎？”书闻，辄还东都。以太子少保分司。卒，年七十二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曰孝。

性奖士类，拔孤仄，如李蔚、杨知退皆所推引。始为左丞，蒋伸坐宴所，酌酒语客曰：“有孝于家、忠于国者饮此。”客肃然，景让起卒爵。伸曰：“无宜于公。”所善苏涤、裴夷直皆为李宗闵、杨嗣复所擢，故景让在会昌时，抑厌不迁。宣宗衔穆宗旧怨，景让建请迁敬、文、武三主，以犹子行为嫌，请还代宗以下主复入庙，正昭穆。事下百官议，不然，乃罢，德望稍衰矣。然清素寡欲，门无杂宾。李琢罢浙西，以同里访之，避不见；及去，命貳其骗石焉。元和后，大臣有德望者，以居

里显，景让宅东都乐和里，世称清德者，号“乐和李公”云。

弟景温，字德己，历谏议大夫、福建观察使，徙华州刺史，以美政闻。累迁尚书右丞。卢携当国，弟隐絳博士迁水部员外郎，材下资浅，人疾其冒，无敢绳，景温不许赴省。时故事久废，景温既举职，人皆跂其正。

弟景庄，亦至显官。

卷第一百六十九 列传第一百三

刘蕡

刘蕡，字去华，幽州昌平人，客梁、汴间。明《春秋》，能言古兴亡事，沈健于谋，浩然有救世意。擢进士第。元和后，权纲驰迁，神策中尉王守澄负弑逆罪，更二帝不能讨，天下愤之。文宗即位，思洗元和宿耻，将翦落支党。方宦人握兵，横制海内，号曰“北司”，凶丑朋挺，外胁群臣，内掣侮天子，蕡常痛疾。

太和二年，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，帝引诸儒百余人于廷，策曰：

朕闻古先哲王之治，玄默无为，端拱司契，陶氓心以居简，凝日用于不宰，厚下以立本，推诚而建中，繇是天人通，阴阳和，俗跻仁寿，物无疵疠。噫！盛德之所臻，复乎其不可及已。三代令主，质文迭救，百氏滋炽，风流浸微，自汉以降，足言盖寡。

朕顾唯味道，祇荷丕构，奉若谟训，不敢怠荒，任贤惕厉，宵衣旰食，詎追三五之遐轨，庶绍祖宗之鸿绪。而心有未达，行有未孚，由中及外，阙政斯广。是以人不率化，气或堙厄，灾旱竟岁，播植愆时。国廩罕蓄，乏九年之储；吏道多端，微三载之绩。京师，诸夏之本也，将以观治，而豪猾逾检；太学，明教之源也，期于变风，而生徒惰业。列郡在乎烦条，而干禁或未绝；百工在乎按度，而淫巧或未息。俗恬风靡，积讹成蠹。

其择官济治也，听人以言则枝叶难辨，御下以法则耻格不形；其阜财发号也，生之寡而食之众，烦于令而鲜于治。思所以究此缪盭，致之治平，兹心浩然，若涉渊冰。故前诏有司，博延群彦，伫后宿懵，冀臻时雍。

子大夫皆识达古今，志在康济，造廷待问，副朕虚怀，必当箴治之阙，辨政之疵，明纲条之致紊，稽富庶之所急。何施革于前弊？何泽惠于下土？何脩而治古可近？何道而和气克充？推之本源，著于条对。至若夷吾轻重之权，孰辅于治？严尤底定之策，孰叶于时？元凯之考课何先？叔子之克平何务？惟此龟鉴，择乎中庸，斯在治闻，朕将亲览。

蕡对曰：

臣诚不佞，有正国致君之术，无位而不得行；有犯颜敢谏之心，无路而不得达。怀愤郁抑，思有时而发。常欲与庶人议于道、商贾谤于市，得通上听，一悟主心，虽被袂言之罪无所悔。况逢陛下询求过阙，咨访嘉谋，制诏中外，举直言极谏。臣辱斯举，专承大问，敢不悉意以言？至于上所忌，时所禁，权幸所讳恶，有司所与夺，臣愚不识，伏惟陛下少加优容，不使圣时有说言受戮者，天下之幸也。谨昧死以对：

伏以圣策有思古先之治，念玄默之化，将欲通天地以济俗，和阴阳以煦物，见陛下虑道之深也。臣以为哲王之治，其则不远，惟致之之道何如耳。伏以圣策有祗荷丕构而不敢荒宁，奉若谟训而罔有怠忽，见陛下忧劳之至也。若夫任贤惕厉，宵衣旰食，宜绌左右之纤佞，进股肱之大臣。若夫追踪三五，绍复祖宗，宜鉴前古之兴亡，明当代之成败。心有未达，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；行有未孚，以上泽壅而不得下浹。欲人之化，在脩己以先之；欲气之和，在遂性以导之。救灾旱在致精诚，广播殖在视食力。国廩罕畜，本乎冗食尚繁；吏道多端，本乎选

用失当。豪猾逾检，繇中外之法殊；生徒惰业，繇学校之官废；列郡干禁，繇授任非人；百工淫巧，繇制度不立。伏以圣策有择官济治之心，阜财发号之叹，见陛下教化之本也。且进入以行，则枝叶安有难辨乎？防下以礼，则耻格安有不形乎？念生寡而食众，可罢斥惰游；念令烦而治鲜，要察其行否。博延群彦，愿陛下必纳其言；造廷待问，则小臣安敢爱死？伏以圣策有求贤箴阙之言，审政辨疵之令，见陛下咨访之勤也。遂小臣斥奸豪之志，则弊革于前；守陛下念康济之心，则惠敷于下。邪正之道分，而治古可近；礼乐之方著，而和气克充。至若夷吾之法，非皇王之权；严尤所陈，无最上之策；元凯之所先，不若唐尧考绩；叔子之所务，不若虞舜舞干。且非大德之中庸、上圣之龟鉴，又何足为陛下道之哉？或有以系安危之机、兆存亡之变者，臣请披肝胆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。

臣前所谓“哲王之治，其则不远”者，在陛下慎思之、力行之、始终不懈而已。谨按《春秋》：元者，气之始也；春者，岁之元也。《春秋》以元加于岁，以春加于王，明王者当奉若天道，以谨其始也。又举时以终岁，举月以终时，《春秋》虽无事，必书首月以存时，明王者当承天之道，以谨其终也。王者动作终始必法于天者，以其运行不息也。陛下能谨其始，又能谨其终，懋而脩之，勤而行之，则执契而居简，无为而不宰，广立本之大业，崇建中之盛德，安有三代循环之弊，百伪滋炽之渐乎？臣故曰：“唯致之之道何如耳。”

臣前所谓“若夫任贤惕厉，宵衣旰食，宜绌左右之纤佞，进股肱之大臣”，实以陛下忧劳之至也。臣闻不宜忧而忧者，国必衰；宜忧而不忧者，国必危。陛下不以国家存亡、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问，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与定大计耶？或万机之勤有所未至也？不然，何宜忧而不忧乎？臣以为陛下

所先忧者，宫闱将变，社稷将危，天下将倾，四海将乱。此四者，国家已然之兆，故臣谓圣虑宜先及之。夫帝业艰难而成之，固不可容易而守之。太祖肇其基，高祖勤其绩，太宗定其业，玄宗继其明，至于陛下，二百余载，其间圣明相因，扰乱继作，未有不用贤士、近正人而能兴者。或一日不念，则颠覆大器，宗庙之耻，万古为恨。臣谨按《春秋》，人君之道，在体元以居正。昔董仲舒为汉武帝言之略矣，有未尽者，臣得为陛下备论之。夫继故必书即位，所以正其始也；终必书所终之地，所以正其终也。故为君者，所发必正言，所履必正道，所居必正位，所近必正人。《春秋》：“閹弑吴子余祭。”书其名，讥疏远贤士，昵刑人，有不君之道。伏惟陛下思祖宗开国之勤，念《春秋》继故之诫。明法度之端，则发正言，履正道；杜篡弑之渐，则居正位，近正人。远刀锯之残，亲骨鯁之直，辅相得以颢其任，庶寮得以守其官。奈何以褒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，外专陛下之命，内窃陛下之权，威慑朝廷，势倾海内，群臣莫敢指其状，天子不得制其心，祸稔萧墙，奸生帷幄，臣恐曹节、侯览复生于今日，此宫闱将变也。臣谨按《春秋》：“定公元年春王。”不言正月者，《春秋》以为先君不得正其终，则后君不得正其始，故曰“定无正”也。今忠贤无腹心之寄，閹寺专废立之权，陷先帝不得正其终，致陛下不得正其始，况太子未立，郊祀未脩，将相之职不归，名器之宜不定，此社稷将危也。臣谨按《春秋》：“王札子杀召伯、毛伯。”《春秋》之义，两下相杀不书。此书者，重其颢王命也。夫天之所授者在命，君之所存者在令。操其命而失之者，是不君也；侵其命而专之者，是不臣也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此天下所以将倾也。臣谨按《春秋》，晋赵鞅以晋阳之兵叛入于晋，书其归者，能逐君侧之恶以安其君，故《春秋》善之。今威柄陵夷，藩臣跋扈。有不达人

臣大节，而首乱者将以安君为名；不究《春秋》之微，称兵者在逐恶为义。则典刑不繇天子，征伐必自诸侯，此海内之将乱也。故樊哙排闥而雪涕，袁盎当车而抗辞，京房发愤以殒身，窦武不顾而毕命，此皆陛下明知之矣。臣谨按《春秋》，晋狐射姑杀阳处父，书襄公杀之者，以其君漏言也。襄公不能固阴重之机，处父所以及残贼之祸，故《春秋》非之。夫上漏其情，则下不敢尽意；上泄其事，则下不敢尽言。故《传》有造膝诡辞之文，《易》有失身害成之戒。今公卿大臣，非不欲为陛下言之，虑陛下不能用也。忽而不用，必泄其言，臣下既言而不行，必婴其祸；适足钳直臣之口，而重奸臣之威。是以欲尽其言则有失身之惧，欲尽其意则有害成之忧，裴回郁塞，以须陛下感悟，然后尽其启沃。陛下何不听朝之余，时御便殿，召当世贤相老臣，访持变扶危之谋，求定倾救乱之术，塞阴邪之路，屏褻狎之臣，制侵陵迫胁之心，复门户扫除之役，戒其所宜戒，忧其所宜忧。既不得治其前，当治于后；不得正其始，当正其终。则可以虔奉典谟，克承丕构，终任贤之效，无宵旰之忧矣。

臣前所谓“追踪三五，绍复祖宗，宜鉴前古之兴亡，明当时之成败”者。臣闻尧、禹之为君而天下大治者，以能任九官、四岳、十二牧，不失其举，不贰其业，不侵其职，居官唯其能，左右唯其贤，元凯在下虽微而必举，四凶在朝虽强而必诛，考其安危，明其取舍。至秦二世、汉元成，咸愿措国如唐、虞，致身如尧、舜，而终败亡者，以其不见安危之机，不知取舍之道，不任大臣，不辨奸人，不亲忠良，不远谗佞也。伏惟陛下察唐、虞之所以兴，而景行于前；鉴秦、汉之所以亡，而戒惧于后。陛下无谓庙堂无贤相，庶官无贤士，今纪纲未绝，典刑犹在，人谁不欲致身为王臣，致时为升平？陛下何忽而不用邪？又有居官非其能，左右非其贤，恶如四凶，诈如赵高，奸如恭、

显，陛下何憚而不去邪？神器固有归，天命固有分，祖宗固有灵，忠臣固有心，陛下其念之哉！昔秦之亡也，失于强暴；汉之亡也，失于微弱。强暴则奸臣畏死而害上，微弱则强臣窃权而震主。臣伏见敬宗不虞亡秦之祸，不翦其萌。伏惟陛下深軫亡汉之忧，以杜其渐，则祖宗之洪业可绍，三五之遐轨可追矣。

臣前所谓陛下“心有所未达，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；行有所未孚，以上泽壅而不得下浹”；且百姓有涂炭之苦，陛下无繇而知；陛下有子惠之心，百姓无繇而信。臣谨按《春秋》书“梁亡”不书“取”者，梁自亡也，以其思虑昏而耳目塞，上出恶政，人为寇盗，皆不知其所以，终自取其灭亡也。臣闻国君之所以尊者，重其社稷也；社稷之所以重者，存其百姓也。苟百姓不存，则虽社稷不得固其重；社稷不重，则人君不得保其尊。故治天下者，不可不知百姓之情。夫百姓者，陛下之赤子，陛下宜令慈仁者视育之，如保傅焉，如乳哺焉，如师之教导焉。故人之于上也，恭之如神明，爱之如父母。今或不然，陛下亲近贵幸，分曹建署，补除卒吏，召致宾客，因其货贿，假以声势；大者统藩方，小者为守牧，居上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，居下无忠诚之节而有奸欺之罪。故人之于上也，畏之如豺狼，恶之如仇敌。今海内困穷，处处流散，饥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，鰥寡孤独不得存，老幼疾病不得养，加以国权兵柄颞于左右，贪臣聚敛以固宠，奸吏因缘而弄法，冤痛之声，上达于九天，下入于九泉，鬼神为之怨怒，阴阳为之愆错。君门万重，不得告诉，士人无所归化，百姓无所归命。官乱人贫，盗贼并起，土崩之势，忧在旦夕。即不幸因之以病疢，继之以凶荒，陈胜、吴广不独起于秦，赤眉、黄巾不独生于汉，臣所以为陛下发愤扼腕、痛心泣血也。如此则百姓有涂炭之苦，陛下何繇而知之乎？陛下有子惠之心，百姓安得而信之乎？使陛

下行有所未孚，心有所未达，固其然也。臣闻汉元帝即位之初，更制七十余事，其心甚诚，其称甚美。然纪纲日紊，国祚日衰，奸宄日强，黎元日困，繇不能择贤明而任之，失其操柄也。自陛下即位，忧勤兆庶，屡降德音，四海之内，莫不抗首而长息，自喜复生于死亡之中也。伏惟陛下慎终如始，以塞四方之望。诚能揭国柄以归于相，持兵柄以归于将，去贪臣聚敛之政，除奸吏因缘之害，惟忠贤是近，惟正直是用，内宠便僻无所听焉。选清慎之官，择仁惠之长，敏之以利，煦之以和，教之以孝慈，导之以德义，去耳目之塞，通上下之情，俾万国欢康，兆庶苏息，即心无不达，而行无不孚矣。

臣前所谓“欲人之化也，在脩己以先之”，臣闻德以脩己，教以导人。脩之也，则人不劝而自立；导之也，则人不教而率从。君子欲政之必行也，故以身先之；欲人之从化也，故以道御之。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，御之以道而人未从化，岂立教之旨未尽其方邪？夫立教之方，在乎君以明制之，臣以忠行之。君以知人为明，臣以正时为忠。知人在任贤而去邪，正时则固本而守法。贤不任则重赏不足以劝善，邪不去则严刑不足以禁非，本不固则人流，法不守则政散，而欲教之必至，化之必行，不可得也。陛下能斥奸邪而不私其左右，举贤正而不遗其疏远，则化浹朝廷矣。爱人而敦本，分职而奉法，脩其身以及其人，始于中而成于外，则化行天下矣。

臣前所谓“欲气之和也，在遂其性以导之”者，当纳人于仁寿也。夫欲人之仁寿也，在立制度，脩教化。夫制度立则财用省，财用省则赋敛轻，赋敛轻则人富矣；教化脩则争竞息，争竞息则刑罚清，刑罚清则人安矣。既富矣，则仁义兴焉；既安矣，则寿考至焉。仁义之心感于下，和平之气应于上，故灾害不作，休祥存臻，四方底宁，万物咸遂矣。

臣前所谓“救灾旱在乎致精诚”者，臣谨按《春秋》，鲁僖公一年之中，三书“不雨”者，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；文公三年之中，一书“不雨”者，以其人君无闵人之心也。故僖致诚而旱不害物，文无恤闵而变则成灾。陛下有闵人之志，则无成灾之变矣。

臣前所谓“广播殖在乎视食力”者。臣谨按《春秋》：“君人者必时视民之所勤。人勤于力则功筑罕，人勤于财则贡赋少，人勤于食则百事废。”今财食与力皆勤矣，愿陛下废百事之用，以广三时之务，则播植不愆矣。

臣前所谓“国廩罕蓄，本乎冗食尚繁”者。臣谨按《春秋》：“臧孙辰告余于齐。”《春秋》讥其无九年之蓄，一年不登而百姓饥。臣愿斥游惰之人以笃耕殖，省不急之费以贍黎元，则廩蓄不乏矣。

臣前所谓“吏道多端，本乎选用失当”者，繇国家取人不尽其材、任人不明其要故也。今陛下之用人也，求其声而不求其实，故人之趋进也，务其末而不务其本。臣愿核考课之实，定迁序之制，则多端之吏息矣。

臣前所谓“豪猾逾检，繇中外之法殊”者，以其官禁不一也。臣谨按《春秋》，齐桓公盟诸侯不日，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，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，率奉王官之法，故《春秋》备而书之。然则官者，五帝、三王之所建也；法者，高祖、太宗之所制也。法宜画一，官宜正名。今又分外官、中官之员，立南司、北司之局，或犯禁于南则亡命于北，或正刑于外则破律于中，法出多门，人无所措，繇兵农势异，而中外法殊也。臣闻古者因井田以制军赋，间农事以脩武备，提封约卒乘之数，命将在公卿之列，故兵农一致，而文武同方，以保乂邦家，式遏乱略。太宗置府兵台省军卫，文武参掌，闲岁则橐弓力穡，有事则释耒

荷戈，所以脩复古制，不废旧物。今则不然。夏官不知兵籍，止于奉朝请；六军不主武事，止于养阶勋。军容合中官之政，戎律附内臣之职。首一戴武弁，疾文吏如仇雠；足一蹈军门，视农夫如草芥。谋不足以翦除奸凶，而诈足以抑扬威福；勇不足以镇卫社稷，而暴足以侵害闾里。羈继藩臣，干陵宰辅，隳裂王度，汨乱朝经。张武夫之威，上以制君父；假天子之命，下以御英豪。有藏奸观衅之心，无伏节死难之谊。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邪！臣愿陛下贯文武之道，均兵农之功，正贵贱之名，一中外之法，还军卫之职，脩省署之官；近崇贞观之风，远复成周之制：自邦畿以刑下国，始天子而达诸侯，可以制猾奸之强，无逾检之患矣。

臣前所谓“生徒惰业，繇学校之官废”者，盖国家贵其禄，贱其能，先其事，后其行，故庶官乏通经之学，诸生无脩业之心矣。

臣前所谓“列郡干禁，繇授任非人”者，臣以为刺史之任，治乱之根本系焉，朝廷之法制在焉，权可以御豪强，恩可以惠孤寡，强可以御奸寇，政可以移风俗。其将校曾更战阵，及功臣子弟，请随宜酬赏。苟无治人之术者，不当任此官，即绝干禁之患矣。

臣前所谓“百工淫巧，繇制度不立”者，臣请以官位禄秩制其器用车服，禁以金银珠玉，锦绣雕镂。不蓄于私室，则无荡心之巧矣。

臣前所谓“辨校叶”者，繇考言以询行也；臣前所谓“形于耻格”者，繇道德而齐礼也；臣前所谓“念生寡而食众，可罢斥惰游”者，已备于前矣。臣前所谓“令烦而治鲜，要察其行否”者，臣闻号令者，治国之具也。君审而出之，臣奉而行之，或亏益止留，罪在不赦。今陛下令烦而治鲜，得非持之者

有所蔽欺乎？

臣前谓“博延群彦，愿陛下必纳其言；造廷待问，则小臣其敢爱死”者。昔晁错为汉削诸侯，非不知祸之将至，忠臣之心，壮夫之节，苟利社稷，死无悔焉。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，计行而身僇，盖痛社稷之危，哀生人之悔，岂忍姑息时忌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？昔龙逢死而后商，比干死而后周，韩非死而后汉，陈蕃死而后魏。今臣之来也，有司或不敢荐臣之言，陛下又无以察臣之心，退必戮于权臣之手，臣幸得从四子游于地下，固臣之愿也。所不知杀臣者，臣死之后，将孰为后之哉！

至如人主之阙，政教之疵，前日之弊，臣既言之矣。若乃流下土之惠、脩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，在陛下行之而已。然上之所陈者，实以臣亲承圣问，敢不条对。虽臣之愚，以为未极教化之大端、皇王之要道。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，奉宗庙以教人孝，养高年以教人悌长，字百姓以教人慈幼，调元气以煦育，扇大和以仁寿，可以消摇无为，垂拱成化。至若念陶钧之道，在择宰相以任之，使权造化之柄；念保定之功，在择将帅以任之，使脩阃外之寄；念百度之求正，在择庶官面任之，使颢职业之守；念百姓之怨痛，在择良吏以任之，使明惠养之术。自然言足以为天下教，动足以为天下法，仁足以劝善，义足以禁非，又何必宵衣旰食，劳神惕虑，然后致治哉！

是时，第策官左散骑常侍冯宿、太常少卿贾餗、库部郎中庞严见蕡对嗟伏，以为过古晁、董，而畏中官毗睚，不敢取。士人读其辞，至感慨流涕者。谏官御史交章论其直。

于时，被选者二十有三人，所言皆冗龌常务，类得优调。河南府参军事李郃曰：“蕡逐我留，吾颜其厚邪！”乃上疏曰：“陛下御正殿求直言，使人得自奋。臣才志懦劣，不能质今古是非，使陛下闻未闻之言，行未行之事，忽忽内思，愧羞神

明。今蕡所对，敢空臆尽言，至皇王之成败，陛下所防闲，时政之安危，不私所料，又引《春秋》为据，汉、魏以来，无与蕡比。有司以言涉讦忤，不敢闻。自诏书下，万口籍籍，叹其诚鲠，至于垂泣，谓蕡指切左右，畏近臣衔怒，变兴非常，朝野喘息，诚恐忠良道穷，纲纪遂绝，季汉之乱，复兴于今。以陛下仁圣，近臣故无害忠良之谋；以宗庙威严，近臣故无速败亡之祸。指事取验，何惧直言？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，蕡以直言副陛下所问，虽讦必容，虽过当奖，书于史策，千古光明。使万有一蕡不幸死，天下必曰陛下阴杀谏直，结讎海内，忠义之士，皆惮诛夷，人心一摇，无以自解。况臣所对，不及蕡远甚，内怀愧耻，自谓贤良，奈人言何！乞回臣所授，以旌蕡直。臣逃苟且之惭，朝有公正之路，陛下免天下之疑，顾不美哉！

“帝不纳。郇字子玄，后历贺州刺史。

蕡对后七年，有甘露之难。令狐楚、牛僧孺节度山南东西道，皆表蕡幕府，授秘书郎，以师礼礼之。而宦人深嫉蕡，诬以罪，贬柳州司户参军，卒。

始，帝恭俭求治，志除凶人，然懦而不睿，臣下畏祸不敢言，故蕡对极陈晋襄公杀阳处父以戒帝，又引阖弑吴子，阴赞帝决。帝后与宋申锡谋诛守澄不克，守澄废帝弟漳王而斥申锡，帝依违其间，不敢主也。贾餗与王涯、李训、舒元舆位宰相，以谋败，皆为中官夷其宗，而宦者益横，帝以忧崩。

及昭宗诛韩全海等，左拾遗罗衮上言：“蕡当太和时，宦官始炽，因直言策请夺爵土，复扫除之役，遂罹谴逐，身死异土，六十余年，正人义夫切齿饮泣。比陛下幽东内，幸西州，王室几丧。使蕡策早用，则杜渐防萌，逆节可消，宁殷忧多难，远及圣世耶！今天地反正，枉魄愤鬻，有望于陛下。”帝感悟，赠蕡左谏议大夫，访子孙授以官云。

赞曰：汉武帝三策董仲舒，仲舒所对，陈天人大概，缓而不切也。蕢与诸儒偕进，独讥切宦官，然亦太疏直矣。戒帝漏言，而身诵语于廷，何邪？其后宋申锡以谋泄贬，李训以计不臧死，宦者遂强，可不戒哉！意蕢之贤，当先以忠结上，后为帝谋天下所以安危者，庶其纾患耶！

卷第一百七十 列传第一百四

李郑二王贾舒

李训，字子垂，始名仲言，字子训，故宰相揆族孙。质状魁梧，敏于辩论，多大言，自标置。擢进士第，补太学助教，辟河阳节度府。从父逢吉为宰相，以仲言阴险善谋事，厚昵之。坐武昭狱，流象州。文宗嗣位，更赦还，以母丧居东都。郑注佐昭义府，仲言慨然曰：“当世操权力者皆龌龊，吾闻注好士，有中助，可与共事。”因往见注，相得甚欢。时逢吉方留守，怏怏不乐，思复用，知与注善，付金币百万，使西至京师厚结注。注喜，介之谒王守澄。守澄善遇之，即以注术、仲言经义并荐于帝。

仲言持诡辩，激印可听，善钩揣人主意，又以身儒者，海内望族，既见识擢，志望不浅。始，宋申锡谋诛守澄不克，死。宦尹益横，帝愈愤耻。而宪祖之弑，罪人未得，虽外假借，内不堪，欲夷绝其类，顾在位臣持禄取容，无仗节死难者。注阴知帝指，屡建密计，引仲言叶力。帝外托讲劝，又皆以守澄进，故与之谋则其党不疑。仲言尚褻粗，帝使衣戎服，号“王山人”，与注出入禁中。服除，起为四门助教，赐绯袍、银鱼，时太和八年也。其十月，迁《周易》博士，兼翰林侍讲学士。入院，诏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，示优宠。于是给事中郑肃、韩偓、谏议大夫李珣、郭承嘏、中书舍人高元裕、权璩等共劾仲言儉人，天下共知，不宜在左右。帝不听。仲言数进讲，至阍寺，必感

愤申重，以激帝心。帝见其言纵横，谓果可任，遂不疑，而待遇莫与比，因改名训。帝犹虑宦人猜忌，乃疏《易》五义示群臣，有能异训意者赏，欲天下知以师臣待训。

明年秋七月，进翰林学士、兵部郎中，知制诰，居中倚重，实行宰相事。宦人陈弘志时监襄阳军，训启帝召还，至青泥驿，遣使者杖杀之。复以计白罢守澄观军容使，赐鸩死。又逐西川监军杨承和、淮南韦元素、河东王践言于岭外，已行，皆赐死。而崔潭峻前物故，诏剖棺鞭尸。元和逆党几尽。

训本挟奇进，及大权在己，锐意去恶，故与帝言天下事，无不如其所欲。与注相朋比，务报恩复仇，素忌李德裕、宗闵之宠，乃因杨虞卿狱，指为党人，尝所恶者，悉陷党中，迁贬无阙日，班列几空，中外震畏。帝为下诏开谕，群情稍安。不逾月，以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赐金紫服，仍诏三日至翰林，以终《易》义。

训起流人，一岁至宰相，谓遭时，其志可行。欲先诛宦竖，乃复河、湟，攘夷狄，归河朔诸镇。意果而谋浅，天子以为然。俄赐第胜业里，赏赉旁午。每进见，它宰相备位，天子倾意，宦官卫兵皆习惮迎拜。天下险怪士徼取富贵，皆凭以为资。训时时进贤才伟望，以悦士心，人皆惑之。尝建言天下浮屠避徭赋，耗国衣食，请行业不如令者还为民。既执政，自白罢，因以市恩。

始，注先显，训藉以进，及势相埒，赖宠争功，不两立。然方事未集，乃出注使镇凤翔，外为助援，内实猜克，待逞，且杀之。擢所厚善分总兵柄，于是王璠为太原节度使，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，罗立言权京兆尹，韩约金吾将军，李孝本权御史中丞。阴许璠、行余多募士及金吾台府卒，劫以为用。

十一月壬戌，帝御紫宸殿，约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树，群臣

贺。训、元舆奏言：“甘露近在禁中，陛下宜亲往以承天祉。”
“许之。即攀如含元殿，诏宰相群臣往视。还，训奏言：“非甘露。”帝曰：“岂约妄邪？”顾中尉仇士良、鱼志弘等验之，训因欲闭止诸宦人，使无逸者。时璠、行余皆辞赴镇，兵列丹凤门外，鼓而待，训传呼曰：“两镇军入受诏旨！”闻者趋入，邠宁军不至，璠惧，弗能前，独行余拜殿下。宦人至仗所，约流汗不能举首，士良等怪之曰：“将军何为尔？”会风动庑幕，见执兵者，士良等惊，走出。阍者将阖扉，为宦侍叱争，不及闭。训急连呼金吾兵曰：“卫乘舆者，人赐钱百千！”于是有随训入者。宦人曰：“急矣，上当还内！”即扶攀决栗下殿趋，训攀攀曰：“陛下不可去！”士良曰：“李训反！”帝曰：“训不反。”士良手搏训而蹶，训压之，将引刀靴中，救至，士良免。立言、孝本领众四百东西来，上殿与金吾士纵击，宦官死者数十人。训持攀愈急，至宣政门，宦人郝志荣搤训，仆之，攀入东上阁，即闭，宫中呼万岁。元舆虽知谋，不以告涯，曰：“上将开延英邪？”而群臣见宰相问故。会士良遣神策副使刘泰伦、陈君奕等率卫士五百挺兵出，所值辄杀。涯等惶遽易服步出。杀诸司史六七百人，复分兵屯诸宫门，捕训党千余人，斩四方馆，流血成渠。宦竖知训事连天子，相与怨愤，帝惧，伪不语，故宦人得肆志杀戮。俄而元舆、涯皆为兵所执。涯实不知谋，士良榜笞急，乃自署反状。诏出卫骑千余，驰咸阳、奉天捕亡者，大索都城，分掩涯、训等第，兵遂大掠，入黎埴、罗让、浑钊、岁、胡证等家及贾耽庙，货产一空。两省印、簿书辄持去，秘馆图籍，荡然无余者。

明日，召群臣朝，至建福门，从者不得入，光范门尚闭，列兵谁何，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，兵皆露持。是时无宰相、御史中丞，久之，阁门使马元贽后宣政扉传诏，张仲方可京兆

尹，而吏皆前死，群臣不能班。帝初未知涯等被系，犹迟其不朝，既而士良白涯与训谋逆，将立郑注。遽召仆射令狐楚、郑覃、兵部尚书王源中、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，帝对悲愤，因付涯讯牒曰：“果涯书邪？”楚曰：“然！涯诚有谋，罪应死”。

是日，京师兵剽劫未止，民乘乱，往往复私怨，相戕击，人死甚众。帝遣杨镇、靳遂良等屯兵大衢，鼓而徼之，兵乃止。帝逼宦官，于是下诏暴训、涯等罪。孝本易绿 夸，犹金带，以帽障面，奔郑注，至咸阳，追骑及之。餽匿民间，羸服乘驴自归。璠聚河东兵环第自卫，弘志使偏将攻之，呼曰：“王涯等得罪，起尚书为相。”璠喜，后关纳之。既行，知见给，泣曰：“李训累我。”俄行余、立言皆得。自涯十余族并奴婢悉系左右军。璠见涯，恚曰：“公何见引？”涯曰：“君昔漏宋丞相谋于守澄，今焉逃死？”

训既败，被绿衣，诡言黜官，走终南山，依浮屠宗密。宗密欲匿之，其徒不可，乃奔凤翔，为盩厔将所执，械而东。训恐为宦人酷辱，祈监者曰：“得我者有赏，不如持首去。”乃斩之，传其首，余党悉禽。

后一日，两神策兵将涯等赴郊庙，过两市，皆腰斩梟首以徇。餽临刑愤叱，独元舆曰：“晁错、张华尚不免，岂特吾属哉？”约最后捕得，责以反状，不服，斩之。杀训弟仲褒、元皋。始，元皋以属疏自解，得去，士良讯奴，言事前一昔宿训第，遣人追斩之。训死，士良捕宗密，将杀之，怡然曰：“与训游久，浮屠法遇困则救，死固其分。”乃释之。是时暴尸旁午，有诏弃都外，男女孩婴相杂厕。淹旬，许京兆府瘞敛，作二大冢，葬道左右。

它日，帝颇思训，数为李石、郑覃称其才。而宦竖益炽，帝未以制，居常忽忽不怪，每游燕，虽倡乐杂沓，未尝欢，颜

惨不展，往往瞋目独语，或裴回眺望，赋诗以见情，自是感疾，至弃天下云。

郑注，绛州翼城人。世微贱，以方伎游江湖间。元和末，至襄阳，依节度使李愬。为愬煮黄金饵之，浸亲遇，署衙推，从至徐州，稍参处军政。注多艺，诡譎阴狡，亿探人廋隐，辄中所欲。为愬筹事，未尝不用，挟邪市权，举军患之。监军王守澄白愬，愬曰：“然彼奇士也，将军试与语。”守澄始拒不纳，既坐，机辩横生，钩得其意，守澄大惊，引至后堂，语终夕，恨相见晚。谢愬曰：“诚如公言。”即署巡官。

守澄入总枢密，与俱至京师，厚加贍恤，日夜为守澄计议，因阴通赂遗。初士纤巧者附离，后要官贵人亦趋往。既陷宋申锡，搢绅侧目。金吾将孟文亮镇邠宁，取为司马，不肯行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，乃上道，过奉天辄还。御史复言注奸状，请付有司治罪。始，王涯用注力再辅政，又憚守澄，遏其奏。更擢通王府司马、右神策判官，士议訾霍骇。刘从谏恶其人，欲因斥去之，即表副昭义节度。至府不旬月，文宗暴眩，守澄复荐注，即日召入，对浴堂门，赐赀至渥。是夜，彗出东方，长三尺，芒耀怒急。俄进太仆卿，兼御史大夫。

注资贪沓，既藉权宠，专鬻官射利，货积钜万，不知止。起第善和里，通永巷，飞庑复壁，聚京师轻薄子、方镇将吏，以煽声焰。间入神策，与守澄语必终日，或夜艾乃罢。险人躁夫有所干谢，日走门。李训既附注进，于是两人权震天下矣。寻擢工部尚书、翰林侍讲学士，时训已在禁中，日日议论帝前，相倡和，谋鉏翦中官，自谓功在晷刻，帝惑之。乘是进退士大夫，挠飭朝法，贤不肖淆乱，以为弛张当然。众策其必乱。

帝问富人术，以榷茶对。其法欲置茶官，籍民圃而给其直，工自撷暴，则利悉之官。帝始诏王涯为榷茶使。又言秦、雍灾，

当兴役厌之。帝尝咏杜甫《曲江辞》，有“宫殿千门”语，意天宝时环江有观榭宫室，闻注言，即诏两神策治曲江、昆明，作紫云楼、采霞亭，诏公卿得列舍堤上。

注本姓鱼，冒为郑，故当时号“鱼郑”。及用事，人庶谓曰“水族”。貌寝陋，不能远视，常衣粗裘，外示质素。始，李愬病痿，注治之有状，守澄神其术，故中人皆昵爱。

俄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凤翔陇右节度使，诏月入奏事。请寮属于训，训与舒元舆谋终杀注，虑其豪俊为助，更择台阁长厚者，以钱可复为副，李敬彝为司马，卢简能、萧杰为判官，卢弘茂为掌书记。旧制，节度使受命，戎服诣兵部谒，后浸废，注请复之，而王璠、郭行余皆踵为常。是日，度支、京兆等供帐。入辞，帝赐通天犀带。出都门，旗干折，注恶之。

先是，守澄死，以十一月葬浐水，注奏言：“守澄，国劳旧，愿身护丧。”因群宦者临送，欲以镇兵悉禽诛之。训畏注专其功，乃先五日报事。注率五百骑至，扶风令韩辽知其谋，奔武功。注闻训败，乃还。其属魏弘节劝注杀监军张仲清及大将贾克中等十余人，注惊挠不暇听。仲清与前少尹陆畅用其将李叔和策，访注计事，斩其首，兵皆溃去。注妻兄魏逢尤佻险，赞注为奸，数顾贼，为率更令、凤翔少尹。遣逢至京师与训约，被诛。可复等及亲卒千余人皆族矣。擢仲清内常侍，辽咸阳县令，叔和检校太子宾客，赐钱千万，畅凤翔行军司马。

泉注首光宅坊，三日瘞之，群臣皆贺，乃夷其家。初，未获注，京师戒严，泾原、邠坊节度使王茂元、萧弘皆勒兵备非常。及是人相庆。籍其赏，得绢百万匹，它物称是。注败前，茵生所服带上，褚中药化为蝇数万飞去。

可复，徽子也，为礼部郎中。简能者，简辞弟，驾部员外郎。杰者，俛弟也，主客员外郎。弘茂，右拾遗。可复将死，

女年十四，为祈免，女曰：“杀我父，何面目以生！”抱可复求死，亦斩之。弘茂妻萧，临刑诟曰：“我太后妹，奴辈可来杀！”兵皆敛手，乃免。弘节勇而多谋，始在郾坊赵儋节度府，为注所辟。敬彝为路隋所辟，隋卒，客江淮，以未赴免，因擢兵部员外郎，终衢州刺史。

王涯，字广津，其先本太原人，魏广阳侯罔之裔。祖祚，武后时谏罢万象神宫知名；开元时，以大理司直驰传决狱，所至仁平。父晃，历左补阙、温州刺史。

涯博学，工属文。往见梁肃，肃异其才，荐于陆贽。擢进士，又举宏辞，再调蓝田尉。久之，以左拾遗为翰林学士，进起居舍人。元和初，会其甥皇甫湜以贤良方正对策异等，忤宰相，涯坐不避嫌，罢学士，再贬虢州司马，徙为袁州刺史。宪宗思之，以兵部员外郎召，知制诰，再为翰林学士，累迁工部侍郎，封清源县男。

涯文有雅思，永贞、元和间，训诰温丽，多所稿定。帝以其孤进自树立，数访逮，以私居远，或召不时至，诏假光宅里官第，诸学士莫敢望。俄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坐循默不称职罢。再迁吏部侍郎。

穆宗立，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。时吐蕃寇边，西北骚然，又略雅州，涯调兵拒之。上言：“蜀有两道直捣贼腹，一繇龙川清川以抵松州，一繇绵州威蕃栅抵栖鸡城，皆虏险要地。臣愿不爱金帛，使信臣持节与北虏约曰：‘能发兵深入者，杀某人，取某地，受某赏。’开怀以示之，所以要约淳熟异它日者，则匈奴之锐可出，西戎之力衰矣。”帝不报。

长庆三年，入为御史大夫，迁户部尚书、盐铁转运使。宝历时，复出领山南西道节度使。文宗嗣位，召拜太常卿，以吏部尚书代王播，复总盐铁，政益刻急。岁中，进尚书右仆射、

代郡公。而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职，耻为之屈，奏：“仆射视事日，四品以上官不宜独拜。”涯怒，即建言：“与其废礼，不如审官，请避位以存旧典。”帝难之，诏尚书省杂议。工部侍郎李固言谓：“《礼》：君于士不答拜，非其臣则答，不臣人之臣也；大夫于其臣，虽贱必答拜，避正君也；大夫于献不亲，君有赐不面拜，为君之答己也。古者列国君犹与大夫答拜，所以尊事天子，别嫌明微也。议者谓‘仆射代尚书令，礼当重。凡百司州县皆有副贰，缺则摄总，至著定之礼，则不可越，仆射由是也’。按令，凡文武三品拜一品，四品拜二品。《开元礼》，京兆河南牧、州刺史、县令上日，丞以下答拜。此礼令相戾，不可独据。”又言：“受册官始上，无不答拜者，而仆射亦受册，礼不得异。虽相承为故事，然人情难安者，安得弗改？请如礼便。”帝不能决，涯竟用旧仪。

自李师道平，三道十二州皆有铜铁官，岁取冶赋百万，观察使擅有之，不入公上。涯始建白：“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诏书，收隶天子盐铁。”诏可。久之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合度支、盐铁为一使，兼领之。乃奏罢京畿榷酒钱以悦众。俄检校司空，兼门下侍郎。罢度支，真拜司空。始变茶法，益其税以济用度，下益困，而郑注亦议榷茶，天子命涯为使，心知不可，不敢争。李训败，乃及祸。初，民怨茶禁苛急，涯就诛，皆群诟詈，抵以瓦砾。

涯质状颀省，长上短下，动举详华。性啬俭，不畜妓妾，恶卜祝及它方伎。别墅有佳木流泉，居常书史自怡，使客贺若夷鼓琴娱宾。文宗恶俗侈靡，诏涯惩革。涯条上其制，凡衣服室宇，使略如古，贵戚皆不便，谤讪嚣然，议遂格。然涯年过七十，嗜权固位，偷合训等，不能絜去就，以至覆宗。是时，十一族货货悉为兵掠，而涯居永宁里，乃杨凭故第，财贮钜万，

取之弥日不尽。家书多与秘府侔，前世名书画，尝以厚货钩致，或私以官，凿垣纳之，重复秘固，若不可窥者。至是为人破垣剔取奩轴金玉，而弃其书画于道。籍田宅入于官。

子孟坚为工部郎中、集贤殿学士，仲翔太常博士，季琰校书郎，皆死。仲翔始匿侍御史裴鐸家，鐸执以赴军，仲翔曰：“业不见容，当自求生，奈何反相噬邪？”闻者哀之。后令狐楚见帝，从容言：“向与臣并列者，既族灭矣，而露骸不藏，深可悼痛。”帝恻然，诏京兆尹薛元赏葬涯等十一人，各赐袭衣。仇士良使盗窃发其冢，投骨渭水。涯女为窦紃妻，以瘤病免，家人给告涯当贬，忽梦涯自提首告曰：“族灭矣，惟若存，岁时无忘我。”女惊号堕地，乃以实告。涯从弟沐，客江南，困穷来京师谒涯，二岁乃得见，许以禄仕，难作，亦死。

昭宗天复初，大赦，明涯、训之冤，追复爵位，官其后裔。

贾餗，字子美，河南人。少孤，客江淮间。从父全观察浙东，餗往依之，全尤器异，收恤良厚。举进士高第，声称籍甚。又策贤良方正异等，授渭南尉、集贤校理。擢累考功员外郎，知制诰。餗美文辞，开敏有断，然褊急，气陵辈行。李渤为谏议大夫，恶其人，为宰相言之，而李逢吉、窦易直爱餗才，得不斥。

穆宗崩，告哀江、浙，道拜常州刺史。旧制，两省官出使，得殊衣吏前导。餗赴州，犹用之，观察使李德裕敕吏还，怏怏为憾。入为太常少卿，复知制诰，历礼部侍郎，凡三典贡举，得士七十五人，多名卿宰相。再迁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、姑臧县男。太和九年上巳，诏百官会曲江。故事，尹自门步入，揖御史。餗束自矜大，不彻扇盖，骑而入。御史杨俭、苏特固争，餗曰：“黄面儿敢尔！”俭曰：“公为御史，能嘿嘿耶？”大夫温造以闻。坐夺俸，不胜恚，求出为浙西观察使。未行，拜

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俄为集贤殿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。既得位，会李宗闵得罪，而指俭、特为党，斥去之。

少与沈传师善，传师前死，尝梦云：“君可休矣！”餗寤而祭诸寝，复梦曰：“事已尔，叵奈何！”刘蕡以贤良方正对策，指中人为祸乱根本，而餗与冯宿、庞严为考官，畏避不敢闻，竟罹其祸。

餗本中立，不肯身犯颜排奸幸以及诛，与王涯实不知谋，人冤之。

舒元舆，婺州东阳人。地寒，不与士齿。始学，即警悟。去客江夏，节度使郗士美异其秀特，数延誉。

元和中，举进士，见有司钩校苛切，既试尚书，虽水炭脂炬餐具，皆人自将，吏一倡名乃得入，列棘围，席坐庑下，因上书言：“古贡士未有轻于此者，且宰相公卿繇此出，夫宰相公卿非贤不在选，而有司以隶人待之，诚非所以下贤意。罗棘遮截疑其奸，又非所以求忠直也。诗赋微艺，断离经传，非所以观人文化成也。臣恐贤者远辱自引去，而不肖者为陛下用也。今贡珠贝金玉，有司承以斐笥皮币。何轻贤者，重金玉邪？”又言：“取士不宜限数，今有司多者三十，少止二十，假令岁有百元凯，而曰吾格取二十，谓求贤可乎？岁有才德才数人，而曰必取二十，谬进者乃过半，谓合令格可乎？”

俄擢高第，调鄂尉，有能名。裴度表掌兴元书记，文檄豪健，一时推许。拜监察御史，劾按深害无所纵。再迁刑部员外郎。

元舆自负才有过人者，锐进取。太和五年，献文阙下，不得报。上书自言：“马周、张嘉贞代人作奏，起逆旅，卒为名臣。今臣备位于朝，自陈文章，凡五晦朔不一报，窃自谓才不后周、嘉贞，而无因入，又不露所繇，是终无振发时也。汉主

父偃、徐乐、严安以布衣上书，朝奏暮召，而臣所上八万言，其文锻炼精粹，出入今古数千百年，披剔剖抉，有可以辅教化者未始遗，拔犀之角，擢象之齿，岂主父等可比哉？盛时难逢，窃自爱惜。”文宗得书，高其自激印，出示宰相，李宗闵以浮躁诞肆不可用，改著作郎，分司东都。

时李训居丧，尤与元與善。及训用事，再迁左司郎中。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杂事。固言辅政，权知御史中丞。会帝录囚，元與奏辨明审，不三月即真，兼刑部侍郎。专附郑注，注所恶，举绳逐之。月中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诡谋谬算，日与训比，败天下事，二人为之也。然加礼旧臣，外钓人誉。先时，裴度、令狐楚、郑覃皆为当路所轧，致闲处。至是，悉还高秩。

元與为《牡丹赋》一篇，时称其工。死后，帝观牡丹，凭殿阑诵赋，为泣下。

弟元褒、元肱、元迴，皆第进士。元褒又擢贤良方正，终司封员外郎。余及诛。

王璠，字鲁玉。元和初举进士、宏辞，皆中，迁累监察御史。仪宇峻整，著称于时。以起居舍人副郑覃宣慰镇州。长庆末，擢职方郎中，知制诰。

时李逢吉秉政，特厚璠，骤拜御史中丞。璠挟所恃，颇横恣，道直左仆射李絳，交骑不避。絳上言：“左右仆射，师长庶官，开元时，名左右丞相，虽去机务，然犹总百司，署位不著姓。上日班见百官，而中丞、御史在廷。元和中，伊慎为仆射，太常博士韦谦以慎位缘恩进，削其礼，至仆射就台见中丞，或立廷中，中丞乃至。宪度倒置，不可为法。”逢吉惮絳正，遏其事不奏，但罢璠为工部侍郎，而絳亦用太子少师分司东都，议者不直之。初，璠按武昭狱，意逢吉德己，及罢中丞，乃失望。

久之，出为河南尹。时内厩小儿颇扰民，璠杀其尤暴者，远近畏伏。入为尚书右丞，再迁京兆尹。自李谅后，政条隳敝，奸豪浸不戢，璠颇修举，政有名。

郑注奸状始露，宰相宋申锡、御史中丞宇文鼎密与璠议除之，璠反以告王守澄，而注由是倾心于璠。进左丞，判太常卿事。出为浙西观察使。李训得幸，璠于逢吉旧故，故荐之，复召为左丞，拜户部尚书，判度支，封祁县男。李宗闵得罪，璠亦其党，见注求解，乃免。训将诛宦人，乃授河东节度使，已而败。

璠子遐休，直弘文馆，所善学士令狐定及刘轲、刘轸、仲无颇、柳喜集其所，皆被缚。定等自解辩，得释。遐休诛。璠凿润州外隍，得石刻曰：“山有石，石有玉，玉有瑕。”术家谓璠祖名崙，生礎，礎生璠，尽遐休，盖其应云。

郭行余者，元和时擢进士。河阳乌重胤表掌书记。重胤葬其先，使志冢，辞不为，重胤怒，即解去。擢累京兆少尹。尝值尹刘栖楚，不肯避，栖楚捕导从系之。自言宰相裴度，颇为谕止。行余移书曰：“京兆府在汉时有尹，有都尉，有丞，皆诏自除，后循而不改。开元时，诸王为牧，故尹为长史，司马即都尉、丞耳。今尹总牧务，少尹副焉，未闻道路间有下车望尘避者，故事犹在。”栖楚不能答。

迁楚、汝二州刺史、大理卿，擢邠宁节度使。李训在东都，与行余善，故用之。

韩约，朗州武陵人，本名重华。志勇决，略涉书，有吏干。历两池榷盐使、虔州刺史。交趾叛，领安南都护。再迁太府卿。太和九年，代崔鄯为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居四日，起事。约繇钱谷进，更安南富饶地，聚货尤多。

罗立言者，宣州人。贞元末擢进士，魏博田弘正表佐其府。

改阳武令，以治剧迁河阴。立言始筑城郭，地所当者，皆富豪大贾所占，下令使自筑其处，吏籍其阔狭，号于众曰：“有不如约，为我更完！”民惮其严，数旬毕。民无田者，不知有役。设锁绝汴流，奸盗屏息。河南尹丁公著上状，加朝散大夫。然倨下傲上，出具弓矢呵道，宴宾客列倡优如大府，人皆恶之，以是稀迁，然自放不衰。

改度支河阴留后，坐平糶非实，没万九千缗，盐铁使惜其干，止奏削兼侍御史。繇庐州刺史召为司农少卿，以财事郑注，亦与李训厚善。训以京兆多吏卒，擢为少尹，知府事，以就其谋。

李孝本，宗室子。元和时第进士，累迁刑部郎中。依训得进，于是御史中丞舒元與引知杂事。元與入相，擢权知中丞事。

顾师邕，字睦之，少连子。性恬约，喜书，寡游合。第进士。累迁监察御史。李训荐为水部员外郎、翰林学士。训遣宦官田全操、刘行深、周元稹、薛士干、似先义逸、刘英訓按边，既行，命师邕为诏，赐六道杀之，会训败，不果。师邕流崖州，至蓝田，赐死。

李贞素，嗣道王实子。性和裕，衣服喜鲜明。汉阳公主妻以季女。累迁宗正少卿，由将作监改左金吾卫将军。韩约之诈，贞素知之。流儋州，至商山，赐死。

赞曰：李训浮躁寡谋，郑注斩斩小人，王涯暗沓，舒元與险而轻，邀幸天功，宁不殆哉！李德裕尝言天下有常势，北军是也。训因王守澄以进，此时出入北军，若以上意说诸将，易如靡风，而反以台、府抱关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，其死宜哉！文宗与宰相李石、李固言、郑覃称：“训稟五常性，服人伦之教，不如公等，然天下奇才，公等弗及也。”德裕曰：“训曾不得齿徒隶，尚才之云！”世以德裕言为然。《传》曰：“国将

亡，天与之乱人。”若训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颠，天下为寒心竖毛，文宗偃然倚之成功，卒为阉谒所乘，天果厌唐德哉！

卷第一百七十一 列传第一百五

李德裕

李德裕，字文饶，元和宰相吉甫子也。少力于学，既冠，卓犖有大节。不喜与诸生试有司，以廕补校书郎。河东张弘靖辟为掌书记。府罢，召拜监察御史。

穆宗即位，擢翰林学士。帝为太子时，已闻吉甫名，由是顾德裕厚，凡号令大典册，皆更其手。数召见，赉奖优华。帝怠荒于政，故戚里多所请丐，挟宦人诘问禁中语，关托大臣。德裕建言：“旧制，駙马都尉与要官禁不往来。开元中，诤督尤切，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。是等无佗材，直泄漏禁密，交通中外耳。请白事宰相者，听至中书，无辄诣第。”帝然之。再进中书舍人。未几，授御史中丞。

始，吉甫相宪宗，牛僧孺、李宗闵对直言策，痛诋当路，条失政。吉甫诉于帝，且泣，有司皆得罪，遂与为怨。吉甫又为帝谋讨两河叛将，李逢吉沮解其言，功未既而吉甫卒，裴度实继之。逢吉以议不合罢去，故追衔吉甫而怨度，摈德裕不得进。至是，间帝暗庸，以木度使与元稹相怨，夺其宰相而已代之。欲引僧孺益树党，乃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。俄而僧孺入相，由是牛、李之憾结矣。

初，润州承王国清乱，竄易直倾府库赉军，费用空殫，而下益骄。德裕自检约，以留州财贍兵，虽俭而均，故士无怨。

再期，则赋物储牛刃。南方信禳巫，虽父母病疾，子弃不敢养。德裕择长老可语者，谕以孝慈大伦，患难相收不可弃之义，使归相晓敕，违约者显置以法。数年，恶俗大变。又按属州非经祠者，毁千余所，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，寇无所庾蔽。天子下诏褒扬。

敬宗立，侈用无度，诏浙西上脂竭妆具，德裕奏：“比年旱灾，物力未完。乃三月壬子赦令，常贡之外，悉罢进献。此陛下恐聚敛之吏缘以成奸，雕窳之人不胜其敝也。本道素号富饶，更李锜、薛苹，皆榷酒于民，供有羡财。元和诏书停榷酤，又赦令禁诸州羡余无送使。今存者惟留使钱五十万缗，率岁经费常少十三万，军用褊急。今所须脂竭妆具，度用银二万三千两，金百三十两，物非土产，虽力营索，尚恐不逮。愿诏宰相议，何以俾臣不违诏旨，不乏军兴，不疲人，不敛怨，则前敕后诏，咸可遵承。”不报。方是时，罢进献，不阅月，而求贡使者足相接于道，故德裕推一以讽它。

又诏索盘绦繚绦千匹，复奏言：“太宗时，使至凉州，见名鹰，讽李大亮献之，大亮谏止，赐诏嘉叹。玄宗时，使者抵江南捕鸂鶒、翠鸟，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，即见褒纳。皇甫询织半臂、造琵琶捍拨、镂牙箫于益州，苏颋不奉诏，帝不加罪。夫鸂鶒、镂牙，微物也。二三臣尚以劳人损德为言，岂二祖有臣如此，今独无之？盖有位者蔽而不闻，非陛下拒不纳也。且立鹅天马，盘绦猊豹，文彩怪丽，惟乘輿当御。今广用千匹，臣所未谕。昔汉文身衣弋绋，元帝罢轻纤服，故仁德慈俭，至今称之。愿陛下师二祖容纳，远思汉家恭约，裁赐节减，则海隅苍生毕受赐矣。”优诏为停。

自元和后，天下禁毋私度僧。徐州王智兴给言天子诞月，请筑坛度人以资福，诏可。即显募江淮间，民皆曹辈奔走，因

牟擷其财以自入。德裕劾奏：“智兴为坛泗州，募愿度者，人输钱二千，则不复勘诘，普加髡落。自淮而右，户三丁男，必一男剔发，规影徭赋，所度无算。臣阅度江者日数百，苏、常齐民，十固八九，若不加禁遏，则前至诞月，江淮失丁男六十万，不为细变。”有诏徐州禁止。

时帝昏荒，数游幸，狎比群小，听朝简忽。德裕上《丹扆六箴》，表言：“‘心乎爱矣，遐不谓矣’，此古之贤人笃于事君者也。夫迹疏而言亲者危，地远而意忠者忤。臣窃惟念拔自先圣，遍荷宠私，不能竭忠，是负灵鉴。臣在先朝，尝献《大明赋》以讽，颇蒙嘉采。今日尽节明主，亦由是也。”其一曰《宵衣》，讽视朝希晚也；二曰《正服》，讽服御非法也；三曰《罢献》，讽敛求怪珍也；四曰《纳谏》，讽侮弃忠言也；五曰《辨邪》，讽任群小也；六曰《防微》，讽伪游轻出也。辞皆明直婉切。帝虽不能用其言，犹敕韦处厚谆谆作诏，厚谢其意。然为逢吉排筭，讫不内徙。

时亳州浮屠谎言水可愈疾，号曰“圣水”，转相流闻，南方之人，率十户僦一人使往汲。既行若饮，病者不敢近荤血，危老之人率多死。而水斗三十千，取者益它汲，转鬻于道，互相欺誅，往者日数十百人。德裕严勒津逻捕绝之，且言：“昔吴有圣水，宋、齐有圣火，皆本妖祥，古人所禁。请下观察使令狐楚填塞，以绝妄源。”从之。帝方惑佛老，祷福祈年，浮屠方士，并出入禁中。狂人杜景先上言，其友周息元寿数百岁，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，诏在所驰驿敦遣。德裕上疏曰：“道之高者，莫若广成、玄元；人之圣者，莫若轩辕、孔子。昔轩辕问广成子治身之要，曰：‘无视无听，抱神以静，形将自正。无劳子形，无摇子精，乃可长生。慎守其一，以处其和。故我脩身千二百岁矣，形未尝衰。’又曰：‘得吾道者上为皇，下为

王。’玄元语孔子曰：‘去子之骄气与多欲、态色与淫志，是皆无益于子之身。’陛下脩轩后之术，物色异人，若使广成、玄元混迹而至，告陛下之言，亦无出于此。臣虑今所得者，皆迂怪之士，使物淖冰，以小术欺聪明，如文成、五利者也。又前世天子虽好方士，未有御其药者。故汉人称黄金可成，以为饮食器则寿。高宗时刘道合、玄宗时孙甌生皆能作黄金，二祖不之服，岂非以宗庙为重乎？傥必致真隐，愿止师保和之术，慎毋及药，则九庙尉悦矣。”息元果诞谲不情，自言与张果、叶静能游。帝诏画工肖状为图以观之，终帝世无它验。文宗即位，乃逐之。

太和三年，召拜兵部侍郎。裴度荐材堪宰相，而李宗闵以中人助，先秉政，且得君，出德裕为郑滑节度使，引僧孺协力，罢度政事。二怨相济，凡德裕所善，悉逐之。于是二人权震天下，党人牢不可破矣。

逾年，徙剑南西川。蜀自南诏入寇，败杜元颖，而郭钊代之，病不能事，民失职，无聊生。德裕至，则完残奋怯，皆有条次。成都既南失姚、协，西亡维、松，由清溪下沫水而左，尽为蛮有。始，韦皋招来南诏，复嵩州，倾内资结蛮好，示以战阵文法。德裕以皋后戎资盗，其策非是，养成痼疽，第未决耳。至元颖时，遇隙而发，故长驱深入，蹂躏千里，荡无子遗。今痼夷尚新，非痛矫革，不能刷一方耻。乃建筹边楼，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，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。其部落众寡，馈饷远迩，曲折咸具。乃召习边事者与之指画商订，凡虏之情伪尽知之。又料择伏瘕旧獠与州兵之任战者，废遣犷耄什三四，士无敢怨。又请甲人于安定，弓人河中，弩人浙西。繇是蜀之器械皆犀利。率户二百取一人，使习战，贷勿事，缓则农，急则战，谓之“雄边子弟”。其精兵曰南燕保义、保惠、两河慕义、左右连弩；骑士曰飞星、鹞击、奇锋、流电、霆声、

突骑。总十一军。筑杖义城，以制大度、青溪关之阻；作御侮城，以控荣经犄角势；作柔远城，以厄西山吐蕃；复邛崃关，徙嵩州治台登，以夺蛮险。

旧制，岁抄运内粟赡黎、嵩州，起嘉、眉，道阳山江，而达大度，乃分饷诸戍。常以盛夏至，地苦瘴毒，犂夫多死。德裕命转邛、雅粟，以十月为漕始，先夏而至，以佐阳山之运，饷者不涉炎月，远民乃安。蜀人多鬻女为人妾，德裕为著科约：凡十三而上，执三年劳；下者，五岁；及期则归之父母。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，以地予农。蜀先主祠旁有獠村，其民剔发若浮屠者，畜妻子自如，德裕下令禁止。蜀风大变。

于是二边浸惧，南诏请还所俘掠四千人，吐蕃维州将悉怛谋以城降。维距成都四百里，因山为固，东北繇索丛岭而下二百里，地无险，走长川不三千里，直吐蕃之牙，异时戍之，以制虜入者也。德裕既得之，即发兵以守，且陈出师之利。僧孺居中沮其功，命返悉怛谋于虜，以信所盟，德裕终身以为恨。会监军使王践言入朝，盛言悉怛谋死，拒远人向化意。帝亦悔之，即以兵部尚书召，俄拜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赞皇县伯。

故事，丞郎诣宰相，须少间乃敢通，郎官非公事不敢谒。李宗闵时，往往通宾客。李听为太子太傅，招所善载酒集宗闵阁，酣醉乃去。至德裕，则喻御史：“有以事见宰相，必先白台乃听。凡罢朝，由龙尾道趋出。”遂无辄至阁者。又罢京兆筑沙堤、两街上朝卫兵。常建言：“朝廷惟邪正二途，正必去邪，邪必害正。然其辞皆若可听，愿审所取舍。不然，二者并进，虽圣贤经营，无繇成功。”俄而宗闵罢，德裕代为中书侍郎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始，二省符江淮大贾，使主堂厨食利，因是挟货行天下，所至州镇为右客，富人倚以自高。德裕一切罢之。

后帝暴感风，害语言。郑注始因王守澄以药进，帝少间，又荐李训使待诏，帝欲授谏官，德裕曰：“昔诸葛亮有言：‘亲贤臣，远小人，先汉所以兴隆也。亲小人，远贤士，后汉所以倾颓也。’今训小人，顷咎恶暴天下，不宜引致左右。”帝曰：“人谁无过，当容其改。且逢吉尝言之。”对曰：“圣贤则有改过，若训天资奸邪，尚何能改？逢吉位宰相，而顾爱凶回，以累陛下，亦罪人也。”帝语王涯别与官，德裕摇手止涯，帝适见，不怪，训、注皆怨，即复召宗闵辅政，拜德裕为兴元节度使。入见帝，自陈愿留阙下，复拜兵部尚书。宗闵奏：“命已行，不可止。”更徙镇海军以代王璠。

先是太和中，漳王养母杜仲阳归浙西，有诏在所存问。时德裕被召，乃檄留后使如诏书。璠入为尚书左丞，而漳王以罪废死，因与户部侍郎李汉共譖德裕尝赂仲阳导王为不轨。帝惑其言，召王涯、李固言、路隋质之，注、璠、汉三人者语益坚，独隋言：“德裕大臣，不宜有此。”谗焰少衰。遂贬德裕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复贬袁州长史，隋亦免宰相。未几，宗闵以罪斥，而注、训等乱败。帝追悟德裕以诬构逐，乃徙滁州刺史。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开成初，帝从容语宰相：“朝廷岂有遗事乎？”众皆以宋申锡对。帝俯首涕数行下，曰：“当此时，兄弟不相保，况申锡邪？有司为我褒显之。”又曰：“德裕亦申锡比也。”起为浙西观察使。后对学士禁中，黎埴顿首言：“德裕与宗闵皆逐，而独三进官。”帝曰：“彼尝进郑注，而德裕欲杀之，今当以官与何人？”埴惧而出。又指坐展前示宰相曰：“此德裕争郑注处。”

德裕三在浙西，出入十年，迁淮南节度使，代牛僧孺。僧孺闻之，以军事付其副张鹭，即驰去。淮南府钱八十万缗，德裕奏言止四十万，为鹭用其半。僧孺诉于帝，而谏官姚合、魏

谟等共劾奏德裕挟私怨沮伤僧孺，帝置章不下，诏德裕覆实。德裕上言：“诸镇更代，例杀半数以备水旱、助军费。因索王播、段文昌、崔从相授簿最具在。惟从死官下，僧孺代之，其所杀数最多。”即自劾“始至镇，失于用例，不敢妄”，遂待罪，有诏释之。

武宗立，召为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既入谢，即进戒帝：“辨邪正，专委任，而后朝廷治。臣尝为先帝言之，不见用。夫正人既呼小人为邪，小人亦谓正人为邪，何以辨之？请借物为谕，松柏之为木，孤生劲特，无所因倚。萝茑则不然，弱不能立，必附它木。故正人一心事君，无待于助。邪人必更为党，以相蔽欺。君人者以是辨之，则无惑矣。”又谓治乱系信任，引齐桓公问管仲所以害霸者，仲对琴瑟笙竽、弋猎驰骋，非害霸者；惟知人不能举，举不能任，任而又杂以小人，害霸也。“太、玄、德、宪四宗皆盛朝，其始临御，自视若尧、舜，浸久则不及初，陛下知其然乎？始一委辅相，故贤者得尽心。久则小人并进，造党与，乱视听，故上疑而不专。政去宰相则不治矣。在德宗最甚，晚节宰相惟奉行诏书，所与图事者，李齐运、裴延龄、韦渠牟等，讫今谓之乱政。夫辅相有欺罔不忠，当亟免，忠而材者属任之。政无它门，天下安有不治？先帝任人，始皆回容，积纤微以至诛贬。诚使虽小过必知而改之，君臣无猜，则谗邪不干其间矣。”又言：“开元初，辅相率三考辄去，虽姚崇、宋璟不能逾。至李林甫，秉权乃十九年，遂及祸败。是知亟进罢宰相，使政在中书，诚治本也。”

帝尝疑杨嗣复、李珣顾望不忠，遣使杀之。德裕知帝性刚而果于断，即率三宰相见延英，呜咽流涕曰：“昔太宗、德宗诛大臣，未尝不悔。臣欲陛下全活之，无异时恨。使二人罪恶暴著，天下共疾之。”帝不许，德裕伏不起。帝曰：“为公等

赦之。”德裕降拜升坐。帝曰：“如令谏官论争，虽千疏，我不赦。”德裕重拜。因追还使者，嗣复等乃免。

时帝数出畋游，暮夜乃还，德裕上言：“人君动法于日，故出而视朝，入而燕息。《传》曰：‘君就房有常节。’惟深察古谊，母继以夜。侧闻五星失度，恐天以是勤勤儆戒。《诗》曰：‘敬天之渝，不敢驰驱。’愿节田游，承天意。”寻册拜司空。

回鹘自开成时为黠戛斯所破。会昌后，乌介可汗挟公主牙塞下，种族大饥，以弱口、重器易粟于边。退浑、党项利虏掠，因天德军使田牟上言，愿以部落兵击之。议者请可其言。德裕曰：“回鹘于国尝有功，以穷来归，未辄扰边，遽伐之，非汉宣帝待呼韩之义。不如与之食，以待其变。”陈夷行曰：“资盗粮，非计也，不如击之便。”德裕曰：“沙陀、退浑，不可恃也。夫见利则进，遇敌则走，杂虏之常态，孰肯为国家用邪？天德兵素弱，以一城与劲虏确，无不败。请诏牟无听诸戎计。”帝于是贷粟二万斛。

会唃没斯杀赤心以降，赤心兵溃去。于是回鹘势穷，数丐羊马，欲藉兵复故地，又愿假天德城以舍公主，帝不许。乃进逼振武保大栅杷头峰，以略朔川，转战云州，刺史张献节婴城不出。回鹘乃大掠，党项、退浑皆保险莫敢拒。帝益知向不许田牟用二部兵之效，乃复问以计，德裕曰：“杷头峰北皆大磧，利用骑，不可以步当之。今乌介所恃，公主尔，得健将出奇夺还之，王师急击，彼必走。今锐将无易石雄者，请以藩浑劲卒与汉兵衔枚夜击之，势必得。”帝即以方略授刘沔，令雄邀击可汗于杀胡山，败之，迎公主还，回鹘遂败。进位司徒。

黠戛斯遣使来，且言攻取安西、北庭，帝欲从黠戛斯求其地，德裕曰：“不可。安西距京师七千里，北庭五千里。异时繇河西、陇右抵玉门关，皆我郡县，往往有兵，故能缓急调发。

自河、陇入吐蕃，则道出回鹘。回鹘今破灭，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？假令安西可得，即复置都护，以万人往戍，何所兴发，何道馈饟？彼天德、振武于京师近，力犹苦不足，况七千里安西哉？臣以为纵得之，无用也。昔汉魏相请罢田车师，贾捐之请弃珠崖，近狄仁杰亦请弃四镇及安东，皆不愿贪外以耗内。此三臣者，当全盛时，尚欲弃割以肥中国，况久没甚远之地乎？是持实费，市虚事，灭一回鹘，而又生之。”帝乃止。

泽潞刘从谏死，其从子稹擅留事，以邀节度，德裕曰：“泽潞内地，非河朔比，昔皆儒术大臣守之。李抱真始建昭义军，最有功，德宗尚不许其子继。及刘悟死，敬宗方怠于政，遂以符节付从谏。太和时，擅兵长子，阴连训、注，外托效忠，请除君侧。及有狗马疾，谢医拒使，便以兵属稹。舍而不讨，无以示四方。”帝曰：“可胜乎？”对曰：“河朔，稹所恃以唇齿也。如令魏、镇不与，则破矣。夫三镇世嗣，列圣许之。请使近臣明告：‘以泽潞命帅，不得视三镇，今朕欲诛稹，其各以兵会。’”帝然之。乃以李回持节谕王元逵、何弘敬，皆听命。始议用兵，中外交章固争，皆曰：“悟功高，不可绝其嗣。又从谏畜兵十万，粟支十年，未可以破也。”它宰相亦奔姻趋和，德裕独曰：“诸葛亮言曹操善为兵，犹五攻昌霸，三越渚，况其下哉？然赢缩胜负，兵家之常，惟陛下圣策先定，不以小利钝为浮议所摇，则有功矣。有如不利，臣请以死塞责！”帝忿然曰：“为我语于朝，有沮吾军议者，先诛之！”群论遂息。元逵兵已出，而弘敬逗留持两端。德裕建遣王宰以陈、许精甲，假道于魏以伐磁。弘敬闻，遽勒兵请自涉漳取磁、潞。

会横水戍兵叛，入太原，逐其帅李石，奉裨将杨弁主留事。方是时，稹未下，朝廷益为忧。议者颇言兵皆可罢。帝遣中人马元实如太原，侦其变。弁厚贿中人，帐饮三日。还，谬曰：

“并兵多，属明光甲者十五里。”德裕诘曰：“李石以太原无兵，故调横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，并因以乱，渠能列卒如此多邪？”则曰：“晋人勇，皆兵也，募而得之。”德裕曰：“募士当以财，李石以人欠一缗，故兵乱，石无以索之，并何得邪？太原一铠一戟，举送行营，安致十五里明光乎？”使者语塞。德裕即奏：“并贱伍，不可赦。如力不足，请舍稹而诛并。”遽趣王逢起榆社军，诏元逵趋土门，会太原。河东监军吕义忠闻，即日召榆社卒入斩并，献首京师。

德裕每疾贞元、太和间有所讨伐，诸道兵出境，即仰给度支，多迁延以困国力。或与贼约，令懈守备，得一县一屯以报天子，故师无大功。因请敕诸将，令直取州，勿攻县。故元逵等下邢、洺、磁，而稹气索矣。俄而高文端归命，称稹粮乏，皆女子授糗哺兵。未几，郭谊持稹首降。帝问：“何以处谊？”德裕曰：“稹竖子，安知反？职谊为之。今三州已降，而稹穷蹙，又贩其族以邀富贵，不诛，后无以惩恶。”帝曰：“朕意亦尔。”因诏石雄入潞，尽取谊等及尝为稹用者，悉诛之。策功拜太尉，进封赵国公。德裕固让，言：“唐兴，太尉惟七人，尚父子仪乃不敢拜。近王智兴、李载义皆超拜保、傅，盖重惜此官。裴度为司徒十年，亦不迁，臣愿守旧秩足矣。”帝曰：“吾恨无官酬公，毋固辞。”德裕又陈：“先臣封于赵，冢孙宽中始生，字曰三赵，意将传嫡，不及支庶。臣前益封，已改中山。臣先世皆尝居汲，愿得封卫。”从之，遂改卫国公。

帝尝从容谓宰相曰：“有人称孔子其徒三千亦为党，信乎？”德裕曰：“昔刘向云：‘孔子与颜回、子贡更相称誉，不为朋党；禹、稷与皋陶转相汲引，不为比周。无邪心也。’臣尝以共、鮌、驩兜与舜、禹杂处尧朝，共工、驩兜则为党，舜、禹不为党。小人相与比周，迭为掩蔽也。贤人君子不然，忠于

国则同心，闻于义则同志，退而各行其己，不可交以私。赵宣子、随会继而纳谏，司马侯、叔向比以事君，不为党也。公孙弘每与汲黯请问，黯先发之，弘推其后，武帝所言皆听。黯、弘虽并进，然廷诘齐人少情，讥其布被为诈，则先后后继，不为党也。太宗与房玄龄图事，则曰非杜如晦莫能筹之。及如晦在焉，亦推玄龄之策。则同心图国，不为党也。汉硃博、陈咸相为腹心，背公死党。周福、房植各以其党相倾，议论相轧，故朋党始于甘陵二部。及甚也，谓之钩党，继受诛夷。以王制言之，非不幸也。周之衰，列国公子有信陵、平原、孟尝、春申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，亦各有客三千，务以譎诈势利相高；仲尼之徒，唯行仁义。今议者欲以比之，罔矣。臣未知所谓党者，为国乎？为身乎？诚为国邪，随会、叔向、汲黯、房、杜之道可行，不必党也。今所谓党者，诬善蔽忠，附下罔上，车马驰驱，以趋权势，昼夜合谋，美官要选，悉引其党为之，否则抑压以退。仲尼之徒，有是乎？陛下以是察之，则奸伪见矣。”

时韦弘质建言：“宰相不可兼治钱谷。”德裕奏言：“管仲明于治国，其语曰：‘国之重器，莫重于令。令重君尊，君尊国安。治人之本，莫要于令。’故曰‘亏令者死，益令者死，不行令者死，留令者死，不从令者死。五者无赦。’又曰：‘令在上而论可否在下，是主威下系于人也。’太和后，风俗浸敝，令出于上，非之在下。此敝不止，无以治国。匡衡曰：‘大臣者，国家股肱，万姓所瞻仰，明主所慎择也。’《传》曰：‘下轻其上爵，贱人图柄臣，则国家摇动而人不静。’今弘质为人所教而言，是图柄臣者也。且萧望之，汉名儒，为御史大夫，奏云：‘岁首，日月少光，咎在臣等。’宣帝以望之意轻丞相，下有司诘问。贞观中，监察御史陈师合上言：‘人之思虑有限，一人不可总数职。’太宗曰：‘此欲离间我君臣。’斥之岭外。

臣谓宰相有奸谋隐慝，则人人皆得上论。至于制置职业，人主之柄，非小人所得干。古者朝廷之士，各守官业，思不出位。弘质贱臣，岂得以非所宜言妄触天听！是轻宰相。陛下照其邪计，从党人中来，当遏绝之。”德裕大意，欲朝廷尊，臣下肃，而政出宰相，深疾朋党，故感愤切言之。

又尝谓：“省事不如省官，省官不如省吏，能简冗官，诚治本也。”乃请罢郡县吏凡二千余员，衣冠去者皆怨。时天下已平，数上疏乞骸骨，而星家言荧惑犯上相，又恳丐去位，皆不许。当国凡六年，方用兵时，决策制胜，它相无与，故威名独重于时。宣宗即位，德裕奉册太极殿。帝退谓左右曰：“向行事近我者，非太尉邪？每顾我，毛发为森竖。”翌日，罢为检校司徒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荆南节度使。俄徙东都留守。白敏中、令狐綯、崔铉皆素仇，大中元年，使党人李咸斥德裕阴事。故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，再贬潮州司马。明年，又导吴汝纳讒李绅杀吴湘事，而大理卿卢言、刑部侍郎马植、御史中丞魏扶言：“绅杀无罪，德裕徇成其冤，至为黜御史，罔上不道。”乃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事。明年，卒，年六十三。德裕既没，见梦令狐綯曰：“公幸哀我，使得归葬。”綯语其子瀹，瀹曰：“执政皆共憾，可乎？”既夕，又梦，綯惧曰：“卫公精爽可畏，不言，祸将及。”白于帝，得以丧还。

德裕性孤峭，明辩有风采，善为文章。虽至大位，犹不去书。其谋议援古为质，衮衮可喜。常以经纶天下自为，武宗知而能任之，言从计行，是时王室几中兴。

先是，韩全义败于蔡，杜叔良败于深，皆监军宦人制其权，将不得专进退，诏书一日三四下，宰相不豫。又诸道锐兵票士，皆监军取以自随，每督战，乘高建旗自表，师小不胜，辄卷旗去，大兵随以北。繇是王师所向多负。至讨回鹘、泽潞，德裕

建请诏书付宰司乃下，监军不得干军要，率兵百人取一以为卫。自是，号令明壹，将乃有功。

元和后数用兵，宰相不休沐，或继火，乃得罢。德裕在位，虽遽书警奏，皆从容裁决，率午漏下还第，休沐辄如令，沛然若无事时。其处报机急，帝一切令德裕作诏，德裕数辞，帝曰：“学士不能尽吾意。”伐刘稹也，诏王元逵、何弘敬曰：“勿为子孙之谋，存辅车之势。”元逵等情得，皆震恐思效。已而三州降，贼遂平。帝每称魏博功，则顾德裕道诏语，咨其切于事而能伐谋也。三镇每奏事，德裕引使者戒敕为忠义，指意丁宁，使归各为其帅道之，故河朔畏威不敢慢。后除浮屠法，僧亡命多趣幽州，德裕召邸吏戒曰：“为我谢张仲武，刘从谏招纳亡命，今视之何益？”仲武惧，以刀授居庸关吏曰：“僧敢入者，斩！”

帝既数讨叛有功，德裕虑忤于武，不可戢，即奏言：“曹操破袁绍于官渡，不追奔，自谓所获已多，恐伤威重。养由基古善射者，柳叶虽百步必中，观者曰：‘不如少息，若弓拨矢钩，前功皆弃。’陛下征伐无不得所欲，愿以兵为戒，乃可保成功。”帝嘉纳其言。方士赵归真以术进，德裕谏曰：“是尝敬宗时以诡妄出入禁中，人皆不愿至陛下前。”帝曰：“归真我自识，顾无大过，召与语养生术尔。”对曰：“小人于利，若蛾赴烛。向见归真之门，车辙满矣。”帝不听。于是挟术诡时者进，帝志衰焉。

所居安邑里第，有院号“起草”，亭曰“精思”，每计大事，则处其中，虽左右侍御不得豫。不喜饮酒，后房无声色娱。生平所论著多行于世云。

子烨，仕汴宋幕府，贬象州立山尉。懿宗时，以赦令徙郴州。余子皆从死贬所。烨子延古，乾符中，为集贤校理，擢累

司勋员外郎，还居平泉。昭宗东迁，坐不朝谒，贬卫尉主簿。

德裕之斥，中书舍人崔嘏，字乾锡，谊士也。坐书制不深切，贬端州刺史。嘏举进士，复以制策历刑州刺史。刘稹叛，使其党裴问戍于州，嘏说使听命，改考功郎中，时皆谓邀赏。至是，作诏不肯巧傅以罪。吴汝纳之狱，朝廷公卿无为辨者，惟淮南府佐魏铤就逮，吏使诬引德裕，虽痛楚掠，终不从，竟贬死岭外。又丁柔立者，德裕当国时，或荐其直清可任谏争官，不果用。大中初，为左拾遗。既德裕被放，柔立内愍伤之，为上书直其冤，坐阿附，贬南阳尉。

懿宗时，诏追复德裕太子少保、卫国公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距其没十年。

赞曰：汉刘向论朋党，其言明切，可为流涕，而主不悟，卒陷亡辜。德裕复援向言，指质邪正，再被逐，终婴大祸。嗟乎！朋党之兴也，殆哉！根夫主威夺者下陵，听弗明者贤不肖两进，进必务胜，而后人人引所私，以所私乘狐疑不断之隙；是引桀、跖、孔、颜相哄于前，而以众寡为胜负矣。欲国不亡，得乎？身为名宰相，不能损所憎，显挤以仇，使比周势成，根株牵连，贤智播奔，而王室亦衰，宁明有未哲欤？不然，功烈光明，佐武中兴，与姚、宋等矣。

卷第一百七十二 列传第一百六

陈三李曹刘

陈夷行，字周道，其先江左诸陈也，世客颍川。由进士第，擢累起居郎、史馆修撰。以劳迁司封员外郎，凡再岁，以吏部郎中为翰林学士。庄恪太子在东宫，夷行兼侍读，五日一谒，为太子讲说。数迁至工部侍郎。

开成二年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而杨嗣复、李珣相次辅政，夷行介特，雅不与合，每议论天子前，往往语相侵短。夷行不能堪，辄引疾求去，文宗遣使者尉劳起之。会以王彦威为忠武节度使，史孝章领邠宁，议皆出嗣复。及夷行对延英，帝问：“除二镇当否？”对曰：“苟自圣择，无不当者。”嗣复曰：“若用人尽出上意而当，固善。如小不称，下安得嘿然？”夷行曰：“比奸臣数千权，愿陛下无倒持大阿，以鑄授人。”嗣复曰：“古者任则不疑，齐桓公器管仲于讎虏，岂有倒持虑邪？”帝以其面相触，颇不悦。仙韶乐工尉迟璋授王府率，右拾遗窦洵直当衙论奏，郑覃、嗣复嫌以细故，谓洵直近名。夷行曰：“谏官当衙，正须论宰相得失，彼贱工安足言者？然亦不可置不用。”帝即徙璋光州长史，以百缗赐洵直。进门下侍郎。

帝常怪天宝政事不善，问：“姚元崇、宋璟于时在否？”李珣曰：“姚亡而宋罢。”珣因推言：“玄宗自谓未尝杀一不辜，而任李林甫，种夷数十族，不亦惑乎？”夷行曰：“陛下

今亦宜戒以权属人。”嗣复曰：“夷行失言，太宗易暴乱为仁义，用房玄龄十有六年，任魏徵十有五年，未尝失道。人主用忠良久益治，用邪佞一日多矣。”时用郭为坊州刺史，右拾遗宋祁论不可，胥果坐赃败。帝欲赏祁，夷行曰：“谏官论事是其职，若一事善辄进官，恐后不免有私。”夷行盖专诋嗣复。又素善覃，阴助其力，以排折朋党。是时，虽天子亦恶其太过，恩礼遂衰，罢为吏部尚书，寻拜华州刺史。

武宗即位，召为御史大夫，俄还门下侍郎平章事，进位尚书左仆射。夷行与崔珙俱拜，乃奏：“仆射始视事，受四品官拜，无著令。比日左右丞、吏部侍郎、御史中丞皆为仆射拜阶下，谓之‘隔品致敬’。准礼，皇太子见上台群官，群官先拜而后答，以无二上也。仆射与四品官并列朝廷，不容独优。前日郑余庆著《仆射上仪》，谓隔品官无亢礼，时竦易直任御史中丞，议不可。及易直自为仆射，乃忘前议，当时鄙厌之。臣等不愿以失礼速谤于时。且开元元年，以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，位次三公，三公上日答拜，而仆射受之，非是。望敕所司约《三公上仪》，著定令。”诏可。始，累朝纷议不决，至夷行遂定。以足疾乞身，罢为太子太保，以检校司空为河中节度使，卒。

李绅，字公垂，中书令敬玄曾孙。世宦南方，客润州。绅六岁而孤，哀等成人。母卢，躬授之学。为人短小精悍，于诗最有名，时号“短李”。苏州刺史韦夏卿数称之。葬母，有乌衔芝坠轎车。

元和初，擢进士第，补国子助教，不乐，辄去。客金陵，李锜爱其才，辟掌书记。锜浸不法，宾客莫敢言，绅数谏，不入；欲去，不许。会使者召锜，称疾，留后王澹为具行，锜怒，阴教士齎食之，即胁使者为众奏天子，幸得留。锜召绅作疏，坐锜前，绅阳怖栗，至不能为字，下笔辄涂去，尽数纸。锜怒

骂曰：“何敢尔，不憚死邪？”对曰：“生未尝见金革，今得死为幸。”即注以刃，令易纸，复然。或言许纵能军中书，绅不足用。召纵至，操书如所欲，即囚绅狱中，锜诛，乃免。或欲以闻，谢曰：“本激于义，非市名也。”乃止。

久之，从辟山南观察府。穆宗召为右拾遗、翰林学士，与李德裕、元稹同时，号“三俊”。累擢中书舍人。稹为宰相，而李逢吉教人告于方事，稹遂罢；欲引牛僧孺，惧绅等在禁近沮解，乃授德裕浙西观察使。僧孺辅政，以绅为御史中丞，顾其气刚卞，易疵累，而韩愈劲直，乃以愈为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，免台参以激绅。绅、愈果不相下，更持台府故事，论诘往反，诋讦纷然，繇是皆罢之，以绅为江西观察使。帝素厚遇绅，遣使者就第劳赐，以为乐外迁，绅泣言为逢吉中伤。入谢，又自陈所以然，帝悟，改户部侍郎。逢吉终欲陷之。绅族子虞，有文学名，隐居华阳，自言不愿仕，时来省绅，雅与柏耆、程昔范善。及耆为拾遗，虞以书求荐，绅恶其无立操，痛诮之。虞失望，后至京师，悉暴绅所言于逢吉。逢吉滋怒，乃用张又新、李续等计，擢虞、昔范与刘栖楚皆为拾遗，以伺绅隙，内结中人王守澄自助。会敬宗立，逢吉知绅失势可乘，使守澄从容奏言：“先帝始议立太子，杜元颖、李绅劝立深王，独宰相逢吉请立陛下，而李续、李虞助之。”逢吉乘间言绅尝不利于陛下，请逐之。帝初即位，不能辨，乃贬绅为端州司马。栖楚等怒得善地，皆切齿。诏下，百官贺逢吉，唯右拾遗吴思不往，逢吉斥思，令告大行丧于吐蕃。此时，人无敢言者，惟韦处厚屡言绅枉，折逢吉之奸。后天子于禁中得先帝手敕书一简，发之，见裴度、元颖、绅三疏请立帝为嗣，始大感悟，悉焚逢吉党所上谤书。

始，绅南逐，历封、康间，湍濂险涩，惟乘涨流乃济。康

州有媪龙祠，旧传能致云雨，绅以书祷，俄而大涨。宝历赦令不言左降官与量移，处厚执争，诏为追定，得徙江州长史，迁滁、寿二州刺史。霍山多虎，撷茶者病之，治机阱，发民迹射，不能止。绅至，尽去之，虎不为暴。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太和中，李德裕当国，擢绅浙东观察使。李宗闵方得君，复以太子宾客分司。开成初，郑覃以绅为河南尹。河南多恶少，或危帽散衣，击大球，尸官道，车马不敢前。绅治刚严，皆望风遁去。迁宣武节度使。大旱，蝗不入境。

武宗即位，徙淮南，召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进尚书右仆射、门下侍郎，封赵郡公。居位四年，以足缓不任朝谒，辞位，以检校右仆射平章事，复节度淮南。卒，赠太尉，谥文肃。

始，沔人吴汝纳者，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。武陵坐赃贬潘州司户参军死，汝纳家被逐，久不调。时李吉甫任宰相，汝纳怨之，后遂附宗闵党中。会昌时，为永宁尉，弟湘为江都尉。部人讼湘受赃狼籍，身娶民颜悦女。绅使观察判官魏铦鞠湘，罪明白，论报杀之。时，议者谓吴氏世与宰相有嫌，疑绅内顾望，织成其罪。谏官屡论列，诏遣御史崔元藻覆按，元藻言湘盗用程粮钱有状，娶部人女不实，按悦尝为青州衙推，而妻王故衣冠女，不应坐。德裕恶元藻持两端，奏贬崖州司户参军。宣宗立，德裕去位，绅已卒。崔铉等久不得志，导汝纳使为湘讼，言：“湘素直，为人诬蔑，大校重牢，五木被体，吏至以娶妻资媵结赃。”且言：“颜悦故士族，湘罪皆不当死，绅枉杀之。”又言：“湘死，绅令即瘞，不得归葬。按绅以旧宰相镇一方，恣威权。凡戮有罪，犹待秋分；湘无辜，盛夏被杀。”崔元藻衔德裕斥己，即翻其辞，因言：“御史覆狱还，皆对天子别白是非，德裕权轧天下，使不得对，具狱不付有司，但

用绅奏而寘湘死。”是时，德裕已失权，而宗闵故党令狐綯、崔铉、白敏中皆当路，因是逞憾，以利诱动元藻等，使三司结绅杖钺作藩，虐杀良平，准神龙诏书，酷吏殁者官爵皆夺，子孙不得进宦，绅虽亡，请从《春秋》戮死者之比。诏削绅三官，子孙不得仕。贬德裕等，擢汝纳左拾遗，元藻武功令。

始，绅以文艺节操见用，而屡为怨仇所报却，卒能自伸其才，以名位终。所至务为威烈，或陷暴刻，故虽没而坐湘冤云。

李让夷，字达心，系本陇西。擢进士第，辟镇国李绛府判官。又从西川杜元颖幕府。与宋申锡善，申锡为翰林学士，荐让夷右拾遗，俄召拜学士。素善薛廷老，廷老不饬细检，数饮酒不治职，罢去，坐是亦夺职。累进谏议大夫。

开成初，起居舍人李褒免，文宗谓李石曰：“褚遂良以谏议大夫兼起居郎，今谏议谁欤？可言其人。”石以冯定、孙简、萧俛、李让夷对，帝曰：“让夷可也。”李固言请用崔球、张次宗。郑覃曰：“球故与李宗闵善，且记注操笔在赤墀下，所书为后世法，不可用党人。若裴中孺、李让夷，臣不敢有言。”乃决用让夷，进中书舍人。既而李珣、杨嗣复以覃之荐，终帝世不得迁。

武宗初，李德裕复入，三迁至尚书右丞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潞州平，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宣宗立，进司空、门下侍郎，为大行山陵使。未复土，拜淮南节度使。以疾愿还，卒于道，赠司徒。让夷廉介不妄交，位虽显剧，以俭约自将，为世咨美。

曹确，字刚中，河南河南人。擢进士第，历践中外官，累拜兵部侍郎。懿宗咸通中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俄进中书侍郎。

确邃儒术，器识方重，动循法度。时帝薄于德，昵宠优人

李可及。可及者，能新声，自度曲，辞调凄婉折，京师娼薄少年争慕之，号为“拍弹”。同昌公主丧毕，帝与郭淑妃悼念不已，可及为帝造曲，曰《叹百年》，教舞者数百，皆珠翠襦饰，刻画鱼龙地衣，度用缯五千，倚曲作辞，哀思裴回，闻者皆涕下。舞阁，珠宝覆地，帝以为天下之至悲，愈宠之。家尝娶妇，帝曰：“第去，吾当赐酒。”俄而使者负二银珰与之，皆珠珍也。可及凭恩横甚，人无敢斥，遂擢为威卫将军。确曰：“太宗著令，文武官六百四十三，谓房玄龄曰：‘朕设此待天下贤士。工商杂流，假使技出等夷，正当厚给以财，不可假以官，与贤者比肩立、同坐食也。’文宗欲以乐工尉迟璋为王府率，拾遗窦洵直固争，卒授光州长史。今而位将军，不可。”帝不听。至僖宗立，始贬死。方幸时，惟确屡言之。而神策中尉西门季玄者，亦刚鲠，谓可及曰：“汝以巧佞惑天子，当族灭！”“尝见其受赐，谓曰：‘今载以官车，后籍没亦当尔。’”

确居位六年，进尚书右仆射，以同平章事出为镇海节度使，徙河中，卒。始，毕诚与确同宰相，俱有雅望，世谓“曹毕”云。

弟汾，以忠武军节度使入为户部侍郎，判度支，卒。

刘瞻，字几之，其先出彭城，后徙桂阳。举进士、博学宏词，皆中。徐商辟署盐铁府，累迁太常博士。刘彖执政，荐为翰林学士，拜中书舍人，进承旨。出为河东节度使。

咸通十一年，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同昌公主薨，懿宗捕太医韩绍宗等送诏狱，逮系宗族数百人。瞻喻谏官，皆依违无敢言，即自上疏固争：“绍宗穷其术不能效，情有可矜。陛下徇爱女，囚平民，忿不顾难，取肆暴不明之谤。”帝大怒，即日赐罢，以检校刑部尚书、同平章事为荆南节度使。路岩、韦保衡从为恶言闻帝，俄斥廉州刺史。于是，翰林学士郑畋以

责诏不深切，御史中丞孙琬、谏议大夫高湘等坐与瞻善，分贬岭南。岩等殊未慊，按图视驩州道万里，即贬驩州司户参军事，命李庾作诏极诋，将遂杀之。天下谓瞻鲠正，特为谗挤，举以为冤。幽州节度使张公素上疏申解，岩等不敢害。僖宗立，徙康、虢二州刺史，以刑部尚书召，复以中书侍郎平章事，居位三月卒。

瞻为人廉约，所得俸以余济亲旧之窶困者，家不留储。无第舍，四方献馈不及门，行己终始完洁。

弟助，字元德，性仁孝，幼时与诸兄游，至食饮，取最下者。及长，能文辞，喜黄老言。年二十卒。

李蔚，字茂休，系本陇西。举进士、书判拔萃，皆中。拜监察御史，擢累尚书右丞。

懿宗惑浮屠，常饭万僧禁中，自为赞呗。蔚上疏切谏，引狄仁杰、姚元崇、辛替否所言，讥病时弊。帝不听，但以虚礼褒答。俄拜京兆尹、太常卿。出为宣武节度使，徙淮南。代还，民诣阙请留，诏许一岁。僖宗乾符初，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罢为东都留守。河东乱，杀其帅崔季康，用邠宁李侃代之，士不附，以蔚尝在太原府有惠政，为人所怀，拜河东节度使，同平章事。至镇三日，卒。

始，懿宗成安国祠，赐宝坐二，度高二丈，构以沈檀，涂髹，镂龙凤葩■，金扣之，上施复坐，陈经几其前，四隅立瑞鸟神人，高数尺，磴道以升，前被绣囊锦檐，珍丽精绝。咸通十四年春，诏迎佛骨凤翔，或言：“昔宪宗尝为此，俄晏驾。”帝曰：“使朕生见之，死无恨！”乃以金银为刹，珠玉为帐，孔鹞周饰之，小者寻丈，高至倍，刻檀为檐注，陛城涂黄金，每一刹，数百人举之。香舆前后系道，缀珠瑟瑟幡盖，残彩以为幢节，费无赀限。夏四月，至长安，彩观夹路，其徒导卫。

天子御安福楼迎拜，至泣下。诏赐两街僧金币，京师耆老及见元和事者，悉厚赐之。不逞小人至断臂指，流血满道。所过乡聚，皆裹土为刹，相望于涂，争以金翠妆饰。传言刹悉震摇，若有光景云。京师高第相与集大衢，作缯台幔阙，注水银为池，金玉为树木，聚桑门罗像，考鼓鸣螺继日夜。锦车绣舆，载歌舞从之。秋七月，帝崩。方人主甘心笃向，如蔚言者甚多，皆不能救。僖宗立，诏归其骨，都人耆耄辞饯，或呜咽流涕。

赞曰：人之惑怪神也，甚哉！若佛者，特西域一槁人耳。裸颠露足，以乞食自资，瘠辱其身，屏营山樊，行一概之苦，本无求于人，徒属稍稍从之。然其言荒茫漫靡，夷幻变现，善推不验无实之事，以鬼神死生贯为一条，据之不疑。掊嗜欲，弃亲属，大抵与黄老相出入。至汉十四叶，书入中国。迹夫生人之情，以耳目不际为奇，以不可知为神，以物理之外为畏，以变化无方为圣，以生而死、死复生、回复偿报、歆艳其间为或然，以贱近贵远为祝。鞮译差殊，不可研诂。华人之譎诞者，又攘庄周、列御寇之说佐其高，层累架腾，直出其表，以无上不可加为胜，妄相夸胁而倡其风。于是，自天子逮庶人，皆震动而祠奉之。

初，宰相王缙以缘业事佐代宗，于是始作内道场，昼夜梵呗，冀禳寇戎，大作孟兰，肖祖宗像，分供塔庙，为贼臣嘻笑。至宪宗世，遂迎佛骨于凤翔，内之宫中。韩愈指言其弊，帝怒，窜愈濒死，宪亦弗获天年。幸福而祸，无亦左乎！懿宗不君，精爽夺迷，复蹈前车而覆之。兴衰无知之场，丐庇百解之觔，以死自誓，无有顾藉，流泪拜伏，虽事宗庙上帝，无以进焉。屈万乘之贵，自等于古胡，数千载而远，以身为徇。呜呼，运敌祚殒，天告之矣！懿不三月而徂，唐德之不竟，厥有来哉，悲夫！

卷第一百七十三 列传第一百七

二李崔萧二郑二卢韦周二裴刘赵王

李固言，字仲枢，其先赵人。擢进士甲科，江西裴堪、剑南王播皆表署幕府。累官户部郎中。温造为御史中丞，表知杂事，进给事中。将作监王堪坐治太庙不谨，改太子宾客，固言上还制书曰：“陛下当以名臣左右太子，堪以慢官斥，处调护地非所宜。”诏改它王傅。固言再迁尚书右丞。

李德裕辅政，出固言华州刺史。俄而李宗闵复用，召为吏部侍郎。州大豪何延庆横猾，哗众遮道，使不得去，固言怒，捕取杖杀之，尸诸道。既领选，按籍自拟，先收寒素，梏吏奸。进御史大夫。

太和九年，宗闵得罪，李训、郑注用事，训欲自取宰相，乃先以固言为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旋坐党人，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训自代其处。训败，文宗颇思之，复召为平章事，仍判户部。

群臣请上徽号，帝曰：“今治道犹郁，群臣之请谓何？比州县多不治，信乎？”固言因白邓州刺史王堪、隋州刺史郑襄尤无状。帝曰：“贞元时御史，独王堪尔。”郑覃本举堪，疑固言抵己，即曰：“臣知堪，故用为刺史。举天下不职，何独二人？”帝识其意，不主前语，因称：“《诗》曰‘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’闻德宗时多阙官，宁乏才邪？”固言曰：“用人之

道，随所保任，观称与否而升黜之，无乏才矣。”帝曰：“宰相用人毋计亲疏。窦易直为宰相，未尝用姻戚。使己才不足任天下重，自宜引去；苟公举，虽亲何嫌？用所长耳！”帝不欲大臣有党，故语两与之。

俄以门下侍郎平章事为西川节度使，诏云韶雅乐即临皋馆送之。让还门下侍郎，乃检校尚书左仆射。始置骠军千匹，又募锐士三千，武备雄完。武宗立，召授右仆射。会崔珙、陈夷行以仆射为宰相，改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师，领河中节度使。蒲津岁河水坏梁，吏撤竿用舟，邀巧行人。固言至，悉除之。帝伐回鹘，诏方镇献财助军，上疏固谏，不从。以疾复为少师，迁东都留守。宣宗初，还右仆射。后以太子太傅分司东都。卒，年七十八，赠太尉。

固言吃，接宾客颇褻缓，然每议论人主前，乃更详辩。

李珣，字待价，其先出赵郡，客居淮阴。幼孤，事母以孝闻。甫冠，举明经。李绛为华州刺史，见之，曰：“日角珠廷，非庸人相。明经碌碌，非子所宜。”乃更举进士高第。河阳乌重胤表置幕府。以拔萃补渭南尉，擢右拾遗。

穆宗即位，荒酒色，景陵始复土，即召李光颜于邠宁，李愬于徐州，期九月九日大宴群臣。珣与宇文鼎、温馥、韦瓘、冯药同进曰：“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颜等，将与百官高会。且元朔未改，陵土新复，三年之制，天下通丧。今同轨之会适去，远夷之使未还，遏密弛禁，本为齐人，钟鼓合飨，不施禁内。夫王者之举，为天下法，不可不慎。且光颜、愬忠劳之臣，方盛秋屯边，如令访谋猷，付疆事，召之可也，岂以酒食之欢为厚邪？”帝虽置其言，然厚加劳遣。

盐铁使王播增茶税十之五以佐用度。珣上疏谓：“榷率本济军兴，而税茶自贞元以来有之。方天下无事，忽厚敛以伤国

粟体，一不可。茗为人饮，与盐同资，若重税之，售必高，其敝先及贫下，二不可。山泽之产无定数，程斤论税，以售多为利，若价腾踊，则市者稀，其税几何？三不可。陛下初即位，诏惩聚敛，今反增茶赋，必失人心。”帝不纳。方是时，禁中造百尺楼，土木费钜万，故播亟敛，阴中帝欲。珣以数谏不得留，出为下邳令。武昌牛僧孺辟署掌书记，还为殿中侍御史。宰相韦处厚曰：“清庙之器，岂击搏才乎？”除礼部员外郎。僧孺还相，以司勋员外郎知制诰为翰林学士，加户部侍郎。

始，郑注以医进，文宗一日语珣曰：“卿亦知有郑注乎？宜与之言。”珣曰：“臣知之，奸回人也。”帝愕然曰：“朕疾愈，注力也。可不一见之？”注由是怨珣。及李宗闵以罪去，珣为申辨，贬江州刺史。徙河南尹，复为户部侍郎。

开成中，杨嗣复得君，引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与李固言皆善。三人者居中秉权，乃与郑覃、陈夷行等更持议，一好恶，相影和，朋党益炽矣。珣数辞位，不许。帝尝自谓：“临天下十四年，虽未至治，然视今日承平亦希矣！”珣曰：“为国者如治身，及身康宁，调适以自助，如恃安而忽，则疾生。天下当无事，思所阙，祸乱可至哉？”

杜惊领度支有劳，帝欲拜户部尚书，以问宰相。陈夷行答曰：“恩权予夺，愿陛下自断。”珣曰：“祖宗倚宰相，天下事皆先平章，故官曰平章事。君臣相须，所以致太平也。苟用一吏、处一事皆决于上，将焉用彼相哉？隋文帝劳于小务，以疑待下，故二世而亡。陛下尝谓臣曰：‘窦易直劝我，凡宰相后拟，五取三，二取一。彼宜劝我择宰相，不容劝我疑宰相。’”帝曰：“易直此言殊可鄙。”帝又语：“贞元初政事诚善。”珣曰：“德宗晚喜聚财，方镇以进奉市恩，吏得赋外求索，此其敝也。”帝曰：“人君轻所赋，节所用，可乎？”珣曰：“贞

观时，房、杜、王、魏为文皇帝谋，固此耳！”帝颇向纳。进封赞皇县男。

始，庄恪太子薨，帝意属陈王。既而帝崩，中人引宰相议所当立，珣曰：“帝既命陈王矣！”已而武宗即位，人皆为危之。珣曰：“臣下知奉所言，安与禁中事？”帝新听政，珣数称道《无逸篇》以劝。时潞州刘从谏献犬马，沧州刘约献白鹰，珣请却之以示四方。迁门下侍郎，为文宗山陵使。会秋大雨，梓宫至安上门陷于泞，不前，罢为太常卿。终以议所立，贬江西观察使，再贬昭州刺史。

宣宗立，内徙郴、舒二州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迁河阳节度使，罢横赋宿逋百余万。以吏部尚书召，珣去镇，而府库十倍于初。俄检校尚书右仆射、淮南节度使。珣顾已大臣，谊不以内外自异，表请立皇太子维天下心。江淮旱，发仓廩赈流民，以军羡储杀半价与人。卒，年六十九，赠司空，谥曰贞穆。

始，淮南三节度皆卒于镇，人劝易署寝，珣曰：“上命我守扬州，是实正寝，若何去之？”及疾亟，官属见卧内，惟以州有税酒直而神策军常为豪商占利，方论奏，未见报为恨，一不及家事。性寡欲，早丧妻，不置妾侍，门无馈饷。淮南之人德之，珣已歿，叩阙下，愿立碑刻其遗爱云。

赞曰：天子待宰相以不疑，是矣。虽然，于贤不肖当别白分明，乃可与言治。文宗无知人之明，但以不疑责宰相。是时善恶混淆，故党人成于下，主听乱于上，王室之衰，由此为之阶。刘向所云“持不断之虑者，开群枉之门”，殆文宗为邪！

崔珣，其先博陵人。父珣，官同州刺史，生八子，皆有才，世以拟汉荀氏“八龙”。珣为人有威重，精吏治，以拔萃异等，累擢至泗州刺史。由太府卿为岭南节度使，入对延英，文宗访治抚后先，珣对精亮有理趣，帝咨嗟迁久。

时徐州以王智兴后，军骄，数犯法，节度使高瑀未能制。天子思材望威烈者检革其弊，见珙意慷慨，又知治泗得士心，即谓宰相曰：“欲武宁节度使者，无易珙才。”更诏王茂元帅岭南，而以珙代瑀。居二岁，徐人戢畏。

入为右金吾大将军，迁京兆尹。会大旱，奏析浚入禁中者，取十九溉民田。仇士良使盗击宰相李石于亲仁里，迹出禁军，珙坐不能捕，以为负，望少衰。开成末，累进刑部尚书，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领盐铁，即拜中书侍郎。会昌二年，进位尚书左仆射。明年，以兄瑄丧，被疾求解，以所守官罢。

与崔铉故有怨，及铉宰相代为使，即奏珙妄费宋滑院盐铁钱九十万缗，又劾与刘从谏厚，数护其奸。贬澧州刺史，再斥恩州司马。宣宗立，徙商州刺史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，起为凤翔节度使。铉复执政，珙惧，以疾自乞。方是时，西戎归故地，边奏系驿，议所以绥接，珙坐不自力避事，下除太子少师，分司东都，就拜留守。复节度凤翔，卒于官。

子涓，性开敏。为杭州刺史，受署，未尽识卒史，乃以纸各署姓名傅襟上，过前一阅，后数百人呼指无误。终御史大夫。

瑄，字从律，珙兄。举进士、贤良方正，皆高第。累辟诸使府。入朝，稍历吏部员外郎。李德裕任御史中丞，引知杂事。进给事中。太和初，持节宣慰卢龙，使有指。及兴元杀李绹，复往尉抚，军皆按堵。还，迁工部侍郎、京兆尹。

宋申锡为谗所危，宦竖切齿，时罕敢辨者。瑄与大理卿王正雅固请出狱付外，与众治之，天下重其贤。以尚书右丞出为荆南节度使，进左丞。时弟珙任京兆尹，并据显剧处，世以为荣。俄判兵部西铨、吏部东铨，徙东都留守。以吏部尚书召，辞疾不拜。会昌中，终山南西道节度使，赠尚书左仆射。瑄行方介，有器蕴，人属以为相而卒不至，当时共咨云。

弟璪、玃尤显，璪位刑部尚书，玃河中节度使。

玃子澹，举止秀峙，时谓玉而冠者。擢进士第，累进礼部员外郎。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，推名德者为之首。咸通中，世推李都为大龙甲，涓豪放不得预，虽自抑下，犹不许，而澹与焉。终吏部侍郎。

子远，有文而风致整峻，世慕其为，目曰“钉座梨”，言座所珍也。乾宁中，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迁中书侍郎。从迁洛，罢为尚书右仆射。柳璨忌衣冠有望者，贬为白州长史，被杀于白马驿，家没掖庭。

诸崔自咸通后有名，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，天下推士族之冠。始，其曾王母长孙春秋高，无齿，祖母唐事姑孝，每旦乳姑。一日病，召长幼言：“吾无以报妇，愿后子孙皆若尔孝。”世谓崔氏昌大有所本云。

萧鄴，字启之，梁长沙宣王懿九世孙。及进士第，累进监察御史、翰林学士，出为衡州刺史。大中中，召还翰林，拜中书舍人，迁户部侍郎，判本司，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懿宗初，罢为荆南节度使，仍平章事，进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徙剑南西川。南诏内寇，不能制，下迁检校右仆射、山南西道观察使。历户部、吏部二尚书，拜右仆射。还，以平章事节度河东。在官无足称道，卒。

郑肃，字义敬，其先荥阳人，以儒世家。肃力于学，有根柢。第进士、书判拔萃，补兴平尉。累擢太常少卿，博士有疑议往咨，必据经条答。文宗高择鲁王府属，肃以谏议大夫兼长史。王为皇太子，迁给事中，进尚书右丞。出为陕虢观察使。

开成二年，召拜吏部侍郎。帝以肃尝辅导东宫，诏兼宾客，为太子授经。既而太子母爱弛，为谗所乘，废斥有端。肃因入见，言天下大本，不可轻动，意致深切，帝为动容。然内宠方

燭，太子终以忧死。出为检校礼部尚书、河中节度使。武宗知太子无罪，特困于谗，而朝廷谓肃临义不可夺，佺傐有大臣节，召为太常卿。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五年，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与李德裕叶心辅政。宣宗即位，迁中书侍郎，罢为荆南节度使。卒，赠司空，谥曰文简。

子洎，仕至州刺史。洎子仁规、仁表，皆豪爽有文。仁规位中书舍人。

仁表累擢起居郎。尝以门阀文章自高，曰：“天瑞有五色云，人瑞有郑仁表。”傲纵多所陵藉，人畏薄之。刘鄴未仕，往谒洎，而仁表等鄙訾其文。鄴为相，因罪贬仁表，死岭外。

始，肃罢政事，帝以卢商代之。商字为臣，蚤孤，家窶困，能以学自奋。举进士、拔萃，皆中。由校书郎佐宣歙、西川幕府。入朝，累十余迁，至大理卿。为苏州刺史，吏以盐法求赢貲，民愈困，商令计口售盐，无常额，人便之，岁貲返增。宰相上其劳，进浙西观察使，召为刑部侍郎、京兆尹。

方伐潞，刍粮逾太行饷军，环六七镇，诏商以户部侍郎判度支，又诏杜惊兼盐铁、度支，并二使财以贍兵，乃不乏。出为东川节度使，以兵部侍郎还判度支，擢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范阳郡公。

大中元年春旱，诏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理囚系于尚书省，误纵死罪，罢为武昌军节度使。以疾解，拜户部尚书，卒。

卢钧，字子和，系出范阳，徙京兆蓝田。举进士中第，以拔萃补秘书正字。从李绶为山南府推官，调长安尉。又从裴度为太原观察支使，迁监察御史，争宋申锡狱知名。进吏部郎中，出为常州刺史。迁给事中，有大诏令，必反覆省审，驳奏无私。拜华州刺史。关辅驿马疲耗，钧为市健马，率三岁一易，自是无乏事。

擢岭南节度使。海道商舶始至，异时帅府争先往，贱售其珍，钧一不取，时称絜廉。专以清静治。蕃獠与华人错居，相婚嫁，多占田营第舍，吏或挠之，则相苾为乱；钧下令蕃华不得通婚，禁名田产，闾部肃壹无敢犯。贞元后流放衣冠，其子姓穷弱不能自还者，为营棺槨还葬，有疾若丧则经给医药、殓，孤女稚儿，为立夫家，以奉禀资助，凡数百家。南方服其德，不惩而化。又除采金税。华、蛮数千走阙下，请为钧生立祠，刻石颂德，钧固辞。以户部侍郎召判户部。

会昌中，汉水害襄阳，拜钧山南东道节度使，筑堤六千步，以障汉暴。王师伐刘稹，武宗以钧宽厚能得众，诏兼节度昭义军。会稹死，敕乘驿往，进检校兵部尚书，专领昭义。钧及潞，石雄兵已入，而稹将白惟信率余卒三千保潞，城未下。雄召之，使往十余辈皆死。钧次高平，惟信献款，且曰：“不即降者，畏石尚书尔。”钧与约而遣。方雄欲尽夷潞兵，钧不听，坐治堂上，左右皆雄亲卒，击鼓传漏，钧自居甚安，雄引去，乃召惟信至，送阙下，余众悉原。

俄而兴士五千戍代北，钧坐城门劳遣，帷家人以观。戍卒骄，顾家属不欲去，酒酣，反攻城，迫大将李文矩为帅，钧仓卒奔潞城。文矩投地僵卧，稍谕叛者，众乃悔服，即相与谢钧，迎还府，斩首恶乃定。诏趣戍者行，密使尽戮之。钧请徐乘其变，而使者不发，须报。时戍人已去潞一舍，钧选牙卒五百，壮骑百，以骑载兵夜趋；迟明，至太平驿，尽斩之。即拜检校尚书左仆射。

宣宗即位，改吏部尚书。会刘约自天平徙宣武，未至，暴死。家僮五百无所仰衣食，思乱，乃授钧宣武节度使，人情妥然。召入，复为吏部尚书，迁检校司空、太子少师，封范阳郡公，节度河东。

大中九年，召为左仆射。钩宿齿，数外迁，而后来多至宰相。始被召，自以当辅政，既失志，故内怨望，数移病不事事，邀游林墅，累日一还。令狐綯恶之，罢仆射，以检校司空守太子太师。帝元日大飨含元殿，钩年八十，升降如仪，音吐鸿畅，举朝咨叹。以钩耆硕长者，顾不任职，咎綯为媚贤。綯闻，言于帝，即以钩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俄检校司徒，为东都留守。懿宗初，复节度宣武，辞不拜，以太保致仕。卒，年八十七，赠太傅，谥曰元。

钩与人交，始若澹薄，既久乃益固。所居官必有绩，大抵根仁恕至诚而施于事。玩服不为鲜明，位将相，没而无赢财。

卢简方，失其系世，不知所以进。卢钩镇太原，表为节度府判官。会党项羌叛，钩使简方督兵乘边，旁河相险，集树堡郭，自神山至鹿泉县，绵三百里，扞遏其冲，贼不得骋，候逻便之。累迁江州刺史。徙大同军防御使，大开屯田，练兵侈斗，沙陀畏附。擢义昌节度使，入拜太仆卿，领大同节度。久之，徙振武军，道病卒。

韦琮，字礼玉，世显仕。琮进士及第，稍进殿中侍御史。坐讯狱不得实，改太常博士。擢累户部侍郎、翰林学士承旨。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迁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，无功。罢为太子宾客分司，卒。

周墀，字德升，本汝南人。少孤，事母孝。及进士第，辟湖南团练府巡官，入为监察御史、集贤殿学士。长史学，属辞高古，文宗雅重之。李宗闵镇山南，表行军司马，阅岁召还。太和末，训、注乱政，以党语污搢绅有名士，分逐之，独墀虽尝为宗闵所礼，不能以罪诬也。迁起居舍人，改考功员外郎，兼舍人事。帝御紫宸，与宰相语事已，或召左右史咨质所宜，墀最为天子钦瞩。俄知制诰，入翰林为学士。

武宗即位，以疾改工部侍郎，出为华州刺史。徙江西观察使。劾举部刺史，翦捕剧贼，出兵戍彭蠡湖，禁止剽劫。进拜义成节度使，封汝南县男。宿将暴警不循令者，墀命鞭其背，一军大治。

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迁中书侍郎。建言：“故宰相德裕重定《元和实录》，窜寄它事，以广父功。凡人君尚不改史，取必信也。”遂削新书。河东节度使王宰重赂权幸，求同平章事，领宣武，墀言：“天下大镇如并、汴者才几，宰之求何可厌？”宣宗纳之。驸马都尉韦让求为京兆，持不与。繇是妄进者少衰。

会吐蕃微弱，以三州七关自归。帝召宰相议河湟事，墀对不合旨，罢为剑南东川节度使。驸马都尉郑颢言于帝曰：“世谓墀以直言相，亦以直言免。”帝悟，加拜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卒，年五十九，赠司徒。

裴休，字公美，孟州济源人。父肃，贞元时为浙东观察使，剧贼栗辒诱山越为乱，陷州县，肃引州兵破禽之，自记平贼一篇上之，德宗嘉美。生三子。休，仲子也，操守严正。方儿童时，兄弟偕隐家墅，昼讲经，夜著书，终年不出户。有馈鹿者，诸生共荐之，休不食，曰：“疏食犹不足，今一啖肉，后何以继？”

擢进士第，举贤良方正异等。历诸府辟署，入为监察御史，更内外任。至大中时，以兵部侍郎领诸道盐铁转运使。六年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即奏言：“宰相论政上前，知印者次为时政记，所论非一，详己辞，略它议，事有所缺，史氏莫得详。请宰相人自为记，合付史官。”诏可。进中书侍郎。

太和后，岁漕江、淮米四十万斛，至渭河仓者才十三，舟楫债败，吏乘为奸，冒没百端，刘晏之法尽废。休分遣官询按

其弊，乃命在所令长兼董漕，褒能者，谪怠者。由江抵渭，旧岁率雇缗二十八万，休悉归诸吏，敕巡院不得辄侵牟。著新法十条，又立税茶十二法，人以为便。居三年，粟至渭仓者百二十万斛，无留壅。时方镇设邸阁居茶取直，因视商人它货横赋之，道路苛扰。休建言：“许收邸直，毋擅赋商人。”又：“收山泽宝冶，悉归盐铁。”

秉政凡五岁，罢为宣武军节度使，封河东县子。久之，由太子少保分司东都，复起历昭义、河东、凤翔、荆南四节度。卒，年七十四，赠太尉。

休不为皁察行，所治吏下畏信。能文章，书楷逾媚有体法。为人翹藉，进止雍闲。宣宗尝曰：“休真儒者。”然嗜浮屠法，居常不御酒肉，讲求其说，演绎附著数万言，习歌呗以为乐。与纥干闾素善，至为桑门号以相字，当世嘲薄之，而所好不衰。

刘 彖，字子全，高宗宰相仁轨五世孙。第进士，镇国陈夷行表为判官。入迁左拾遗，谏罢武宗方士，言多恳愍。大中初，擢翰林学士。宣宗始复关陇，裁处丛繁，书诏夜数十，虽捉笔遽成，辞皆允切。会伐党项，诏为行营宣慰使。

迁刑部侍郎，乃裒汇敕令可用者，由武德讫大中，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，类而析之，参订重轻，号《大中刑律统类》以闻，法家推其详。

繇河南尹进宣武军节度使。先时，大飡杂进倡舞，彖曰：“岂军中乐邪？”取壮士千人，被铠拥矛盾，习击刺，与吏士临观。又下令不诃止夜行，使民自便，境内以安。徙河东节度使。

未几，以户部侍郎召判度支。始，彖在翰林，帝素器遇。至是，手诏追还，外无知者，既发太原，人方大惊。后请间，帝视案上历，谓彖：“为朕择一令曰。”彖跪曰：“某日

良。”帝笑曰：“是日卿可遂相。”即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领度支。

尝与崔慎由议帝前，慎由请甄别流品，彖质曰：“王夷甫相晋，崇尚浮虚，以述流品，卒致沦夷。今日不循名责实，使百吏各称职，而先流品，未知所以致治也。”慎由不得对，繇是罢宰相。俄而彖大病，加工部尚书，拜卧内，犹手疏陈政事。居位半岁卒，年六十三，赠尚书左仆射。

彖以名节自将，凡议论处事不私，趋于当乃止，未尝以言色借贵近。与彖同知政者夏侯孜。

孜，字好学，亳州谯人。累迁婺、绛州刺史。繇兵部侍郎、诸道盐铁转运使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领盐铁。懿宗立，进门下侍郎、谯郡侯。俄以同平章事出为西川节度使。召拜尚书左仆射，还执政，进司空，为贞陵山陵使。坐隧坏，出为河中节度使，犹同平章事。初，堂史署制，仆孜怀中，即死。不数日，孜罢。

咸通时，蛮犯蜀深入，士乏粮，追责孜治蜀无素备，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，卒。

赵隐，字大隐，京兆奉天人。祖植，当德宗出狩，变仓卒，羽卫单寡，殊泚攻城急，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，献家财劳军，帝嘉之。贼平，浑瑊引在幕府。累擢郑州刺史。郑滑节度使李融奏以自副，融疾病，委以军政。大将宋朝晏火其营，夜为乱，植列卒不动须之，迟明而溃，捕斩皆尽，优诏嘉慰。累擢岭南节度使，终于官。父存约，辟署兴元李绛府。值军乱，方与绛燕间，吏报贼至，绛麾存约使去，对曰：“荷公德厚，谊不当独免。”即部勒左右捍之，而同被害。

隐以父死难，与兄鹭庐墓几十年，阖门诵书，不应辟召。亲友更敦勉令仕，会昌中，擢进士第，历州刺史、河南尹。以

兵部侍郎领盐铁转运使。咸通末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迁中书侍郎，封天水县伯。

性仁悌，不敢以贵权自处。始布衣时，家无货，与鹭同耕以养，虽姻宗之富，未尝干以财。宦浸显，还家，易衣侍左右，犹布衣也。鹭终宣歙观察使。

既辅政，它宰相及百官皆诣第升堂庆母，岁时公卿必参讯。懿宗诞日，宴慈恩寺，隐侍母以安舆临观，宰相方率百官拜恩于廷，即回班候夫人起居，搢绅以为荣。后崔颜昭、张浚当国，皆有母，遂踵其礼。

僖宗初，罢为镇海军节度使。王郢之乱，坐抚御失宜，下除太常卿。广明初，为吏部尚书。居母丧，卒。

子光逢、光裔、光胤，皆第进士，历台省华剧。光逢尤规矜自持，以中书舍人为翰林学士。时光裔由膳部郎中知制诰，对掌内外命书，士歆美之。

裴坦，字知进，隋营州都督世节裔孙。父义，福建观察使。坦及进士第，沈传师表置宣州观察府，召拜左拾遗、史馆修撰。历楚州刺史。令狐綯当国，荐为职方郎中，知制诰，而裴休持不可，不能夺。故事，舍人初诣省视事，四丞相送之，施一榻堂上，压角而坐。坦见休，重愧谢，休勃然曰：“此令狐丞相之举，休何力？”顾左右索肩舆亟出，省吏眙骇，以为唐兴无有此辱，人为坦羞之。再进礼部侍郎，拜江西观察使、华州刺史。召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不数月卒。

坦性简俭，子取杨收女，赀具多饰金玉，坦命撤去，曰：“乱我家法。”世清其概。从子贇。

贇，字敬臣，及进士第，擢累右补阙、御史中丞、刑部尚书。昭宗引拜中书侍郎兼本官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寻兼户部尚书。帝疑其外风检而暱帷薄，逮问翰林学士韩偓，偓曰：“贇，

咸通大臣坦从子，内雍友，合疏属以居，故臧获猥众，出入无度，殆此致谤言者。”帝每闻咸通事，必肃然敛衽，故僮称之为贽地。

帝幸凤翔，为大明宫留守，罢。俄进尚书左仆射，以司空致仕。硃全忠将篡，贬青州司户参军，杀之。

郑畋，字光远，咸通末，得进士第，迁监察御史。郑畋镇凤翔，表在其府。黄巢乱京师，畋倚延昌调兵食，且谕慰诸军。畋再秉政，擢司勋员外郎、翰林学士。进累兵部侍郎，兼京兆尹判度支。拜户部尚书，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刑部尚书。无它功，以病罢，拜尚书左仆射，卒。

王溥，字德润，失其何所人。第进士，擢累礼部员外郎、史馆脩撰。崔胤镇武安，表署观察府判官。胤不赴镇，溥留充集贤殿直学士。御史中丞赵光逢奏为刑部郎中，知杂事。昭宗蒙难东内，溥与胤说卫军执刘季述等杀之。帝反正，骤拜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，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户部。不能有所裨益，罢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部。未几，召拜太常卿、工部尚书。会硃温侵逼，贬淄州司户参军，赐自尽，与裴枢等投尸于河。

卢光启，字子忠，不详何所人。第进士，为张浚所厚，擢累兵部侍郎。昭宗幸凤翔，宰相皆不从，以光启权总中书事，兼判三司，进左谏议大夫，参知机务。复拜兵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俄罢为太子少保，改吏部侍郎。

初，光启执政，韦贻范、苏检相继为宰相。贻范，字垂宪，以龙州刺史贬通州，检为洋州刺史。二人奔行在，贻范迁给事中。用李茂贞荐，阅旬为工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度支。倚权臣，恣骜不恭。会母丧免，逾月夺服。不数月卒。检初拜中书舍人，贻范荐于茂贞，即拜工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

章事。茂贞与硃全忠通好，乃求尚主，取检女为景王妃以固恩。帝还京师，检长流环州，光启赐死。

卷第一百七十四 列传第一百八

毕崔刘陆郑殊韩

毕誠，字存之，黄门监构从孙。构弟栩，生凌，凌生勻，世失官，为盐估。勻生誠，蚤孤。夜然薪读书，母恤其疲，夺火使寐，不肯息，遂通经史，工辞章。性端悫，不妄与人交。

太和中，举进士、书判拔萃，连中。辟忠武杜惊幕府。惊领度支，表为巡官，又从辟淮南，入拜侍御史。李德裕始与惊同辅政，不协，故出惊剑南东川节度使。故吏惟誠饒讯如平日，德裕忌之，出为慈州刺史。累官驾部员外郎、仓部郎中。故事，要家势人，以仓、驾二曹为辱，誠沛然如处美官，无异言。宰相知之，以职方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

党项扰河西，宣宗尝召访边事，誠援质古今，条破羌状甚悉，帝悦曰：“吾将择能帅者，孰谓颇、牧在吾禁署，卿为朕行乎。”誠唯唯，即拜刑部侍郎，出为邠宁节度、河西供军安抚使。誠到军，遣吏怀谕，羌人皆顺向。时戍兵常苦调饟乏，誠募士置屯田，岁收谷三十万斛，以省度支经费，诏书嘉美。俄徙昭义，又迁河东。河东尤近胡，复脩杷头七十烽，谨候虏，寇不敢入。

懿宗立，迁宣武节度使，召为户部尚书，判度支。未几，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再期，固称疾，改兵部尚书，罢。旋兼平章事节度河中。卒，年六十二。

誠于吏术尤所长，既贵，所得禄奉，养护宗属之乏，无间

然。始，誠被知于宣宗，尝许以相。令狐綯忌之，自邠宁凡三徙，不得还。誠思有以结綯，至太原，求丽姝盛饰使献。綯曰：“太原于我无分，今以是饵，将破吾族矣。”不受。使者留于邸，誠亦放之。太医李玄伯者，帝所喜，以钱七十万聘之，夫妇日自进食，得其欢心，乃进之帝，嬖幸冠后宫。玄伯又治丹剂以进，帝饵之，疽生于背。懿宗立，收玄伯及方士王岳、虞芝等，俱诛死。

崔彦昭，字思文，其先清河人。淹贯儒术，擢进士第。数应帅镇辟奏，于吏治精明，所至课最。累进户部侍郎。繇河阳节度使徙河东。先是，沙陀诸部多犯法，彦昭抚循有威惠，三年，境内大治，耆老叩阙愿留，诏可。僖宗立，授兵部侍郎、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判度支。初，杨收、路岩、韦保衡皆坐朋比贿赂得罪死，萧仿秉政，矫革之，而彦昭协力，故百职修举，察不至苛。不六月，迁门下侍郎。帝因下诏暴收等过恶，申励丁宁，以成其美。

彦昭虽宰相，退朝侍母膳，与家人齿，顺色柔声，在左右无违，士人多其孝。与王凝外昆弟也。凝大中初先显，而彦昭未仕，尝见凝，凝倨不冠带，嫚言曰：“不若从明经举。”彦昭为憾。至是，凝为兵部侍郎。母闻彦昭相，敕婢多制屨袜，曰：“王氏妹必与子皆逐，吾将共行。”彦昭闻之，泣且拜，不敢为怨。而凝竟免。

伶人李可及为懿宗所宠，横甚，彦昭奏逐，死岭南。累拜兼尚书右仆射，以疾去位，授太子太傅，卒。

刘鄴，字汉藩，润州句容人。父三复，以善文章知名。少孤，母病废，三复丐粟以养。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，奇其文，表为掌书记。德裕三领浙西及剑南、淮南，未尝不从。会昌时，位宰相，擢三复刑部侍郎、弘文馆学士。

鄴六七岁能属辞，德裕怜之，使与其子共师学。德裕既斥，鄴无所依，去客江湖间。陕虢高元裕表署推官，高少逸又辟镇国幕府。咸通初，擢左拾遗，召为翰林学士，赐进士第。历中书舍人，迁承旨。鄴伤德裕以朋党抱诬死海上，令狐綯久当国，更数赦，不为还官爵。至懿宗立，綯去位，鄴乃申直其冤，复官爵，世高其义。进户部侍郎、诸道盐铁转运使。以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度支。僖宗嗣位，再迁尚书左仆射。

初，韦保衡、路岩与鄴同秉政，为迹亲。俄而萧仿、崔彦昭得相，罢鄴为淮南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黄巢方炽，诏高骈代之，徙节度凤翔，固辞，还左仆射。帝西狩，追乘輿不及，与崔沆、豆卢 象 匪将军张直方家，贼捕急，三人不肯臣，俱见杀。

豆卢 象者，字希真，河南人。仕历翰林学士、户部侍郎，与崔沆皆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是日，宣告于廷，大风雷雨拔树。未几，及祸。初，咸通中，有治历者工言祸福，或问：“比宰相多不至四五，谓何？”答曰：“紫微方灾，然其人又将不免。”后杨收、韦保衡、路岩、卢携、刘鄴、于琮、象与沆，皆不得终云。

陆扈，字祥文，宰相贽族孙。客于陕，遂为陕人。光启二年，从僖宗幸山南，擢进士第，累进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。扈工属辞，敏速若注射然，一时书命，同僚自以为不及，昭宗优遇之。帝尝作赋，诏学士皆和，独扈最先就。帝览之，叹曰：“贞元时，陆贽、吴通玄兄弟善内廷文书，后无继者，今朕得之。”始，得举进士时，方迁幸，而六月榜出。至是，每甚暑，它学士辄戏曰：“造榜天也。”以讥扈进非其时。累为尚书左丞，封嘉兴县男。徙户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故事，自三省得宰相，有光署钱，留为宴资，学士院未始有。至扈，送

光院钱五十万，以荣近司。进中书侍郎，判户部。

嗣覃王以兵伐凤翔，展谏曰：“国步方安，不宜加兵近辅，必为它盗所乘，无益也。且亲王而属军事，必有后害。”帝顾军兴，责展沮挠，贬峡州刺史。师果败。久之，授工部尚书。从天子自华州还，以兵部尚书复当国，封吴郡公。

天复初，帝密语韩偓曰：“陆展、裴贻孰忠于我？”偓曰：“展等皆宰相，安有它肠？”帝曰：“外言展不喜我复位，元日易服奔后夏门，信不？”偓曰：“孰为陛下言此？”曰：“崔胤、令狐涣。”偓曰：“设展如是，亦不足责。且陛下反正，展素不知谋，忽闻兵起，欲出奔耳。陛下责其不死难则可，以为不喜，乃谗言也。”帝遂悟。累兼户部尚书。

帝至自凤翔，大赦天下，诸道皆赐诏，独不及李茂贞。展曰：“国西，凤翔为最近，迹其罪固不可赦。然尚修职责，朝廷未之绝，无宜于诏书有以异也。”始，崔胤罢相，展代之。胤内怨望，及是议以为阴有党附，贬沂王傅，分司东都。胤死，复授吏部尚书，从迁洛。柳璨始附硃全忠，谋去朝廷衣冠有望者，贬展濮州司户参军，杀之白马驿，年五十九。展初名允迪，后改云。

郑綮，字蕴武。及进士第，历监察御史，擢累左司郎中。因谗甚，丐补庐州刺史。黄巢掠淮南，綮移檄请无犯州境，巢笑，为敛兵，州独完。僖宗嘉之，赐绯鱼。岁满去，赢钱千缗藏州库。后它盗至，终不犯郑使君钱。及杨行密为刺史，送都还綮。王徽为御史大夫，以兵部郎中表知杂事，迁给事中。杜弘徽任中书舍人，綮以其兄让能辅政，不宜处禁要，上还制书，不报，辄移病去。召为右散骑常侍，往往条摘失政，众訾訇传之，宰相怒，改国子祭酒，议者不直，复还常侍。大顺后，王政微，綮每以诗谣托讽，中人有诵之天子前者。昭宗意其有所

蕴未尽，因有司上班簿，遂署其侧曰：“可礼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”瓘本善诗，其语多俳谐，故使落调，世共号“郑五歇后体”。至是，省史走其家上谒，瓘笑曰：“诸君误矣，人皆不识字，宰相亦不及我。”史言不妄。俄闻制诏下，叹曰：“万一然，笑杀天下人！”既视事，宗戚诣庆，搔首曰：“歇后郑五作宰相，事可知矣。”固让，不听。立朝侃然，无复故态。自以不为人所瞻望，才三月，以疾乞骸，拜太子少保致仕，卒。

硃朴，襄州襄阳人。以三史举，繇荆门令进京兆府司录参军，改著作郎。乾宁初，太府少卿李元实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两月俸助军兴，朴上疏执不可而止。

擢国子《毛诗》博士。上书言当世事，议迁都曰：“古王者不常厥居，皆观天地兴衰，随时制事。关中，隋家所都，我实因之，凡三百岁，文物资货，奢侈僭伪皆极焉。广明巨盗陷覆宫阙，局署帑藏，里閭井肆，所存十二，比幸石门、华阴，十二之中又亡八九，高祖、太宗之制荡然矣。夫襄、邓之西，夷温数百里，其东，汉舆、凤林为之关，南，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，西有上洛重山之险，北有白崖联络，乃形胜之地，沃衍之墟。若广浚漕渠，运天下之财，可使大集。自古中兴之君，去已衰之衰，就未王而王。今南阳，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。臣视山河壮丽处多，故都已盛而衰，难可兴已；江南土薄水浅，人心嚣浮轻巧，不可以都；河北土厚水深，人心强愎狠戾，不可以都。惟襄、邓实惟中原，人心质良，去秦咫尺，而有上洛为之限，永无夷狄侵轶之虞，此建都之极选也。”不报。

朴为人木强，无它能。方是时，天子失政，思用特起士，任之以中兴，而朴所善方士许岩士得幸，出入禁中，言朴有经济才，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贤，帝召与语，擢左谏议大夫、

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以素无闻，人人大惊，俄判户部，进中书侍郎。帝益治兵，所处可一委朴。朴移檄四方，令近者出甲士，资馈饷，远者以羨余上。后数月，岩士为韩建所杀，朴罢为秘书监，三贬郴州司户参军，卒。与朴皆相者孙渥。

孙渥，字龙光。父景商，为天平军节度使。渥第进士，历显官，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迁门下，为凤翔四面行营都统。俄兼礼部尚书、行营节度诸军都统招讨处置等使。始，家第堂柱生槐枝，期而茂，既而渥秉政，封乐安县侯。与朴皆贬衡州司马，卒。

渥性通简，不矫饬，尝曰：“士苟有行，不必以己长形彼短、己清彰彼浊。”每对客，奴童相诟曳仆诸前，不之责，曰：“若持怒心，即自挠矣。”

兄储，历天雄节度使，终兵部尚书。

韩渥，字致光，京兆万年人。擢进士第，佐河中幕府。召拜左拾遗，以疾解。后迁累左谏议大夫。宰相崔胤判度支，表以自副。王溥荐为翰林学士，迁中书舍人。渥尝与胤定策诛刘季述，昭宗反正，为功臣。帝疾宦人骄横，欲尽去之。渥曰：“陛下诛季述时，余皆赦不问，今又诛之，谁不惧死？含垢隐忍，须后可也。天子威柄，今散在方面，若上下同心，摄领权纲，犹冀天下可治。宦人忠厚可任者，假以恩幸，使自翦其党，蔑有不济。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，公私牵属不减二万，虽诛六七巨魁，未见有益，适固其逆心耳。”帝前膝曰：“此一事终始属卿。”

中书舍人令狐涣任机巧，帝尝欲以当国，渥又悔曰：“涣作宰相或误国，朕当先用卿。”辞曰：“涣再世宰相，练故事，陛下业已许之。若许涣可改，许臣独不可移乎？”帝曰：“我未尝面命，亦何憚？”渥因荐御史大夫赵崇劲正雅重，可以准

绳中外。帝知偃，崇门生也，叹其能让。初，李继昭等以功皆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时谓“三使相”，后稍稍更附韩全海、周敬容，皆忌胤。胤闻，召凤翔李茂贞入朝，使留族子继筠宿卫。偃闻，以为不可，胤不纳。偃又语令狐涣，涣曰：“吾属不惜宰相邪？无卫军则为阉竖所图矣。”偃曰：“不然。无兵则家与国安，有兵则家与国不可保。”胤闻，忧，未知所出。李彦弼见帝倨甚，帝不平，偃请逐之，赦其党许自新，则狂谋自破，帝不用。彦弼谮偃及涣漏禁省语，不可与图政，帝怒，曰：“卿有官属，日夕议事，奈何不欲我见学士邪？”继昭等饮殿中自如，帝怒，偃曰：“三使相有功，不如厚与金帛官爵，毋使豫政事。今宰相不得颡决事，继昭辈所奏必听。它日遽改，则人人生怨。初以卫兵检中人，今敕使、卫兵为一，臣窃寒心，愿诏茂贞还其卫军。不然，两镇兵斗阙下，朝廷危矣。”及胤召硃全忠讨全海，汴兵将至，偃劝胤督茂贞还卫卒。又劝表暴内臣罪，因诛全海等；若茂贞不如诏，即许全忠入朝。未及用，而全海等已劫帝西幸。

偃夜追及鄂，见帝恸哭。至凤翔，迁兵部侍郎，进承旨。

宰相韦贻范母丧，诏还位，偃当草制，上言：“贻范处丧未数月，遽使视事，伤孝子心。今中书事，一相可办。陛下诚惜贻范才，俟变纛而召可也。何必使出峨冠庙堂，入泣血枢侧，毁瘠则废务，勤恪则忘哀，此非人情可处也。”学士使马从皓逼偃求草，偃曰：“腕可断，麻不可草！”从皓曰：“君求死邪？”偃曰：“吾职内署，可默默乎？”明日，百官至，而麻不出，宦侍合噪。茂贞入见帝曰：“命宰相而学士不草麻，非反邪？”艴然出。姚洎闻曰：“使我当直，亦继以死。”既而帝畏茂贞，卒诏贻范还相，洎代草麻。自是宦党怒偃甚。从皓让偃曰：“南司轻北司甚，君乃崔胤、王溥所荐，今日北司虽

杀之可也。两军枢密，以君周岁无奉入，吾等议救接，君知之乎？”偃不敢对。

茂贞疑帝间出依全忠，以兵卫行在。帝行武德殿前，因至尚食局，会学士独在，宫人招偃，偃至，再拜哭曰：“崔胤甚健，全忠军必济。”帝喜，偃曰：“愿陛下还宫，无为人知。”帝赐以面豆而去。全胤诛，宫人多坐死。帝欲尽去余党，偃曰：“礼，人臣无将，将必诛，宫婢负恩不可赦。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，尽诛则伤仁。愿去尤者，自内安外，以静群心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崔胤请以辉王为元帅，帝问偃：“它日累吾儿否？”偃曰：“陛下在东内时，天阴雾，王闻乌声曰：‘上与后幽困，乌雀声亦悲。’陛下闻之惻然，有是乎？”帝曰：“然。是儿天生忠孝，与人异。”意遂决。偃议附胤类如此。

帝反正，励精政事，偃处可机密，率与帝意合，欲相者三四，让不敢当。苏检复引同辅政，遂固辞。初，偃侍宴，与京兆郑元规、威远使陈班并席，辞曰：“学士不与外班接。”主席者固请，乃坐。既元规、班至，终绝席。全忠、胤临陛宣事，坐者皆去席，偃不动，曰：“侍宴无辄立，二公将以我为知礼。”全忠怒偃薄己，悻然出。有谮偃喜侵侮有位，胤亦与偃贰。会逐王溥、陆扈，帝以王赞、赵崇为相，胤执赞、崇非宰相器，帝不得已而罢。赞、崇皆偃所荐为宰相者。全忠见帝，斥偃罪，帝数顾胤，胤不为解。全忠至中书，欲召偃杀之。郑元规曰：“偃位侍郎、学士承旨，公无遽。”全忠乃止，贬濮州司马。帝执其手流涕曰：“我左右无人矣。”再贬荣懿尉，徙邓州司马。天祐二年，复召为学士，还故官。偃不敢入朝，挈其族南依王审知而卒。

兄仪，字羽光，亦以翰林学士为御史中丞。偃贬之明年，帝宴文思球场，全忠入，百官坐庑下，全忠怒，贬仪棣州司马，

侍御史归蕩登州司户参军。

赞曰：懿、僖以来，王道日失厥序，腐尹塞朝，贤人遁逃，四方豪英，各附所合而奋。天子塊然，所与者，惟佞愎庸奴，乃欲鄣横流、支已颠，宁不殆哉！观察、朴辈不次而用，摔豚臠，拒羴牙，趣亡而已。一韩偓不能容，况贤者乎？

卷第一百七十五 列传第一百九

马杨路卢

马植，字存之，凤州刺史勋子也。第进士，又擢制策科，补校书郎。由寿州团练副使三迁饶州刺史。开成初，为安南都护。精吏事，以文雅绚饰其政，清净不烦，洞夷便安。羈縻诸首领皆来纳款，遣子弟诣府，请赋租约束。植奏以武陆县为陆州，即束首领为刺史。既而州部废弛珠复生。以政最，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徙黔中观察使。

会昌中，召拜光禄卿，迁大理。植自以誉望在当时诸公右，久补外，还朝不得要官，为宰相李德裕所抑，内怨望。宣宗嗣位，白敏中当国，凡德裕所不善，悉不次用之，故植以刑部侍郎领诸道盐铁转运使，迁户部，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进中书侍郎。

初，左军中尉马元贇最为帝宠信，赐通天犀带。而植素与元贇善，至通昭穆，元贇以赐带遗之。它日对便殿，帝识其带，以诘植，植震恐，具言状，于是罢为天平军节度使。既行，诏捕亲吏下御史狱，尽得交私状，贬常州刺史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。起为忠武、宣武节度使，卒。

初，植兼集贤殿大学士，校理杨收道与三院御史遇，不肯避，朝长冯緄录其驺仆辱之。植怒，奏言：“开元中，丽正殿赐酒，大学士张说以下十八人不知先举者，说以学士德行相先，遂同举酒。今緄辱收，与大学士等。请斥之。”中丞令狐綯援

故事论救，宣宗释不问。因著令“三馆学士不避行台”，自植始。台制：“三院还台，以一人为朝长云。”

杨收，字藏之，自言隋越国公素之裔，世居冯翊。父遗直，德宗时，以上书阙下，仕为濠州录事参军，客死姑苏。

收七岁而孤，处丧若成人。母长孙亲授经，十三通大义。善属文，所赋辄就，吴人号神童。里人多造门观赋诗，至压败其藩。收嘲之曰：“尔非羸角者，奚用触吾藩？”切当率类此。及壮，长六尺二寸，广颡深颐，疏眉目，寡言笑，博学强记，至它艺无不通解。贫甚，以母奉浮屠法，自幼不食肉。约曰：“尔得进士第，乃可食。”

涑阳耕得古钟，高尺余，收扣之，曰：“此姑洗角也。”既舁归，有刻在两栳，果然。尝言：“琴通黄钟、姑洗、无射三均，侧出诸调，由罗茑附灌木然。”时有安说者，世称善琴，且知音。收问：“五弦外，其二云何？”说曰：“世谓周文、武二王所加者。”收曰：“能为《文王操》乎？”说即以黄钟为宫而奏之，以少商应大弦，收曰：“止！如子之言，少商，武弦也。且文世安得武声乎？”说大惊，因问乐意，收曰：“乐亡久矣。上古祀天地宗庙，皆不用商。周人歌大吕、舞《云门》以俟天神，歌太簇、舞《咸池》以俟地祇。大吕、黄钟之合，阳声之首。而《云门》，黄帝乐也；《咸池》，尧乐也。不敢用黄钟，而以太簇次之。然则祭天者，圜钟为宫，黄钟为角，太簇为徵，姑洗为羽；祭地者，函钟为宫，太簇为角，姑洗为徵，南吕为羽。讫不用商及二少。盖商声刚而二少声下，所以取其正、裁其繁也。汉祭天则用商，而宗庙不用，谓鬼神畏商之刚。西京诸儒惑圜钟、函钟之说，故其自受命，郊祀、宗庙乐，唯用黄钟一均。章帝时，太常丞鲍业始旋十二宫。夫旋宫以七声为均，均，言韵也，古无韵字，犹言一韵声也。始

以某律为宫，某律为商，某律为角，某律为徵，某律为羽，某律少宫，某律少徵，亦曰‘变’，曰‘比’。一均成则五声为之节族，此旋宫也。”乃取律次之以示

说。说时七十余，以为未始闻，而收未冠也。

以兄假未仕，不肯举进士。既假褫褐，乃入京师。明年，擢进士，杜惊表署淮南推官。惊领度支，又节度剑南东西川，辄随府三迁。宰相马植表为渭南尉、集贤校理，议补监察御史。收又以假方外迁，谊不可先，固辞。植嗟美为止。复为惊节度府判官。蜀有可县，直嵩州西南，地宽平，多水泉，可灌粳稻。或谓惊计兴屯田，省转馈以饱边士，惊将从之，收曰：“田可致，兵不可得。且地当蛮冲，本非中国。今辍西南屯士往耕，则姚、嵩兵少，贼得乘间。若调兵捍贼，则民疲士怨。假令大穰，蛮得长驱，是资贼粮，岂国计耶？”乃止。

始，周墀罢宰相，节度东川，表其弟严掌书记。俄而墀卒，惊辟为观察使判官，兄弟并在幕府。未几，假自浙西判官擢监察御史，而收亦自西川迁，兄弟同台，世荣其友。以详礼学改太常博士，而严亦自扬州召为监察御使。收因建言：“汉制，总群官而听曰省，分务而专治曰寺。太常，分务专治者也，所以藏天子之旗常。今旗常因车饰隶太仆，非是。”未及行，以母丧免。服除，从淮南崔铉府为支使。还，拜侍御史。夏侯孜以宰相领度支，引判度支案。迁长安令。

懿宗时，擢累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承旨，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始，南蛮自大中以来，火邕州，掠交趾，调华人往屯，涉氛瘴死者十七，战无功，蛮势益张。收议豫章募士三万，置镇南军以拒蛮。悉教蹋张，战必注满，蛮不能支。又峙食泛舟饷南海。天子嘉其功，进尚书右仆射，封晋阳县男。

既益贵，稍自盛满，为夸侈，门吏童客倚为奸。中尉杨玄

价得君，而收与之厚，收之相，玄价实左右之；乃招四方赇饷数千诿收，不能从，玄价以负己，大恚，阴加毁短。知政凡五年，罢为宣歙观察使，不敢当两使禀料，但受刺史俸，留公藏钱七百万。韦保衡又劾收前用严譔为江西节度使，受谢百万，及它隐盗。明年，贬端州司马。吏具大舟以须，收不从，曰：“方谪去，可乎？”以二小舸趋官。又明年，流驩州，俄诏内养追赐死。收得诏，谢曰：“辅政无状，固宜死。今独一弟严以奉先人之祀，使者能假须臾使秉笔乎？”使者从之。收自作书谢天子，丐弟严死，奉先臣后。以书授使者，即仰鸩死。帝见书惻然，乃宥严，坐收流死者十一人。后三年，诏追雪其辜，复官爵。子钜、鳞。

钜，乾宁初为翰林学士，从入洛，终散骑常侍。鳞至户部尚书。

收兄发，字至之。登进士，又中拔萃，累官左司郎中。宣宗追加顺、宪二宗尊号，有司议改造庙主，署新谥，诏百官议。发与都官郎中卢搏以为改作主，求古无文，执不可。知礼者黜之。改太常少卿，为苏州刺史，治以恭长慈幼为先。徙福建观察使，又以能政闻。朝廷意有治剧才，拜岭南节度使。承前宽弛，发操下刚严，军遂怨，起为乱，囚传舍，贬婺州刺史。

假，字仁之，仕终常州刺史。收与昆弟护丧葬偃师，会者千人。

严，字凜之，举进士。时王起选士三十人，而杨知至、窦緄、源重、郑朴及严五人皆世胄，起以闻，诏独收严。累迁至工部侍郎、翰林学士。收知政，请补外，拜浙东观察使。收贬，严亦斥为邵州刺史，徙吉王傅。乾符中，以兵部侍郎判度支，卒。子涉、注。

涉，昭宗时，仕至吏部侍郎。哀帝时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

事。为人端重有礼法。方贼臣陵慢，王室残荡，贤人多罹患。涉受命，与家人泣，语其子凝式曰：“世道方极，吾婴网罗不能去，将重不幸，祸且累汝。”然以谦靖，终免于祸。注为翰林学士。涉已相，辞内职，为户部侍郎。

路岩，字鲁瞻，魏州冠氏人。父群，字正夫，通经术，善属文。性志纯洁，亲歿，终身不肉食。累官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承旨，文宗优遇之。居循循谦饬，若不在势位者。所与交，虽褐衣之贱，待以礼，始终一节。

岩幼惠敏过人，及进士第，父时故人在方镇者交辟之，久乃答。懿宗咸通初，自屯田员外郎入翰林为学士，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年三十六。居位八岁，进至尚书左仆射。

于是王政秕僻，宰相得用事。岩顾天子荒暗，且以政委己，乃通赂遗，奢肆不法。俄与韦保衡同当国，二人势动天下，时目其党为“牛头阿旁”，言如鬼阴恶可畏也。既权侔则争，故与保衡还相恶。俄罢岩为剑南西川节度使，承蛮盗边后，岩力拊循，置定边军于邛州，扼大度，治故关，取坛丁子弟教击刺，使补屯籍，由是西山八国来朝。以劳迁兼中书令，封魏国公。

始，为相时，委事亲吏边咸。会至德令陈蟠叟奏书愿请问言财利，帝召见，则曰：“臣愿破边咸家，可佐军兴。”帝问：“咸何人？”对曰：“宰相岩亲吏也。”帝怒，斥蟠叟，自是人无敢言。咸乃与郭筹者相依倚为奸，岩不甚制，军中惟边将军、郭司马尔，妄给与以结士心。尝阅武都场，咸、筹莅之，其议事以书相示则焚之，军中惊，以有异图，恟恟，遂闻京师。岩坐是徙荆南节度使，道贬新州刺史，至江陵，免官，流儋州，籍入其家。岩体貌伟丽，美须髯，至江陵两昔皆白。捕诛咸、筹等。岩至新州，诏赐死，剔取喉，上有司。或言岩尝密请“三品以上得罪诛殛，剔取喉验其已死”。俄而自及。

保衡者，京兆人，字蕴用。父憲，宣宗时，终武昌军节度使。保衡，咸通中，以右拾遗尚同昌公主，迁起居郎、驸马都尉。主，郭淑妃所生，懿宗所爱，而妃有宠，故恩礼最异，悉宫中珍玩资予之。俄历翰林学士承旨，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自尚主至是裁再期。又进门下侍郎、尚书右仆射。

性浮浅，既恃恩据权，以嫌爱自肆，所悦即擢，不悦挤之。保衡举进士王鐸第，于籍、萧遘与同升，以尝薄于己，皆见斥。逐杨收，倾路岩，人益畏之。主薨，而宠遇不衰。僖宗立，进司徒。俄为怨家白发阴罪，贬贺州刺史，再贬澄迈令，遂赐死。

弟保义，自兵部侍郎贬宾州司户参军。而刘瞻等坐主薨见贬者，偕复起。

卢携，字子升，其先本范阳，世居郑。擢进士第，被辟浙东府。入朝为右拾遗，历台省，累进户部侍郎、翰林学士承旨。乾符五年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俄拜中书侍郎、刑部尚书、弘文馆大学士。携姿陋而语不正，与郑畋俱李翱甥，同位宰相，然所处议多驳。

初，王仙芝起河南，携表宋威、齐克让、曾衮皆善将，为招讨使。及威杀尚君长，贼炽结，益不制，乃以王鐸镇荆南，为诸道都统。携不悦。是时，黄巢已破广州，势张甚，表求天平节度使，诏宰相百官议。携素厚高骈，属令立功，乃固不可巢请，又欲激巢使战而败鐸，因授率府率。又徇骈与南诏和亲，与畋争，相恨詈，繇是罢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俄为兵部尚书。会骈将张璘破贼，帝复召携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及鐸失守，以骈代之，即按关东诸将为鐸、畋所任者，悉易置。内倚田令孜，而外寄戎政于骈，与夺惟所爱恶。

后病风足蹇，神智瞶塞，事多决于亲吏杨温、李脩，贿赂显行。及巢破淮南，璘战死，忠武兵乱，天下危惧，人皆咎携，

始下诏以巢为天平节度使。诏下，贼已破潼关。明日，以太子宾客罢，分司东都，是夜仰药死。巢入京师，棺殓尸于长安市。子晏，天祐初为河南尉，柳璨杀之。

赞曰：卢携之败王鐸，私高骈，贼遂卷咸、镐而西，易若举毛，可谓朝无人焉。唐将亡，携为之鸱梟，宜天之假手于贼而殒其枯槁也。

卷第一百七十六 列传第一百一十

郑二王韦张

郑畋，字台文，系出荥阳。父亚，字子佐。爽迈有文，举进士、贤良方正、书判拔萃，三中其科。李德裕为翰林学士，高其才，及守浙西，辟署幕府。擢监察御史，李回任中丞，荐为刑部郎中知杂事，拜给事中。德裕罢宰相，出为桂管观察使，坐吴湘狱不能直冤，贬循州刺史，死于官。

畋举进士，时年甚少，有司上第籍，武宗疑，索所试自省，乃可。奏为宣武推官，以书判拔萃擢渭南尉。父丧免。宣宗时，白敏中、令狐綯继当国，皆怨德裕，其宾客并废斥，故畋不调几十年，外更帅镇幕府。綯去位，始为虞部员外郎。右丞郑薰诬畋罪，不可任郎官，出之。久乃入为刑部员外郎。刘瞻为宰相，荐授户部郎中，入翰林为学士，俄知制诰。会讨徐州贼庞勋，书诏纷委，畋思不淹晷，成文粲然，无不切机要，当时推之。勋平，以户部侍郎进学士承旨。瞻以谏迁懿宗，赐罢，畋草制书多褒言，韦保衡等怨之，以为附下罔上，贬梧州刺史。僖宗立，内徙郴、绛二州，以右散骑常侍召还。故事，两省转对延英，独常侍不与。畋建言宜备顾问，诏可，遂著于令。以兵部侍郎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故时，宰相驸马联数坊，呵止行人。畋敕导者止百步，禁百官仆史不得擅至宰相府。交、广、邕南兵，旧取岭北五道米往饷之，船多败没。畋请以岭南盐铁

委广州节度使韦荷，岁煮海取盐直四十万缗，市虔、吉米以贍安南，罢荆、洪等漕役，军食遂饶。后以王师甫为岭南供军副使，师甫请兼总兵，而岁加献钱二十万缗。畋曰：“荷且有功，而师甫以利啖朝廷，谋夺其兵，不可。”罢之。再迁门下侍郎，封荏阳郡侯。以星变求去位，不许。

乾符六年，黄巢势浸盛，据安南，腾书求天平节度使。帝令群臣议，咸请假节以纾难。畋欲因授岭南节度使，而卢携方倚高骈，使立功，乃曰：“骈才略无双，淮南天下劲兵，又诸道之师方至，曩尔贼，奈何舍之，令四方解体邪？”畋曰：“不然。巢之乱本于饥，其众以利合，故能兴江、淮，根蔓天下。国家久平，士忘战，所在闭垒不敢出。如以恩释罪，使及岁丰，其下思归，众一离，巢即机上肉耳，法谓不战而屈人兵也。今不伐以谋，而怖以兵，恐天下忧未艾也。”仆射于琮言：“南海以宝产富天下，如与贼，国藏竭矣。”天子内亦属骈，乃然携议。畋曰：“安危属吾等，而公倚淮南用兵，吾不知所税驾。”会骈奏：“南蛮方强，请如西戎，以公主下嫁。”携又议从之。畋以为损国威灵，不可，即抗论，至相诟嫚。携怒，拂衣去，裾屣于砚，因抵之。帝以大臣争口语，无以示百官，乃俱罢，以畋为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俄召拜吏部尚书。

明年，为凤翔陇西节度使，募锐兵五百，号“疾雷将”；境中盗不敢发，发辄得。会巢陷东都，遣兵戍京师，以家财劳行，妻自任戎衣给战士。帝出梁、洋，畋上谒斜谷，泣曰：“将相误国，臣请死以惩无状。”帝劳遣之，且曰：“公谨扼贼冲，无令得西向。”畋曰：“方艰虞时，事有机急，不可中覆，请便宜从事，臣当以死报国。”帝曰：“利社稷，无不可。”畋还，搜士卒，缮器械，浚城隍，使于梁者道相属。俄而贼使至，诸将皆欲附贼，畋开谕不可，即悉出金帛，请得脱身去，

复不听。而使以伪赦令示军中乃去。明日，诏使至，畋召监军袁敬柔以逆顺晓诸将，乃听命，刺血以盟。畋遣子凝绩从帝，有诏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贼将又至，畋斩于军，余党数百人皆捕诛之。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西面行营都统。军中承制除拜。乃以前灵武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。

中和元年，贼将王璠率众三万来攻，畋使弘夫设伏以待。璠内轻畋儒柔，纵步骑鼓而前，畋以锐卒数千当贼，疏阵而多旗帜，乘高伐鼓，贼不测众寡，阵未整，伏发，众皆嚣。日暮，军四合，鏖战龙尾坡，杀贼二万级，积尸数十里，多获铠仗，璠遁去，禽璠子斩之，威动京师。时诸镇兵在寰内尚数万，无所归，畋招来之，厚加慰结。乃与泾原程宗楚、秦州仇公遇、鄜延李孝恭、夏州拓拔思恭约盟，传檄天下。时王命不出剑门，四方谓王室微，不能复兴；及畋檄至，远近咸耸，各治兵思立功，奔问行在。巢大惧，不敢西谋。当此时，微畋，天子几殆。帝闻捷曰：“朕知畋不尽，儒者之勇乃尔！”

弘夫取咸阳，以桴济兵渭水。贼伏甲伪走，弘夫与宗楚乘胜入都门，为贼所覆。畋数敕无轻进，二人不听，果败。以鄜、夏兵屯东渭桥。再进司空、兼门下侍郎、京城四面行营都统，赐御袍犀带。拜而不贺。

行军司马李昌言者屯兴平，遣麾下求为南面都统，辄引兵趋府。畋不意见袭，登城好语曰：“吾方入朝，公能戢兵爱人，为国灭贼乎？能，则守此矣。”遂委军去。昌言自为留后，卫畋出境。既半道，内惭负，即辞疾。诏授太子少傅，分司东都，便医于兴元。

明年，召至行在，以王鐸将兵，复拜畋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，军务一以咨决。兴州戍将孙鄴坐赃抵死，畋奏言：“方关辅失守，鄴护褒斜有功，请免死。陈秋儿保嵯峨山拒贼，农不废耕，请以检校散骑常侍隶奉天军。”制皆可。旧制，使府

校书郎以上，满三岁迁；监察御史里行至大夫、常侍，满三十月迁。虽节度兼宰相，亦不敢越。自军兴，有岁内数迁者，畋以为不可，请：“行营节度，繇里行至大夫，许满二十月迁；校书郎以上，满二岁乃奏。非军兴者如故事。”从之。

时田令孜恃权有所干请，畋不应。陈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，畋曰：“外宰相安得论品乎？”卒不肯处其下。令孜、敬瑄内常衔之。贼平，帝将还，而李昌言自以袭畋而夺之镇，今畋当国，内不喜，故三人相结，而遣客上畋过咎。帝得其情，不许。畋乃引疾去位，入见帝曰：“乘輿东还，繇大散关幸凤翔，供张顿峙，一委昌言，乃可安。臣若以宰相从，彼且猜阻，非所以靖反侧也。请以散官养疾。或群臣有疑，愿出臣章示之，使知天子于臣无纤芥者。”帝以其诚，乃授检校司徒、太子太保，罢政事。以凝绩为壁州刺史，留养。徙龙州，卒，年六十三，赠太尉。后帝思畋忠力，又赠太傅。凝绩数岁亦卒。始，李茂贞以博野裨将戍奉天，畋召隶麾下，委以游说，厚礼之。茂贞感其饰擢，及畋还葬郑，表为请谥曰文昭。天复初，与李思恭配飨僖宗庙庭，又赠宗楚、弘夫官。

畋为人仁恕，姿采如峙玉。凡与布衣交，至贵无少易。郑穀者，薰子也。方畋秉政，擢为给事中，至侍郎。其损怨类如此。巢之难，先诸军破贼，虽功不终，而还相天子，坐筹帷幄，终能复国云。

王鐸，字昭范。宰相播昆弟子也。会昌初，擢进士第，累迁右补阙、集贤殿直学士。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。咸通后，仕浸显，历中书舍人、礼部侍郎。所取多才实士，为世称挹。拜御史中丞，以户部侍郎判度支。十二年，繇礼部尚书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加门下侍郎、尚书左仆射，超拜司徒。韦保衡缘恩幸辅政，始由鐸得进士，故谨事之。虽窃政权，将大斥不附

者，病鐸持其事，不得肆，搢绅赖焉。鐸亦上疏析解，乃以检校左仆射出为宣武节度使。

僖宗初，以左仆射召。始，鐸当国，练制度，智虑周密，时论推允。会河南盗起，天下跂鐸入辅，又郑畋数言其贤，复拜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。乾符六年，贼破江陵，宋威无功，诸将观望不进，天下大震。朝廷议置统帅，鐸因请自率诸将督群盗。帝即以鐸为侍中、荆南节度使、诸道行营都统，封晋国公。绥纳流冗，益募军，完器铠，武备张设。李系者，西平王晟诸孙。敏辩善言兵，然中无有。鐸信之，举为将，分精兵使守湖南。俄而贼舍广州，鼓而北，系望风未战辄溃，鐸退营襄阳。于是以高骈代之，贬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

未几，召拜太子少师，从天子入蜀，拜司徒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，加侍中。复以太子太保平章事。是时，诛讨大计悉属骈，骈内幸多难，数偃蹇，而外逗挠。鐸感慨王室，每入对，必噫呜流涕，固请行。时中和二年也。乃以检校司徒、中书令为义成节度使，诸道行营都统，判延资、户部、租庸等使。于是表崔安潜自副，郑昌图、裴贄、裴枢、王抟等在幕府，以周岌、王重荣、诸葛爽、康实、安师儒、时溥六节度为将佐，而中尉西门思恭为监军，率卫兵泊梁、蜀师三万壁盩厔，移檄天下。先是，诸将虽环贼，莫肯先。及鐸檄至，号令殷然，士气皆起，急欲破贼，故巢战数蹙。宦人田令孜策贼必破，欲使功出于己，乃构鐸于帝，罢为检校司徒，以义成节度还屯。鐸功危就，而谗见夺，然卒因其势困贼。后数月，复京师，策勋居关东诸镇第一。四年，徙义昌节度使。

鐸世贵，出入裘马鲜明，妾侍且众。过魏，乐彦祯子从训心利之。李山甫者，数举进士被黜，依魏幕府，内乐祸，且怨中朝大臣，导从训以诡谋，使伏兵高鸡泊劫之，鐸及家属吏佐

三百余人皆遇害。朝廷微弱，不能治其冤，天下痛之。

弟鐔，累官汝州刺史。乾符中，王仙芝来攻，鐔拒之，自督勇士与别将董汉勋守南、北门。城陷，汉勋力战死，鐔贬韶州司马。终太子宾客。

王徽，字昭文，京兆人。第进士，授校书郎。沈询判度支，徐商领盐铁，皆辟署使府。始，宣宗诏宰相选可尚主者，或以徽闻。徽本澹声利，闻不喜，往见宰相刘 彖曰：“徽年过四十，又多病，不应在选。”彖为言，乃罢。从令狐綯署宣武、淮南掌书记，召授右拾遗。书二十余上，言无回忌，公议浩然归重。徐商罢政事，守江陵，心欲表徽在幕府，恐其不乐外，忍不言。徽自往曰：“公知徽，安得不从？”商大喜，表为殿中侍御史，署节度府判官。御史中丞高湜荐知杂事，进考功员外郎。故事，考簿以殊注上下为殿最，岁久易漫，吏辄窜易为奸。徽始用墨，遂绝妄欺。擢翰林学士。

广明元年，卢携罢宰相，以徽为户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是日，黄巢入关，僖宗西狩，冒夜出。徽与崔沆、豆卢象、仆射于琮诘朝乃知，追帝不及，堕崖樾间，为贼所执，迫还，将污以官。徽阳暗不答，以刃环胁，卒不动。贼令归第，使医护视。久之，守者懈，乃奔河中，裂缣书章，遣人间走蜀。诏拜兵部尚书、京城四面宣慰催阵使。

昭义高浚与贼战石桥，败绩。其将刘广擅还，据潞州。别将孟方立杀广，因取邢、洺、磁三州贰于己。昭义所隶，唯泽一州。帝以兵部侍郎郑昌图权守潞，士心多附方立，昌图不能制。朝议以大臣镇抚，即授徽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领昭义节度使。是时，李克用亦争泽、潞，徽商朝廷力未能以兵抗之，奉表固辞，诏可。更为诸道租庸供军使。因说行营都监杨复光，请赦沙陀罪，令赴难。其夏，沙陀会诸军，

遂平京师，徽助为多，迁右仆射。

大乱之后，宫观焚残，园陵皆发掘，鞠为丘莽，乘輿未有东意，诏徽充大明宫留守、京畿安抚制置脩奉使。徽外调兵食，内抚绥流亡，逾年，稍稍完聚，兴复殿寝，裁制有宜，即奉表请帝东还。又进检校司空、御史大夫，仍权京兆尹。宦要家争遣人治第，侵冒齐民，讼诉满前，徽不屈势幸，一平以法，繇是为帝左右所憎，以其党薛杞为少尹，轻其权。杞方居丧，徽奏止不使到府。众忿，共譖罢徽，令赴行在。俄授太子少师。徽遂移疾河中，满百日免。帝还京师，复申前授，称疾不任奉谒。宰相疾其怨望，贬集州刺史。会帝避沙陀，出次宝鸡。帝念徽无罪，拜吏部尚书，封琅邪郡侯。未行而嗣襄王湊作乱，帝进次汉中。湊逼召徽，以赙废自言。及湊僭号，迫群臣作誓牒，徽托手弱，卒不肯署。湊平，帝至凤翔，召徽为御史大夫，固辞足痹，复拜太子少师。

昭宗立，见便殿，进对详洽，帝顾宰相曰：“徽神气尚强，可用。”乃复授吏部尚书。是时，铨选失序，吏肆为奸，补调重复不可检。徽为手籍，一验实之，遂无奸滞。进右仆射。大顺元年卒，赠司空，谥曰贞。

谱言其先本魏诸公子，秦灭魏，至汉徙关中霸陵，以其故王家，为王氏。十世祖罽，仕周为同州刺史，死葬咸阳凤政原，子孙因家杜陵。曾祖择从，昆弟四人，曰易从、朋从、言从，皆擢进士第。至凤阁舍人者三人，故号“凤阁王氏”。自是迄大中时，登进士者十八人，位台省牧守者三十余人。徽有雅望，拜宰相一日而京师乱，故其设施无可道者。

韦昭度，字正纪，京兆人。擢进士第，践历华近，累迁中书舍人。僖宗西狩，以兵部侍郎、翰林学士承旨从。未几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还京，授司空。再狩山南，还次凤翔。李昌

符乱兴仓卒，昭度质家族于禁军，誓共讨贼，士感动，乃平昌符。迁太保，兼侍中。昭宗即位，守中书令，封岐国公。

阆州刺史王建攻陈敬瑄于成都，以昭度为西川节度使。敬瑄不内，诏东川顾彦朗与建合兵以讨，拜昭度兼行营招抚使。乃建幢节行城下，谕其众曰：“毋久闭垒。”敬瑄遣人诮曰：“铁券，先帝所命，若何违之？”淹半岁，始拔汉州。建诮昭度曰：“公暴师远出，事蛮夷地，方山东兵连祸结，朝廷不能治，腹心疾也，宜亟还定之。敬瑄小丑，当责建等可办。”昭度信之，请还。未半道，建以重兵守剑门，急攻成都。囚敬瑄，自称留后。罢昭度为东都留守。

杜让能既被害，以司徒、门下侍郎复为平章事，进太傅。王行瑜求为尚书令，昭度建言：“太宗由是即位，后人臣无复拜者。郭子仪有大功，尝授之，固辞免，况行瑜乎？”乃更号尚父。行瑜怨。会用李磎辅政，而崔昭纬密语行瑜曰：“前公已为尚书令，昭度持不可。今又引磎叶力，此奸人务立党与，惑上听，恐事复有如杜太尉时。”行瑜乃与李茂贞数上书讥诋朝政。昭度惧，称疾，罢为太傅，致仕。行瑜、茂贞、韩建联兵至阙下，言昭度伐蜀失谋，请贬之。未及报，而行瑜收昭度于都亭驿杀之。天子不得已，下诏暴其罪。行瑜诛，乃追复官爵，许其家收葬，赠太尉。

张浚，字禹川，本河间人。性通脱无检，泛知书史，喜高论，士友摈薄之。不得志，乃羸服屏居金凤山，学纵横术，以捭阖干时。枢密使杨复恭遇之，以处士荐为太常博士，进度支员外郎。黄巢之乱，称疾，挟其母走商山。僖宗西出，卫士食不给，汉阴令李康献糗饵数百驮，士皆厌给。帝异之，曰：“尔乃及是乎？”对曰：“臣安知为此，张浚教臣也。”乃急召浚至行在，再进谏议大夫。宰相王鐸任行营都统，奏署都统判官。

时王敬武在平卢，军最强，累召不肯应。浚往说之，而敬武已臣贼，不迎使者。浚责之曰：“公为天子守藩，今使者贾诏至，不北面俯伏而敢侮慢，公乃未识君臣大分，何以长吏民哉？”敬武愕眙愧谢。浚宣诏已，士按兵默默。浚召将佐至鞠场，倡言：“忠义之士当审利害。黄巢，贩盐虏耳。舍天子而臣之，何利邪？今诸侯勤王者踵相接，公等据一州以观成败，后贼平，将安往？诚能此时共诛大盗，迎天子，功名富贵可反手而取。吾怜公等舍安而蹈危也。”诸将杂然曰：“谏议语是！”敬武即引军从浚西。擢浚为会军使。贼平，以户部侍郎判度支。后再狩山南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仍判度支。

浚始繇复恭进，复恭中失权，更依田令孜，故复恭衔之。及为中尉，数被离间。昭宗即位，复恭恃援立功，专任事，帝稍不平。当时多言浚有方略，善处大计，乃复见委信，尝问致治之要，对曰：“在强兵。兵强，天下服矣。”天子繇是甘心于武功。后与论古今事，浚辄曰：“汉、晋之远无可道，陛下春秋鼎富，天资英特，内逼宦臣，外迫强臣，故不能安。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也。”

是时，硃全忠威振关东，而安居受杀李克恭，以潞州归全忠。全忠乃与幽州李匡威、云州赫连鐸上言：“先帝幸梁，繇李克用与硃玫连和，请举兵诛之，愿帅兵为掎角。”帝诏文武四品以上议，皆言：“王室未宁，虽得太原，犹非所有。”浚固争：“先帝时，身播屯乱，盖克用、全忠不相下也。请因其弱讨之，断两雄势。”帝曰：“平巢，克用功第一。今乘危伐之，天下其谓我何？”久不决。孔纬曰：“浚言万世之利，陛下所顾一时事尔。臣见师度河，贼必破。今军中费尚足支数年，幸听勿疑。”既浚、纬相倡和，帝乃决出师，诏浚为河东行营兵马招讨制置使，京兆尹孙揆为昭义节度使副之，韩建为供军

使；以全忠、匡威、鐸并为招讨使，枢密使骆全諲为行营都监，以汴甲三千为帐下；发五十二军，邠、宁、鄜、夏杂虏合五万。帝置酒安喜楼临饯，浚饮酣，泣下曰：“陛下逼于贼，臣愿以死除之。”复恭闻不怪，率中尉等饯长乐坂，以酒属浚，浚不肯举。是役也，浚外幸成功，而内制复恭，故衔之。

先是，汴、华、邠、岐兵绝河会平阳。汴将硃崇节已成潞，浚虑汴人遂据有之，乃令揆分兵趋潞，以中人韩归范持节护送至军。会太原将李存孝方攻潞，揆至长子，为存孝所禽，汴人亦弃城去。浚次阴地关，诸军壁平阳。存孝击之，皆大北，委仗械去。浚敛众夜遁，比明，军失太半。存孝进掠晋、绛、慈、隰，其锋甚盛。浚间道出王屋，奔河清，桴而济，麾下略尽。全諲饮药死，建遁去。克用上书请罪，其辞悖慢，因韩归范以闻。朝廷震动，即日下诏罢浚为武昌军节度使，三贬绣州司户参军。全忠为申请，诏听使便。浚乃至蓝田依韩建。及韦昭度死，复用纬为宰相，故浚亦拜兵部尚书，领天下租庸使。将复用，克用上言：“若朝以浚为相，暮请以兵见。”乃止。

乾宁中，罢使，拜尚书右仆射。上疏乞骸骨，迁左仆射致仕，居洛长水墅。虽自屏处，然朝廷得失，时时言之。刘季述乱，浚徒步入洛，泣谕张全义，并致书诸藩，请谋王室之难。王师范起兵青州，欲取浚为谋主，不克。全忠胁帝东迁，浚闻曰：“乘舆卜洛，则大事去矣。”盖知其将篡也。全忠畏浚构它镇兵，使全义遣牙将如盗者夜围墅杀之，屠其家百余人，实天复二年十二月。

始，浚素厚永宁史叶彦，彦知其谋，以告浚子格。浚度不免，父子相持泣曰：“留则俱死，不如去以存吾嗣。”格拜而辞，彦率士三十人送之，溯汉入蜀，后事王建。少子播，间道走淮南，依杨行密。时行密得承制除拜，播请每除吏，必紫极

宫玄宗像前致制诰于案，乃出之，示不忘朝廷，且欲雪家冤而不克。终广陵。

赞曰：唐之季，嗣君暗庸，天秽其德久矣。纡人柄朝，靡谋不乖。如畋、鐸皆社稷之才，当大过之世，为天下倡。扶支王室，几致中兴。俄而为逆竖乱宦所乘，功业无所成就。浚以乱止乱，悖繆厥心，悲夫！